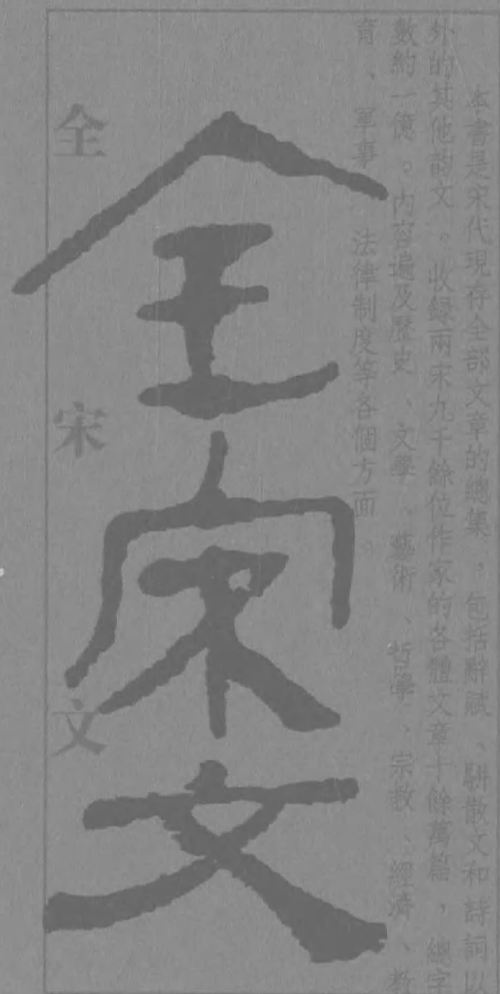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五七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五七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五七七一

邵文炳

光宗顯仁聖哲慈孝皇帝謚議 一

乞差官統修孝宗皇帝會要奏 五

慈懿皇后諡議 五

孝宗會要序 八

溪堂水利序 八

袞繡堂記 一〇

重開元豐塘序 一一

重築樂平官塘序 一二

清漣上塘序 一三

清白泉記 一四

何 預

濂溪先生祠堂記 一五

陳敦修

孔子用於魯論 一七

全宋文卷五七七二

張 縝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一九

寒食詩帖跋 二〇

賦梅自序 二一

石經跋 二一

太玄索隱序 二三

南康郡王廟記 二五

吳 鎰

義陵弔古賦 二七

上陳丞相書 二八

宜章縣水石記 二九

郴州建學上梁文 三〇

全宋文卷五七七三

朱晞顏

廣西運判到任謝表……………三二

靖州謝賜曆日表……………三三

靜江府謝賜手詔墨本表……………三三

言仁和縣稅額之弊奏……………三四

賀詹丞啓……………三五

赴任上太守啓……………三五

跋梅摯瘴說……………三六

跋鉅鹿介石曼卿墨迹……………三七

跋洪內相高州石屏記……………三七

跋獄空獎諭詔……………三八

龍隱巖留題……………三九

應孟明

夏雲賦……………四〇

鹽鈔不可行於汀州奏……………四一

廣西鹽法利害奏	四一
上饒州路太守書	四二
浚井記	四五
茉莉說	四六

全宋文卷五七七四

薛季宣 一

靈芝賦	四九
唐風賦	五〇
懷騷賦	五二
春霖賦	五三
感沐賦	五四
感除賦	五五
本生賦	五五
吳墟賦	五七
鄂墟賦	五八
坊情賦	五九

自釋賦 六〇

金龜賦 六一

信鳥賦 六二

鳶賦 六五

蛆賦 六六

全宋文卷五七七五

薛季宣 二

鴈蕩山賦 六七

全宋文卷五七七六

薛季宣 三

哀白鵬賦 八四

風賦 八五

種竹賦 八五

大榕賦 八六

七屈 八七

九奮 九四

啓憤	九四
怨春風	九五
去郢	九六
東首	九六
遡江	九七
賦巴丘	九八
記夢	九八
行吟	九九
沈湘	一〇〇

全宋文卷五七七七

薛季宣 四

補漢封汁防侯雍齒冊文	一〇一
召對劄子 一	一〇二
召對劄子 二	一〇四
召對劄子 三	一〇七
奉使淮西回上殿劄子 一	一〇八

上殿劄子	二		一〇九
上殿劄子	三		一一一
知湖州朝辭劄子	一		一一三
朝辭劄子	二		一一四
朝辭劄子	三		一一六
代論流配劄子			一二七

全宋文卷五七七八

薛季宣 五

擬謝玄諭秦檄		一二九
勸農文		一二一
諭保伍文		一二二
上諸司論金牛置尉劄子		一二三
上王守議后服劄子		一二四
上王守論絕戶田租劄子		一二五
臺諫劄子		一二六
上王正言劄子		一二七

武昌休官白郡劄子……………一二九

再白郡劄子……………一三〇

被召辭免劄子……………一三一

再召辭免劄子……………一三二

上大理寺長貳劄子……………一三二

請祠申省狀……………一三四

再辭召命申省狀……………一三五

再辭召命劄子……………一三六

又辭召命申省狀……………一三六

湖州請祠劄子……………一三七

湖州請祠劄子……………一三八

全宋文卷五七七九

薛季宣 六

都堂審察劄子……………一三九

與虞丞相劄子……………一四〇

與王樞密劄子……………一四一

又與王樞密劄子	……	一四三
與四川宣撫王樞密劄子	……	一四五
奉使淮西與虞丞相書	一	一四七
與虞丞相書	二	一四九
與虞丞相書	三	一五一
與虞丞相書	四	一五一
與虞丞相書	五	一五三
與虞丞相書	六	一五五

全宋文卷五七八〇

薛季宣 七

淮西與王樞使公明書	……	一五七
淮西與梁右相書	……	一五九
湖州與宰執書	一	一五九
與宰執書	二	一六〇
與宰執書	三	一六二
湖州與梁右相書	……	一六三

湖州與樞使王觀文公明書	一六四
湖州與四川宣撫虞少保書	一六五
湖州與曾參政懷書	一六六
湖州答王樞密之奇書	一六八
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	一六九
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	一七〇

全宋文卷五七八一

薛季宣 八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一七一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一七二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一七二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一七三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一七四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一七八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一七八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一七九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九	一九一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一〇	一八一
答宣諭范機宜書		一八二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	一	一八二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	二	一八三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	三	一八四
論營田劄		一八五
上宣諭論蔡州事宜		一八七
上宣諭論北事		一八八
上張宣諭論書		一九〇

全宋文卷五七八二

薛季宣 九

上湯相論邊事書		一九二
再上湯相書		一九六
代上湯相書		一九八
與陳左相書		一九九

與虞右相書 二〇〇

與梁樞密書 二〇一

參宰稟目 二〇二

張樞密劄子別紙 二〇三

與王公明書 一 二〇四

與王公明書 二 二〇五

與劉樞密書 二〇六

與王樞密公明書 一 二〇六

與王樞密公明書 二 二〇七

與王樞密公明書 三 二〇八

與王樞密公明書 四 二〇九

與王樞密公明書 五 二一〇

全宋文卷五七八三

薛季宣 一〇

上成馬帥論屯軍 一一二

與宋守論屯田利害 一一三

上宣諭汪中丞書	·····	二二五
論屯戍書	·····	二二六
論民力書	·····	二二七
論賊盜書	·····	二二八
上胡舍人書	·····	二二九
擬上宰執書	·····	二三一
上張魏公書	·····	二二三
再上張魏公書	·····	二二六

全宋文卷五七八四

薛季宣 一一

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書	·····	二二八
與汪參政明遠論屯戍書	·····	二二九
與汪參政明遠書 一	·····	二三〇
與汪參政明遠書 二	·····	二二二
與汪參政論邊事書	·····	二三三
與汪參政明遠書	·····	二三三

與汪留守明遠書	……	二三五
與汪樞使明遠書	一	二三六
與汪樞使明遠書	二	二三八
與汪樞使明遠書	三	二四〇
與汪樞使明遠書	四	二四二

全宋文卷五七八五

薛季宣 一一

淮西與周侍郎必大書	·····	二四四
與張左司栻書	·····	二四五
與朱編修熹書	·····	二四七
又與朱編修書	·····	二四九
答尤溪石宰塾書	·····	二五〇
答沈縣尉煥書	·····	二五一
答定遠于宰倣書	·····	二五二
答陳同父亮書	·····	二五四
答石應之宗昭書	·····	二五五

與喻郎中檄書	一	二五六
與喻郎中檄書	二	二五八
與喻郎中書	三	二五九
與沈應先有開書		二六〇
與趙漕書		二六二
與王彥恭經略耀書		二六三

全宋文卷五七八六

薛季宣 一三

與鄭景望書	一	二六五
與鄭景望書	二	二六八
與鄭景望書	三	二六九
答景元書		二七〇
答君舉書	一	二七一
答君舉書	二	二七一
答君舉書	三	二七三
答君舉書	四	二七五

與劉復之書 一	二七八
與劉復之書 二	二八〇
與劉復之書 三	二八一
與劉復之書 四	二八二

全宋文卷五七八七

薛季宣 一四

答何商霖溥書 一	二八四
答何商霖書 二	二八五
答何商霖書 三	二八七
答葉適書	二八八
答象先姪書	二九〇
答徐元德書	二九一
抵楊敬仲簡書	二九二
抵沈叔晦映書	二九三
與柴察院瑾書	二九四
與潘文叔友文書	二九五

答少卿舅氏書	二九六
復潘秀才必勝書	二九六
復程秀才時行書	二九八
復張人傑學諭書	二九九
復龔秀才書	三〇〇

全宋文卷五七八八

薛季宣 一五

送甄雲卿赴西宮學官序	三〇二
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序	三〇三
漢輿地圖序	三〇四
漢書正異叙	三〇六
擬班固漢書叙	三〇七
擬漢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序	三〇九
漢中興頌序	三一
香奩集叙	三一二
李長吉詩集序	三二四

叙十國紀年	三二五
十國紀年通譜序	三一七
武昌土俗編序	三一八
書武昌土俗編叙	三一八
序輓彈漏刻	三一九
賈氏家譜序	三二〇

全宋文卷五七八九

薛季宣 一六

叙握奇經	三二二
書八陣圖後	三二三
叙黃帝陰符經	三二五
叙古文老子	三二六
遁甲龍圖序	三二七
甲曆序	三二九
叙焦氏易林	三三〇
叙山海經	三二三

論語直解序	三三五
論語少學序	三三七
書古文訓序	三三八
序反古詩說	三三九
春秋經解旨要序	三四〇

全宋文卷五七九〇

薛季宣 一七

書先右史遺編後	三四三
叙遺編別錄	三四五
書古文周易後	三四六
書詩性情說後	三四七
書莊綽揲著新譜	三四八
書林勳本政書	三五〇
書趙烈侯事	三五一
書鄭威愍公驤遺事	三五二
書周世宗家人傳	三五二

書大象賦	三五三
書單鏐吳中水利書	三五四
書丹徒五百事	三五五
題錢忠遜王像	三五六

全宋文卷五七九一

薛季宣 一八

擬策一道 并問	三五七
策問 一	三六二
策問 二	三六三
策問 三	三六四
策問 四	三六五
策問 五	三六六
策問 六	三六八
策問 七	三六九
策問 八	三七〇
策問 九	三七一

策問	一〇	三七二
策問	一一	三七二
策問	一二	三七三
策問	一三	三七四
策問	一四	三七五
策問	一五	三七五
策問	一六	三七六
策問	一七	三七七
策問	一八	三七七
策問	一九	三七八
策問	二〇	三七九

全宋文卷五七九二

薛季宣 一九

中庸解	三八〇

全宋文卷五七九三

薛季宣 二〇

皇極解	三九七
大學解	四〇〇
讀天問	四〇八
讀王莽傳	四〇九
知性辨示君舉	四〇九
河洛圖書辨	四一〇
晏子春秋辨	四一二
辨管子	四一三
辨李廷珪墨	四一三
五監	四一五
文辯	四一六

全宋文卷五七七一

邵文炳

邵文炳，字晦夫，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隆興元年進士，爲於潛令，力興水利。累遷秘書丞、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實錄院同修撰。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九，《咸淳臨安志》卷五一，《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九四。

光宗顯仁聖哲慈孝皇帝謚議

慶元二年十一月一日

臣聞至大而不可名者天，至盛而不容述者聖。聖人之道，實原於天；而功德之盛，與天同大。堯、舜相繼，勛華並稱。逮文命之祇承，昭神禹之授受，心傳微妙，精一執中，廣運而神，誠難俄測。而帝舜兩申命於惟賢，孔子三致意於無間，於是禹之爲大，古今同辭。流祚揚休，相爲先後。亦猶欽明文思，溫恭濬哲，隨事以著，推類以言。合衆吳而歸全（二），猶可得而髣髴也。繫我神宋，同符帝王。太祖肇基，太宗踐祚，傳緒十葉，炎圖中興，巍乎大哉！時乃天道法堯蹈舜，跨商軼周，稽

三聖之傳，揭二典之範，鋪張丕績，視禹益光，則固有在乎今日也。恭惟大行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躬上聖之資，際重熙之運。粵自朱邸三三，升儲青宮。鷄鳴問寢，而子道克全；龍潛進修，而君德滋懋。淵泉溥博以時出，聰明聖智而能知。剖明訟牘，已得於尹正之始；諳知物情，復見於參決之初。中外想慕而屬心，聖父臨朝而嘉歎。天人協應，內檀增華，欽奉燕謀，潤色鴻業。嚴兩宮之尊奉，益供進之常儀。述壽皇已行之規，期於必遵，以見繼承之實；念祖宗已成之憲，自有深意，以塞更張之源。先器識而務典實，則鑑取士之家法；貴久任而重數易，則循命守之聖謨。尊老成以悅重華，揚寶冊以慶慈福。業業孜孜，守以一道也。畏天變之上形，而感動於六事之陳；欲人心之無怨，而察聽於土木之役。戒言瑞物，而思豐登之樂業；勵精治道，而却歌頌之宣功。不貴奇珍，而杜遠方之求；不殖貨利，而務節用之本。行所無事，則以心不私而能公；道運無積，則審器日用而不蠹。休務之假益減，治事之日益增，則克勤於邦；會計始於宮掖，恩澤損於椒房，則克儉於家。亹亹穆穆，進以無疆也。建大中而消朋黨，好正直而尚公平。以任賢使能爲致治之要，以更出迭入爲用人之法。語近臣以遏絕僥倖，飭監司以發擿姦賊。清介純實，則列置禁塗；博洽純正，則輔導王府。講筵取經學賅通之老，館閣儲議論正平之人。擇邊帥於大臣詳議之餘，得殿嚴於參稽公論之素，訪舊弼以來讜論，擢御史以獎直言。訪問而致譖愬之不行，虛懷而使所陳之得盡。採封事之議，以伸四方敢言之氣；講景命之書，而寤近習移人之非。論寬卹之可行，即行而不當具文；謂懋賞之當與，即與而不可不信。於以謹黎獻之時舉，而嘉言之罔伏也。念戶口之雖衆，而民生實艱；審窖藏之非地，而民憂無蓄。雨暘形於

憂喜，水旱欲以實聞。賑恤牧養，必責以盡心；勸課農桑，必倣以無擾。嚴郡邑名舍實取之禁，廣諸道預備先具之儲。經總之繁多，綱運之折閱，科罰對減之色目，預買畸零之取贏，蠲減代輸，必歸於一。立法惡其太重〔三〕，疑刑務從厥中。情犯之適輕，則開其自新，流徙之抵遠，則示以不殺。春夏之際，俾非重事而勿拘；盛暑慮囚，俾必前期而及遠。覽囹圄空虛之奏，則喜形於獎諭；聞肌體或傷之罪，則言寓於哀矜。於以見政在於養民，而刑期於不犯也。以義武寓兵之法爲近古，以兩淮藩籬之本爲在民。軍政欲一，指統帥副貳分治之爲非；守禦有地，視重屯列戍增損之當異。將臣屢戒於掊克，歸正常務於撫存。招生部以結蕃戎，創神勇以收子弟。柔遠能邇，敷文德也。羣臣進對，商略大事，率言簡而理得；諸儒講論，反覆折衷，皆心會而意明。傳聞失實，知非王霸之圖；細故從事，識非大體之務。臨照百官，而深辨邪正；明見萬里，而曲盡事情。由思而睿，惟幾康也。臨御六載之間，規撫百王之上。九功之所以著，庶績之所以凝。端由學聚問辨，咸篤實輝光之新；日就月將，大緝熙光明之盛。重離之繼照，而薄海咸仰；天鑑之下濟，而品物流形。何千萬年，俾昌而熾。而乃履乾之正，體道之宗，玩意希夷，脫屣高蹈。肆舉神器而親授聖子，侔功太極而頤燕壽康。爲天子父以極其尊，享天下養以致其樂。歲受內朝之稱慶，日顧寢門之問安。歡欣穆愉，慈愛備至。遞聞憑几導揚之命，俄趣乘雲上賓之遊。茲皇帝所以興哀無時，孝思罔極，擗踊追慕，悼心悲摧〔四〕，愴昊天之不辰，痛飈馭之莫返，而三靈改色，臣庶攀號，泣盡而繼之以血也。禹陵獻卜，會稽是瞻。因山有期，羨封夙戒，參酌古義，考訂六家，將飭攸司，勒崇丕冊，庶幾有以冠徽稱而詔萬世。謹按《諡

法》：「聖能法天曰憲，施仁服義曰仁，通達先知曰聖，能官賢才曰哲，視民如子曰慈，繼志述事曰孝。」迹夫至公無私以應物，自強不息以進德，非聖能法天乎？濟衆而均於一視，博愛而事得其宜，非施仁服義乎？極深研幾，而融照萬微，窮理盡性，而超卓獨見，非通達先知乎？明於知人，而務取所長；量材授任，而各得其用，非能官賢材乎？惻怛欽恤，而軫懷如傷；撫綏和柔，而燕及遠邇，非視民如子乎？授受一轍，而允執厥中；孝理天下，而率由舊章，非繼志述事乎？萬善俱備，全德丕顯，固已被四表而宅天下，至海隅而及萬邦。宣昭洪輝，揚厲景鑠，疑非愚臣之所能及，而天下之所得私。若昔成式，天子之諡則請之南郊。況我慈皇堯舜之道既原於天，彝倫之疇復畀於帝，爲綱爲紀，克允成功，赫奕煒煌，配天無極。申以節惠，於昭至公，對在天之靈，無俯仰之愧。大行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尊諡，宜以天命錫之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臣等謹議。《宋會要輯稿》禮三〇之六四（第二冊第一一三七頁）。又見同書禮四九之九四（第二冊第一五三〇頁）。

〔二〕合：原作「全」，據《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九四改。

〔三〕粵：原作「奧」，據右引改。

〔三〕「立法」二字，原在「必歸於二」之上，據右引乙。

〔四〕摧：原作「擢」，據右引改。

乞差官統修孝宗皇帝會要奏

慶元六年閏三月

本省昨來進呈《壽皇聖帝會要》，先于淳熙六年七月進一百五十八卷，起自嗣位至乾道九年；淳熙十三年十一月進一百三十卷，起自淳熙元年至十年；紹熙三年十一月進八十卷，起自淳熙十一年至十六年。三書計三百六十八卷。事雖備載，而首尾未曾貫穿，至遇檢尋典故，前後紛錯，殊失會要之義。乞差省官一二員專一兼總，統爲一書。內有可併可刪者，從長修潤，庶使一朝大典，得以成書。仍乞以《孝宗皇帝會要》爲名。《南宋館閣續錄》卷四。

慈懿皇后諡議

慶元六年七月二十日

臣聞皇天監謫萬邦，將祚有德，以永熙運，必生淑哲，齊聖並明。化始于宮闈，而治形于海宇；慶閔于當世，而聲施於方來。伏思三代之興，獨塗山、娥嬀、太姜、任姒載在簡冊，號稱盛休，豈非爲天所相，德行純備者，其生也有數歟。於皇我宋，世有哲王，率以正身齊家，守爲成憲。故天立厥配，昭哉后範，助隆帝業，冠軼前古。至若作合初載，則誕開世嫡，以係天下之本；正位長秋，則明章內治，以成天下之風。燕居慈闈，則克儷極尊，以享天下之養。嬪則之禮備，母道之教彰，美具善

并，咸極其會，是又弗可及者已。繫欲侈徽音於既往，播馨烈於無窮，則崇節惠之公，建殊常之號，協謀衆志，受成太宮，用當乎靈心，用傳乎古義，不可闕也。恭惟大行壽仁太上皇后端莊而順靜，溫裕而慧明。先太帥楚王，實事高宗、孝宗皇帝，馳驅百戰，號時虎臣。載肅戎昭，填撫疆場。爲國戡難，而有不專殺之仁；爲君盡忠，而有不求報之義。儲慶委祉，是生淑姿，以洪厥家，以瑞我宋。奉神明之祚，誕聖哲之君。巍巍乎其兼三代之懿也。粵昔夢因之祥，赤光照室。視天之表，異人告符，毓粹閨門，振芳胄緒。不煩姆保之訓，而無違德；不待環珮之響，而無惰容。天畀厥休，實鍾渭涘。我太上皇帝潛曜朱邸，陰儀遡升；正諸少陽，元妃受冊。時則行昭服瀚，誠助主鬯。稱詩率禮，法度相成，以修于婦之道。惠問孚於帝室，景貺迓於穹蒼。甲觀開祥，申固景命。逮六龍在御，天德出寧，垂意太平，積精政事。時則作配皇極，齊體紫宸。深惟王風，實繇正始，致夙宵之警戒，參念慮之幾微。惟德澤是培，惟節儉之迪。功宏于厚載，而不見其迹；禮昭於善物，而不知其勞。亦將以嗣曾壺之令猷，成河洲之美化。孝宗皇帝嘗臨未央，睹其瘁勤，形於言動，載嘉后職，喜溢天語，內助之盛，蓋可知矣。于時革禁掖之靡飾，損椒塗之服御，新女史之法誠，崇婦官之陰教，宮室不求於雕麗，鐘鼓不聞於宴私。潔豐粢盛，躬視滌濯，所以嚴九廟之祀者罔弗備；敬共定省，親調滑甘，所以贊兩宮之奉者罔弗虔。戒踰闕之言，則肅清閨闈，而險謁不萌；守惡盈之訓，則檢裁外家，而毫髮無假。褱綸有肅，遵禮節也；箴圖布列，勤鑑觀也。種桂獻種，劭農務也；繭館親蠶，勸女功也。履綦貴而躬煩辱之事，當平世而厲憂勤之思。壺政穆宣，德教邇達。用能輔成太上之興理，以紹孝宗之垂

休。逮神器之傳，將畀聖子，從容贊決，翊成夫計〔一〕，保佑啓迪，助閎詒謀。內禪定於宮中，而四方晏如，靈長之業益固且安者，繫母訓是賴。太上褰裳高蹈，端處大庭，超心道微，儲思於真一之境。皇帝欽承付託，尊崇盡禮。嚴四海丕奉，飭五日之親朝，稱玉卮，鏤寶牒，實同壽母，均極怡愉。榮懷所覃，際天溥海，固已慶不可逢之嘉會矣。而慈殿之邃，密拱帝宸，承順顏色以適起居，在視寒煖以奉饗膳。調娛清聞之燕，綏妥中外之情，蓋無所不盡其至。藥章籍籍，玩繹精專；琳宇梵宮，賜予周匝。所以密徽蔭佑，導迎弗祉，上介慈皇曼壽之福，下副聖子寧親之懷。龍樓問安，母贊父教，祖宗法度，必戒遵承。華夷撫寧，動植遂茂，陰功隱德，所被洪矣。至於服賤纖麗之巧，而好樂乎綈紵；器斥瑰奇之玩，而盥濯乎陶瓦。字下而加厚，視窮而興惻，威怒之教不施於臣妾，衣食之惠每逮於鰥嫠。若斯之倫，何可殫數。歷觀古今之記，竊考妃后之事，未有殊尤絕迹可加於茲也。是宜膺福善之報施，樂撫運之熙明，坐少廣以凝神，與太極而同體，含飴載懌，受嘏亡疆。夫何上天降凶，慈壺結褵，感炎歊之沴，愆冲嗇之和。皇帝孝根于心，憂形於色，護諸暨而療疾，禱群望以求哀。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而柔徽遽訣，冥數莫回。飈馭何之，痛甚白雲之遠；容衣雖在，恍驚丹旆之飛。駒景易移，龍輻久殯。將肅攢塗之啓，以須祖載之期。披紼既陳，池荒欲舉。有嚴仙寢，遂畢羨封。此兆姓所以悼心，三靈爲之變色。有司繇是稽若舊典，勒崇丕冊。懿哉鑠虐，幾有以炳淑靈而昭全德也。謹按眎民如子曰慈，溫柔聖善曰懿。乃若母儀兩朝，撫育函夏，哀矜惻隱，軫懷如傷，博施爲心，寶儉爲德，厚澤所被，合於坤元，不曰慈乎？挺生聖嗣，訓教恩勤，燕翼是禕，計慮深遠，

衆美備具，一誠始終，仰增前輝，俯垂後範，不曰懿乎？惟號諡之建尚矣，皇后之諡則請于宗廟。矧慈衷之淵奧，仁德之龐鴻，皆非愚臣所能勝識，概述大行，實稽民言。惟神靈之所顧歆，幽明之所合契，用昭示千萬世，永爲不朽之稱，以振耀于丕鑠。大行壽仁太上皇后尊諡，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慈懿皇后。《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九四（第二冊第一五三〇頁）。

〔二〕夫計：疑當作「大計」。

孝宗會要序

孝宗憲章前照，又我受民〔二〕，驟帝馳王，跨越周、漢，品式備具，規摹宏遠，詒謀垂範，將億萬年。天叙有典，以正罔缺，熙朝簡冊，煒燁相望。繼今立政立事，其一以孝宗爲準。《玉海》卷五一。

〔二〕又：疑當作「佑」。

溪堂水利序

古潛，繇隋開皇中隸於杭，崇岡複嶺，回繚重迳，水之發於山者六十有三源，集而成溪。一日天

目之源，幽深峻極，渟爲龍淵三池，灑流自北東，橫亘而少西，經白塔爲東溪〔一〕。其北曰眉山之源，眉山而西曰千秋之源，皆自宣城穿嶺而下，過朱村併而爲西溪。三水奔湍，匯於甲子峯嶠山之麓，合流南注，而爲紫溪。此其大源也。餘皆止發於潛之境，其來自近，旋轉合附，環邑左右，勢傾而南下，無以宿水。溪行羣山間，廣不能三十丈，或束而狹，則纔數尋爾。淺灘鳴瀨，五日不雨，田未病而溪固涸矣。昔人視其勢而約之以埭，導其流以溉田，蓋莫推其所自。後之私其利者，稍增益之，凡爲大堰百四十有七所，其細流爲堰者又二百二十有三所。山狹窮處，溪流不逮，亦疏鑿以爲塘。然而潛之地，山居其六七，窮谷之民，尺寸所必爭，無曠土平澤以廣其灌注，凡爲塘一十二所而已。田事將興，勸耕於郊，視溪塘之遺跡，而申農里之教令。故大堰各立長，董率其利之人，察其決壞而增築之。相畎畝之枯潤，時其疏濬而均注之。先後有次第，高下有承接，背約則有罰，甚則有刑。小堰各從民便，使自爲之，或一家得專，或衆有私約，而不立之長。增視其大小，如其堰之政。總之溉六鄉十二管之田，凡四萬九千七百七十畝有奇。非溪塘之所及止於此，地之傾側，山之重嶮，而不得盡其利也。夫政之本在養民，令之職先勸課，平素於民相忘而一切之政又從而腴削之，歲儉饑困，罄然卹賑，具文苟免，而流殍已衆矣。潛今視古，畿縣富庶，而興禮義，當爲他郡邑倡。興廢補弊，撫摩惠養，庶幾萬分有一於其間。而文炳淺短綿薄，心知弗能，夜思蚤作，不敢不力。求之邑而考中興之斷簡，求之野而得開寶之遺書，熟究之而事明，參覈之而圖具，然後隨緩急之宜，以次修復，民用樂從。咸即其舊，聯比而籍載之，爲一論次，以存其概。異時計議者，或有取於斯焉。《咸淳臨安志》卷

三八。又見萬曆《杭州府志》卷九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五三，民國《杭州府志》卷五六。

〔二〕經：原作「路」，據萬曆《杭州府志》改。

衮繡堂記

隆興初元，緝熙庶績，考覈民庸，宰邑有聲，必加表厲，作新吏治，遠邇用勸。潛，故隸丹陽郡，山溪深幽，傲睨激射，其俗儉而質，其民勁而武，殆不與澤國類。既別而州，廢而邑，離合雖異，而遺風餘習，猶有存者。吏立故常，媮翫不理，往往詭以遠陋。迺今越在畿內，聲教漸摩，靡然興於禮義，民視吏治良否，皆默識而品第之。故常難服而易化，苟有以應所徯，則相與愛敬而不忘。金華葉公之來，察里閭情僞，銳於植立，求有以稱塞明詔。廳事東偏有堂，深靜而虛明，爲退思之所。融融萬理，出而施之，所以洗濯而鼓舞其民者，蒸蒸無復苟且之意。令行政孚，流聲轉聞，首被推擇。不十年，遂宰天下，邑人夸詡，以爲昔所未有。後公來者，欲踐武增光，而亦未能也。衮衣繡裳，室邇人遠之歎，及茲未泯。予家晉陵，公嘗分符臨吾州，頗識公樞矩。乃今獲承遺烈三十年之後，顧當時所居之堂，傾陟摧朽，殆且壓焉。於是剔蠹扶顛，振而新之，揭名「衮繡」，不獨慰父老思戀，卉木映帶，軒廡欣榮，改觀之態，亦發越而形見焉。夫運天下與治一邑，事孰與侔，而俱以宰

稱，均一子惠之道，蓋非有二。本源泉混混放乎四海，細之所自也。登茲堂而遐觀，心存古人，夢接千載，能使民安其生，物得其所，薰陶至和，追還醇風，於以寫鳴弦之遺音，歌袞繡之聲詩，斯無愧矣。雲臺丹青，惟身榮之慕，則非所敢知也。異時名流斂所施以寄百里，必有印予言者。《咸淳臨安志》卷五四。又見萬曆《杭州府志》卷一九、五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三九，民國《杭州府志》卷一九、三二。

重開元豐塘序〔二〕

長安之鄉，小嶺之下，有塘曰元豐。謀始於治平之元，久弗克就。元豐三年歲在庚申，令有崔其姓者，乃力興之，塘成而獲其利。歲月浸遠，稍稍就廢，愚民苟目前而不遑卹，於是盜塘而田。經界既正，不可復奪，而塘之所存，隱然成陸矣。咨訪耆老，求其故而疏闢之，取田戶百二十家之夫以用其力，給其食用，凡三十有四日而罷。其廣百有四丈，其深丈有五尺。水由地中翕然泌涌，如井之有源，混混乎弗竭也。於是別爲三渠，其東之深與塘底直，覆以大石，鑿方竇廣八寸許，塘水自石竇旋轉而下，入於渠。其西高可五尺餘，爲第二渠，如前之制。又高五尺，累石爲門，於二渠之中斲石爲板，橫亘其下，又積石於水門之外，醴三流以注之田，植板幹以謹其閉縱。小旱則啓其中之水門而從之，中旱則啓其西，大旱則啓其東。已洩而復閉，逾三日則塘水復盈，宛轉無窮，視他塘爲最。其水自地發，非山源之所注，老農目之以旋水畎，從其實也。旁行曲取於三流之分，又不止今所灌之田而

已也。夫天造地設，待人而成。方其謀之，十有五年之久而後克；逮今百十有一年之間，湮廢者再。事之難成而易毀，類如此爾。不及今求以復之，則他日又將不可考矣。然猶以並塘之民私以爲業，勢不可奪，而塘不能悉如其舊。慮其未幾而復壞也，乃申以董齊之約，擇其里之善事而可長者凡八人，歲一更之，周而復始。疏鑿之以時，閉縱之以後先，繕補之有備，固毀之有防，條畫具在，使其守而弗失，則塘之利庶乎其無窮也。《咸淳臨安志》卷三八。又見《吳中水利通志》卷一七，萬曆《杭州府志》卷九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五三，民國《杭州府志》卷五六。

〔二〕此序及以下二序，萬曆《杭州府志》等題作「記」。

重築樂平官塘序

去元豐而西里許，地曰樂平畝，受延湖之源而屬於大溪，最爲斗峻。舊有官埭，溉並溪之田僅千畝，與所謂元豐塘者，蓋相爲表裏也。山溜旁衝注埭澳，奔洪暴漲，壅沙以遏其上流，溪源亦激射，而埭乃隨壞。民力不能致經久之利，拱視而莫之救，溪涸立待，安於旱乾，以幸蠲租而已。求之十年之近，蓋未聞以下熟告也，民何樂而爲此哉。以武斷者，或利其私，貧弱之害固不遑卹，指其埭而名之以官，無肯出力以倡義。雖然，亦可卜知居是鄉者情之不淑，而俗之趣薄也。往歲官一用其力，志

於苟全，而謀或未盡，既成數月，隨即廢壞，禾稼就槁，特甚他所。今耆老咨嗟，求以新之。於是相與講成敗之故，得利害之實，乃伐石作址，累石爲高，橫絕溪流，厚丈有六尺，長十有二丈，高與溪岸等。列木作梐，以護其旁，使奔流不得齧射而震撼，滿其上則平漫而駛之。導渠自埭口，南東而下。渠之兩旁，又醴爲輔渠六，分注均及，繇近而遠，渠之所屬，無不霑溉。百頃取具於官，而民不爲病；貧弱喜於一遇，而役不以爲難。今雖幸成，視昔爲固，然決防之患始於蟻穴，責之長以謹視，歲補而加勤，豈惟樂平之田恃此以無憂，上下用勸，百四十七堰之規相爲不朽，則異時爲政者之所當念也。《咸淳臨安志》卷三八。又見萬曆《杭州府志》卷九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五三，民國《杭州府志》卷九六。

清漣上塘序

渡上豪溪而南，爲范家塢。層山之麓，細流所瀦，曰清漣塘，取其淵渟而凝碧也。轉而名清蓮，又止名爲蓮，傳久而失之也。塘之深丈餘，東狹而西長，南北相去略等，周廣九十有一丈。累石而四圍之，堅高可以衛水^{〔一〕}，山徑奔流，亦不得而衝齧也^{〔二〕}。塘之下鑿渠而深之，東流爲澳，又北東而接於樂延。樂延之地，聚落延袤，別爲東西村。其東專漣塘之利，其西又有上塘，亦名之以湖漣，周廣視清漣塘而有加焉。水自地中泉自發越，與元豐塘亦略相似。別爲二渠，其一自塘之東徑北而

下，其一自塘之西循村巷宛轉而北，又旋而復西。水之所及，視東渠爲頗遠。二塘與元豐塘相望，隔遠五六里許，皆日就壅，不足爲旱乾之備，而民亦無有告其上者。人情可與樂成，而怠於興作，固應爾也。夫不見其害，莫知其利。長安之人困於薦饑，號嘯流徙，復除賑卹，公與私兩不振，宜知溪塘之利也。然視之邈然，棄而弗講。今雖盡力，以次興復，而雨暘時叙，歲適登稔，竊懼夫民猶以爲徒設，而後日之不加修也，則終廢而無以獲其利。故復申其說，以備告之。慶元某年，於潛縣令邵文炳記〔三〕。《咸淳臨安志》卷三八。又見《吳中水利通志》卷一七，萬曆《杭州府志》卷九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五三，民國《杭州府志》卷五六。

〔一〕以：原作「曰」，據萬曆《杭州府志》改。

〔二〕「而」下原衍「而」字，「也」字原無，據右引刪補。

〔三〕「慶元」兩句，原僅作「令邵文炳」，據右引補。

清白泉記

余令於潛，方經營浮溪橋，迺觀山麓有泉溜泠然，因築亭其上。其泉甘冽，取以作釀，即以清白名其酒云。雍正《浙江通志》卷四〇。（以上祝尚書校點）

何 預

何預，蜀州（治今四川崇州）人。紹興進士，淳熙中爲承議郎、簽書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

濂溪先生祠堂記

淳熙十年正月

合有簽書舊矣，與比歲創於他郡特異。淳熙七年冬，預始承乏。公餘訪古，覽觀江山之勝，瞻漢陽遺像，誦少陵江樓詩句，求其故實則不可得矣。於是摩挲題名石刻，考前人名氏，有殿中丞周其姓、敦實其名者，髣髴埃塵間。嗚呼，此濂溪茂叔先生也，胡爲乎來哉？按太常博士朱處約記，其始至也以嘉祐改元年十一月初十日，迨其去實五年六月初九日，本末詳且信如此，獨未有表出之者。又得閩中恭敏蒲公墓碣銘，知行治加詳。先生舂陵人，後避厚陵邸諱，更名敦頤。其爲政於此州也，一郡之事，不經君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恭敏舟艤慨下，一見異之，退而嘆曰：世有斯人與！遂以女弟妻之。初調南安獄掾，轉運使以權利變具獄，君爭不可，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熙寧初，用正獻呂公薦，擢廣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晚以疾勻分司，築室廬山下，有溪流其旁，號濂溪。惟先生以一誠極性理之妙，躬行日用，粹然一出於正，爲道學之宗。程太常珦倅南安，

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後立朝，每遷授輒一薦之。其學明道、伊川幼受業焉。先生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明道遂棄科舉從之。嘗曰：「自吾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幾與浴沂同意。」二程以斯文倡諸儒，至今河南之傳滿海內，其淵源實濫觴於此。清獻趙公曰爲天下士，文忠蘇公以全德名之，黃太史謂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正丘壑。有《通書》、《太極圖說》行於世。悠然遐想，如在其上。預謁來踵英躅於百有二十五年後，顧在後死，其得嘿不以傳！廨東偏有齋，孤峰出其前，三江合流其下，烟波渺瀰，雲林杳靄，清絕可愛。乃倣禮殿故事，即其章服，肖像壁間，以「全德」榜其顏，道德之容，堂堂岌岌，凜乎如奉杖履其側也。吁！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不得書而傳之，以志晚學歸敬之意，且以永邦人無窮之思。又繫之以辭曰：

瑞應之山兮蒼蒼，金沙之水兮茫茫。凜高風兮不亡，日月兮爭光。窅一去兮何之，四方上下兮莫予追。孔、顏與歸兮伊傳自視，揮斥八極兮孰知所止！駟玉虬兮佩飛霞，溘埃風兮天一涯。懷舊遊兮眷眷，山空月明，杖屨往來兮，余顧不可得而見。莽烟雲兮思渺然，睟厥容兮瞻在前，邦人是思兮千萬年。

淳熙癸卯正月朔，承議郎、宜就差簽書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唐安何預記。光緒《合州志》卷一二，光緒四年刻本。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三五，民國《合川志》卷三七，《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刁忠民校點）

陳敦修

陳敦修（敦一作惇），字伯厚，福州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杲之孫。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九。

孔子用於魯論

所抱負者大，則其所設施者必不小。人情不甚相遠，吾而大有得於此，其所設施亦必滿吾意，而副吾之抱負則可；苟不滿吾意而不副吾之抱負，吾肯以其所得者而輕用之耶？

爲聖人者，其將隕淪其所抱負，而甘與草木俱萎乎？其將坐視春秋之末，民病而不一援手乎？聖人於此，亦必有所不得已，而不暇計，非屑就者。吾觀佛肸之召，不可往明矣，而聖人必欲往焉；弗擾之召，不可往又明矣，而聖人又欲往焉。甚而至於九夷之居、南子之見。使魯果不足以用聖人者，然而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況亦周公、伯禽之後，聖人之化未衰，一變至道，吾聖人嘗許易於齊矣。是以未能盡以設施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然而豈不猶愈於佛肸等乎？嗚呼，此聖人用魯意也。故嘗以

爲，聖人蓋憂世之心切，悼道之不行，魯何足以用聖人也。昔者嘗怪孟子去齊宿晝之事，夫以道事君，可則就，不可則去。孟子既以齊爲不可矣，去之是也，然遲遲吾行，三宿出晝，若猶有所就者。大節果如此，其何以免景丑氏之疑，而後世之議紛紛焉？且孟子何爲而然耶？蓋嘗三復而得其解。去齊者，孟子之本心；宿晝者，孟子之有所憂也。夫出疆載質，三月無君則皇皇然，亦君子仁人之用心，而急於爲天下者每如此，非曰所有懷於爵祿也。齊宣雖不足與有爲，然而猶能信用孟子，似亦無過於此。今而既以爲不可就而去之矣，去而之他，果有能我用，吾固何求焉？然而吾道之大，每每不爲時君所知，今而去齊矣，烏能必他國能如齊以用我也？此孟子所以難於去齊之意，而非有所就也。學者苟能知孟子難於去齊之意，則知夫子甘於用魯也。《論學繩尺》卷首《論訣》。（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五七七二

張 縝

張縝，字季長，蜀州（治今四川崇州）人。隆興元年進士。乾道九年爲秘書省正字，歷湖南轉運判官、夔州漕運使，官至大理少卿。嘉泰元年除知潼川府，以劾寢罷。著有《中庸辨擇》、《職官記》等。見《南宋館閣錄》卷八，袁本《郡齋讀書志》卷五下，陸游《跋張季長中庸辨擇》（《渭南文集》卷三一），《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四之一一，《宋詩紀事》卷五三，《宋蜀文輯存作者考》。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推行賜粟之恩，本服勤於常職；敷錫明綸之寵，誤進直於英躔。方謹藩符，復更使指。驚寵光之頻若，循涯分以凌兢。臣中謝。伏念臣拔迹寒鄉，遭時盛際。樸學粗通於章句，偶世儒科；天威獲望於清閒，收塵策府。辨魯魚而何有，審枋鸚之自安。屬以罹憂，飄然去國。再忝州麾之寄，三分蕩節之華。廣帝德之好生，每期不殺；幹邦儲而護漕，必務正辭。歲華雖老於簿書，民事粗更於輓軌。問

牛羊之芻牧，屢叩天閭；歌鴻雁之劬勞，幸安邊瑣。拜寵靈之下逮，體疏遠之不遺。道山隔半世之塵，夢復疑於瀑直；湘水鼓春風之棹，賦欲反於《離騷》。來從蜀道之天難，稍覺長安之日近。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儉湯寬。體乾健而昭俊明，化行風偃；致泰通而持常久，道運日新。方恢《車攻》復古之勳，每盡《棫樸》能官之美。致茲孱瑣，屢玷使令。臣敢不夙夜在公，冰霜厲志。令恪修於庭戶，周詢風俗之便安；人自得於湖山，務廣朝廷之德意。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又見《宋四六選》卷七，《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寒食詩帖跋

東坡老仙三詩，先世舊所〔二〕。伯祖永安大夫嘗謁山谷於眉之青神，有携行書帖，山谷皆跋其後，此詩其一也。老仙文高筆妙，粲若霄漢雲霞之麗，山谷又發揚蹈厲之，可爲絕代之珍矣。昔曾大父禮院官中秘書，與李常公擇爲僚。山谷母夫人，公擇女弟也，山谷《與永安帖》自言識先禮院於公擇舅座上，由是與永安游好，有先禮院所藏《昭陵御飛白記》及曾叔祖廬山府君志名，皆列《山谷集》，惟諸跋世不盡見，此跋尤恢奇，自詳著卷後。永安爲河南屬邑，伯祖嘗爲之宰云。三晉張續季長甫，懿文堂書。《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二〕此句疑有脫字。

賦梅白序

余往歲和任子淵梅花詩有云：「夢隨影瘦溪橫月，詩與香深竹擁門。」子淵喜曰：「新語也。」又和張惠之詩云：「有月嬋娟來伴住，無人寂寞爲誰香。」薛元發屢相歎曰：「清語也。」後在雙峰，戲和陳齊正詩云：「醉餘釵擁橫枝睡，夢破香隨淺笑來。」查元章偶見之，笑曰：「韻語也。」舉酒相飲。今十數年矣，子淵、元發、元章皆下世，念之悵然，久不復爲梅賦詩。徘徊月庭，雙樹盛開，幽香襲人，偶成一章。刻琢之詞，不能復爲子淵、元發所稱；而綺靡之習，亦不能復爲元章所笑，老懷真如止水也。《愛日齋叢鈔》卷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石經跋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粗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蔚宗《後漢書》，稱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爲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

陽記》未詳也。碑制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據依矣。後周代齊，毀碑以爲砲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缺亦宜也。貞觀考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知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二百年哉？漢建武際，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溪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之君子。《全蜀藝文志》卷五九。又見萬曆《四川總志》卷三六，《蜀藻幽勝錄》卷四，《蜀中廣記》卷九一，乾隆《河南府志》卷一〇七，嘉慶《華陽縣志》卷三九，咸豐《錦江書院記略》卷三，民國《崇慶縣志·文徵·縣人文》，《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太玄索隱序

昔孔子贊《易》，謂非天下之至精，非天下之至變，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竊嘗跡是三言者，本末有序，蓋自卦、爻、彖、象推其極，而遂知來物至精之謂也。若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河圖》之數以五，不必主於卦之八也，此變也。然自贊《易》以來，未聞通此變者。及《太玄》作，而天下之至變始見焉。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與夫可以祐神者，則又超乎象數之表，冥乎太極之先。此由真積力久之功，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得也。《易》至於是，夫何體之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嗚呼，是三言之贊《易》，固範天地而揭日月哉！漢之諸儒若董仲舒、京房之流，其於卦、繇之間，或精其事矣；獨揚子雲之學眇眇餘子，既通其變，又幾於神，殆孔子所謂能與於此者也。故八卦變而九天，六爻變而九贊。致用皆九，與《易》異位。其曰：「衝、錯、攤、瑩云者，彖、繫之變也；固、直、蒙、酉、冥者，元、亨、利、貞之變也。方、州、部、家之位，則四營成《易》之體焉。策用三六，儀用二九，則十有八變，成卦之義焉。」以之推天地日月之運，事物休咎之證，妙於易準，會歸有極，信乎其通於變之至者也。故泰柄雲行者謂太極，元氣之統於天也；時監地營者謂時運，品物之括於地也。天地事物之情，兩言而該之。其文有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夫天蒼然其見之著也，夫地隤然其形之大也。今乃以不見、不形言之，此豈

世之識量所及哉？又曰：「其上也懸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藏廣也。」包畛，蓋玄之又玄矣，清淨冲漠，潭思鉤深，天人精微，融一無間，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者，豈非此之謂耶？著漢興中天之年，特徵見其瑩爾。夫《易》廣矣大矣，形於數者《易》蘊之一也。推數至精，而後知變；然能變而止，亦非君子之所盡其力者。必也與天地相似彌綸，久大德業，以此洗心，窮神知化，然後爲文王、孔子之學也。子雲之《玄》，其亦以之。古今爲《玄》訓釋者十數家，唐王涯《五論》，頗爲玄學所宗，然特明其事例之可言者與揲蓍之法而已，不足以盡《玄》也。余里中友胡君晉傑抱《玄》遺編〔一〕，獨究終始，總其數而爲之圖，探其頤而見於論。龍虎烏龜，純正闔闢，凡《玄》詞之所該，必圖列之。至於天日、律呂、五行、音聲與《玄》應者，悉不遺也。其倫類所通廣且奧，推秒法以合《太初曆》，尤前人之未至者。若《玄》之首贊踦贏，雖不一二條析，然顯微闡幽，中涵至理，子雲所以有待於後世者，晉傑其庶幾乎！續不知布預窮數，何能深《玄》之微，因晉傑之學，願問津焉。是用獨著孔子繫《易》之言，以明《太玄》得《易》之變，且序晉傑之學爲有功於《玄》者，以待後之君子。慶元元年歲在乙卯季秋既望，江原張續序。《永樂大典》卷四九三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一〕晉傑：後文作「晉桀」，當有一誤。

南康郡王廟記

淳熙五年十一月

郡邑通祀有功德於其民者，蓋古制也。秦時蜀守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溉田以億萬計，相與尸而祝之者，今環蜀境。漢興，守文翁飭厲諸生於學，蜀地學京師者比齊、魯。其後學校官爲石室以祀翁，至欲周公、孔子配。秦守以功惠，漢守以德教，光明俊偉，世傳誦之。自是以來，凡守之賢者，蜀人必爲建祠，或繪其像，天下名鎮未是有也。何者？蜀遠而地勝，受蜀之寄，必其要官大人所可倚重者。丞相、御史往往不盡拘以文法，政令能專，膏澤可下，而蜀之人亦以所事於君師者事之，安其令而不違。故雖去而敬其奉嘗，猶不敢忘。然則蜀視天下，其亦可謂敦厚而易治矣。唐制，用節度使治蜀，前後名人相望。韋南康郡王在治最久，德惠最著，今蜀人之祠王者，秩於土神，家有其像。而府城內外獨無專祠，於禮爲不稱。今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內相胡公鎮蜀之明年，惟蜀諸路鹽之額浮，茶之賦重，與夫夔、峽科買金銀之弊，垂六十年，民力重敝，吏陰拱熟視，莫一措手。公悉審核精考以聞，凡所以爲民之瘼者不一而足，公討理脉絡，刮求根株，盡變革乃止。初，青羌奴結之未就順也，公時方入境，增調西兵，指授方略，扼其脊尾，制不得肆，至是懾服，面縛塞下。環蜀地數萬里，安於靜簡，雨暘順序，年穀屢豐。衆政既舉，迺講舊典之缺，度故官宇之隙地，新庀王祠。門屋眈眈，廣殿渠渠，修廊環擁，便坐後列。經始於八月之庚申，告成於十二月之庚戌。土木陶甃圯墁

之工凡九千六百五十四，費一出於官，而民不與知。蜀人戴公之德，猶昔之德王也。王祠既建，民益忭舞。續以部中守吏，入受約束於公府下，公命續記其事。辭不獲請，續乃復考王之終始，而復於公曰：「王治蜀二十一年，當貞元姑息猜忌之間。外能折吐番之鴟張，以功自結於朝；中能撫柔其民，三歲一復，使蜀土晏然，皆樂其生。王之德於蜀蓋如此。然王之始進也，以隴州假守斬朱泚之使；至其末也，露章斥王叔文之姦，建請憲宗監國，朝廷爲之增氣。大節凜凜，皎若日月，豈獨書治蜀之功哉！且今之蜀猶昔之蜀也，王用蜀兵破吐番四十八萬衆，俘其驍酋，靡不如志，雖諸葛孔明南定之功，無以尚之。而往者數歲間，黎雅小夷陸梁山谷，吾將士乃巽懦不武，久無尺寸功，今始聞其稽顙屈服。然則王之折衝英略著於簡策之舊者，其可不崇大之，以昭示來葉？公方將奮張王靈，灑掃宇縣，以成陛下復古之烈，宜於王眷然興懷而不置也。」語未既，衆皆起曰：「子之言然，盍遂書之？」續因以其事敬書於石。王諱臯，字城武，唐史有傳。淳熙五年十一月壬申記。《全蜀藝文志》卷三七中。又見《成都文類》卷三三，嘉慶《四川通志》卷三四，嘉慶《彭縣志》卷四二，嘉慶《華陽縣志》卷三九，民國《崇慶縣志·文徵·縣人文》，《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以上祝尚書校點）

吳 鎰

吳鎰，字仲權，自號敬齋，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嘗知義寧縣、武岡軍。

登朝爲秘書省正字，累遷尚書司封郎中。紹熙中，爲湖南提舉。慶元二年，除湖南運判，次年徙廣西，未幾罷歸，卒。鎡詞學奧雅，得名乾、淳間，與張栻、張孝祥等交好。著有《敬齋集》三十二卷。見《隱居通議》卷五，《南宋館閣續錄》卷九，《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五四、七三之五九、七三之六八。

義陵弔古賦

吳子客郴三年，屬厭其山川，蠟屐東山，訟劉公之忠，擊楫北湖，味韓子之窮，歌逝者之如斯，慨有感於予衷。有茅三間兮，一丘巋然。下叢薄之紛披兮，蓬顆颯其素顛。無翁仲之與居兮，況求螭首龜趺，大書而深鐫！斨鍤之莫誰何兮，羊牛上來，兔迓鹿瞳，紛橫從兮狐魅以爲冢。父老爲予流涕兮，嗚呼楚王孫心之所藏，悲夫傷哉！屠秦之由楚兮，操之已蹙。城一舉累百兮，士十萬而駢戮。威獵其父兮，計縻其子。曾是弗置兮，必其國斃而宗覆。李連不祀兮，壽春爲郡。馮力絕理兮，南公同憤。人莫如之何兮，託天報仇。始六千里之不支兮，終三尸而復之。吁嗟心兮，親懷王孫。釋芒屨而登至尊，羊孳息兮吾事足。駭無故兮果非福，冠猴伉戾兮又生一秦。主約之不得顓兮，吾烏用是空名？自我薶而我搢兮，有是哉北面而事人！不相容則垂捨兮，卒斃之胡不仁。亞父誤我，何不留我歲時一上懷王之墳乎？僞哀以飾義兮，唯劉季亦少恩。借予以市天下兮，不少有以報余勛。夫獨無昭屈景兮，誣絕我楚。顧未許攀夥涉以自比兮，名十家以戶墓也。咄盆子兮人奴，知博塞乎羣娛。誰信定

其不蚩，正飯牛而牛羴。窘羣剽之逋誅，卜之鬼而得符。反乎覆兮復初，終身飽乎市租。悵生世之不諧，藐之子兮弗如。驚飈兮淒淒，泫露兮泥泥。寒草眇兮如愁，夕景慘兮無暉。梟羣嘯兮猿孤嘯，猩飢號兮鰥怒飛。粵鬼比而欺人，塊羈鬼其疇依？鼓坎坎兮舞僛僛，誰家作社兮酒熟豚肥。生得志之幾何時兮，歿千載而餘悲。嗚呼噫嘻，間楚而興者，將非秦、漢氏也邪？彼驪山之穴兮，眡阿房以爲麗。難乳以燭兮，瀦頰成海水。牧羝作祟兮，祖龍爲盡。骨隨風無不之兮，弢長物夫含慙。五陵相直兮，昏不是創，氣佳哉鬱鬱兮，謂予萬代。靳環將以養尊兮，錮匣祇以召歲。痛僵臂之未免兮，嗟培土其何計？嗚呼噫嘻，嬴劉之盛彊，亦若是乎！是特何足悲咤而歔歔？有客兮羽衣，長吟兮微淒。予復來兮從誰，胡不學仙豕纍纍！噫，子非橘井之老仙乎？子且止，吾亦欲一言。短長百年兮，人誰者其長存？真使久生，所遇無故物兮，反可以深喟而永歎。生必有死要不免兮，惟富貴之難久而貧賤之易安也。《隱居通議》卷五，叢書集成初編本。

上陳丞相書

天下事非善類之衆，不可爲也。一齊衆楚，薛居州不能善其君；一暴十寒，雖孟子不能智其主。今日牛畜侍以仁義，明日苟欣侍以選練，明日徐越侍以節儉，而歌者之田止。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則言，翰林學士、給事中則言，度支使、鹽鐵使、京兆尹則言，而制使之職削。蓋衆正進，然後羣枉

消。《隱居通議》卷一六。

宜章縣水石記

始余來宜章，希盜訟，足於燕閑而寡僚友，無與遊晤，繙研書傳之倦，時思賞詠水石息焉。考圖志，訪故老，得石竇於道觀景星之東，怪石林立，妍醜異態。石林之巔，有巖岬然，穹堂庫戶，離紫坤牖。其趾雙泉〔二〕，左儒右武，規爲澄池，衍之修渠。巖以屏暑，泉以延月，於夏秋最宜。得泉澗於寶相佛寺之北山斷川，開石亂水，急束隘激，險如峽如。贛亦有雙泉，瀦發橫貫，人者井甃，天者鑿溜，井泉琴鳴，澗流鼓答，永夜以忘寐，陟巖厲澗，意未足也。又他日沿彎崎見崖壁，是有異焉。奇峰巧嶺，誰剖其半！屏植圖張，宜負爲亭，側西片磬，矯欲騫舉，遠眺舒掌，近睨擁扇，砥平肪潤，可書可刊，余心蓋屬厭焉。久之，有驟以異境告者，迨夫強往，上巖俯入，秉燭數里無奇。下巖揭石千鈞，得路橫咫，其中三之，縱入九之，規剡矩削，神工鬼力。潛流穴溢，旋歸嵌隱，黝然幽深，疑宅異物。稍前近陽，因抵爲臺，湜湜其周，六七月之間，寒氣慄然。屢歎有是尤物，幾失之也。嗚呼！仁智靜壽動樂，聖人詎專夫耳目哉！或謂昭幽展闕，慰彼沉鬱，若披奇擢勝，陶暢自娛者，淺乎其取於山水也。於是首得之巖命之以蒙，上巖下泉，《蒙》之象也，厥終在初，《蒙》之義也。末得之巖命之以艮，兩巖兼重，《艮》之象也，動靜惟時，《艮》之義也。蒙之泉源之發同，流之

歸又同，謂之友泉。艮之泉始險而伏，卒達而行，謂之亨泉。澗曰槃澗，憂世而樂天，中廣外胖者居之。崖壁曰介石，道大而物小，易舉難集者居之。彎崎之下則曰魚淵，魚在魚淵，忘水如空，方泳需徐，忽躍瞥決。天理自然，可以言傳，中庸至矣，彼周施安知之？乃求名筆，歷識其所，而自述其總槩如此。嗟乎！予老矣，業落志墮，沒沒昧昧，徒能發之，莫或踐之。顧自今茲至無窮終，陵谷未遷，水石亡恙，士學於斯，吏官於斯，賓旅遊於斯，休焉玩焉，即物以察己，必將有樂於斯焉，亦將有歎於斯焉。淳熙戊申五月庚戌望，臨川吳鎰記。《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二九三。又見萬曆《郴州志》卷六，嘉慶《湖南通志》卷二〇。

〔一〕泉：原作「全」，據萬曆《郴州志》改。

郴州建學上梁文

國家右文，既同風於三代；郡邑建學，以流化於四方。洋洋絃誦之聲，赫赫衣冠之治。維郴古郡，居楚上游，中州淑氣之所鍾，前輩鉅公之繼出，而泮宮陋甚，旁值城隅，穹隄臨之，如在井底。文風爲之不競，士氣勇於圖新。爰有浮屠之宮，廢於回祿之禍，溪山畫列，棟宇煙消。天冥相於此邦，地乃歸於吾黨。弗疑弗卜，是度是遷。一毫靡賴於公家，衆力自供於恐後。經營伊始，氣象頓

殊。郴州增道德之波，南斗避文星之焰。新田有芑，本邦家樂育之仁；泮水采芹，亦師帥承流之澤。誠諏吉日，用舉修梁。相是新宮，申之善頌。

上梁東，萬國文明日麗空。聖澤也隨皇化遠，郴州日月舞雩風。

上梁西，此道真傳絕徑蹊。度索何年來異教，炎天今日破羣迷。

上梁南，荆楚多材自古譚。霧豹文章宜嶺麓，風鵬程路略江潭。

上梁北，濟濟觀光賓上國。文星環極尚賢時，瀚海無波稽古力。

上梁上，天衢頭角桃花浪。此邦不是破天荒，曾出咸通名宰相。

上梁下，山作劍攢江鏡瀉。等閒收拾入毫端，萬頃波瀾浮屈、賈。

伏願上梁之後，斯文大振，吾道有光，青衿無佻達之思，春風盡詠歸之樂。藏修游息，唯聖人之門；切磋琢磨〔二〕，皆君子之器。文章餘事，造作者之戶庭；富貴儻來，接亨衢之步武。光緒《湖南通

志》卷六六，民國二十三年刊本。又見嘉慶《郴州總志》卷三五。（以上刁忠民校點）

〔二〕磋：原作「嗟」，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五七七三

朱晞顏

朱晞顏（一一三三——一二〇〇），字子淵，或作名希顏，字子因，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授當陽尉。歷知永平、廣濟縣，陞知興國軍。入對，論事稱旨，除知靖州，改知吉州，擢廣西安撫使。後召爲太府少卿，總領江東軍馬錢糧，權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慶元六年卒，年六十八。見《新安文獻志》卷八二《朱公行狀》。

廣西運判到任謝表

上廬陵之印，方就日以來歸；乘嶺嶠之輶，俾觀風而諏度。遠民寄重，當宁恩深。臣中謝。伏念臣智慮弗周，才姿曷適，間關一第，奔走四方。少焉有志於事功，叩闥無路；仕則徒勞於州縣，推轂何人？比獲覲於威顏，乃誤承於睿獎，承流易地，載德自天。三年控竭於微誠，千里粗安於拙政。甫訖代瓜之戍，遽分輓粟之權。曾何殊功，冒是隆渥！眷茲二廣，邈在一涯，官資煮海之饒，民競鬻鹽

之弊。顧前後法令之更定，期作於涼；而公私利害之多端，要歸於是。人言弗壅，物理乃宣。支體或傷，寧免上心之惻怛？耳目所寄，可忘聖意之丁寧？獨荷主知，自憐臣戇。九殞莫憐於洪造，一生誓畢於孤忠。惟憂迂疎，莫稱期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容覆，日月照臨。視民如傷，遠弗遺於草芥；取人爲善，微亦逮於芻蕘。推擇既寬，凡庸或忝。臣敢不勤求民瘼，督察吏奸？毋使瘠肥有若越、秦之視，當令蠻貊同歸堯舜之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中。

靖州謝賜曆日表

魚符攝守，念正遠於天顏；鳳曆明時，適肇新於歲首。恭頌正朔，丕變蠻風。恭惟皇帝陛下繼聖凝資，法天行化，在璣衡而取則，解琴瑟以更張。協氣周流，天連珠而合璧；華風遠暨，民奠枕以安孟。豈惟邊徼之心歸，已覺豐年之氣應。臣暫承寄委，職在承宣。化國之日舒長，敢忽民時之授？諸福之物畢至，益知國祚之昌。《新安文獻志》卷四〇。

靜江府謝賜手詔墨本表

雲漢爲章于天，豈特堯言之誕布？皇極其訓惟帝，固將洛畫以同藏。凡預聽聞，悉知砥礪。恭惟

皇帝陛下光膺大寶，規恢遠圖。道術作新於人才，云爲不徒於文具。振苟簡誕謾之俗，張禮義廉恥之維。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方躬行於當宁；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宜風動於寰區。臣仰服訓詞，詎忘奮厲！炳然聖作，如瞻咫尺之天威；逖爾蠻方，敢不咨詢於民瘼？《新安文獻志》卷四〇，又見《粵西文載》卷三。

言仁和縣稅額之弊奏

慶元五年九月

竊見仁和縣有倉基、糴場、營寨、宮觀、菴寺、城基、酒庫、官廨之屬凡四十七處，皆民間花利，既無所收，稅賦自無可納。并經界以來，遞年造簿，鄉司因緣爲姦，或推多收少，或產去稅存，或於項內隱落戶名，或於總結不具實數，與他虛抱稅額亦復不少。本縣據簿執爲定數，取辨戶長，鞭笞禁繫，至有破產填價。故戶長輸當差役則預先鬻賣田產，甘爲遊手，或輕棄屋廬，逃竄他鄉。前後百姓訴之縣官，縣官告之州郡，而州郡以財賦所在，不肯蠲放。本縣嘗乞除豁，遂委官覈實，見得既已產土不存，而隱落在民者又無細民可考。本縣雖抑勒保長典賣倍償，而所納稅租皆不及數，其爲民病亦甚矣。今以仁和縣一歲合出豁之數計之，秋苗二百三十九石九斗一升五合，係送納府倉，夏稅五百二十五匹三丈二尺一寸本色。畸零斛納府庫，本色已自行抱認，行下本縣揭榜盡行除放外，有夏稅折帛六十二匹三尺八寸，即係合發上供之數，乞行除豁。《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九七（第七冊第六四一九頁）。

賀詹丞啓

伏審調官銓曹，貳令劇邑。才尚淹于涉筆，良鬱衆情；貺先枉于飛緘，仰欽厚意。恭惟知丞朝議性質凝重，心術疏明。炳然翰墨之華，籍甚搢紳之望。回翔浸久，蘊藉彌優。再轉爲丞，雖雄圖之少屈；八命作牧，諒華渚之方來。某頃幸承顏，茲辱貽翰。貢小夫之牘，少寓微誠；依君子之僚，尚資餘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四。

赴任上太守啓

仰函丈以趨風，久願參於御者；遵樂郊而問禁，方有請於候人。雖漫仕之崎嶇，亦窮途之遇合。敢邀芘賴，自列姓名。恭惟某官間氣清明，英猷宏遠。孔門高弟，獨推叔度之風；漢代名臣，無易大公之政。早策勳於後域，寢飛譽於周行。當法宮親事之時，膺大邦維翰之寄。德音四布，如臨魏闕之光；風化一新，坐變閩人之俗。佇聆暮召，入告辰猷。某拙與命謀，學無師授。買山退處，歸失故鄉；結綬拜趨，習成俗吏。寸技靡聞於成事，一官甘意於隨人。乃眷名城，舊陪末椽。紅蓮淥水，老人賓客之賢；畫戟清香，夢想風流之勝。窮陰凜若，坐嘯裕然。願宣六氣之和，以介百神之恥。《五

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三。

跋梅摯瘴說

紹熙元年八月

嶺以南繇昔曰瘴土，人畏往甚於流放。蓋嵐煙氛霧，蒸鬱爲癘，中之者死；人之畏往，畏其死也。夫生之有死，猶晝之有夜，殆理之必然者，惟死於其死可也。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子非欲速於死也，謂不聞道而生，不若聞道而死。然死生□□，人豈能自爲命哉？而忠義所激，有視死如歸者，斯可謂□□。若夫情慾之肆，殘生傷性而死於非命，則命不係乎天，係乎□也。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出知昭州，嘗著《五瘴說》，既□之矣。夫租賦、刑獄、飲食、貨財、帷薄之瘴有之，則雖畿甸之內死而不免；儻於斯五者咸無焉，則瘴土猶中土也。予將漕來南，行矣二年，蓋嘗深入瘴鄉矣，而自始視事，粵至於今，未嘗一日在告，非素於瘴土也，亦無是五者之瘴耳。然則嶺土能瘴人耶？亦人自爲瘴耶？紹熙改元中秋日，新安朱晞顏跋，布衣石俛書。《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九八。又見《粵西金石略》卷一〇，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四，光緒《臨桂縣志》卷九，民國《新繁縣志》文徵一。

跋鉅鹿介石曼卿墨迹

慶元元年正月

上闕磨崖子能俾是書託以不朽，則惟子之惠。余謂曼卿詞墨妙一世，片語只字流落人間者率寶藏過珠璧，此題筆法勁古，又所列皆名輩，尤士大夫所願見。與世爲公，□余心也，因報曰諾，遂刻于龍隱洞之石室。時慶元改元正月吉日，新安朱希顏書。光緒《臨桂縣志》卷九。又見《桂林石刻》上。

跋洪內相高州石屏記

慶元元年十月

內相洪公於書無不讀，而猶恥一物不知。希顏分閩嶠外，偶得高涼樹石屏遺公，公遠以其書來詢其所產之地而爲之記。且云：「祁陽石藉人力磨治，此即混然天成，無斧鑿一跡。」公耽於泉石，所閱多矣，於此獨有取焉者，以其得於天真之自然也。然則公平日能以筆端膚寸之潤爲天下無窮瓌偉之觀者，其亦得於自然之天耳。此所以能遺外勢利，勇退於急流中而翛然野處，以與造物者遊，蓋又將求所以全其□□。慶元改元十月既望，新安朱希顏跋，郡文學建安劉褒刻于龍隱石室。光緒《臨桂縣志》卷九。又見《粵西金石略》卷一〇，《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九八，《道家金石略》第三七一頁。

跋獄空獎諭詔

慶元五年十一月

皇帝即祚之五年秋八月，臣以駑材叨貳冬卿。明年夏六月，蒙上推擇，使待罪輦轂之下。十有一月，圜圉適空，參攷故寔，以甲辰聞奏。丙午，有詔賜臣晞顏，臣凌兢拜誦，榮懼交懷。竊以帝王之都，必據地之要會，四方朝貢，輻輳軫接，人物浩穰，非他郡比。而臨安城闔內外，棟宇鱗比，數千百萬家，九邑隸焉。訟日紛委，獄犴多充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厲精政治，躬履儉約，盡愛敬以悅親心，建中和以定國是，深仁厚澤，契合二儀，淳聲和氣，覃及動植。日者泰階平正，九扈登成，符瑞總至，芝產太室，遐邇臣庶，莫不精白承休。矧是首善之地，實先天下，被化醲鬱，得諸親見，狴犴空虛，桁楊棲卧，孰肯衝羅陷穽，爲太平不齒之民？自源徂流，天下之大，幾致刑措，斯拱而俟之耳。夫王者必世而後仁，陛下措刑之效，乃創見于六載，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此上德所格，臣何力之有焉？伏讀璽書，曰「贊朕有懌，繄爾之能」，宓自惟念，臣適遭際會，備數守臣，詎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書》不云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顧臣淺陋，無所知識，惟誦臯陶稱舜之語以頌陛下，臣不勝犬馬心，敢昧死對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勒諸樂石，用永詔于億萬世。

龍隱巖留題

紹熙元年十月

桂林巖洞，龍隱其最也。下有潭，泓澄縈紆，貫於巖腹，世傳昔有龍蟠伏其間，因以名焉。公餘，同廬陵曾天若、婺女呂祖平、新淦董世儀、建安劉源來遊，得二十八字。紹熙改元十月吉日，新安朱晞顏。《桂勝》卷二。又見《粵西金石略》卷一〇，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四。（以上刁忠民校點）

應孟明

應孟明，字仲實，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隆興元年舉進士。調臨安府教授，繼爲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薦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拜大理寺丞。尋除江東提點刑獄，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光宗即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改左司，遷右司，再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即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宋史》卷四二二有傳。

夏雲賦

太空之中，中有奇物，縹緲悠揚，飄逸滃鬱。遠之則咸睹其狀，近之則莫知其質。舍之則藏，用之則行。其藏也，樹林陰翳，巖穴晦明，飛禽隱迹，猛獸潛形，不矜其能，不知其靈，若無所用，泉石而盟。其出也，氣類相感，勃然而興，或起於山林，或起於滄溟，昭回層漢，彌滿八紘。人之定名，今不知其幾，曰祥曰采而曰慶；彼之作色，今不知其幾，或黃或白而或青。不比三春之間散，不比秋冬之無情。梅霖之歇，火傘已乘，甘雨未濟，嘉禾如繩。農夫於此而仰望，神龍仗此而依憑。假其勢以震電，倚其威以雷霆。身近九天，奴使六丁。風力爲之略動，天河爲之一傾。渴者以愈，病者以醒，乾者以潤，稿者以榮。其神用有如此之博，農事於此而有成。若夫衛瓘披之而睹青天，文王披之而睹白日。映聖主於芒碭之間，覆賢人於林泉之密。楚王之臺兮有時而想像，滕王之閣兮終日而閒逸。難以盡狀，筆硯羞澀。俄而風姨、月姊，二客駢集，揖予而言曰：「昔襄王披襟而稱賞，明皇斂衽而遨遊，誇我光霽，世無與儔，未聞舍我而他，有與之綢繆者也。今子之賦頗工於此，不及於我，無乃太鄙耶？」予曰：不然。樽俎秩秩，談笑云云，良辰美景，此則惟君。大旱之望，實勞我心，油然而作，潤澤生民，此彼之功所以不在汝下，余又安得而不珍重其惟雲云。光緒《永康縣志》卷一二，民國二十一年石印本。

鹽鈔不可行於汀州奏

淳熙十三年十二月

福建上四州軍有去產鹽之地甚邇者，官不賣鹽則私禁不嚴，民食私鹽則客鈔不售，既非翻鈔之地，則客賣銷折，所以鈔法屢行而屢罷。四川闊遠，客鈔猶不可翻，況汀州山水窮絕之處，客欲翻鈔，將何所往？故鈔法雖良，不可行於汀州；惟裁減本州并諸縣合納運司鹽綱內錢，而嚴科鹽之禁，庶幾汀民有瘳。《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二七（第二冊第五二九二頁）。又見《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廣西鹽法利害奏

淳熙十六年正月

臣道由衡州，已聞廣西鹽法更變不常，凡商人之稍有資財者皆遷徙而去。及至靜江府，過興安縣，乃知本府通判及興安知縣每招致人戶，以會鹽客爲名，視物力之高下，均鹽籩之多少，名爲勸誘，實則抑配，先令旋納錢銀，其餘抵以物產。請鹽未至，而追索之令已下，往往取急求售，錢本銷折，凡昔之上中戶今皆破蕩家業矣。本府與興安縣利害臣所親見，其他州縣事尤可知。聞有人戶借荒田之砧基以充要約，異日沒納官爲無用，抑勒田鄰，俾之承買。亦有文書在官，田廬久已出賣者，他時根究牽連，宛轉受害。或州縣以科抑未盡之鈔，令人吏假爲客名，冒入抵當之文，請鹽置鋪出賣。

緣其名不正，人吏得而侵欺，官司亦不敢問，弊孔百端，不容具述。蓋郡州之匱乏，漕計之不裕，皆鹽法之弊實致也。而民戶受害矣，又可慮之尤者。議者謂向之官賣止緣漕司或額外增敷，州縣或額外添般，發泄不盡，間成科抑，非一路州縣皆然，未爲大害也。今若官般官賣復歸漕司，而增敷有禁，添般有禁，敢抑配者寘之重典，則在明號令以敕之耳。向來官司既失信於商人，今不可復失信於百姓，若朝廷果欲變從舊法，則人戶之請鈔而未得鹽者，欲先令立限請賣而後以官般官賣繼之。但又聞都鹽司不支本錢，鹽丁散走，恐難立限，無鹽可支。若只令官中收其元鈔，還其抵當并所輸錢銀，其勢甚便。仍乞速下漕司措置，委官齎錢往產鹽地招復鹽丁，勸諭煎鹽，庶幾官般不致少闕，民得以從便。《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二八（第六冊第五二九二頁）。

上饒州路太守書〔二〕

某切思古之人成德有大過人者，無他，能受盡言而已。古人之事上也，期無負于上之人者，無他，能盡言不諱而已。今之人，聞人之稱善則喜，聞人之諫己則怒，謏言以媚人則能之，忠言以救人則蓄縮而不敢。吁，是焉得爲古人歟！某不敢以今人望明公，而敢以古人期明公；某之身不敢以今人自待，庶幾以古人自待。某之所學在是，所行在是，身爲下邑之微官，仰視太守之尊，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有負于明公，亦有負于所學。明公古人之徒也，幸一聽之。天子置二千石，爲民也，非取

民也。龔遂、黃霸之徒，撫摩涵養，使民安，使民富，使民耕鑿有餘力，不徒爲是空言而已。使其追求之速，禁令之嚴，督促期辦，州責之縣，縣責之鄉，不容頃刻暇，始號召于外，曰民力果得紓乎？縣令其無橫取乎？是欺民也。令行禁止，非嚴者不能辦；錢流地上，非取民者不能辦。大水失期，失期法斬，秦是以亂。令行禁止之弊乃至此極，此豈撫民之良法歟？錢流地上，而曰斂不及民，天下寧有是理哉！催科政拙，書考下下，後人之論陽城、劉晏，果如其賢乎？令固不可不嚴，太嚴則酷；財固不可不辦，辦則傷民。明公開府之初，諸邑令尹受約束之始，某則傾耳而聆，曰，必有寬徭薄賦、愛利吾民之言乎。乃聞曰：日椿月解，月十五日不到，追坐押之官。坐于客位，朝入而暮出，其官之趨走輩則桎縛械繫于客位之傍。某聞之而驚，歸語子弟曰：「新使君之言及此，百姓之禍未歇也。」既而又聞之鼎新樓店，聚州人飲酒，日之所獲餘數百緡。當饑民一飯無得之時，招而來之，日之輸酤者數倍，謂之能官可也，謂之善政可乎？行一約束，倉卒倚辦，官吏股慄，不敢後期，使人不敢可也，使人不忍可乎？荒飢之餘，縣邑凋敝，商旅不行，稅入無幾，民飢乏食，酒課不登，月數解錢不爲少矣，一文一縷不取之民，將焉取之？月十五日數足于歷，錢足于帑，官吏有賞，縣邑有能辦之稱，此明公之所知也。嬰木索，受箠楚，纍纍監繫者，明公不知也；閭巷細民，賣妻鬻子，明公不知也；中人破產，上戶空匱，明公不知也。其吏之催拘者曰：「新知府之令，汝不聞乎？」其官之行其箠楚禁械者曰：「非我也，新太守也。」彼民亦曰：「吾知新太守之令嚴也，然饑餓之身未知死所，令雖嚴，若我何！」嗚呼，明公忍受此名而不知察歟？且以某之身親者一事言之。坊渡拘解，某之職

也，遭荒拖數，坊渡之常，前者非不拘催，量其有無爲之多寡，計其辦否爲之遲速。今者不然，慮約束之嚴，憂月十五日之至，枷禁者日有人，鞭箠者日有人，追逮者日有人，猶不足于月十五日之數。某之枷禁箠楚其無從出之人，如己之受枷禁箠楚也，惴惴然不能以朝夕。而七年之拖下以千數，明公又下追索之令矣。以某之不安于追治，坊户不得已而塞明公之責，諸縣之于百姓死人甚于某之急諸坊户也。某之所管坊渡二十一人，其輸官及期者，鄒社一人而已。有頑猾户楊璘欲攘而奪之，某方不從，則厲聲于某之前曰：「州府不過欲多得錢耳，吾當高價以取之于州，以與鄒社抗，且與縣丞抗。」某遂具稟劄詳告。意者明公灼見小人之情，楊璘者必得重罪。及行下前縣，以某之所稟與彼之所告，較短量長而爲之先後，則是明公以利計不以義計。某之所忠告于明公，非以坊渡之爲己累也，因丞廳而推縣邑，見坊渡而思百姓，庶幾以某之言不虛，而得于身親耳。今之官賦，上司催州，州催縣，若不加料理，其何以爲政！明公之理財是也，然殺人之中猶有禮焉，一切不恤，而以嚴取之，睹板榜行下，則徒曰寬民力、無橫取，不知民力果若是寬乎？取民果而不橫乎？先儒謂操其器而諱其事者，或者其似之。傳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此非至言也。有德者不偏于寬，惟其中而已。其次莫如猛，其流弊殆如秦法之密乎！子產倡之，子太叔和之。後之爲政者不知先王仁義之中，其寬也非懦也，其剛也非虐也。甘棠蔽芾，其禁之而不伐乎？其愛之而不伐乎？鉅筭鉤距，其禁之而不犯歟，抑畏之而不犯歟？前太守以柔弱去，今以剛強代，困窮之民栖栖無所告訴。邇者漲水爲災，其來也不以漸，没禾黍，漂廬舍，敗塚墓，激突浩蕩若甚酷者，不知天意何所因而爲此歟？明公一麾出

守，其僚屬之在府與在縣者不知幾人，出言嫵媚，稱道明公之盛德與古無前者，往往皆是。某一介頑鈍，獨抱區區之忠，獻之明公，自謂委曲面諛事上官，求爲容悅者，非敬上官也，誤上官者，誤百姓也；誤百姓者，誤所學也。某上不敢負明公、天子，下不敢負百姓，內不敢負所學。以明公之高明而可望古人也，某也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于門下爲有負；明公知而不行，則于百姓爲有負。漢宣帝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怨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公試反覆思之。光緒《永康縣志》卷一四。

〔二〕「路」字當衍，元代始有饒州路，或題爲後人妄加，或文爲僞作。

浚井記

予訪峽山之明日，齋臧以無水告，曰：「此地難得水也。取之東家之井，東家之井勿能以旁及；取之西家之井，西家之井道迂而且長。凡涉數門，奔一里許，而後得水至。」吁，其憊哉！且盥滌烹飪，今茲固不乏也，不知火雲燒空，汗流息喘，挽天河而濯之猶恐不逮，升斗之潤，何能快此亡聊耶？予於是焦然以無水憂。睡三夕，山空月生，萬籟不作，有冷冷而徹枕間者，如擊盤之珠，如滴槽之酒，如瑟瑟而絃繼續，如珊珊而佩瓊瑤，豈山能相予哉！推枕起坐，伺曉以叩諸友，諸友曰：「是

山之址，是窗之隅，有泉脚焉，汙廢而弗治，不以水見知於人也。」予因董前日告勞之僕，揮鍤運石，浚爲泓井。其深五尺，方廣稱之，清湛冷然，呼吸以足，一塵不到，鏗乎太虛。諸友相與聚觀，且嘆之曰：「盥瀹足於是，烹飪足於是，三伏澡雪之須又將足於是。」人以爲隘，我視之南溟也；人以爲淺，我視之九淵也。予子之僕，庶其少息肩乎！吾嘗聞貳師拔刀扣山，飛泉涌出，天卑吾數公，盍簪於此？豈特芳潤漱九經，淵源浚師友而已！兵洗□池，浪空鯨海，他日志也，肯無水以渴吾心、垢吾體乎？斯井之成，天也，非人也。諸友欲走筆誌諸壁，予曰：「諾。」光緒《永康縣志》卷一五。

茉莉說

茉莉之生宜於閩而不宜於浙。閩之地，籬旁舍下，山樊水涯，如刺如藤，不植自繁。浙之好事者遠而求之閩，既得之，則辛苦培之。不敢植地上與羣花偶，瓦以爲缶，木以爲斛，植其中，求遷徙便。夜歸於室內，晝出之庭下，時而寒之則晝夜不出，居火之近。然猶十植而八九不生，而六七不繁。余於庚辰歲寓李溪，見有鬻茉莉而號於市者，余出數百錢易數本以歸，植羣花之圃，亦以羣花視之，不甚貴重也。更四年，花之繁不止十倍。其植之初，纖纖其根，垂不盈尺，今焉環其土而四五尺其根也。植之日疎疎其莖纔一二數，今焉條達幾於百數其莖也。其葉璀璨，其叢冥冥。人之愛也，思視之勤者，不吾植若也。隆興改元冬十二月朔，禹山張伯勉乞分於余，余從之，將行，謂余曰：「先

生自庚辰春歸而植之，今四年矣，一日分遺予，可無說以侑其行？」余曰：「余於花無甚愛，然於茲花之植有感焉。人之愛其身也，居以華屋，食以粱肉，衣以綺綺〔二〕，畏寒暑如畏狼虎，畏道途如畏敵人，惰其四支，疾痛仍作，弱而如不克，瘠而如不食，或疾以生。是無他，愛其身者害其身也。真能愛其身者反是，出之以大風烈日，當之以道途饑渴，手勞於持，足勞於履，心勞於思慮，身勞而力倍，癘疫不能入，憂患不能侵，其生也堅強，其死也壽考。是無他，勞其身者愛其身也。子歸，以吾言號諸人曰：孰愛爾身，害身之尤；孰勞爾身，堅強以休。晏安無事，古號鴆毒；動心忍性，增益厥福。無藏爾家，無愛驕奢。謂吾不信，有如茲花。」光緒《永康縣志》卷一六。（以上黃錦君校點）

〔二〕綺綺：疑有誤。

全宋文卷五七七四

薛季宣一

薛季宣（一一三四——一一七三），字士龍（一作士隆），號艮齋，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徽言子。少孤，年十七，從荆南帥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傳程頤之學。紹興末，爲鄂州武昌令。歷婺州司理參軍、常熟令。召爲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未上，於乾道九年卒，年四十，謚文憲。季宣精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晚與朱子、呂祖謙游，多所商榷，而兼重事功。其後陳傅良、葉適等遞相祖述，永嘉之學遂別爲一派。著有《書古文訓》、《詩性情說》、《論語直解》、《春秋經解旨要》、《大學解》、《中庸解》、《浪語集》等。事迹見《止齋集》卷五一《新改差常州薛公行狀》，《東萊先生文集》卷一〇《薛常州墓誌銘》，《宋史》卷四三四《薛季宣傳》。

本書所收薛季宣文，以永嘉叢書《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簡稱《浪語集》）爲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并參校明祁氏澹生堂抄本、清初抄本、金陵書局同治十年刻本。原集三十五卷，有文三三七篇，另輯得佚文四篇，共釐爲二十四卷。

靈芝賦

宋興二百有三年，封陞載寧，狼烽不驚。上乃高揖凝旒，棲神泰清。天之與子，法舜承堯，祇載夔夔，齋栗以朝。帝被袞章，舁策寶，列旌麾，羅羽葆。太師輔前，少師保後，工瞽登歌，奉常贊道。有覺彤庭，皇拜稽首，上天子之父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母曰壽聖太上皇后。宮維德壽，康壽其堂，色養無違，儀刑四方。二聖相歡，用惟其至，仰孝俯慈，假天準地。二氣之精，百物之英，誕秀靈草，乘時挺生。隆興惟甲申歲之陽，羲皇御寅，斗直東方，有茁者芝，有粲其房，不植不根，于殿之梁。輪囷扶疏，馨香有馥。紫色芬苴，交光曄日。歛騰龍而翥鳳，追金相而玉質。煥耀宸居，清明帝闈。閱之者神驚，瞻之者目奪。一本同柯，支生十二，錯地分州，蟠天列次。瞻彼日月，膺期嗣歲。亦有律呂，八音以諧。僊館玉樓，光于泰階。皇帝乃命東觀啓鑰，書披瑞命之篇，參瑞應之圖，驗通儒于白虎，稽神契于《孝經》。僉曰王者孝慈則芝茂，又曰養老則芝生，深仁是加于草木，祥應是接于仙靈。故肅宗養親而產延英之座，孝武嚴帝而秀甘泉之庭。于是聖心悅懌，稱賀誼譁，皇上賦《玉華》之詩，太上發《芝房》之歌。君臣動色，室家胥慶，被之于服章，聲之于謳詠。蜚獠以之輸琛，海波以之愉靜。戴白之叟，成黃之兒，爰及閨房，笑語嬉嬉。自慶未始識也，若豈天降而人爲哉！粵有狂生小子，樂稱古德，喜溢于顏，憂形于色。謂和氣致祥，允天子之慈孝；天施地產，誠聖

人之達德也。乃若漢之宣、章，號稱七制，仁民得天，休符接至。桓、靈何道，而產中黃之藏，有芝英之瑞也！由是言之，妖祥叵測。《爾雅》、《離騷》，乃尋乃繹。乃列芝蘭，乃識菌芝。或云產于巖阿，采于山而有之。蓋希出堂殿高華之所，有沾濡鬱結，而爲曾、胡多之。可尚青龍之際，乃一柯而三十有六支。此何敞所稱生庭之怪草，崔光以謂蒸氣而生之也。乃其奇祥有取，蔑聞往古，方士多岐，有傳漢武。逮乎季末，諛辭麇至，鬼目呈符，菌宮賀瑞。豈黃精鉤吻，有時而亂；亦雞蘇猗苓，有時而帝也。於惟我后，秉文之德。昊天景貺，三辰耀色。雖無此芝，何損于治？生禁之庭，亦孔之異。此不可不察者，誠何足以當上意也！悵天居之高遠，羌欲告而誰言？聊陳辭而寫志，庶有發于塵編。亂曰：靈芝秀兮燦宮庭，春秋易色兮隨月而生。神父慈兮君主孝，貺珍符兮天之云。告我欲排閭兮雲路迢遙，物怪司閭兮翅折之招。爰紓懷兮作賦，儻六丁兮下來持去。《浪語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五四，《南宋文範》卷二。

唐風賦

有唐氏之封國，都蟠木之甬東。馬牛遠其不及，舟車絕而不通。其民穴處，比屋開房。王宅中都，深嚴九重。挾甬道之交馳，敞離宮之虛邃。援臂接其鉤連，拱周廬之環衛。舉袂歛其風生，發語轟其鼓合。繁邑居之浩穰，紛往來之雜遝。循有國之彝倫，正君臣之上下。有一姓之常尊，越啓邦乎

遂古。曾篡殺之無聞，信戰爭之無取。王屬烏姓，其民黃氏；服色所尚，烏黃而已。民佩觿以爲飾，家室壯而虛居。偉敦龐之厚貌，極骯髒而睢盱。王之儀表，特多奇異。翹然出類，胡然極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可畏。王好細腰，邦人謹飭；王好長裾，邦人馮翼。上不令之攸行，民戴君以爲命。力作而不敢告勞焉，以奉王之同姓。所謂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一國待一人而治，萬室同一家之政者也。載朝載夕，御于君所。有覺彤庭，坎其擊鼓。濟秩秩之朝儀，迅翩翩之抃舞。胡風雨之蕭騷，振衣裳之楚楚。寄邦刑于警吏，法惟牢戶之填。罰有犯而惟行，拉腰脅而捐環。上無酤榷之禁，民習釀以成風。醞百花而家給，亶公私之大同。賦稅之法，以臘而征，獵取于敖，甘如飲錫。苦辛之卒歲，嗟誰爲之營營。民俗喜遊，其行無迹。御非煙之翕合，履空虛之絡繹。粲芳菲之芬馥，一花樹之離披。交燕賞之駢闐，匪寒溫之載罹。既醉而歸，式歌且舞。紉香葩以爲佩，惹衣芳而返處。懲野宿之王誅，用不關於外戶。粵有渠蒐之戎，諸種之族，由慢藏之致寇，以盜招于天祿。將埽除之靡力，創侵陵之云殆。爰巽處于新都，有遷民而遠害。王息生而已長，錫茅土而封諸。中邦甸而分民，即新封于大都。送之者至門而返，制初絕于交如。國之大事，莫如卜宅，相攷陰陽，乃謀舊德。審輿情之胥悅，王揆日而于行。瞻一人之鸞翥，儼千官之景從。峨冠峩峩進其前，佩劍崢嶸踵其後，飛騎翥其如煙，翊衛雱其如雨。弓弩彀而空張，競周章而禦侮。載行載止，載回載翔。王人興而樂舉，鏜夔鼓與龍鍾。警從官之行節，洵輯集其雍容。動不違于車下，抑何誅于亂行。遠而眺之，搏如鵬翼之奮長風；即而視之，宛如雲蒸雷起之應翔龍。達郊關而近止，居整飭于威儀。以次即于新城，正班列

之離離。其行有序，其至如歸。大一王而入邑，宣新令之無譁。攻王室之渠渠，力公餘而後家。百堵翕其皆作，更番出而樵蘇。王巡守于崇朝，徇邦人而有誅。凡所以維綱其國者，尚同人之疾夫。走聞唐人之俗，有五善五殆焉：以德而王，一善也；世有常尊，二善也；上下均一，三善也；公而後私，四善也；民勤于力，五善也。斯五善者，所以正王居于南面者也。世嫡無統，一殆也；大都偶國，二殆也；王族侵民，三殆也；征之無度，或時不取，四殆也；諸種侵軼，五殆也。斯五殆者，皆人力之所不逮焉者也。有茲五善，屏除五殆，而邦無絕奉衰微之患，寡宗姓侵漁之害，業無情而無勞，戎罔窺其障塞。走將見夫可封之俗，永無聞于淪敗者矣。慨有唐之褊小，可言大國之風。無五善之綢繆，而五殆之云崇。走知其爲邦之效，不難乎神禹之功也。感微生之含性，稟忠諒于天然，聊託賦于斯文，庶夫人之勉旃。已焉哉！天寔爲之，其又何言！《浪語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三八。

懷騷賦

觀競渡而得屈原之所以死作。

江水滔滔兮，恢食中陽。桂柁蘭舟兮，泝洄翱翔。周章通國兮，社里單出。赫弈炳明兮，象龍偶濟。筒糧煥結兮，昭祭先生。今古回環兮，顯允人之故。誠蹇產予心兮，緬懷墟郢。騏驥伏箱兮，駑駘馳騁。變緇以爲白兮，珍寶甘蠅。蒔艾穫蘭兮，將誰與明！蛾眉粲其嬋娟兮，羌被離于衆醜。纍蠲

埃而爲竊飯兮，蓀孰知其內守！視羣輕之折軸兮，舟沈于積羽。繫直木之致斤兮，信夫君之有取。堯徂舜陟兮，人自爲家。媚嫉異采兮，憎人心之所如。耿著夜光兮，浮雲結而慘黯。忘衣裳之昌被兮，不自知其顛頤。眺丹陽而佗僚兮，黃沙之莽莽。拔高丘之松桂兮，剛寄根于非土。鸞鳳翔于千仞兮，來下棲于荆棘。豢龍烹兮，同鷄鶩于人食。鄂渚徜徉兮，思眇眇之故步。永懷流烈兮，聞高風于競渡。時移世變，地益遠而年益邁兮，孰孜孜其愈勤？飄風發而白雲飛兮，蘭含香而自焚。重曰：崦嵫嵯峨，前介西兮。服翼昌楊，玄鳥棲兮。子胥鴟夷，比干逝兮。逍遙沅汨，將永逝兮。崇莠言文在差兮，人吾歸知何有兮。雷霆奮聲輶輪兮，拯溺風千萬春兮。椒蘭穢庸有止兮，懷留夷曷其已兮！《浪語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二。

春霖賦

皇八世之隆興兮，元正直于青陽。遭霖霽之嫫綿兮，竊獨悲此衆芳。氛侵鬱其續紛兮，蔽皇蒼之渙浥。既困人以沈著兮，又申之以紆軫。幹渾天以爲蓋兮，星辰爛其昭灼。仰橫空之靉靄兮，日飛霰余靡樂。坤輿磅礴以蒸漬兮，漲塗潦之狂流。草莽莽以侵堦兮，蒼蘚汨其孔蓀。藥丹楨以豔顏兮，荃胡獨罹此患！上飄風而下淫注兮，實芬葩于未晏。蠶蠹認以三蛻兮，粃棲畝之云秋。胡彼蒼爲此沍寒兮，產鬆鬢之耳頭。情徊徨余靡遡兮，幾鳴哀于閭闔。羌被離于霧露兮，雖衷腸誰與答！創余懷而若

刈兮，涕紛零其如雨。庶庚辰之輔夏兮，鎖支祁于淮浦。烏乎悲哉兮，人生復幾春。歲流邁而多陰兮，皇渥滑于東君。不如歸歸鸛鳩之凋萬卉兮，傷靄昧而幽憂。叱神龍俾潛淵兮，馭羲和而遠遊。

《浪語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八。

感沐賦

壬午中春十有九日，走沐，見二毛焉，因感而賦。

沐余髮兮中春，感余心兮泯紛。烏頭白兮道蒙若，不壯年兮兆衰落。元始昆侖，閱歲華之垓載兮，飈如宿昔。人生百齡，月過千之云積兮，羌虧盈之不可度。羲和叱馭而莫之挽兮，倏焉歸于窅漠。視權輿爲一欠呻兮，矧吾生之略約。彼顏子二十九而白頭兮，親聖師而亡悔。思文君于鼓琴兮，儻沈吟于本始。春歸園而秀木兮，果覲花而知實。人間世兮，苟託棲于茲室。多文飾兮，華髮班其可喜。一彼此之暫然兮，嘻其云異。視老彭爲非望兮，若殤子者吾其至愉。皇蒼之司壽夭兮，繫余何意。寄悲歌而寫志兮，曰生之忽也。庶彙由天，俱斯物也。春萼榮華，幾其日也？班白顛兮，猶之一也。於乎樂兮，終歸沒也。《浪語集》卷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九六三六。

感除賦

感寸陰之云暮，將歲華之就除。陽曦赫兮已入，天昏昏兮方夜。惜余生之沈寢，年垂加兮有室。蹇無進于成德，而徒爲乎積日。皇爹去台兮愈遠，二紀閱兮痛音容之不可見。視兒曹之日長，慚慘怛而惘惘。思既往而沈吟，時不同兮寔勞我心。官匏繫之更載，下下考兮書之云再。悲盛年兮去不我留，知有期兮樂舍是而優游。儼鼓鼙兮震渠屋，倡偃童兮逐逐。山臊神兮難知，爆竹庭除兮夫勞爾爲。靜曰：嗟嗟兮若人，年暗易兮時新。不知駒之過隙，旦曰旦兮王春。《浪語集》卷一。

本生賦

元始鴻濛兮，肇太初惟皇極。聲色恍其無朕兮，希微夷爲至德。天墜生而滋數兮，是分人紀。人本生于父母兮，體陰陽之萃美。羌圓顱而足方兮，二儀之性也。紛坐作之更王兮，惟動靜也。九竅作而四支行兮，孰司其柄也。強不息而運乾乾兮，於穆惟皇之命也。余既克格此至誠兮，又將之以至愚。冠芙蓉之芳馨兮，扈荃蘭以爲繻。珮明玉兮長劍，履瓊華兮激灩。病世俗之顛蒙兮，思將以免，畏修名之不立兮，惓惓。登崇丘而檻桂兮，踐草茅于溝瀆。叩山高兮瞰谷，既瘖兮我馬。茫洋兮厭若，悠

揚兮莫之我持。余愴怛而侘傺兮，命巫咸以占之。巫咸啓余以其兆兮，曰而慊焉如有失。耿營皇之隱憂兮，浮切身之疾疾。宜沐芷之芳潔兮以歸，毋昏迷于糞壤兮驅馳。宜飲水于華池兮自潤，毋力爭于虎狼兮騁俊。宜種菊于籬東兮，卒歲優游；毋習嘗彼野葛兮，懼外物之余仇。感春秋之川逝兮，日與月其相除。反視其多過兮，越美人之軌度。弗忙遽而言旋兮，荏苒歲其將莫。駕騏驥而驂白虬兮，揖旬始其爲御。句芒蓐收趨走夾余輶兮，祝融用之先路。豐隆、飛廉共灑埽而從輿兮，列玄冥爲奔屬。帶浮雲而乘太微兮，招搖邈其容與。凌崑崙而放于六漠兮，鼃徜徉而遊處。九陽駕言夕歸兮，顥顥洋洋。期泰初而爲交遊兮，將叱咄乎黔羸。媿淑申申其證余兮，曰胡爲而不爲卓行。混茫彷像兮，徒爲訛病。求異世之落落兮，嗟倫類之緬邈。人斯與而不羣于鳥獸兮，巍巍乎古之先覺。帝鴻氏余鼻祖兮，惟大宗曰伯陽。侯于薛而姓惟任兮，芳澤三王。奚仲萊朱之思誠兮，左右夏王。洎商武誥明明如日月兮，祖已追于臣扈。摯仲任之京配兮，嬪文公而接魯。粲三秀之偕芳兮，天香郁乎往古。秦漢世之足蓬艾兮，丕南辟于丹陽。麟七朝而軋唐李兮，令之作于閩方。榜龍虎之肇名兮，天荒是破。日晚靄兮，粵言旋于故處。四百齡兮，我祖光祿；道蘭洲兮，遠追前躅。菊香流兮宜黃中冀。體石蓮之剛固兮，菡萏芬專而廣被。右史君兮含月精，衣卿雲兮帶青萍。信杜衡兮縈辟芷，服荷裳兮腰蕙茝。冠獬首兮珥汗青，武先祖兮在楓庭。剛百鍊兮有折，視氛朕兮無刑。懼前修兮弗稱，聊相羊兮往行。反曰：川瀆委蛇，道幽通兮。波澤淪漪，德涵溶兮。清靜沈潛，漫淙鴻兮。泥滓隄坊，混而窮兮。澄澈滔滔，反流東兮。浩蕩汪洋，惟太空兮。邈其無象，將何從兮。《浪語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補遺卷九。

吳墟賦

命僕兮巾車，駕言出兮東隅。指圯堞而揭汨濠兮，訪吳孫氏之故墟。蒙茸煙草兮密羅城郭，黍離離兮秀于塹澤。蒼龍東而西白虬兮，屹然象魏高復下兮，荆棘疑其堂陛。陛戟九重兮，列苞稂與蓬艾。左宗廟而右社稷兮，惛不知其何在。井不改而能遷兮，榛蕪既穢；紛萬室之鱗鱗兮，瓦礫礧礧而布地。晝遊麋鹿兮，想黎庶之紆紆。朝與夕而朝夕兮，狼虎爲之具臣。人既去而城存兮，念之何已，意忽荒兮徜徉徙倚。睠齊侯之遊豫兮，至于亡郭，隕穫舊聞兮，羌善善而惡惡。惡不去善無庸而猶滅□兮，矧將反是。莊躋爲廉兮，伯夷爲穢，黃女充宮兮，南威見棄。犬爲狼兮，豕爲虎，豹貅剛摯而怯名兮，謂之首鼠。刑無辜而親有罪兮，衣裳反其上下。謁如洛之車蓋兮，伊有有取。懷大帝之英雄兮，爰經始于是都。樊山以爲西障兮，三面汲于江湖。掄材用而建邑屋兮，信微罔棄。大者棟梁兮，庾廖取之至細。柱楣榱桷之適當其用兮，木札竹頭以不廢。輪奐成此室居兮，且以傳之萬世。朦朧焚于赤壁兮，北何威于大魏。豎豹尾而安一怒兮，時非時余有俟。迭曹、馬之泯紛兮，蹇代興而一替。嗟厥志之已忘兮，民膏脂之是嗜。謳吟作兮，思金陵而引睇。誓不比居而活兮，寧歸以死。此魚餐兮，不如彼之飲水，人已去兮，君不知水龍來兮斯已矣。余此遊兮窮遠日，下不見人兮上不見屋。虎之跡兮衡從聚落，蛇遊故宫兮獸馳大麓。寄余意兮四達之衢，不知淚之盈襟兮俄失聲而以哭。亂曰：金城湯

池，草莽莽兮。巷無主兮，版築傾頽。儔告語兮，興廢乘除。寧有所兮，寒與暑兮迭王。日而月兮一來一往，又安知他日之宮牆不變今之草莽也！《浪語集》卷二。

鄂墟賦

按籍披圖，乃窺鄂墟。有邑無民，荒城已蕪。鄂渚繚乎其前，樊山峙于其北。有峰有巒，有陂有澤。林麓蒼蒼，環流漾碧。萬頃漣漪，際天一色。吏指圖而告曰：「此三代之建邦也。在楚熊渠始大，宗周寢微。哉拓東境，窮兵極茲。乃命子紅，王而有之。已而知其非是，紅歸國廢，爰始邑焉。吳遷以替，是爲周晚之荆蠻專封之舊地也。」走蹙然而應之曰：「是則然矣，而非爾之所及。」感昔傷懷，淒然以泣曰：「蠻宗以大，非熊渠之罪也。夫天王至貴，匪夷之類。猶之在人，足元孔異。使周王能保文、武之基緒，不失周公之典制，外睦諸侯，下安萬彙，禮樂征伐，惟王是出，后稷之功，有隆不替，蠹爾荆蠻，胡寧以害？伊其自絕，何傷日月？不見崇侯，俄然已滅。自彼成康既亡，昭繆志荒。京邑昏昏，儀于四方。廢法專征，諸侯是常。楚、越、徐、吳，于焉僭王。則夫荒服之侵凌，爲天王之政厖也，熊渠何罪哉！封紅于鄂，此其大紊；廢紅而復，豈無遷善意邪？而王不是改也，乃有驪戎犯順，鼎彝屢震。楚及郊畿，重輕是問。則斯僭竊之狂圖，非當時之大豐也。且夫百姓何知，觀德攸歸。楚之盛強，惟能撫之。彼社稷宗廟尚爲禾黍，夫何鄂侯之覆哉！若夫都之故城，哲夫是成，

版築經營。再千爾齡，而猶巍峨弗傾。今之爲城者反是，豈夫人之或異。版甬靡不施，工程靡不至。在旦落成，而夕頽委地。觀夫僭竊之荆蠻，又匪于今之所息也。走嘗觀古中都，先王矩樞。而今已亡，猶存此墟。走不知人力斯至邪，將皇天之意夫？」《浪語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補遺卷一四。

坊情賦

彼美人兮婉且都，容閑閑兮豔春華。髻堆雲兮鬢蟬翼，瑳皓頸兮凝酥。瞬目兮秋波，步弓玉兮飛鳧。束素珮兮瓊琚，冠集翠兮芙蕖。獨立兮墻隈，顧景兮徘徊。笄丹葩兮柳綠，寄芳情兮青梅。睠予兮脉脉，欲往兮還來。矚星眸兮愁予，懼一逝兮長乖。按轡兮求漿，繫馬兮垂楊。蹇命坐兮少須，跪酌我兮金觴。欲言兮無語，斂羞蛾兮映朱戶。剛撩鬢兮爲我容，骨游絲兮若無主。啓貝齒兮流香，與我期兮溱之陽。驅輜車兮颺颺，情依依兮憑簾。稅駕兮同行，携春筍兮摻摻。汎漣漪兮清波，航木蘭兮素舸。驚起兮雙鵝，共飲兮新荷。弄修景兮澄瀾，鼓桂楫兮長歌。歌春日之豔陽兮，景浩蕩而舒長。柳裊娜其蕤垂兮，百卉開而芬芳。燕呢喃以並語兮，梭對擲其鸝黃。嗟物之各有偶兮，怨隻鳳之無皇。泯予心之閔默兮，見良人以徊徨。羹肥羜之羞珍兮，可一嚮之能嘗。載賡曰：春景兮熙熙，春日兮遲遲。願交頸兮同遊，羨比翼兮于飛。悵形迹之礙夫人兮，內也誰欺！羌屋漏之足愧兮，逝將往而猶疑。歌竟兮沈吟，迭倡兮嘉音。遏行雲兮清徹，鼓朱絲兮鳴琴。思招搖兮不持，花微吐兮芳心。

倚蘭玉兮明珠，款暉映兮坐隅。艱自啓兮櫻唇，聊搔首兮躊躇。逝相親兮莫可，正良心兮叵我。復大禮兮自持，焱長揖兮分飛。惋悵望兮阻山岳，遠相思兮雲霓。亂曰：色天下之通好兮，心放其收禮。正己以參天兮，莫見乎幽視。十年猶臭兮，薰揉于薌。彼鮑魚之肆兮，君子曾是之遊。紫奪朱兮改色，珠有類兮焉脩。寧有負于佳人兮，予心不歉；顧不易于去水兮，言反其流。慨禮教之可樂兮，聊卒歲以優游。粲秀色而好不吾移兮，夫復何求！《浪語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一五。

自釋賦

太歲貞于執徐兮，涂月季惟方癸。農事畢余揆其成兮，秕忼陽與襄水。飛符命之空紛兮，郡府號余曰有敕。紙泉貨惟四千兮，五千杭其以糴。越土性而謂余求兮，郡命違其曷可？蚤夜民之飼糠粇兮，又掇攘之有叵。方千里而爲畿甸兮，茅葦居其百九。人景希兮，欲多求之孰有？蓀樅右而左陂兮，復前堤而後堰。萬斛舟兮，望悠揚而罔見。苞苴昌兮，根微蠹以弗充君門。狗之吠狺狺兮，圓月瞋于雲霧。足余進而趑趄兮，矢囁嚅之靡入。思昌倘而歸印綬兮，啜哀傷而雨泣。謂何求之喧泯渾兮，知此憂云實鮮。余中切而深慮兮，羌謂之回遠。亶憂民于以爲國兮，胡國憂爲毋害。敢稱民而自佚兮，以求其安泰。僥天命之畢罷休兮，余心之有得。聊遲留兮，陳詞而自釋。《浪語集》卷二。又見

金龜賦

金龜，瓜蠹也。似龜而小，首足介尾咸具，色若中金焉，惟其冒乎外者輕明若雲。母有翅，附甲而生。巨領雙髯，腹下多足，與龜爲異，弗察乎邇，無見也。名無能得于古，世以形象目之，慨其似是而非〔一〕。可爲童兒戲翫，寔無所可用，其于靈壽何有！多奇異而飛不及遠，難矣哉！因感而賦。

春氣靄其融和兮，東風習習以生。庶卉資以茁萌兮，屯然而成厥形。寂書堂其蕭寥兮，聊縱步以抒情。行瓜田而倘佯兮，瞥玉靈之異常。蹇至微而賤軀兮，遵柔柯而微行。體渾金之萃美兮，色耀日而舒光。巨首顒顒兮，神屋巋然以隆。足孔舒兮，甲隤如以豐。員上兮天穹，爪旁出兮四方。背負盤兮峻丘山之昂藏，昭以晰兮列宿嘒其同明。于嗟庶物，百其形兮。同類殊情，不可命兮。龜生千年，巢夫蓮兮。萬歲木居，緣而升兮，五色備具，爲可稱兮。曠古不聞，遊蔓藤兮。託質精鍊，爲見情兮。疑神物兮出倫類〔二〕，去泥塗兮將自異。豈長年兮于此焉極，非仙靈兮茲焉嘻戲。情恍漭兮無主，立躊躇兮不語。龜蹒跚兮如顧，倏翻然兮飛去。驚予心兮駭目，歎瑰奇夫龜者。神悠揚兮未安，俄翩翻兮來下。睨而視之若是而非，觸而止之屈信則微。予始怪兮載疑〔三〕，反覆之而究兮，知豸之象之。喙有髭兮磔豎，下紛如今多足。雲母薄如，翥之覆也。靈龜隱如，文之著也。尾足成形，彩之傳也。

不可覲也，矧可度也。伊飛蠱之微麼，亶資氣而含靈。感瓜滋而賦性，腐草出而同螢。等蟪蛄之脆弱，知何秋之嘗更。瑣厥躬之謏薄兮，稟非常之妙形。神有愧于知來兮，壽奚極夫千齡。僭形似而蔑有兮，亦猥當其美名。觀夫德其茫若兮，甲疑乎可貞。暖八卦之無象兮，千里曷其如繩。氣靡服兮，芘瓜葉之靈蓍。潛豈伏兮，蠹以濟其調飢。蠹而蠕兮，何識何知！內匪明兮，莫決乎疑。曾可責兮，知彰泉微。泯同形而非類兮，性天邈如，羌僭竊其虛名兮，誰與卜。無庸兮藏廟堂，宜終年兮于野。何親人而詭以求全兮，儼如亡兮。愚予德兮，安取難兮。而後嗟彼服之不稱兮，適以焚身。將兒曹之而愛兮，斃焉無所。亂曰：僞亂真兮道之賊，若胡爲兮象之惑。內不靈兮死其文，受茲服兮其何獲！感微蠱兮作賦，庶永監兮夙夜。凡百君子，念茲無射！《浪語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卷一四〇。

〔一〕似：原作「如」，據四庫本改。

〔二〕疑：原作「款」，據四庫本改。

〔三〕「怪」下原衍「予」字，據四庫本刪。

信鳥賦

南人喜鵲而惡烏，北人喜烏而惡鵲。好惡之不同有若是〔一〕，故南北更相笑而無有訂焉〔二〕。

走寔南人，以北人好惡爲正，作《信鳥賦》以辨，或庶幾乎不黨也。其辭曰：

有不有翁言與世違，行與衆忤，動作云爲，惟背時是主。恒笑傲乎江吳^{（三）}，經乎罔直之野。爰有雅鳥上主人之屋者，主人瞠若而唾之，曰：「吉吉利利，善人其逢，惡人余避！」次有乾鵲噪于其庭，主人持飯一盂，一甌羹，嘻嘻煦煦，呪祝前行，奠諸地而飼之曰：「而以喜來，將無後時於余。」婦子等之接之。不有翁錯而顧，躍而驚，進揖主人，請問其情。主人曰：「夫子不是聞乎？夫鳥鳥之性，人災其幸。來集歸呼，蓋非吉徵。頃刻不踰，厥有非常之應。鵲也無然，休祥喜傳。惟吉惟慶，羌來告言。應乎弗應，行人至，惟古說焉。夫子曾不是聞乎！」不有翁啞然笑曰：「異乎吾所聞。君子爲善不求福，去惡以遠禍，福之至也固當然，其得禍也非子過。于此而無乎戚戚，何喜鵲而于鳥乎遷怒？就子之說言之，則鵲是而鳥非。福禍之來固自己，曾何咎于無知。然以災懼我者忠臣之事，陳嘉瑞者謏人之辭。懼災過可得而改，吉慶之在我者，去我將安之？不告于余固毋損，告何貴于先時？又況是非無可必，夫何一喜而一悲？」主人邈然不悅，曰：「然則夫子喜鳥而惡鵲與，此北人之常也。風土有不同，好惡隨以異，物不齊者物之情，若之何槩之一致？」不有翁曰：「否，否。物情有是，知之爲貴。子自非知我者，雖吾言無不既。君子惟是之從，何容心之有貳？北人之好惡爾，雖聖人猶無得而棄。余小人也，于何敢廢！」主人曰：「鳥亦有異于禽乎？何夫子愛之之深邪？鵲微可尚，足契君子之心邪？將鵲聲鄭衛，鳥爲正始之音邪？」不有翁曰：「否，否。子無多言，試靜聽吾爲若言。鳥之爲鳥，格而邪說反之正。夫鳥之爲鳥也，體旻天之正色，稟陽精之至德。懸象乎日中，

而光被乎四表。烏呼之聲，有取于聖人而垂世立則。禽之性愚，可禽取諸？爰名曰禽，烏乎則殊。察夫人之色異，舉喑鳴而疾去。尉羅謾張于郊藪，續長詎發于庭除。何施何設，以保其軀。其知如斯爲善：惟樂太守賢，則巢于聽事；荆蠻遜，則上其軍幕；假神靈，則飛而接丸；應循吏，則肉焉下攫。至若人之急難，父兄遐棄，良、平無所施其知，儀、秦無所張其喙。于以夜啼，所以釋臨川之懼；于以白頭，所以出燕丹之質。在人則難，烏行以易。又若昭宗西奔，唐鹿東走，梁王興遷鼎之旅，豕宰發謳吟之口，相也則然，于烏何有！扈從乘輿，以巡岐守。朝夕名聞于漢府，成此隨鑾之操守〔四〕。凡此數端，烏之偉節。瑣瑣細微，無煩競列。粵有大致加大焉，請更爲吾子詳說。烏性惟仁，生知愛親。念掬育之施大，反本誓以終身。無論寒暑，反哺劬勤。永錫爾類，不于其身。棲冠見曾子之孝，塊銜成李母之墳，傷口以鼓聞遠邇，舒翼以助哀昔人。將以愧不良之子，參乎用匹于先民。夫烏反哺歸飛，性天常也。辟色知幾，知識長也。出類親仁，物之良也。解難從君，禽之祥也。烏之有是四德也，而將之以見事之明，執德之剛，子不是貴，而區區較鵲于利害之場哉！夫鵲雖有辟歲知風之技，而患不免于奪巢探卵，又足于烏方駕而比量哉！」于是主人豁然若悟，軒然而步，嚙津徹食，還其故處。《浪語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二九。

〔二〕「若」下原衍一「如」字，據四庫本刪。

〔三〕故：原作「害」，據四庫本改。

〔三〕笑遨乎江吳：四庫本作「笑傲乎江湖」。

〔四〕「操守」下原注云：「唐有隨駕鳥，昭宗西幸日亦從。」

鳶 賦

嗟萬彙之叢夥，慶稟天而自性。或因類而殊時，亦異情而一命。惟孤鳶之挺質，兼鷹隼之神俊。凜凌烈之宏厲，飈飛揚以時奮。真鷲鳥之英標，而搏扶之匪迅者也。豈皇蒼之好德，毒鷗鶚之靡仁。損威稜于搏擊，餘毛羽之形存。忍癡腸之婁空，曠爪吻其徒云。彼燕雀之何知，唧啁喧乎大夏。怛拳如之文鷗，蹇桀然爲何者？鷗孔微而云讐，顧匪甘乎乃下。相彼翎之文著，觀眄瞿其矍落。六翩翩其招搖，上且憑于無莫。何嗜樂之卑污，食孔甘于腐璞？舍血飲而毛茹，牲體陳而肉攫。睢盱漫其何以，耿含靈之而度。茲有以得侮于羣雛，而爲禽之彼薄也。走觀物之資性，渺百生之誠一。彼目狼以兢戰，蓀虎皮而羊質。舞獅人之爲誑，陣象轟其駭逸。匪葉公之知畫，睹降龍而心失。曾不如小鳥之知，不視形而忘實也。慨高飛之軒翥，遠翱翔于寥廓。振衣裳其楚楚，爽精神之卓犖。毋爲是鳶識而鷹章，近取輕于烏鵲！

《浪語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三〇。

蛆賦

有腠而腴，有滑其軀。不翅而飛，不足而趨。甘帶而安于汙穢，肉食兮肥螻膚。客爲余言：「是曰蛆。蛆之形，蠢蠢冥冥。無鼻之馨，無目之明。孰沸于湯，孰爛爲羹。絜庖厨之靡清，斯微物之化生。或以爲醯酸而聚蚋，食露之來蠅也。是故蛆之所萃，爲脩爲膾。鬻滷之味，八珍之類，食經之貴，皆夫人之嗜也。設有主賓，戒食饌而變色。牲殽備薦，酒行拜百。有蛆蠕而見焉，則中筵之上，未有不汙茵而噉席者矣。若夫溷坑圍廬，青蠅每集。飫餐而蛻，蛻生下濕。彼爲何來之扇者，是亦見聞之氣習也。食器而生，嘻其何甚！」蛆聞而躍，託言于噤：「請以事陳。世蓋有矢嘗而疽飲者，曾何加于我哉！不招乃來，斯須已孳。事有急難，無施于事。甘蟲孰生？嬰童小子。蠹心罔覺，或濱于死。我形我蛻，蠶之爾耳。一杯之水，則彼垂亡而倏起矣。天胡不仁，生此微麼。論功于我，猶不我可。彼厖然八尺之堂堂，方蛆蛆而爲瑣也。食食之餘，君子疾夫。君庖已蠲，蛆焉所居。乃藜園蓬室之士，猶糲飯之不飽，蛆安得而食諸？惟君子儒，求諸鄙夫。」蛆言感于余，是以書。《浪語集》

卷二。又見《歷代賦彙》補遺卷一七。

全宋文卷五七七五

薛季宣 二

鴈蕩山賦

走家東甌，有祠祭田在鴈蕩山下，行年三十，而未之到。隆興初赴調，因取途焉。愛其巖谷秀異，無虞無錄，莫之能名，念其山水奇甲天下，而未有文賦，欲賦之未可也。歸得建炎間郡丞謝君升俊山圖石本，字多漫滅。已而得樂清洪丞葢所鑱新圖并賦。歲正月望，始得皇祐校書郎章君望之山記，又假舊圖于葉氏以補圖缺，于是圖籍大備。顧皆叙次疏闊，洪賦工矣，而猶有未盡，故爲集略成賦。得而覆甕，誠何望于左思，擲地有聲，信多慙于孫綽。聊依準實，寄意山泉云爾。

溟渤轉乎東南，鴈蕩嵬其高峙。抱曾巒之四合，聳羣峰之崛起。仙凡道絕，類隔一塵。摩空下望，儼若屯雲。聊登臨以寄傲，循石磴之縈紆。移顧步于觀瞻，瞥風氣之懸殊。幽谷之中，別有天

地。玉筍排空而剡翠，瓊館憑虛而綺麗。微埃不入其方寸，赤土不留其度內。峰夏雲之競秀，均倚劍于空同。崢萬仞之嵯峨，羅巧妙之巖嶇。

章望之《鴈蕩山記》：「舉山無崖，凡山有名號者蓋純石，土山不與焉。」沈存中《筆談》：「鴈蕩諸峰，皆峭峻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

粵若遂初，天愛其道。靈山秘秀，孰知其寶，傳西域之仙書，肇棲神于羅漢。

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芙蓉峰龍湫。

睠人寰之緬邈，極希夷之汗漫。偏爲幽獨，蓋始得于唐僧之詠；看之不足，此樵翁爲之浩歎者也。

唐僧缺其名尋佳山水，得鴈山而稱歎。負薪老人遇而笑曰：「我一生看山，意不自足，師果何所見而歎邪？」僧作詩曰：「天下名山曾過目，無如此地偏幽獨。路傍逢一白頭翁，自道此生看不足。」

我國家太平興國之二祀，天下車書始同。有禪師曰全了，菴廬初結于芙蓉。

初，全了辭師出遊，師曰：「汝緣在浙東，當得名山居之。山上有鳥，山下有花。」全了抵芙蓉，問其山曰鴈蕩，曰：「此諾矩羅之居也。」築菴曰「芙蓉」以處，今爲能仁寺。

行亮、文吉踵于前，甄昂作尉從而後。靈巖碧霄，巘岼而並露；南閣白巖，孱顏之盡剖。起初凡七十又三年，而後隴斷之不遺，蓋成終于皇祐之己丑。

《記》：「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僧全了始居山之淺者曰芙蓉，今承天寺是也。至己卯，僧行亮神服居山之深者，今靈巖寺安禪谷是也。天聖九年辛未，僧文吉得山之盡東而居者曰碧霄菴，今靈峰院是也。于是有民居矣。皇祐元年己丑，縣尉甄昂乃發蕩陰山水，南閣地是也。由丁丑至皇祐之己丑，七十三年。白巖，寺名，在北閣。」

稱始開于祥符之伐木者，故適當其會；謂遷就于貫休之詩者，見不臻乎首。

僧貫休《諾矩羅贊》：「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是知水鑿之爲睫論，其又何知造化成功之不有。

《筆談》：「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方有人見之。南有芙蓉峰，下有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鴈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見山頂大池，相傳以爲鴈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爲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予觀此山，當是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峰之頂，亦低于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既非挺出地上，則爲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沈括謂謝康樂時未有鴈蕩之名，是也。按康樂《遊名山志》，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故其集有《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今斤竹澗、謝公嶺具在，不得言

謝所未至，特未睹其邃爾。

乃其東望秀嶺，道屬天台，山川襟帶于四明，風雲呼噏于會稽，無非僊人三乘之窟宅，誰能見其一日而數相往來！其西則蓋竹、雲門、白巖、白鶴。魔軍退舍而真宅斯建，至神入竹而誠明可作。洞天高遠以誰訊，福地潛通而叵度。陰有枏溪，其陽際海。斡地軸之磐踞，望天涯之斯在。崖有千里之石，壑有萬年之松。金雀么而不大，金猿線而多茸。樂官羣處而和聲，山羊歷險而純素。若夫王孫麋鹿、鷹鷂鳥鵲，衆獸常禽之類，他山既多有之，茲故不詳其名數。

《記》：「有禽黃色而差小者，謂之金雀；禽有羣鳴而聲相抑揚者，謂之山樂官。有獸如鹿大，健而能歷險，謂之山羊；白者如雪，猿有毛如狨，謂之金線。此鳥獸之異者也。」

山之狀也，崇倚天青，峻連霄碧。凌霞傑出于疏雲，疊嶂牽聯于紫極。工如大巧，特若小高。三巨相形而岝嶸，獨秀孤立而嶮嶮。瑞星明而治世皆見，霹靂轟而聵者不聞。常雲舒而莫卷，白雨霽而猶霽。牛女從橋而星河可度，雷、張望氣而龍泉可得。璧月懸空而夜夜長滿，朝陽薄暮而光明烜赫。貫香珠之落落，起祥雲之團團。玉峰高並於兩巒，利孔開通于雙穴。積翠合于拾羽之衆，紫微居而衆星拱列。觀架海之騰波浩浩，望平霞之火炎烈烈。

倚天、碧霄、凌霞、疏雲、紫極、大巧、小高、三巨、獨秀、常雲、香珠、祥雲、起雲、兩巒、雙巒、雙峰、雙穴、積翠、合翠、架海，皆峰名。連霄、疊疊、朝陽、平霞，皆嶂名。翠微、紫微，皆山名。瑞星、霹靂、白雨、騰波、火炎，皆巖名。騰波亦曰藤布，火炎亦曰火焰。

千里、龍泉，皆石名。星河，橋名。萬年，松名。碧月，菴名，凡名號皆據《記》及謝升俊《山圖》、洪巖《新圖》并賦，兼聞見云。

苞有菡萏，菌有靈芝。立筍圓而削玉，丹桂茂而欒枝。蓮花芬坼而木末可采，圓蘿糾結而鱗比相差。菡萏、靈芝、立筍、削玉、丹桂、蓮花、圓蘿，皆峰名，亦有石名圓蘿者。

其于人也，總者如角，直者如指，圓者如臍，礪者如齒。佛掌高而頂可摩，神迹巨而武可履。詣方丈而問維摩之居士，行妙高而見香嚴之童子。龕巧合于佛影，得有同于僧寶。五通變化之有靈，三清逍遙而適道。天王朝祭而明堂斯在，西真翔集而瓊臺莫訪。對人道術之相忘，招賢仁義之爲尚。尋朝賢之舊隱，得侍郎之安居。觀音行而隨形示現，羅漢遊而飛錫騰虛。三傑際風雲之會，七賢從竹林之下。五老來兮書籍校，千里會兮德星聚。朝天義重于尊君，抱兒愛均于慈母。爾乃展旗障日，立戟排雲。關弓飲羽，長劍擬天；射垛遠而破的，馬鞍跨而絕塵。文筆擅場于文會，戴仁踐履于安仁。寶印得之而如斗，金鼎負之而調羹。鼓橐籥而布化，鳴鍾子而振聲。碑磨崖而沒字，鏡無心而鑑形。乃有琢雙玉，獻連珠，咀文英，讀靈書，對棋枰，舉覆盂，振藥杵，火茶爐。盍簪加導于仙冠，折角尚賢于巾子。藏珠媚而淵水不涸，爐藥就而羽人不死。行道周遭于石佛，栖真高蹈于迎雲。空洞虛而無物，雲霧合而神仙。

總角、礪齒、佛掌、香嚴、雙童、童子、五靈、三清、逍遙、天王、瓊臺、西真、對人、招賢、朝賢、七賢、朝天、抱兒、展旗、立戟、長劍、射垛、文筆、卓筆、戴仁、寶印、石印、金

鼎、鍾子、石碑、琢玉、獻珠、連珠、覆盂、藥杵、石杵、茶爐、寶簪、冠簪、仙冠、寶冠、天冠、巾子、藥爐、石佛、迎雲，皆峰名。礪齒亦曰礪齒，對人亦曰雙人，戴仁亦曰對人，天王亦曰神王。又有影曰神王影。排雲，嶂名。侍郎、羅漢、千聖、文會、橐籥、文英、讀書、羽人、空洞、覆鍾，皆巖名。石指、石臍、石龕、石明堂、石觀音、石羅漢、石印、石碑、石鏡、石棋盤、居士、僧寶、三傑、飲羽、安仁、行道，皆石名。羅漢、五通、五靈、雲霧，皆洞名。仙人、羅漢，皆壇名。維摩，室名。又羅漢，閣名；石碑，崖名；藏珠，谷名；五老，臺名；馬鞍，嶺名。神迹，巨人迹也。佛影石，蓋龕石有影類佛云。

郭有石城，度有石梁，入有天門，窺有天窗。有堂有室，有斛有倉，旌有石表，蓋有版藏。門樓高屹以超雲，嶢闕對峙以迎陽。澡身莫便于浴室，修道何樂于禪牀。考室而柱金矗立，蔽風而翠屏是陳。版障駢而可隱，行廊修而可循。

石門、石表、版藏、石屏、迎陽、版障、超雲，皆峰名。紫翠、屏翠、微屏，皆山名。石城、東石梁、西石梁、石天窗、石室、石斛、石倉、石門、大石門、小石門、石門樓、石禪牀、石屏、石屏風、大石屏、小石屏、石行廊，皆石名。柱金，巖名。東嶢闕、西嶢闕，闕名，亦曰堯窟。浴室，室名。天門，菴名。

像有師子、鹿影、靈龜、鯽魚。三燕頤頤而穿幕，戲龍驤攫而含珠。飛羣鳳之徘徊，戲雙師之矍鑠。猴不可以加冠，魚有時而登陸。羚羊挂角以棲止，回鸞騫翥以翱翔。犬以警而司門，猫以游而在堂。

龍倦游而或卧，虎已踣而更伏。御火共施于鷗尾，照水孰然于犀角。

師子、鹿影、靈龜、石龜、伏龜、龜子、鯽魚、三燕、石燕、含珠、回鸞、雙鸞、石犬、貓兒、卧龍、龍游、虎踣、石虎、伏虎、犀角、石犀、靈犀，皆峰名。又羣鳳、卧龍、戲龍、龍遊，皆山名。飛鳳、鳳皇、小鳳皇，皆巖名。石獼猴、石魚、鷗尾、伏虎、虎踣，皆石名。羚羊，洞名。戲師子，雙石對峙如猊也。

天柱之峰，上凌空碧。其旁無附，其趾無蹠。削貞珉而介出，崇高切于青雲。圓度于規，直中于紙。望之者目極，倚之者驚神。疑共工氏之不作，不周末觸而今存。此峰巒之客立者，餘蓋不得而縷陳。彼有同名而不相似者，于彼吾又何言！

天柱峰有二，大天柱、小天柱也。

其水則二龍之湫，東瀑、西瀑，合掌、摩訶，劍鋒、乳酪。水簾眩日以舒耀，新月弓彎而出谷。清涼之滴滴無已，照膽之澄泓可矚。彼潭之泳者湖鰻，或澗而流之斤竹。決而下也，銀河瀉而垂練；委而去也，錦文鮮而漬渌。觸潛虯而聲韻鸞和，漱堆埼而皴如皴玉。委蛇而動，行乎巖石之間者，何容窮盡，又豈祇清溪之幾曲也。

大龍湫、小龍湫、東瀑布、西瀑布，皆水名。合掌、摩訶、劍鋒、甘乳、清涼、滴滴，皆泉名。水簾、新月，皆谷名。照膽，溪名。湖鰻，洞名。斤竹，澗名。

泉流之冠，大者龍湫。崖奔如仆，氣凜如秋。界青山而澎湃，吸蕩水之宗流。上擬青空，下臨無地。

霏微雨霧之飄散，晃朗白虹之下墜。乍垂雲而零露，悅山崩而川至。雖淮流破荆山之堰，曾不足以言其髣髴。衆水之淵，發源鴈蕩。厲巍巒之駿極，浸山椒之脩廣。箴竹叢生以蒙翳，娑羅挺幹以駢羅。征鴻攸聚，牡蠣生之。浮鐵船之蕩漾，沈古鍾之逸響。

《記》：「鴻鴈以時而集，故以名。上多娑羅樹、大箴竹。」案：牡蠣、鐵船、古鐵鍾，皆蕩中所有，蓋父老所傳云。

派旁泄之崩波，羌不以五水九旱而爲之消長。傳或謂滄海此遺波焉，今固莫詳于既往矣。

《記》叙水源：「蕩水南出爲大龍湫，南東會于天柱。飛泉水流，東爲照膽溪，會羅漢院水南入斤竹澗，入于海。大龍湫分流而下，過石門西凌雲之寶冠，古塔水爲長徽原，南入于海。石城之東，其水東流，會小龍湫，淨名水入水簾、回峰水，南爲白溪，入于海。靈巖之陰，其水由真濟會靈峰及西北五里寶月菴之水，南流于溪，西會白溪，入于海。蕩水北出爲新溪，會寒坑泄上大溪，又會湖南坑、版藏二大溪，東南入于海。」

乃若浮圖天成，古塔神造，香爐既設，寶幢載好。《楞嚴》翻大乘之典，寶陀襲白衣之號。高僧梵唄之相和，仁祠金碧之相耀。惟茲華頂，花壇是陟。居者有積，行者有食。

山中故事，遊人皆傳食僧舍。

無芸仙者之田，每駐遊人之屐。然雖曠世而彌年，猶未睹周遊而涉歷者也。

古塔、香爐、華頂、駐屐，皆峰名。寶陀、楞嚴，皆巖名。寶幢，石名。花壇亦名羅漢壇。

仙人芸田在北閣。

爾乃樂成首路，東驚幽尋。絕白沙之古塞，陟峭嶺之芳林。秣馬于芙蓉之驛，驅車于長徼之原。招提寶塔，屏障橫焉；千巖萬壑，是途伊始。扶筇竹以自杖，屐登山而後齒。于是奇巒卓犖，怪岫崢嶸，傍顧而塵慮都息，商羊而油然意生。

《記》載遊山由歷爲詳，今存之。其不見于《記》者益之。《記》：「山去縣七十里而遙，越白沙、武缺、芳林三嶺，達芙蓉驛，逾姚奧嶺，過長徼原，至山之古塔菴，凡菴皆僧廬也。石達之峰有連珠、靈犀、師子、仙冠、立戟、石表，其巖羽人，其石招賢。」案：今菴皆爲院，院有古塔、石屏、版障峰。

登寶冠之蘭若，跨飛瀑之脩梁。引仙簪而峨首，裊熏爐之裊香。前眺諸峰，萃焉亭直。

《記》：「入東北十三里至寶冠菴，以巖名。其峰寶簪、招賢。其水瀑布，其泉清涼，漏巖而下。又有石梁、石鏡。」按：香爐峰在瀑布西。

揖雙人而問道，屈凌雲而一息。九龍垂頭而來下，梅霖飄灑以雰零。洗余心之宿累，拂襟袖之泠泠。望銜珠而返顧，跨伏虎于石門。

《記》：「東三里至凌雲菴，以峰名。含珠（二）、朝陽、合翠、芝草、大石門、天柱、梅雨、雙人。雙人，峰相并也。」今按：梅雨，巖名；九龍頭，石名。《記》：「東二里至石門院，其峰天冠、伏虎、五靈、雙穴；其巖寶陀；其嶂連霄。」按：石門院以門名。

里連霄之十五，窺蕩水之靈源。凝神寓目，千里爲近。羣玉浮天，全乎一瞬。

《記》：「出石門院西北，過石冢，登連霄，十五里而遙，蕩頂大泉渚焉。此山之甚高日處，而羣山層列于左右前後。僧云五十里者，多辭云。四望而及，達必千里。」

度東岡之桐嶺，禮化士于雙巒。

《記》：「石門東五里至羅漢院，其峰童子、文英、石龜及兩巒。其嶂朝陽、連雲。其石連生于山腰，長覆其下，曰石行廊。」按圖，石羅漢在焉。

指游龍與戲鳳，鏡三京而瞻寒。

《樂清縣圖經》：「鴈蕩山，三京灣。按《隋圖經》云：溪清如鏡，無所不容，黷之不濁。唐刺史張又新有詩，今名照膽溪云。大屏之下，寺曰能仁。四溪交流，並湊天門。舞羣鳳之垂天，儼華陽之挺立。吞衆壑以朝宗，拱萬山之環揖。是雖奇峭無多焉，故已冠峰巒之巖岌也。羊腸回于六八，俯在下之蕞山。羌有鳥而有花，悟達士之微言。」

四十八盤嶺望芙蓉山，其嶂磐錯如蓮華。

回巒之嶂，隱若金城。漢唐道隔，言訖天升。惟隱顯之有時，殆匪由于人力。何先古之神闕，須後來之判剔。

《記》：「東北四里至承天寺，其寺前之峰聳如卓筆，曰戴仁寺，西曰棲鳳山。又東南隅二峰，重沓如屏，曰華陽。西南一山，回合若城，曰回巒嶂。東北一山，勢若龍游，曰戲龍，北應

紫極、常雲。西北山曰羣鳳。皆連揖相望，如敷連環合。前溪有大石柱二，相向若筍，曰石門。下一里有龍潭二，照膽溪夾道西流。西南一水，又正南一水，會于寺右，前流翠雲亭。西北一水流寺之左，會照膽溪，流石門、龍潭、斤竹澗。是以九峰四水叢聚之地，謂山之宗始云。」載旋余步，溪澹攸行。天柱華嚴，接阜連岡。躡曾巖之鹿苑，窮透邇之淵泉。屏彩翠之蒼蔥，聽天樂之喧闐。仰大龍之懸水，飛小雨之濛濛。樂尊者之優游，得從容于下風。

《記》：「西北二里至普明菴，西渡溪而入北至天柱菴，山曰紫微；至華嚴院，峰曰陵霞。北至瑞鹿菴，以巖名。其峰師子、石碑、圓蘿、立筍、削玉。其山大者曰翠微屏，其石鴟尾。凡三菴相去皆二百步而近。」案：瑞鹿院，前僧道親遇老人，得龍壽丹之地。《記》：「瑞鹿西一里，谷曰大龍湫，瀑布下流百丈而入于湫，天樂、宴坐、香爐三峰在南。」按：湫上今有尊者菴。指普明而回御，探龍窟于飛泉。

《記》：「普明折北六里至飛泉菴，有泉自巖飛而下，爲西龍潭。有山中斷，曰小石門。」勒鞍馬而東之，望奇峰之隱天。觀音大士，如住虛空，漠漠行雲，誰尋舊蹤！

《記》：「東北三里至石城嶺，嶺東北三里而長。下嶺道二百步有峽曰經行。北入十里，兩山壁立以相向如門闕，其石色黃。其中峰巒秀拔，有溪泉瀑布。經行之東，其峰筍石、茶爐，其巖白雨。又有卧龍山，其石虎踞、覆盂。」按：石城即馬鞍嶺也，北望長雲、巾子諸峰、觀音巖等，歷歷明甚。

安禪之谷，萬嶸宗焉。大筆書空，一柱擎天。重樓峻傑以連薨，雙闕當塗以相向。天聰嶺龍其四達，自在慈悲而有像。龍蜿蜒而歸洞，離小湫而擁曳。發在定之熏聞，鼻凹窪而出涕。奮天然之鱗鬣，回玄造之頭顱。諒茲山之多怪，猶斯巖之匪如。

《記》：「嶺行八里至靈巖寺，所倚之山曰石屏風。其峰天柱、獨秀、寶印、招賢、師子、卓筆、堯闕、伏龜、重樓、雙峰。其巖橐籥、柱金、石指、讀書、神迹、楞嚴、龍泉、文會、礪齒、火焰。其嶂平霞，其崖石碑，其湫小龍，其石僧寶，其洞天聰、羅漢，其谷安禪、藏珠，其泉合掌、摩訶。又有石城、石明堂、石魚、石倉、石斛、石龍、西石橋。」按：龍鼻又有石觀音。摩虎口以東逝，瞻石神而近止。訪淨名于丈室，挹乳泉而一洗。乃觀初月，乃下虛簾。蛟人織素，近在危簷。

《記》：「東二里道北山缺而穴者三，相去百步，曰宴坐巖、虎口巖、石龕。其嶂排雲，在道南；其峰大巧，在道北。東二山相對，道出兩間，曰石門峰。東三里至淨名菴，其峰天冠。後三峰曰總角、金鼎、蓮花、石神、迎陽〔二〕，其名居士〔三〕。西小石屏，其谷水簾、新月，簾狀谷也。」按：《圖》有甘乳泉。

閱靈峰之景物，奇特亞于靈巖。犀黑閭而通天，龍神游而處潭。五雲閣道，應真矯矯。谷有靈珠，歛生芝草。入會賢之空洞，仰虛室之豁舒。信真如之可學，烹乳茗而生葩。

《記》：「又三里至回峰菴，嶂曰疊疊，谷曰靈珠，以泉名也。又東三里，二山之間至靈峰

院，西方山曰大小石屏，嶂曰凌雲，其峰最高者碧霄。五雲者以數言，其下蓋五老。臺云倚天、鳳皇、超雲、丹桂、香爐、朝天，其下有白雲菴、藥杵、戲師子、石犀、架海、朝陽、靈芝、靈龜、雙巒。其巖西真、神王、石濟、脩道、赤石、巾子、侍郎、騰波。其洞龍遊、羅漢。其壇曰花，亦曰羅漢。其谷會賢。其石飲羽、觀音、含珠，亦曰神王。又有龍潭、石獼猴、石浮圖、星河橋、石室。」按《圖》：有羅漢閣，今羅漢洞，烹茶往往如花乳。

金掌高呈，亭亭空際。訪三賢而景行，遂回車于真濟。

《記》：「靈峰之陰一里，有峰曰佛掌。因其下穴而爲菴，與疏雲、面屏、三賢、小高、菡萏、玉□而七。其巖逼日、隱真。又山曰紫翠屏。西北四里至真濟菴，十里而西有石門樓。」按：今惟佛掌菴爲菴如故。

過胡公之棲宅。

《記》：「侍郎巖爲胡兵部居之。」

遵靈運之迷途。

《記》：「靈峰東一里謝公嶺，山之東盡于此矣。」王侍郎十朋《白巖院佛殿記》：「謝靈運蠟屐遊山，而不知有鴈蕩，至此而返。」

造石室于東梁，高禮佛之勤渠。

《記》：「嶺行一里，石梁菴，因梁而名。」按：石梁後有石室，前對禮佛峰，新舊圖所謂石

佛也。

亭白若而下道，窮二閣于蕩陰。忘散漫之岡巒，蓀無隱于追尋。北有白巖，石谿九折，山橋跨焉，巉巖影絕。斯蓋水之奇也。履芝田而種玉，煉爐火以飛霞。企時人之不及，厭時俗之囂譁。過湖坑于南閣，峨土藏之孤高。壯瀑水之滂流，訪仙隱而遊遨。

《記》：「東南三里至白若驛，西北十里外有南北閣二村，相去十五里。南閣西十五里有院曰崇德，北閣西北一里有院曰白巖，相去十里而遙。衆山中惟版藏土多石少，在南閣西七里，蕩陰之最高也。崇德南三里湖南坑，蓋山之罅。接蕩三里，高泉瀉下，大龍潭在焉，其瀑布爲最大。有隱仙巖，蓮花寶幢四照，蓋大石相倚也。寒坑泄去北閣十五里，其水與台州西界相分，九曲行于石溪，出白巖東，無亂石焉。此水勝于山之處也。有鳥巖、石行廊、煉藥爐、仙人之田、王子晉仙橋，散漫遠矣。其深者去白若五十里而遙，去城迂僻，好事者莫知，故難見也。」至窮途而輒哭，等遊夢于華胥。問山僧以前路，固有匪吾人之所如者。殆不可以窮竟，又安得而論諸！

聞之山僧，靈巖山間有石室，中有石羅漢十六，又羅漢院旁數里有平原彌望，雙猊戲焉，皆未考。

至若大洞神山，仙靈是宅。龍湫宴坐者，諾矩羅之住世；

西域書：阿羅漢之在世者十六，諾矩羅其一人也。

虎踞守護者，蔓定僧之衣衾也。至人遐造，踐迹無同。運無方之玄化，闡不二之宗風。說法詎離于在定，經行何間于神通。

陳州商水人陳覺，字夢得，遊山東峰，望西巖一木如蓋，攀蘿捫石至其下，藤蔓纏繞如石，視之入定僧也，觸其衣，隨手而化。乃菴其旁。閱兩月，僧欠伸開目曰：「吾有衣寄巖間，有虎守之，持吾錫杖取衣，虎不加害。」覺見虎而示之杖，虎搖尾去之。僧引蔓授衣，有入肉數寸者。爲之說法，鳥獸鬼神皆來聽受，覺因得度世法。後人呼其處爲說法巖。

聞縮地于偷桃之客，

近靈巖寺僧遊山，迷失道路，循小徑至一處，有茅舍數十家，皆有方士也，見僧笑曰：「此僧亦知遊鴈蕩乎！」方洄冬而桃有實，僧折取數枚懷之，方士呼童奪取其桃，僧因恍惚過山椒，則明州天童寺也。

神飛于窺鏡之童。

紹興末，平陽獨嶼李氏子跌宕不容于父，方士將以東遊，不移時達孝義鄉橋下，辭不能進。方士出一小鏡使窺之，恍然抵一山寺，苦辭不去。俄若夢覺，視僧舍則靈巖寺，去家數百里矣。龍丹成于老父，九二識于元豐。

元豐五年，僧道親行大龍湫，道上逢一老人，自山而下，履木葉皆無聲。呼僧與語，付藥丸如彈一，曰：「爾速入京以進，藥乃萬歲藤膏熬成，名龍壽丹，以金盃玉盃研之，三日九服，可

保九二之數。」道親未行。數日又遇之，仍趣其行。道親至都，聞神宗不豫，詣都省言狀，執政異而不受，上聞而取之，問所欲。道親言：「老人但戒太歲本命四立，日慎酒樂，乞濟窮民，及禁天下捕龜。」上命中臣梁從政以焚香至鴈蕩山訪老人，無所見。八年立春，上得疾。病革，皇太后得藥于睿思殿進之，乃上手自封識。上崩蓋在十八年，事見《實錄》。

了世緣于國秉，

秦太師檜嘗夢抵一巖洞，有羣僧環坐，曰：「尚憶此乎？」秦瞿然悟身之爲諾矩羅也。僧曰：「公世緣末了，姑去。」後經鴈蕩，睹羅漢洞如所夢，作詩記之，有「欲了世緣何日了」之句。

夢顏像之形容。

尊者菴經魔賊焚蕩，廢不復理，捏像亦壞。紹興間，婺人向氏山遊，夢僧被金襴而不見首。明日，得老父介遊大龍湫，至則失之，視諾矩羅像，則夢中所見，因爲築室塑像焉。

神屠履崖以如地，

作尊者菴，工有無肉之歎。俄有屠鬻豨肉者，其去履崖石如平地，以爲羅漢變見云。

聞思光焰以如虹。

觀音巖，時有光怪如虹蜺。

盜道而江波激怒，

龍鼻下觀音石比爲一監司持去，及渡浙江，波惡，甚懼，而投諸水，刻石像送鼻下，非復曩時天然者矣。

觸鼻而涓泉不通者。

舊傳龍鼻二竅有水，孕婦或以手觸其一，泉流遂涸。

非人耳目之所到，而又烏得以議其洿隆也？惟茲山之神秀，嗟近在于人間。曾跬步之不到，乃窮人而上天。化石橋于北閣，企斤竹之飛泉。

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有「企石挹飛泉」之句。

抑子晉未成于羽化，而謝客不得善于遊山也。今夫天下之山，江東居最。永嘉富甲于江外，而鴈山爲大焉，可爲超羣而拔萃矣。他山之秀，么麼稱妍，陽臺十二，秋浦九蓮。詩文振古，名字喧天。僅得此山之一丘一壑，猶拳石之夫何足言！所謂夷泰山而吞雲夢者，惟鴈山之蕩爲然。《浪語集》卷三。又見《歷代賦彙》卷二二，乾隆《廣鴈蕩山志》卷一六。

〔一〕「含珠」上疑脫「其峰」二字。

〔二〕三峰：其下共列五峰，疑誤。

〔三〕名：疑當作「谷」。

全宋文卷五七七六

薛季宣 三

哀白鵬賦

辛巳春，武昌酒官修歲事，植秋千于次，有鵬西飛，觸之以死，爲惻然賦之。

哀白鵬之貞特，亦性天于純德。冠蓉砂之峨峨，素濤翻兮有服。林樾居兮幽絕，行有常兮時出。不鷄仰乎芻豢，雉有慚其高潔。歲曰改兮王春，百卉芳兮物新。藏淺草之亡幾，而奚爲乎邇人。傷人樂之及時，仙半戲兮輕飛。鞦韆建兮蹴蹙，聊翱翔兮嬉嬉。有來者鵬，自彼荒苑。疾遡風而西翥，昧人爲之輾轉。惟奮焉之靡顧，觸會遭其東柱。碎綏首于倏忽，飈毚毚而舞羽。有飄有零，渙血流纓。降離龍之無首，霞爍霧兮丹翎。神不及知，聲不及舉，俄而斃焉，曷其有所！我心惻其生遠，過城市而非宜。昧有進而弗視，飛災是以罹之。信始安其故處，羌高飛而遠舉。矰弋縱其何施，寄哀思兮鄙

語。《浪語集》卷二。

風賦

有物營營，有迹無形。不喙而呀，不趾而行。得竅而聲，滾地雷鳴。一息不停，千里其程。時畏而寒，時挹而清。萬彙以生，庶品以零。飛砂一怒，草偃遐征。小夫不識，請謁先生。先生曰：「是非虛隙之產，號令于天歟？至微至密，惟力之全歟？沈潛靜謐，可以激致歟？發揚隱伏，元之噫氣歟？鴻鴻濛濛，無得無從。鼓舞萬物，名之曰風。」《浪語集》卷二。

種竹賦

沔鄂之都，牙堂之背，久廢弗治，污萊有穢，徙修竹而蒔焉。地不改闢，堂不改舊，蕭蕭然，鬱鬱然，不改時而有拂雲之意矣。方其竹之始生，自彼空谷，頎然而修，猗然而綠。葉秀卿雲，雲興翠筠。直節虛中，羌來細風。蔥瑣非春何凋，凜冬何華，森然萬叢（二），及其應人而出，樹之庭陞，修直依然，不回不易。葳蕤之態，困頓美人之春睡，灑落之韻，謫仙頽乎其尚醉。清飆時來，振葉凌柯。積翠招搖，瀟灑交加。夜風冽揭，朦朧素月。瑣碎兮清陰，橫斜兮錯節。吾不知前日之蒼涼，與如今之煩熱也。若乃旻天得助，繁陰變暑，蔭之以油雲，沐之以時雨，翠幹盤根，安安爾所。稚子承

承，方流振古。斯又類物之攸裁，固非人之所處也。至若淵明之秫，潘岳之花，好樂不齊，咸宜厥家。至人遐觀，匪同匪異。沈酗清芬，各從爾志。則夫是竹之清風，斯子猷之遠致也。《浪語集》卷三。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八。

〔二〕「蔥瑣」三句當有誤，《歷代賦彙》作「春生凜冬，森然萬叢」。

大榕賦

越甌而南，嶺山東麓，有七閩之會焉，厥都維福。福都中閩，城山塹水，修達孔直。麗譙南指，粵有喬木，根乎雌堂，青蔥映帶，經五門而之合江，夾經途者凡十餘五里。其爲根也，盤桓詰曲，勢浮平陸。隱丘陵，幹坤軸。如山如坻，崑岑蔽虧。列岫奇峰，幻然物爲。蜿蜒糾紛，蛇蟠鹿奔。卷舒連鬣，油如出雲。樹無全株，萬本同植。縈連癰腫，鑕堅露隙。儔引儔緣，自陵空碧。和氣鬱，贅疣生，衆醜備，百怪形。岌如神山，冬無落木。蒼蒼九夏，森其翠幄。枝柯離斂，橫從出奇。翕如其合，判如其離。嗟如其往，歛如其來。夭矯驪龍，摩天切空。雛翼雲垂，扶搖下風。輪囷無心，隨之有本。孔綜根元，誰分混沌。軒然而大厦成，蚴然而怪螭怒。駢爪紛拏，矗其八柱。飛鳥千羣，而咸棲有所。綢繆束薪，不堪以火。盤根錯節，而摧斤缺斧。其圓也不中乎規，其方也不成乎矩，樵夫視

而弗斯，大匠行而弗顧。以無堪而保其天，斯所以邇乎人而壽莫之數也。若夫景升之牛，主人之鴈，不善其鳴，服箱孔鈍，以不才而烹者何哉？蓋豐肌而蠹夫人之芻豢也。斯榕木則不然。承天之施，得生于地，不假乎人，不離乎類。不以直節爲高，不以孤生爲異，凌寒而不改其操，連理而不稱其瑞。無庸而庸無尚焉，爲其全虛愚之義也。至于交柯旁薄，分根合枝〔二〕，異生同命，縈繚相維，倚天成蓋，蔽野成帷。迷雲而零雨不下，畏日而炎天改色。邑人之依，行人之得，不才而才無似焉，斯其爲大通之德也。夫惟有大通之德，全虛愚之義，守不才之位，處無庸之地，爲物而物莫之陵，比人而人適當其意，其事也無施，其生乃克遂。是生乎通邑大都之間，尚亦躡千齡而幾萬歲也。走嘗聞諸西方之書曰：「尼俱律陀之木，其子芥三之一，及其成材，蔭車將五百乘。」斯榕木者，不幾于是乎！今夫閩中之木榕爲大，其萌也微，物莫之害，有叢其芽，蓊然天蓋。走不知命之者誰邪？庸有劣其形而不文其內。劣無文于內，將或容于外，而以成其大。《浪語集》卷三。又見《歷代賦彙》卷二六。

〔二〕分根合枝：原作「根分合枝」，據四庫本乙。

七 屈

無然先生居崆峒之山，巢喬松之下，不設藩籬，不爲庭戶，引水以通其流，耕田以餬其口，語默

不常，無能知其極者。冠服者七人，同行于野，聞其事于野人，豫然詢其居處，謀從而師尊之。進趣乎先生之所，遡風而前，承風而語，以請于先生曰：「竊聞天高而物覆焉，地厚而物載焉；聖人德配天地，而民取制焉；小人無似而各有志也，迄未知終之所屆。夫子之道，廓如無外，灝如無際，寂然不動，而變適不窮，曷知始而知終，無乎不在，無乎不通，固已合德二儀，同成歲功矣，中庸其有擇焉。不識蹇蹇之志，可言于前乎？」先生曰：「可哉！」微生者，位六人之後，慨然而進曰：「有鳥有鳥，巢林之顛。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百歲之日在大化，爲嘑咷之間。行樂須及時，日月爲我延。我有高堂金玉，成之瓊室；椒房珠璣，榮之華閣。曾樓接漢，凌煙浮廡。修廊凝虛，回環後聳。崇臺間以流泉，彫楹刻桷。柏梁桂楣，深湛海闊。岌嶪天齊，懸壁璫藥。繡栢宛曲，檻儼玄墀。薨雲連而鱗比，簷軒翥而鸞飛。星居煥其錯落，粲神光之陸離。列姬姜之嬋娟，皆紅妝而翠眉。髮鬢如雲，粉光如土。麗質天成，清標振古。冠芙蓉之嵯峨，曳霓裳之楚楚。衆樂合奏，八音具舉。吹洞簫，鳴建鼓，靄登歌，紛屢舞，奠金罍，酌清醑。羅珍羞之百味，具鳳卵與龍肝。文豹之胎，玄熊之蹠，丙穴之魚，槎頭之鱸，紅膾絲瓊而并薦，曄果肴其麗鮮。方丈綺錯，五齊濃淵，燕樂嘉賓，以畢歲年。耳熱酒後，醉歌狂顛。歌曰：『烏菟川逝兮不我遲，寧知昔是兮今非？人生能幾時，有酒不醉夫何爲！』子以爲樂，不知其外優焉游焉，聊以卒歲，夫子將許而進之乎？」先生曰：「瞽哉！燕安枕藉，吾知其斧斤斲毒也，不知其它。」

榮生曰：「三光錯行，所以成天德也；百吏攸司，所以爲民極也。三公之位，九卿之職，既尊且

榮，光輝赫奕。莫不紆紫綬，綰金章，班彤庭，升玉堂，密勿泰階，以從君王。吹噓則品物生春，叱咄則風雷改色。無志而不信，無求而不得。內子受小君之封，諸兒執郎官之戟。九族恩覃，四方是則。爵崇九命，列土苴茅。王人致伯，治陝分郊。謐寧方夏，紀司百辟。宮殿翥其屯雲，九章爛其車服。樂舞六佾，城周百雉。有寶玉之分器，列山川之命祀。鄉明而治，南面稱孤。宗祏之享逮曾高，惠澤之溥滋萬夫。弓矢賜于周我，征伐行于諸侯。濟濟盛駕鷺之行，糾糾羅熊羆之夫。整我卒徒，一時隸武。既飭我車，既勒我馬。千乘鱗鱗，駸駸四牡。建拂天之翠旟，載干雲之丹旗。前行霧合，後騎星羅。擊鼓其辭，載驅載馳。兩首蜿蜒而蛇行，八陣舒卷而雲飛。山川以之晦暄，日月以之騰暉。于是鳴金鉦，斂雲霓，放卒駟，效勇力，乘高陵，蹶巖石，合圍電轉，逐如颿風。拔潛水之蒼蛟，落凌口之素禽，下飛虎于木末，執玄豹于山南。獲獸堆岑，公縱蔽林。顧夕陽而旋返，翕女樂之嘉音。舞袖歛其輕颺，紛衆鼓其鳴琴。厭厭夜飲，和樂且耽，朝宗于王，綽有加禮。實獲我心，於穆不已。士之通達于時，至于斯而極矣，夫子將許而進之乎？」先生曰：「彼哉！不義而富且貴，于我浮雲如也，不知其它。」

誕生曰：「蚯蚓不可以語神龍之變，燕鷗不可以語鵬程之遠。知小力單，曷施曷展？知方之士，固不與志富貴者同其蹇淺也。彼高蒼蒼，有神都焉，是曰鈞天，實爲玉京。粵有□靈之殿，廣樂之庭，兩曜二府，千官衆星。跨虹霓以爲梁，馭煙霞而以乘。礪礪爲之喊噓，號令震其雷霆。至人鍊形，身乃輕兮。鶴駕龍車，迎而升兮。絕塵叫閭，以遐征兮。其樂無涯，不可名兮。滄溟之東，弱水

西界，壺山青蔥，巨鰲首出。金闕玉堂，銀階瑤陛。聳高高而不極，帶浮雲之溶洩。玉樹扶疏以成林，琅玕參差而縈帶。朱棗若瓜而小覈，蟠桃如栳而并蒂。馥馥香草，維蘭維蕙。輪蠹丹芝，藂莛其砌。鳳鳥翱翔于園樹，麒麟馴擾其庭際。仙靈之人，皆壽無極。飛魚薦其朝飧，玉鯉爲之夕食。吞日華，嚙瓊液，服青霞，縈素霓。雍雍容容，披雲御風。遊倏忽其千里，歛始上而已降。其樂非人間之類，蒙悅心而熱中。夜吸沆瀣，旦含太和。鍊靈砂之丹火，咀玉藥之瓊華。嗽珠漿，飲神醴，羞肉芝，嘗石髓，鳴天鼓，叩貝齒。頂郎霞之危冠，佩天樞之神璽。緝鶴氅而爲衣，蹈五雲之高履。旦旦朝元，庶乎高企。幾應之來下，將以追夫仙者。油雲爲我生，青鸞爲子舞。東朝木公，西賓金母。遊神八極，寓目萬寓。老矣後天，壽莫知數。是亦不徒生矣，夫子將進而許之乎？」先生曰：「誇哉荒唐！方士之言，聖人不道也，吾不知其它。」

庸生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吾不敢以希上，次庶幾而企焉。仲尼之述者六經，今或亡而或存。《易》以盡神，《春秋》凝命，《禮》、《樂》存誠，《詩》、《書》正性，《孝經》立其大本，魯《語》會其蹊逕。其次諸儒之說，亦章章而孔明。《中庸》述于子思，《易傳》成于卜商，《春秋》左氏之辭，《公羊》逮于《穀梁》。爰及史篇，善惡是揚。諸子則曾、王、荀、孟，賈、董、韓、揚，異端則楊、墨、孫、吳，佛、老、申、商、鬼谷之徒，其言言詳。紛競陳而破卷，咸有正于羣經。吾將獵其菁華，簸其粃糠。汎遊覽于前修，畢哦咏其辭章。自含醇而吐醕，維舍短而趣長。懷玉之瑜，茹菊之英。賦詩篇，續《離騷》，補《官箴》，度歌謠。舒牋染翰，吮墨含毫。文燦羣華，璀璨瓊瑤。追逸蹤

于絕迹，發新意于來今。仰不愧于先賢，中有當于人心。蔚神文之娓娓，哂才士之浮淫。作自我而名家，夫豈人之臣僕，以明道之淵源，擬三光之旁燭。用馳騁于中原，等駉驪之行陸。摘章霏其雨散，麗藻郁其蘭馥。栗栗嚴冬之凜，煦煦春陽之燠。以是爲木鐸而鳴之，于以贊夫化育。夫子將許而進之乎？」先生曰：「小哉！辭文一藝爾，君子依仁據德，而後藝可遊焉。六經不謂是也，吾不知其它。」

汲生曰：「草之繁蕪，不離于腐木之披離，不逃于蠹。均受氣而形成，乃索然其如寓。諒無德而稱焉，匪他之故。人，萬物之靈也，可實焉而無務。且修名之不立，誠君子之所矜。必于身而有見，將有事而足稱。孝于家，忠于國，信其言，果其行，夫然後行，而名以此成。位乎人之廟堂，將守忠之言挺。必致主于三王，庸括囊而循靜，諫維其正。撩虎須，逆龍鱗，而道以此信，冒叢棘，回帝力，而後爲稱職。羌自效于小官，亦昭昭如必聞。寧直躬而隕首，無左道而逢君。如牧民于都鄙，澤逝廣而惟均。凡小人之務勦，慎兢兢其及人。若夫將三軍，帥六師，討不庭，誅畔夷，倚分甘而均逸，款共燠而同飢。進螳螂于轍下，流春酒于江湄。進遇敵于前行，畢同心而載馳。陣雲敷而霧卷，颿已往而還來。震雷鼓之喧天，聲磅礴其如破。摧堅城而執貔貅，斬豪首而攬牙旗。前無敵之可當，展如虎而如貔。惟安人于一怒，夫豈高其勇力。用博濟而施仁，永躋民于壽域。近悅附而忻忻，致旒旆而遠來。達乎上其如是，沈以顯其清議。體正以方我則章之，言善以當我則揚之。行頗以僻，我則直之；道曲以畔，我則辟之。期此道也，無時而不振，無時而不明，無時而不立，無時而不行。以我之軀，麼然之微，入雞之羣，如鳳之儀，廁石之間，如玉之瑰。夫子將進而許之乎？」先生曰：「淺

哉！役乎名者不可與有立，悅乎外者不可與適道，吾不知其它。」

高生曰：「驪龍之飛，何羅之網？丹鳳之翔，豈爲俗羈？苟汨沒于囂塵，將驚羊而視之。知遠引之足尚，遁世絕俗夫何疑！式高舉而深藏，于以全其天力。惟患道之不弘，豈爲人而役役？我有良玉，蘊精于璞。我有狐裘，反披其鞞。資一身而有餘，夫何爲乎有作？青山幽幽，浩蕩江湖，有石有泉，有雲有霞。紛佳景之不常，萬象變于須臾。孫竹粲玉，筴野花，鋪錦綺。松檟檠而孤貞，泉涓涓而清泚。鳥日夕其還往，人安閒而自喜。築室山阿，茅茨素樸，孰爲主客？孤雲野鶴，鼓絲桐以抒情，音寥寥而滿壑。時被髮而行吟，窅不知其何樂。雜幽蘭與杜衡，不爲人而方馨。岌孤峰之壁聳，佩璫璫其礪聲。百草影其咸遂，倚盈前而青青。面有漣漪，步有輕舸，恣野情之安往，匪憚涉于風濤。水涵虛而無涯，歌肅肅其清高。鼓蘭橈，漾澄流，撥青萍，狎浮鷗。迅短蓬，披鷺蓑，采絲蓴，擷錢荷。穿芙蕖之芳叢，杳出沒于蒹葭。慨自如其忘返，視汀島其如家。舟悠悠以何之，迹泛泛之輕鳧。投絲綸，引肥鱸，饌玉膾，鬥春華，薦冰盤，倒冰壺，茹新薇，飯香菰。樂生而已，宛不知其所如。萬物不足爲吾累，眇一身而安虞，于以窮年，其樂只且。豈以我之潔清，而逐物之營營乎？豈以我之浩浩，而從人之浮躁乎？如斯而弗去也，夫子將進而許之乎？」先生曰：「遠哉！獨善其身可矣，以爲道則未也，吾不知其它。」

安生者逡巡而退，蔑然無言。先生曰：「而何言？」安生曰：「予何言哉！六子之言詳矣悉矣，吾不知其極矣，予何言哉！」先生曰：「亦各言其志也。」安生曰：「予何志？要歸其中而已爾。必

也將有行也，將有明也，舍天地而何方哉？夫天之高高，漠漠而蒼蒼，曷知其大，曷止其鄉？日入陰生，粲爛三光。雲油然其連鬢，膚寸合而還亡。轟霆閃電，雨施風行。生春長夏，秋收冬藏。乾乾不息，其出無方。綿古亘今，弗改其常。凡此道也，固已植立乎其中，有意存焉，失得寧免于茫茫？伊坤形之厚博，其以何而能度？弘山海其深高，瑣細及于沙石。芑芑草木之敷榮，煙火炎而旁爍。金從革而中剛，水至柔而潤澤。鳥之飛，獸之馳，夫豈容其私？匪得于此，曷之爲？天無爲而時行，地無爲而物生。人儀形于兩儀，惟至命而存誠。道之妙也，下焉而卑，上焉而亢。信之則盡乎庶物，舍之則密而退藏。凡動靜出處，語默柔剛。云爲用舍，曲直員方。故非此而無行，終亦不知其所從。毫杪之差，忽焉而亡。彼天地之時成，名君子之五常。伊執方而弗通，乃形器而可量。羌不滯于端倪，允合德而無疆。淪出澤，履朝堂，處富貧，考興亡，將朝夕之不違，蹇有行而曲當。故夫得一之至，貫通萬彙，變動不窮，舉臻理義。不可暨也，庸可志也？不可陳也，庸可言也？予何言？予何志？」先生唯然而進之曰：「庶哉，至矣當矣，平矣常矣，博厚而高明矣，吾與其行矣！」

六人者隳如若廢，覩然喪氣，而問諸安生曰：「夫子之道可以無志乎？」安生曰：「此非吾所識也。雖然，志吾志也，烏知其棄置也？」六人者攫然如瞽之決其眚也，始知安生之大，盡棄其習而學焉。弗愆其素，弗移其外。居無幾，而咸有所屆。《浪語集》卷一四。

九 奮

啓 憤

啓憤兮申冤，訴衷情兮陳矢言。叫蒼天之無辜兮，指心以爲正。將求信于旬始兮，或咎繇之我聽。神羊不世有以觸邪兮，其誰宜爲政。親莫親于手足兮，而爲之詬病。重莫重于君臣兮，而讒言以興。余服蘭而佩芷兮，扈江離與蕙茝。紉留夷而緯揭車兮，以爲束帶。青雲冠兮遠遊履，心曠漭兮橫四海。日月昭其清明兮，孰興雲霧。余既有此高潔兮，羌謂余爲卑污。鳳皇翔于九霄兮，燕雀與程其度。蒼蠅矢之亂白墨兮，人夫何爲乎不悟？於穆靈修之高厚兮，天與地其作配。三辰煥其服章兮，揭招搖而爲蓋。拂白螭之純素兮，列蒼龍于左輔。朱鳥熒煌而先後兮，神龜昌揚而禦侮。東南海而西界羌兮，商於崇其北戶。愉昭明而震起兮，謀發揮于天下。余日望其遵此途兮，放意咸池，乘玉虬兮俱奮飛。開閭門兮造東父，逍遙遊兮太微。何鴟鴞兮名鳳皇，駕金車兮翱翔。之桑間兮溱、洧之側，樂盤遊兮三旬不息。余心隱憂兮，惟靈脩之故也。覲修飾而娟娟兮，而以爲惡也。余靜好而弗余親兮，蹲踏蛾眉之妒也。足頓地而不我知冤兮，仰天而不吾訃也。省吾私而內不止疚兮，此固天之數也！悲幽幽兮楚宮深，望漠漠兮楚雲陰。指天極兮清高，聊適我兮遐心。吸正陽與沆瀣兮，于夕陰與清旦。騎

朝霞而御白蜺兮，以遊以衍。和六氣而與居兮，不知我之爲物。升天入地兮，倏來往忽。靈修可告語而獻之兮，將我從而我拂。重曰：皇蒼愉和，物無它兮。陰靄飛騰，儼惟瑕兮。雲收風靜，恬靜嘉兮。悠悠我心，可如何兮！

怨春風

怨春風之不仁兮，既發我羣芳與衆葩。羌無遠而不屆兮，爛錦綺之紛華。柳青青兮花漫漫，黃鸝擲兮聲度轉。香襲衣兮馥馥滿路，又吹殘兮何故！匪黔羸之媚嫉兮，是殘醜類。摧傷物之通美兮，且以成其獨異。彼丹葩兮適榮樹端，今飄零兮布地漫漫。昔芬馨兮襲人旖旎，今質存兮已魄然而少氣。野之草兮昔牙萌其嫩綠，今生砌兮亦盤盤而錯錯。余啓卜于靈氛兮，問其何故？靈氛視余以其繇兮，曰：皇之常度在天地。萬物其盡然兮，夫子何疑？暢其理而誠告兮，子其知之。曰：人生百年猶樹花兮，三春發榮榮其葩兮。光彩馨香能幾何兮，壹昔飄風竟辭柯兮。彼隨飆兮展轉，或歸根兮或遠，或一墜于庭闈兮，或遂沈于坑圜。風何知而花何有兮，子之心焉眷眷。嗟世態之汨于是非兮，孰通其說？西施見斥兮，嫫母爲說。毀棄尺璧兮，鼠璞見珍。明月沈埋兮，魚目爲蠙。美自美而惡自惡兮，曷與真其誰分！春與秋其代謝兮，子何與而傷春？餘不得此之高意兮，懷達人之至言，斯從事于來今兮豈然！

去郢

桂柁兮蘭舟，去景兮悠悠。維赤岸兮裴回，睠丹陽兮夷猶。中腸鬱結兮神情尚悅，思夫君兮聊淹留。浮沔江兮放于沱漢，泛淪漪兮極其汗漫。悵始異而終同兮匪它，回波瀾兮顧復之豈遠！婉清揚兮採蓮女，要美人兮北渚。搵芳蘅與若英兮，備雜菜之芬馨。將日昃之與期兮，指潛波而爲盟。羲和暍其西入兮，暮雲合而美人不見。怨芳心兮，泣蘼蕪余以衍。秋風起兮颿颿蕭索，幽蘭秀兮芙蓉亂落。感北江之東注兮，泝洄之宛宛。羌順天而不極兮，蕩波之有沔。鳴鳩雨而逐婦兮言歸以霽，動人情兮弔孤影而零涕。去靈修而自放兮，余心不忍。回素首而不見其形兮，于斯焉其逾逝。亂曰：冶余容兮安閑自喜，蓀窈窕而不我嘉兮何以？苟承恩之不在貌兮，蒼天謂何，分此生兮已矣！

東首

愁城結余之方寸兮，羅累千之雉堞；繚其外惟怨水兮，如褰裳之不可涉。揖輸般俾攻以械兮，訴余曰罔克。礪利刃而斬其關兮，礙重門而莫得。登東丘而延佇兮，見滄溟之混濊。深湛漫兮，受百川之潏潏。朝與夕有汐潮兮，冉冉來而西漲。江河之波倒流而西傾兮，泝崇丘而以上。歎忽洄流兮已往來，孰使之然兮去誰與讓？曰夏后之勤勞兮，導川流之歸王。執玉帛而朝萬邦兮，淩會稽而會計。穆百神之受其職兮，罔或不至。瑣防風氏之恃修軀兮，朝宗敢後！缺我斯兮破齊斧，骨專車兮以徇于天。

下。於越守東藩而奉其祀兮，盛侵淫于中世。句踐王兮始大，北爭衡兮吳會。棲會稽而幾不免其身兮，惟種、蠡之與謀。朝嘗膽以苦身兮，將反之于寇讎。吳夫差之不仁兮，忍闔廬之餘恨。甘蟲蠹心兮，尚不覷乎其面。說妖女而築姑蘇兮，拂胥臣之悶悶。乘鴟夷而蹈斤溝兮，不及夫椒之親見。麋鹿遊于吳宮兮，火災興于探鷺。羌伯越于中原兮，通舟梁于梁宋。痛曾孫之殞其緒兮，西面朝于雲夢。鄂渚豫章有虎狼之遺跡兮，曾不知其所重。虛鍾離而徠封豕兮，寧待我師之所控。心招搖兮故丘，將蹈海兮襲滄流。望鯨鯢兮山峙，蹇產吾心兮索然無氣。

溯江

越夏首兮西泝，張青蒲兮疾去。鷁吻低徊兮翱翔風便，回首東冥兮日遠。睇蘭洲兮芳杜若，羌吾好兮不得泊。聞持鼓兮辭辭，余心結兮尚何樂！西風駛兮江皋，舟迎風兮溯流。進將寸兮退尺，凝遠眺兮江水幽幽。江風號兮漫天素濤，走魴逼人兮將吞舟。余奈何兮倏忽，下有蛟龍兮出沒。江豚得意兮若神，肆跳梁兮衝突。泊兮恍烏雲潑墨兮吾上。天地變兮不可測，渠泉飛兮無峭壁。亘徊余桂棹兮，蘋叢至止。曳方竹而相羊兮，檻芝中沚。蘇椒紅兮和羹，辜辛夷兮用餌。雜薦兮蓀蘭，載隸兮薜芷。風細細兮波停，縱余舸兮于征。長歌自放，顧一返兮屏營。倡曰：扁舟大江，溯狂風兮。下地登天，轉飄蓬兮。人之死生，將彼舸之攸同兮。停橈待濟，考攸終兮。賡曰：逆天理兮，雖大而覆。順其然兮，百福攸助。叛水性而余求兮，噫其何故！

賦巴丘

巴丘兮崢嶸，嶽岑兮洞庭。秋霖兮閣淚，春草兮愁生。巴之蛇兮修之，雲英甲兮火晶。戟微手足兮惟行，雲霧飛騰兮匪翼。知紂信兮天性，展轉委蛇兮至行。朝之遊兮衡岳，莫飯流兮湘曲。鹿焱起兮中洲，人之逐兮悠悠。紛繚亂兮海波弗靜，逐之顛者相望兮莫得持其腰領。鹿冠元兮森槎千角，蛇銜取兮不畏觸。歲三遷而解甲兮，骷髏具吐。羌有獲兮，故無取象。巨牙之雙植兮，肥腩頑健。肉鷄兔虎龍而牛幹兮，得鼠豨爲首面。性羊狠而馬行兮，狗猴心而蛇變。既備此十二神象兮，害于田其不遠。蜿蜒蛇之怒兮，吸無勞乎宛轉。雖有此修鼻駢齒兮，寧復餐而以卷！不勞咀此齒牙兮，害以蛇除。珠顯灼而光明兮，不在短狐之毀譽。遊蘭若兮芳洲，卧香蒲兮翔素流。芷岡兮戲豫，丹穴兮優游。何蜂蟲之陰戾瑣微兮，藏形于閭。騎蛇頭而啜之兮，墮厥頤而脫頤。阜堆骨兮名陵，風悲雨泣兮千齡萬齡。象種繁兮蛇既斃，欲吞之兮誰能？舍鹿奔兮其復獲，登蛇丘兮涕零零！

記夢

解荃維兮放蘭舸，蹇南越兮洞庭波。噴浪花兮飛白雪，身何居兮入明月。聊凝神兮隱處，夢龍宮兮波之下。珍珠庭兮紫貝闕，瑤琳宮兮犀甲戶。朝龍君兮殿堂，芰荷巾兮蘋藻裳。圭琉璃兮苻帶，佩美玉兮琅璫。龍君遊兮何之？水晶宮兮丹水湄。驂蒼虬兮飛廉御，豐隆車兮爲後屬。礧礧驅駝其左右

兮，使風伯爲清路。都離宮兮忘反，命羣臣兮燕衍。菹蘩藟兮形鹽，列鯨胎兮龜卵。張鈞天兮廣漠野，鼓蛇鼉兮雷鼉鼓。鏗浮磬兮□龍鍾，歌湘靈兮奇相舞。三行兮清酤，戛止兮祝敵。觀其臣之就位兮，厥令尹曰瞋鮭。總羣蝦而將之兮，胄乃元惟鮑魚。緣蛙聲之聒聒兮，位高于五諫。鱸魚大而無庸兮，處之冗散。鬱鬱余心之惛默兮，周章而蹇產。欲陳詞而夢覺兮，嗟言之而已晚。忽忽余見斯情物兮，徒臨流而惋歎！

行吟

行吟兮大澤，邈無人兮臨水石。被髮兮徙倚彷徨，遇隱淪兮嘉客。艤漁舟而前致恭兮，問余以名。何徒搖爾精兮，焦然爾形。曰原楚卿之貴戚兮，三閭次也。同王姓而氏惟屈兮，靈均先人之字也。世滔淫而混濁兮，我惟潔清。彼醉者之紛拏兮，同怒余之獨醒。漁父愀然而教之兮，曰聖人之致一。不必動而營皇兮，卓時中之變物。貴莫貴于和光兮，太潔在情之甚嫉。混濁世兮，胡不揚波而泥淈？衆皆醉兮，尚可鋪糟而醢歎。不同人而求自異兮，宜一朝之見紉。指清流之灝灝兮，余將以逝。方浴茝而沐芳兮，振衣冠而卒歲。不自塵其皓皓兮，受汶汶而蒙世。父行歌而鼓枻兮，舟飄飄然無凝滯。歌滄浪之水兮時乎清濁，斯濯纓兮斯濯足。望斯人兮搖搖，欲從之兮無由。煙雲邈兮不可見，嗟斯人兮已遠！

沈湘

觀吾生兮，何爲乎今之世？永悲傷兮，耿耿夜長而尠寐。臨清湘兮思逝無舟，俛欲行兮不濟。擬飛騰兮，假羽翰于黃鵠。鵠已亡兮，曾是余之能服！將解衣而下遊兮，潛川不貫。懼射工之余中兮，備蛟龍之芻豢。登衡山之嵯峨兮，柏松委靡，怨飄風之怒狂兮，害于物理。猿猱嘯侶兮，上獲我冠，荆榛塞路兮，下穿我履。望蒼梧兮，將重華之云愬。嶠九疑之不可辯兮，又藐然其煙霧。殺竹枝而求淚班兮，思二妃之渠度。哀靈修之返無期兮，蓀舍茲將安寓！首陽河瀆遠而不可適兮，視申子夷齊其有故。將從此汨羅之水兮，儻務成之或遇。悲女嬃之嬋媛兮，臨流而止。余涕滂沱兮，心悲江渚，念我獨兮，斯不可以久處。心如石而莫轉兮，吾其此介，與子別兮，余將于邁。褰余衣兮，不我止，蹈清泠兮，余乃已。抱巨石兮，懷沙，謀同流兮，灝波。其窮幽兮，眇眇，皇合德兮，太皓。

《九奮》，走之所作也。走世官于楚，身嘗主簿荊州，假令東鄂，皆故楚地，江陵又楚都也，感靈均之志，以爲九者，天地萬物之通數，因憤怨而奮發，作《九奮》，言將質諸天地萬物而自奮于淵泉也。《浪語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五七七七

薛季宣 四

補漢封汁防侯雍齒冊文〔二〕

高皇帝肇興豐、沛，命將雍齒居豐。雍齒以漢之微，入豐于魏。載以趙將，從平諸侯。齒舊用財豪里中，庸窘辱高皇帝。皇帝莫都櫟邑，諸將軍病艱盡封，留侯請邑諸汁防，諸將咸說。惟六年，皇帝使御史大夫昌廟立趙將軍齒爲汁防侯，曰：

於戲！趙將軍齒受茲赤社。朕承天序，惟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爲漢蕃輔。於戲！念之哉，龔朕之詔。維古先哲王置侯設官，于以貴德崇功，非于好；人之于命，越有小大之刑，于以警于兆人，非于惡。肆人臣之在下，亦罔不正厥心，弗貳其行，共承厥辟。君臣同德，無有顧疑，庸能格上帝之心，致其誠一，天降之祚，國以永長。朕惟法古奉天，敢忘大信！爾之伉勇氣義，令問夙聞〔三〕。朕往于田，肇基自豐、沛，繫藉乃丕烈，興茲丕祚。厥後入豐于魏，時惟朕計之失，非爾之

辜。衆大正于四方，實萬夫之力，是憑是賴。爾將趙衆以來助，克樹乃豐功。肆予有萬邦，時乃德，朕懋乃績。思乃舊事，爾之窘我，則惟我之休，爾之詬我，亦底予于道。朕于惡不念舊，矧無惡之疑？庸大啓爾土田，俾侯蜀甸。往就乃國，欽哉！爾尚希乃怨惡，一于忠貞，毋或狐疑，謂朕弗大。惟天監于黔首，作之君師，司循善良，惟務強屏。爾其小心翼翼，視人如傷，毋暴困窮，毋取悍愎。式臻于道，貽厥後以永謀，則余一人汝嘉，德成斯報。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侯其戒哉！《浪語集》卷一五。

〔二〕汁防：《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作「汁方」，《留侯世家》又作「什方」。按：即今四川什邡縣。

〔三〕問：原作「聞」，據四庫本改。

召對劄子 一

臣聞位卑而言高，罪也。人臣之義，有犯無隱，可以言而不言，則負師學。況臣疏賤無階，以瞻天日之表，蒙賜之對，寧敢隱情而不言乎！臣昨官遠方，伏遇陛下踐祚之始，省服膳之御，却嬪妾之進，其自奉爲甚薄；躬細務以先群吏，親鞍馬以勵軍旅，其奮志爲甚大。臣居數千里外，觀仁聲之所及，垂白之老莫不欣欣相告，咸謂聖人有作，規模宏大，真將復藝祖之業，武夫悍卒至拔刃呼躍，

曰：「不報吾君以死而安死！」口奏：「臣備員鄂州武昌縣令，縣多中原故老，當時亦屯大軍，一時聞見皆實錄。」臣愚不識，察人心之所向，咸謂太平之世可以期月見也。歷年浸久，而陛下未享其效，臣竊惑焉。臣嘗謂治有本末，政有先後。先所施者，後或可置，本既舉矣，末亦可捐。夫清心寡欲，恭儉節用，堯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陛下既已身之矣，自宜固守而勿失。至于躬細務、親鞍馬，蓋聖人之權，施之首政，以警一時偷惰之習，乃其宜矣。循以爲常，則天下不能無疑。是故袞職任輕，無以仰承德意，動煩宸慮，而國事靡有定止；事出九重，百官莫肯任職；政令施設，下人得以輕議；寄耳目于左右，權或移于近密；躬細務以先群吏，而群吏未必勵；此不可不察也。叢脞之歌，賡于虞氏，自除郎吏，明皇無取。祖宗專以用人布德，懷柔天下，蓋爲之有道矣。毬馬之事，陛下所以習勞苦而振威武者。至于兵衛之害〔一〕，積于細微，銜櫛之危，起于所忽，降胡侍從豈得絕無關防？行之有年，議者遂謂嗜好之僻，親鞍馬以勵軍旅，而軍旅未必勸；此不可不察也。太祖皇帝猶謂擊毬非將相事，韓愈尚爲其長危之；仇士良既去，以毬獵固寵之術授其輩流。民臣之心，所以咸願陛下爲宗社計也。口奏：「仇士良事，安危之幾，反復其言，可以察知小人之情狀，而治道亦因可見，惟陛下留神。」陛下雖有天縱之聖，將大有爲，而精神疲于聽斷，玉體勞于驅馳，縱有清閑之燕，講萬微之務，臣竊意其有所分矣。金虜，我之世讎，固不與共天下，陛下所爲焦心勞思，不憚寒暑若此者，正爲恢復進取之計爾。然先後非序，本末倒施，勤于小而緩于大，圖其近而遺其遠。昔之所以鼓舞群動者，人情久且玩習，七年于此，而治效未著，寧以是乎？方今國威未振，民力未支，而虜人之情，傳聞常多失實，陛下再

造之心雖不可暫忘，而進取之事，其實未容輕議。臣願陛下深思遠覽，以靜養恬，略其小者近者，而圖其遠者大者。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評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本末先後，咸得其序，則朝廷尊而衆務自舉，威權振而軍氣自張，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天聲所臨，焉往而不濟哉！臣不勝拳拳之忠，惟陛下財赦！口奏：「天下皆知陛下治道所以久而未進者，良由三公之才多不勝任。陛下勤勞庶政，固非得已。今三公虛位，正陛下論相之秋，臣願陛下審之于未用之先，不可不專任之于既用之後。如曰人才難得，則致治之主不借才于異代，陛下論相之際，臣請無取沽激，無取誕謾，無取才華，無取闖茸，唯忠實可任者，相而任之勿疑。陛下垂拱仰成，責以治效，人才既富，紀綱既設，則恢復之事在陛下度內耳，又安在乎必躬必親下行鄙事而後為快？治道不如是也。伏惟陛下留神省察。」《浪語集》卷一六。

〔二〕兵：原闕，據四庫本補。

召對劄子 二

臣聞禮繁則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有虞之世，中外之官二十有二人，兵刑共貫，樂教爲一，帝舜無爲而治，用此道也。臣竊怪近世治不及古，自朝廷至于郡縣，皇皇財用，弊弊焉常患其不給，百姓腠肌及髓，而日以益甚，雖有卓犖之士，遇有爲之主，得時得位，其所施設，終無以救其萬分，詳求其故，則冗官冗兵二事實有以困之也。九卿之設，古六官之任也。自漢政歸臺閣，則有尚書六部。

唐明皇始置內諸司使，百官用皆失職，至今官中都者，遂爲養資之地。設官雖多，有職蓋寡，公移回復，祇爲文具，百度爲之隳廢，人士得以循默，閑者雖省員闕，而其尹寺仍存，置吏之員，滯事之患，無異于前。口奏：「天下之事每每不舉者，患在血脉不得流通，財殫而人困。而冗官冗兵，害政傷財之本也。臣疏遠不能詳知，請以工、兵二部言之。兵部舊掌軍旅、武選，今軍旅歸樞密使，武選歸吏部右選。兵部有尚書、侍郎、郎官，所領不過廂軍、鋪兵之名籍。其屬有職方者，掌諸州閏年所上地圖；有駕部者，每年一至御馬車輅院行視而已。近雖省併郎官員闕，一司仍在，省官之奉，不能當吏祿之奇數，文移回復之害，固自若也。工部所掌營繕百工之事。今營繕之大者歸轉運司、臨安府，小者歸修內司。百工有文思院、軍器所，有將作、軍器二監實按臨之，亦不過于歲時按行故事，士之才者，既無職以自見，而不才者得濫吹竽于其閒，文具迎承，尤害政之大者。陛下第令百司各言所掌，與其吏員廩給之大數，凡職之相似者即爲冗併，其疏閑者要皆無職，置吏廩祿自可從而知之。」諸路帥臣，古州牧之官也，國朝以來，置轉運副使、判官，有提點刑獄，有提舉常平、茶鹽，又有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大抵牧伯之任，分爲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權均勢敵，一彼一此，各行其意，民無適從，爲害滋甚，臣之所謂冗官者此也。口奏：「昔太祖皇帝以方鎮太重，置轉運使掌其錢穀，提刑諸司後置，亦廢置不常。今都統制，承平時副都總管之職也。漢十三州領于十三刺史，而天下事無不舉；今或一路不當漢一大郡，監司至五六十人，志異權分，州縣莫適稟命，是宜事之不立，而私意之紛紛也。大兵不屬地主，緩急之際，將誰與守？都統制類無遠略，平居極于貪暴，一當大寇，視棄地如遺爾。近時每有師役，又遣大臣督視，以權置之將，統烏雜之兵，尤無謂也。」廂軍之置，即唐方鎮

之兵是也。周世宗及我太祖皇帝增置禁旅，則今之禁衛與諸州之禁兵是也。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之帥藩，係將禁軍是也。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之大軍是也。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惟大軍可供戰伐之用，將兵而下廢爲皂隸之役，官吏占破無幾，則竄名廣破，賣工私役者衆，適足以爲污吏之資。游手之多，無法之久，干闌狂歡之事因之而生，比雖少加簡閱，繩以軍政，人情玩習，猶無益也。臣之所謂冗兵者此也。口奏：「今置軍雖四等，可用不過大軍。朝廷固以上供給之，然州縣困于軍須，惟以供贍將兵、廂、禁軍爾，餘如官吏占破，一郡不下千人，以爲役兵，則鋪兵、清務、牢城、壯城、作院之類，自有所謂役兵。只成都一府，廂軍至一萬人，不知養之安用？且以中人家，一年之賦供一廂軍且不能贍，今天下幾數十萬人，是宜民力之匱，戰士之寡也。」惟今法度之弊，臣所知者莫此爲大。且天施地產之物，其出有限，所養者衆，適用者寡，則人才安能不混，兵刃安得不刳，財賦安得不匱，而國欲安強，得乎？夫事簡則易知，易知則易從。職任專，軍政修，則上皆任事之臣，下皆可用之兵，濫吹者無所容，而政猶有未行，古無是道。陛下必欲仍今日之文弊，以圖天下治理，非臣所知。必欲政修而事舉，財豐而兵振，則非更弦易調不可也。夫事爲之有道，則人不驚而必辦，拂于人情，則取衆怒而無所成，顧陛下處之何如，毋憚其難而重改作也。伏願高聽遠覽，詢諸三三大臣，詳議而力行之。光武併省郡縣百官職員，而漢道中興；周世宗汰斥老弱，增壯禁卒，而王室始振，皆後事之師也。與其張無職之官而紊政，養無用之兵而虛驕蠹國，人情不卹，固當圖之，況爲之有道，將不至此乎？惟陛下留神采擇！《浪語集》卷一六。

召對劄子 三

臣前任鄂州武昌縣之管催苗稅，有常平司絕戶屋租錢，并省司逃戶屋租錢二項，科名通數，不爲甚多，皆是建炎以前兵火逃絕人戶屋宇，客戶租佃所出，今屋已隳，舊租仍在，臣屬軍事方興，未遑申明蠲免。今雖受代，心竊恨之。臣又嘗部夫運糧至德安府界，見諸縣人戶患苦出納前宣撫使岳飛在日牛租，其端由蓋與屋租無異。口奏：「德安租牛，蓋岳飛撫定羣盜所得，若諸將則固掩爲己有，飛以民間乏牛，故租與之，當時實受其利，此亦可知飛忠廉可尚。然事久未嘗無弊。今飛已死，牛亦無存，而民猶出舊租，其爲害可知矣。」比來待闕温州，適當海溢之變，田地之落江者，州縣雖爲蠲稅，然或未之盡也。問諸田里，則曰從前江湖側近淹沒之地，租稅例多不免，今所在皆有之。臣以武昌屋租計之，雖貧民受弊者衆，而爲國家財計無幾，朝廷患不知爾，如知之，寧靳此一錢粒粟之費，而忍強民以出無業之租哉！願降詔旨，凡天下郡縣有無產租稅如武昌屋租、德安牛租、温州淹浸田租之類者，并令人戶自陳勘驗，不以久近多寡，悉除之，省部監司削其科名，州縣印榜曉示，如官司不爲除落，許其越訴，用省無名之賦，以寬小民，以惠貧下，不勝幸甚！《浪語集》卷一六。

奉使淮西回上殿劄子 一

臣恭奉聖訓，前去淮西措置賑贍安集，覈實諸州墾田二麥等事。臣將命亡狀，不能仰稱使令，初至淮西，歲已云暮，委付雖重，所成至微。其廬、黃州所置官莊，并覈到墾田增種麥數，已別具圖冊，節次進呈外，方懼不逃辱命之責，聖度包荒，恩寵沓至，獎借么麼，以爲事功之勸，俯伏戰汗，未知展竭之地。竊緣置莊、覈實二件事體實相關。蓋自兵火以還，州縣多仍承平墾田舊數，間用貌約頃畝，著爲定籍。已而人戶請佃，類皆包括湖山爲界，有一戶之產，終日履行不徧，而其輸納不過斗斛。以臣循問所歷，大抵皆然。今者齊安之立官莊，壽春所以分給歸正，不免檢括冒占，取其荒田。初索干照視之，有名田一畝，而占地五七頃者，自耕則無力，剗請則必爭。諸處之民轉徙淮甸者，縱有佃田之請，州縣村堡往往憚事，且爲土人囊橐，多方沮之，陳訴窮年，了不可得，弊源未滌，乃欲覈知實數，自欺可也，誠不可以告陛下。故臣覈墾田，祇是括責稅籍，拖照自陳之數，臣不復盡論。諸州只如蘄州羅田一縣，邑于灕霍諸山之奧，實與五郡十縣封境犬牙。初申一縣墾田若干頃，至覆田，已耕不過一百五十三頃，未耕三十六頃一十五畝。又如黃州黃陂一縣，初申墾田三千七百一十九頃二畝，覆行詰問，則云墾田一百六十頃四十九畝。二邑此其最甚者，其餘大略可知。臣嘗怪國家經理兩淮，朝夕憂念，歷歲十餘，迄未有成，及此親行，乃見其患。且夫姑息之愛，惠及倖民。包占既

多，墾闢實少，非惟官司坐失租入，天產之物皆爲此廢。雖欲聚人保境，其道無繇。官莊之立，乃以一時賑贍之故，不無勞費，甚非常行之策。臣之所睹，江南轉徙人戶來淮甸者，東極溫、台，南盡福建，西達贛、吉，往往有之。土人包占既多，無田可以耕佃，以故失所者衆，來者甚艱。設若此患不除，則雖三數十年，淮南未見充實。朝廷常展剗請之限，茲臣所未解也。有如立法勸耕而開剗請之制，蠲耕牛之稅，徠四遠之民，來者知佃之必得，居者知包占之無利，歐誘并行，主客皆爭墾闢，數年之內，淮南可使地無曠土，足兵足食，以守以戰，將無往而不濟矣。臣願陛下深念遠覽，與宰輔大臣熟議而斷行之，不勝宗社大幸！《浪語集》卷一六。

上殿劄子 二

臣辛巳歲備員武昌，適虜亮犯淮，蓋嘗鳩集一縣守江之備，亦嘗被檄運糧信陽，略睹邊鄙利害，以爲古人經略守禦已成之迹，未有不可爲者。內政良家、突騎、府兵，此皆往昔之事，不必遠陳。如祖宗之關戍堡寨，與夫防田、塘濬、榆塞之阻，弓箭手、弓箭社，與夫保甲、保馬之政，功效大驗，載謫具存，政患今不爲爾，誠爲之，羅落可以立修，而攘却可以坐致。自臣受代，跼伏田野，不啻十餘年矣，所聞淮甸荆襄之間，竟未有緒，蓋未嘗不竊歎。陛下之宵旰復讎，精意治外，而無以副陛下之使令也。臣戊子歲因大臣薦，獲對咫尺之光，去歲再赴審察之命，既叨刑簿之除。泣職數月，邈無

報效。冬間假節淮西賑贍。寵雖過分，受之不辭，庶幾少效驅馳，非惟將以報君父之知，亦以考信古人之迹。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如目見，臣之跋涉往來，備睹其實，事無端緒，誠有自來。以臣觀之，邊無曠土則事力自強，今田皆包占荒閑，而勸墾文具，何以使邊無曠土？邊有團兵則戰守可必，今總首虛設，而教閱之法一暴十寒，何以使邊有團兵？邊之征税，雖稍稍捐之，以資其扞蔽急難可也。凡今循淮而南，有拋降之和糴，科買之鐵炭，以至建康草料之屬，泛舟而下于江左者，蓋多有矣。邊之守令，非行辟置之法，則人才不可恃。今淮西九州，十年之間至有守將數易，而其苛政無甚相遠者。一郡三邑而二令，菽麥之不辨，或昏于酒德者，黜之蓋不可勝黜矣。淮西之險阨，其當守者非一，今日淮西之守，不過合肥、居巢、歷陽三戍，多者五千之衆，下止一千，防城之具未能備設。合肥之城苟簡速就，歷陽因陋不增，居巢闕其南壁，而又累年以來，諸將興作之事，有費緡錢巨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有前人爲之而削迹無有存者。事既若此，而望羅落之少固，攘却之可圖，其不難乎！陛下英略甚高，誠意甚勤，志向甚遠，而稽誤陛下者乃至于是，是豈外治之果不可成哉？臣嘗深繹其故，國猶家也，內外猶堂室墻戶也，有如堂室空虛，墻戶雖飾，亦終壞爾。自夫不計而謾爲，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爲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賞而不誅，諛悅者用而不察，言既上壅，人多自營。陛下焦勞外治殆十餘年，自今觀之，竟亦何補！縱使陛下邊鄙之間或得一人之用，或幸一事之成，然連鷄輔車之勢，誠非一人一事之所能支梧也。吳人有言「同舟遇風，一物不牢，俱受其敗」，今日邊鄙之

勢，惟詳按輿地，分置鎮守，專任責成，悉如祖宗陝右之法，則守禦之具無闕，而進取之計固存。然此事極大，爲之誠不易爾。無《天保》之治內，則《采薇》斷不能以治外；無政事之內修，則夷狄斷不能以外攘。臣觀陛下大有爲之志之才如此，內外利害之勢洞見無疑，事苟不知，知之當無不行，人苟不言，言之當無不聽。惟望奮然與宰輔大臣講求其原，收天下賢士大夫，博圖其緒，內以正國，外以保邊，加之兼聽廣覽，遜志虛受，謀策畢進，耳目自廣，則凡壅蔽聰明、孤負任使者隨且彰露，而豪傑魁奇之士亦得以展其所長，爲陛下用矣。臣日見身逢，乃知關節脉理之勢如此，惟陛下留神！

《浪語集》卷一六。

上殿劄子 三

臣聞人主之爲天下，莫大于天下不可得而欺。夫使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爲無不成。自昔號有志之君，其所欲爲非不甚盛甚美，然卒有齟齬之歎，蓋欺之者多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而人主獨不知之，是豈人主不欲察之而甘于受之邪？近者爲之地，則遠者有盤錯之堅；大者爲之助，則小者有彰露之援。其察之豈曰甚易乎！守令之所臨，治不過一郡一邑之間，旦暮坐于聽事之中，豪家巨賈敢于欺侮而不懼者，恃有胥吏爲之囊橐也。人主萃天下之責而以一身臨之，爵祿利勢足以動人，小人而不爲欺，何以有僥竊富貴之望？而罪之根本，則在于左右之囊橐，致使人主無從而察

之也。夫左右之爲欺甚于天下，彼其伺候詞色之工，窺見意向之密，捭闔迎逢，殆難以狀其巧也。故有托正以行其邪，假廉以濟其貪，僞直以售其佞。薦退人才，不于有所陞黜之時，而游揚中傷于平居無事之日，一旦陞黜之際，雖人主自以爲出于獨斷，而喜怒氣燄，已歸于囊橐者之門矣。然則左右之爲欺，人主又何從而察之？亦曰兼聽無我，收骨鯁、棄軟熟而已。且可以利來，可以使懼。有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敢盡，皆軟熟之人也。骨鯁之士，惟其胸中耿耿，不能與世推移，急危存亡之秋，乃可望以伏節死義。平時軟熟，自爲身謀，而欲望以急難，非所聞也。借使舉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其爲墨墨大矣，于人主何利爲？若乃骨鯁之士，世多以好名疑之。夫名，天地之美物，不易以與人，而亦天下之公論，不可以冒得，舉事進言，果出于爲君上、爲社稷也，然後可以得名，不然，將誹謗隨之矣。故在臣子，自爲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爲社稷之計，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人皆好名畏義，則人主所欲爲者，無不濟矣。故欲絕天下之欺，惟在于收骨鯁，收骨鯁在于兼聽，兼聽莫難于無我。入者先主，縱有他說，不能復入，何以鑑擇其是否乎？骨鯁之言，非無我則誠難于受之也。「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此漢初之謀臣所以事英略大度之主，而使屈羣策之用者，其言如此。齊威之霸，其機不在乎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者之刑。毀譽不公，而齊威之刑賞不行焉，則爲欺者殆無以禁之矣。恢復之功，獨可日月冀乎？此臣所以冒昧而獻兼聽無我之說也。陛下靜觀而熟察之，儻有驗于微臣之言，功業成否，反掌間爾。《浪語集》卷一六。又見《南宋文範》卷一八。

知湖州朝辭劄子 一

臣少長田里，常睹鄉民患苦催科之政，九重千里，無路上通。茲蒙超擢輔藩，未知稱報。伏睹陛下無輕民事，寅夕究懷，知而不言，臣則有罪。催科之弊，未易單舉，敢以其害甚且博者，仰爲陛下言之。凡二事：一曰科折不均，二曰丁絹催擾。縣官租入有常，科折在所不免。使有均一簡易之法，民知適從，人吏不得爲姦，夫復何患？比年州縣科折，一切付之鄉胥，令長利于速辦，而有贏餘，聽其拋折虛數，輕重在手，不立隄防，給散人戶憑由，不言科折之數，由是出等，上戶多緣計弊而免其數，併于貧下，實出強倍之征。其尤甚者，正賦既入于官，官司不爲銷落，抑令重納科折，而以箠楚臨之，逼以威刑，何所申訴！及額之後，官亦無所稽考，虛數之入，吏竊有之，民困不均。此其大者。丁絹之賦，古口算之法也，凡有丁則有賦，爲絹不過數尺，催科有法，民亦何患？然而丈尺既少，不免併合。輸官掌鈔，不過一人，又多攬納之戶，鄉司不爲銷落，未免時復追催。掌鈔或不在家，或爲攬者盜用，無鈔呈驗，小民憚于出官，絹既不多，不免計會重納。一歲如此，或至再三。或到官者，令長多不之卹，禁繫瘐死有矣，而其誅求科罰之費，甚于倍蓰之征，歲歲相仍，無有寧日。人規避免丁籍，壯歲或不裹頭。困苦細民，此尤甚且博者。二事革之有法，可使民安田里，而無追須橫納之賦，不然，比屋受弊，利在猾胥而已。願戒天下縣邑，凡承受拋降、科折租賦，并須先期以正

數細計分數科折，明出榜示今年某科管催若干數〔二〕，内科折若干，除下户若干、所管若干不該科折外，今將第幾等户已上如何分數科折，明于逐户由子開說某鄉合納某稅，仰于數内科納幾分幾釐。簡而易知，姦弊必少。丁絹入納，須令每疋爲鈔，開具人户單名，各納若干丈尺，鈔外添置飛子一紙，據户數界作幾行，明開某年月日某縣鄉村某人投納某年丁絹若干丈尺，係鈔頭某人名下，官以飛子當縣户二鈔，縫上橫使條印，而移團印于上，納罷隨鈔給之，責令鈔頭于三日內剪開，飛子給還人户。户鈔只今鈔頭收掌，其飛子并令官司照用。如户鈔法自非去失飛子，併飛子書印不明與縣鈔印文不合者，不得追索户鈔鈔頭參驗。有如官用條印或不圓備，許人户于納鈔之際即時執覆添補，庶幾人人有可以執守，可省追催重叠之患。臣謂其他應干稅賦凡係并合輸納者，二户以上皆可依此添置飛子，施行州縣，敢不遵承，科以違制坐之，則凡催科之政，其害甚且博者，可以一日而去矣。一顰呻而利澤天下，于是有足言者，伏惟陛下留神采納。《浪語集》卷一六。

〔二〕科：四庫本作「料」。

朝辭劄子 二

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留神邊備，下臣奉承，未盡條理，蚩蚩無識，頗多竊議。比謀久任守臣固

善，然猶廟論未一，用人未重，且寄任未專，列郡散如連鷄，非有輔車之勢，終恐無益。臣伏睹中朝之制，河北分高陽關、真定、中山府三路，而統于大名府；河東分麟府路、代州沿邊而統于太原府；陝西分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五路，而統于永興軍。有塘泺、方田、稻田、榆塞爲之險，城堡、寨鋪爲之防，河朔則弓箭社，河東、陝西則弓箭手，及蕃落熟戶以爪牙羅落，然猶本軍不足，歲調京畿東西路禁旅戍之，屯泊之軍并聽節制，幕府州縣得以辟差。其帥臣除折氏、种氏皆世守外，他帥則以三衙若三司使及都轉運使爲之，有治行邊功，則入備政府。蓋地分則人自爲守，勢連則氣脉相通，權重則功效易成，賞明則人知盡力，視古經制方面，最爲有法，承平二百年，享扞城之利，而無前世方鎮之患者以此。光堯中興，裂沿邊以爲分鎮，止存茶鹽一司外，其餘一切付之。紹興之初，邊陲所以能自定者，亦惟鎮撫專任之效。臣愚竊謂淮甸荆襄，西極興、梁、岷、宕，形勢之壯，不減關河，所以守之之略未能如祖宗之法，惴惴焉惟敵是懼，非久安之道也。伏願陛下上師祖宗之意，近法紹興之規，奮然獨斷，無牽于俗，與宰輔重臣詳按輿地，分置鎮守，統帥偏帥，不限文武，惟忠智有謀之士是使，悉如祖宗之法，專任責成；資其事力于經理之初，責其事功于歲月之後，無拘微文，無急小利，數年之後，豈惟邊陲之勢固若金湯，待時而動，進取之計在其中矣。惟陛下沈幾遠鑑，詒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貼黃〕塘泺係卑下之地瀦水所成者，方田係地形稍高穿渠引水者，稻田係地形平易可以灌溉者，榆塞係岡阜之地植榆爲阻者。是四者，皆所以限胡騎之衝突。城寨係大軍屯戍者，堡係弓箭手之

家入保者，鋪係境上候望相接司察邊事者，實與州軍關縣相爲表裏。弓箭社係並邊民戶家出一兵共司警捕者，龐籍、蘇軾帥定武日，嘗整齊之。弓箭手係陝西民兵。蕃落熟戶係并邊熟蕃，曹瑋帥秦州日所經理者。《浪語集》卷一六。

朝辭劄子 三

臣聞唐太宗之戒王珪曰：「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隋末，內外務相順從，皆自謂智，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卿等各當徇公去私，毋雷同也。」魏鄭公告太宗曰：「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得蔽。是故人主兼聽廣納，則下情得以上通。」大哉言乎！其君臣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有由矣。夫和之與同，疑若相似。聖人之論，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善乎晏嬰之言：「和如鹽梅相濟，同如以水濟水。」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強而同之，非回于利，弗能也。向令仕者舉回于利，則凡時之利病，政之得失，何自而知之！君子不爲利奪，往往輕爲去就，籍此以治，萬無是理。間自權臣柄國，斲喪忠良，內外之臣，無小無大，相與諛說，合若一人，幾于楊氏無君，其于國家何有！流風遺俗，溺陷人心，同而不和，至今爲梗。以陛下之剛明聖武高視唐宗，即政以來，每欲一湔前弊，其如無君之習，革之良難，舉世爲同，則有入而不自知者。臣懼邦之政俗，將日非而莫之救

也。凡處天下之事，不當心有所主，惟處身于利害之外，乃知利害之實。故見利者不知其害，見害者不知其利，誠使言利害者畢陳所見，則利害之情無餘蘊矣。合天下聽無不聰，合天下視無不明，鹽梅相濟，何以易此！不然，自塗耳目，同異不聞，雖臣下盈庭，自成孤立矣。人情誠不易見，然而指意可知。大抵勉君以容受讜言，要爲忠愛之至；導之拒諫，寧爲體國之心？由此觀之，邪正無遁情矣。臣不敢遠引三代，姑以所學，稽于唐之君臣致治之美，爲陛下獻，惟聖神留慮而圖之，社稷蒼生幸甚！《浪語集》卷一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六。

代論流配劄子

臣聞牧馬者在鞭其後，驅羊者去其亂羣。施之于民，其則不遠。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緩死也；隸于赤籍，所以繩其悍戾；困之居作，所以折服其心，用示戒懲，于以納民于善而除俗之蠹也。近自軍法之壞，非復紀律之存。配流之徒，知不得與善人齒，于是留則肆其頑惡，逃者流爲姦盜，椎埋屠販，習以爲常。鄉之所以繩其悍戾、折服其心者，曾不復見，爲民之害，未有甚于此屬者，非細患也。竊見大軍招刺強壯，絕爲艱得，賞給例物，其費不資，強刺良民，不勝其擾。每念小人罪至徒流以上，非勇悍則姦賊也，收之于軍，則使貪使愚之法可得而用。漢世募弛刑徒徙塞下，周世宗收天下姦人亡命以備禁旅，治以軍法，皆有成效，臣謂先王加役之流隸于赤籍者，此其意也。有軍律以繩

其悍戾，有師役以折服其心，使皆遷善嚮功，不復混于民伍而爲善人蠹，鞭其後、去亂羣者，不幾是乎！願詔天下州軍，凡罪至配流，年伍拾伍歲以下，非尫羸無疾患者，并大軍收管；情理輕者特免刺面；其徒罪以上願從軍者許從原放，仍免重役。如此，一歲之內，大軍所得將不啻數千人，無非悍戾之夫，比之招刺而來，居然異矣。軍收其用，民去其頑，善有所遷，人除其害，而法出于寬厚，亦當今善計也。取進止。《浪語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五七七八

薛季宣 五

擬謝玄諭秦檄

太元十年十月乙亥朔日子，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及徐兗青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司冀燕國幽并七州諸軍事、徐兗青州刺史、康樂縣公綱紀告僭僞秦君臣吏士民夷等：蓋聞天道好還，否極于焉復泰；人情助順，豫動所以咸隨。是以丹浦徂征，格有苗于舜、禹；白登遇伏，殺郅支者宣、元。方我后中天而興，宜君子見幾而作。茲故騰檄，開示大恩。惟皇晉之首基，當炎劉之末造，拯中原于涿水，出蒸民于沸羹。高祖始基，推配天之后稷；武皇受禪，稽叶帝之重華。靈旗一指而服巴庸，戎車再駕而平吳會。鑄劍戟爲農器，四郊惟鷄犬之聞；包干戈以虎皮，萬里無風塵之警。有生交得其養，含靈咸遂其初。父老猶存，郡國仍在。苟求其故，可得而言。由藩服之不王，致蠻夷之猾夏，二聖蒙塵于外，一龍浮渡而南。赤縣神州，遂陸沈于異域；黃童白髮，爲沙化于匪民。亡者僂辱于強胡，生者僑

流于異縣，丘壘俱發，女婦爲俘。睠然顧之，潛焉出涕。嗟爾有衆，夫豈不懷？蠢茲氏羌，敢干王略，僭竊璽綬者三紀，恣睢塗炭者八州。苻堅欺天蔑神，弑君篡國，大爲不道，貪得無厭。謂丕圖可以詐力求，而正言惟以彊辯屈。九鼎神器，折鉤喙之可爲；萬里長江，投馬箠之能渡。豕食薦臻于蜀漢，蛩跳斯及于渦淝。饕餮貪而食既其身，終然至足；工倕巧而嚙乎其指，後也噬臍。虐用其民，不遺餘力。忘股栗于昆陽之水，而頭觸于不周之山。天誅所加，王師無戰。前徒倒戈，而血流于淮甸；朋家作仇，而首折于五將。丕實何人，敢紀其叙！前奉頭之遠竄，因搖尾而乞憐，朝廷洗其宿愆，詔書開以生路。方仰枋頭之食，旋興谷口之師，忘我生成，極其狂僭，爲人臣所共怒，固天地所不容。朽壤山崩，羣陰冰釋。弔民伐罪，茲也其時；擊鼓用兵，或云敢侮！今皇帝無忘怨恥，不敢康寧，傷赤子之非辜，痛先陵之闕奉。投此機也，將一洗之。綱紀肅將皇威，誓清天邑。背水之役，嘗與行間；元戎啓行，誤膺委寄。言念中州之黔首，無非先帝之舊臣，自染羶葷，爲之脅息。昔也服乘于牛馬，已而驅役于犬羊。地厚天高，故當無告；日暮途遠，將安適歸？政此虜將亡之時，真我武維揚之會。猛將霆擊，烈士星馳。夔鼓轟天，龍旗夾日，右拒橫飛于白馬，左甄直擣于碣磳。期以甲子之朝，會于商牧之野。人百其勇，寧湯火之在前；臣一其心，誠金石之斯貫。其出以律，惟克在和。以此攻城，何城不拔？以此制敵，何敵之堅？屬當胡運之衰，已有敵崩之勢。彼既腹心內潰，郊邑外分，鮮卑陸梁，索頭爲梗；關輔淪于大盜，秦涼裂于叛臣，號令所行，城關猶阻。空如懸磬之室，蟬腹何以知春；行逢冒鐵之車，螳臂應難拒轍。賊既見不及遠，衆將謀之不從。匈奴五分，昧法呼韓之

朝漢；越人三勝，尚求句踐之存吳。人情積阻既深，逆虜奔亡何暇！定支分于垓下，而頭懸于藁街。繫爾生靈，當知逆順，見義而動，惟德之從，無或昏迷，以干大僇。且正誼自有所立，而大節要有所存，殺身匪難，成仁蓋寡。城門之軌，兩馬之力奚勝；大厦將顛，一木之支何事！惟智者爲能轉禍爲福，惟達幾乃以去危就安。寧若父師，存祭器之爲重；無爲召忽，徒溝瀆之自經。且以苻堅之強，加以苻融之佐。億兆爲之徒御，百二爲之山河。犯順而行，一跌不振，我無遺鏃之費，彼罹滅頂之凶。不以敗亡之餘，逼憑陵之寇，王師討于有罪，義故懷吾舊恩，忽焉而忘，昭然之理。丕能翻然自歸，上方待以不死。有如執迷罔覺，負固不悛，自當極吾兵鋒，夷厥宮廟。利惟自擇，監不在前？若火之焰，玉石是以俱焚；如燎之揚，蘭艾爲之同燼。丕當其咎，人則何辜！有能執丕款從，反城效順，投兵而下，殺虜而降，顯有王功，具如臺格。凡以羌戎種落，與其宗戚柄臣，但能慕義來歸，并當推心撫納，勲著之賞，胡漢同科。師行纖芥有誅，人其安堵如故。彼日之讟，斯言不欺。嗟咨大晉之故封，精思莫府之申令，匪徒行于國討，寔自報其私讎。用夏變夷，莫如今日；捨逆取順，亦有聲名。將共致于升平，其勉思于長竿。檄至如章。《浪語集》卷三二。

勸農文

洪惟我國家惇俗重農〔一〕，授時務本，發號施令，罔非民事之攸急。肆監司帥守越我邑之令佐，

凡厥字民任舉，曰勸農司、營田小臣，祇領縣條教，敢不供天子之明詔。簡乃賦役，弗敢急于追須。圖惟爾之力田，成勸農之實務。乃中春幾望，東作方興，說于農郊，相穡事。爾尚一乃心力，蒔乃稻粱。毋失天時，毋事末作，靖共爾職，遲厥有秋。歲之豐則于爾躬有獲，乃其或饑，室家胥免于流亡。於乎念哉！弗種胡獲，弗慮胡成，業荒于嬉，勤乃克隆。年有稔有不稔，若其知此之云憂，律乃子孫，克勤克儉，節乃用，思惟永。爾思不永，時惟爾家有恤！《浪語集》卷一五。

〔二〕國：原作「宋」，據四庫本改。

諭保伍文

惟紹興二十有七年，盜生自鄂邑，剽殺人于晝，塗炭延于軍市，民莫適莫居。守候博愛以其仁，惟死刑匪殺。寇曹昌熾，爰假力于屯兵，荼毒元靈，是浮凶盜。逮三十年既三祀〔二〕，生肇命行鄂長，仍革新貫，政厥紀綱，始共命于泰皇，定民聯于保伍。井閭駭愕，懼弗潰于成。惟七月，生肅衆于庭，越以誠告。生若曰：「烏呼有衆！其悃悞無譁，余誓告汝。汝不聞曰：謀有小大，見有淺深。厥有大謀，不愆于小見。矇于淺，惟究于深。人無以淺見遺深，毋以小謀大作。爾罔不孝乃父母，慈乃妻孥；爾有孝慈，宜其衛。爾罔不安乃室家，寧乃鄉閭；爾有安寧，宜其衛。衛之不至，惟姦宄之萌

心。盜賊公行，將不寧于爾室，老弗克孝，幼弗克慈，猶鄉邑之沸騰。矧乃在昔，先王在上，寄軍賦于農田，時未有黥，師惟嚴惟衛。今其爾衛謂之何？其驚吳國之屠牛，夫豈不戒！今惟我謀我見，不知其大爲深，眡爾不臧，既其淺小。爾毋回遁，慢我大謀。爾惟人乃知兵，盜何自作？飭躬繕甲，惟永逸于微勞，將誨盜以慢藏，茲其可保。自昔淮甸，惟寇之區，由保伍之有成，用不取遺于道，瞭然大可見，矧惟王命之從。」生若曰：「烏呼有衆！爾尚一乃志，比乃聯，礪乃戈兵，敷乃擊刺。非徒井閭爾賴，爾惟怙衆以寧家。劉侯作牧于廬江，由保甲安身報國，焉知不自于來今！」浹旬，民豫以成軍。惟甲午。《浪語集》卷一五。

〔二〕逮三十年既三祀：疑有誤。

上諸司論金牛置尉劄子

契勘本縣金牛、馬跡、靈溪、賢庾、符石五鄉在本縣南，隔絕大冶縣界一百三十餘里，阻水帶湖，東北抵永興、大冶懸界，西南江夏、咸寧懸界，直南接連洪州分寧等縣，幅員凡數百里，居數路之衝，商旅往來，最爲徑便。近歲以人煙稍盛而無官府，遂至盜賊充斥，不住作過，巡尉聲迹相遠，無緣敗獲，數邑界內民不安處。某伏見金牛鎮舊有監官一員，紹興初以荒涼減罷。今來本鎮人煙近四

百戶，市井比之本縣大段翕集，而酒務買撲一歲止一千貫，若分本縣弓手之額，招三十名，創置南尉一員，兼監本鎮酒務、盜賊、煙火公事，非惟可以整葺鎮市，遂可彈壓南鄉盜賊，利害甚明。欲乞鈞慈詳酌建置，使千里之民自此得以安迹。如蒙施行，即乞就撥都統司廢罷酒務以爲廨宇，本州本縣各爲量借酒本，俾隨息錢解納。鎮尉請給，令本務管認舊來所收土稅，却行住罷。酒息之數，止以買撲爲額。除少少寨屋須當以漸經理，既無分毫搔擾，而數州界內盜賊，自此遂當衰息。委是公私兩便，乞賜施行。《浪語集》卷二六。

上王守議后服劄子

上僊皇后奄棄六宮，在率土之情，其難堪處。某輒有管見上論節文之末，不敢露言賓次，惟所財擇。某竊睹尅擇官狀，選定初十日申時發哀，不知本州舊事如何？然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泥，禮聞朝晡入臨，晡而不朝不可也。如以十二日晡釋服，則是闕一朝臨。今于漢氏權制不應重有加損，禮失之薄，寧過于厚。若延至十三日，復有四日之嫌。昔明道先生嘗遇國喪，江寧官吏欲以三日之朝免服，明道曰：「服當三日也。」茲事體大，前輩謹之如此，在郡府不可不察。有如製服未具，則雖移日可矣。某舊蒙恩庇之厚，于今不敢忘于大君子之門，敢以姑息爲愛！知公禮重，故敢言之，伏幾審處而行。如鄙言有可采納，則乞直以台意處分，甚幸甚幸！《浪語集》卷二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

九七八六。

〔二〕甚幸甚幸：原作「甚甚幸幸」，據四庫本乙。

上王守論絕戶田租劄子

某竊見四邑各將去歲水死之家田畝所收穀子，不以立後葬送，除官收三分之二外，又拘逐人合得分數穀子官收一年。既從官收，自合除放苗稅。目今夏料不住催理，兩無所出，符帖紛然，計會枝掌，貧者先受其弊。竊緣風水之後，立後之家初無留財爲之數，并收葬者不過惇子孫宗族之誼，先以己物爲之殮葬，失其屍者亦爲祭享薦拔，而官司除附檢括，費用百端，莫不指準今歲田租以償其費。去歲唐郎中奏請皆給全產，是固聖朝美政，而監司之不知體者橫議沮格，至今爲梗，官司又爲此舉，其何以堪！立後之家，目今爲之俱困，咸謂樂清顏宰實爲倡始，怨謗囂然，訴之職司，未必不由于此。即使去歲災變不作，言賦者亦欲取此物邪？爲政患無恩惠及民，其可幸其災禍，求倉廩之富，虐遺孤以爲利哉！意者利未入于公家，必且聞于朝路，是在仁政不能無累。竊恐寄居見任，未有爲台座言者。伏惟勇義安仁，聞之必不能已也。伏乞台慈特賜愍念，即作訪聞行下，止從分數官收，仍命官收之田，不復催其常賦，無人耕種之地，官租常賦並從蠲免，爲惠甚大。如能更賜存卹，申明唐使之

請，庶使爲人後者不失先人之業，是在主上必樂聞之。此議發于守臣，聽許必速，陰德尤大，惟台座更審圖之。趣詔有期，伏願當仁勿遜，捐小利以成國家美事，此百世利也，伏惟軫思幸察！《浪語集》卷二六。

臺諫劄子〔二〕

某聞鼠憑社木，莫可灌熏；蔓草難圖，當鋤芽蘖。恭以主上英明神武，抗志有爲，漢祖、唐宗，未足爲輩，治效久而不著，天下莫知謂何？靜思其所由然，微傷小人之蔽。然上明并日月，去邪不疑，察梁珂之姦而逐梁珂，察龍大淵、曾覲之姦而逐龍大淵、曾覲，睿斷英發，仰比天之聰明。然而小人實繁，難退易進，驅之或去，旋復踵來，其始甚微，辨之常晚。近來道聽塗說，有武臣王抃者，象胥輩耳，以邊事進，其心未易測量，比嘗屢使軍前，或不出于朝命，自謂天子訪以人物，無識知者往往趨之。間見廟堂公行窺伺，持反覆兩端之說，干君相謀猶之地，熒惑主聽，居之不疑。雖未必盡如所傳，不可遂謂言之者妄。此聲之出，不爲無累于聖德；萌芽不翦，將恐或害于斧柯。在崇寧中，初遣童貫使邊，不由宣敕處分，青唐既啓，惟亂之階，視往者之所爲，來事當益省矣。某嘗學《易》，觀《乾》、《坤》、《復》、《剝》、《否》、《泰》之象，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其實相爲盛衰，消一陰爻，必一陽來于內。惟今患之大者莫如左右小人，一去一生，何損于數！消復之道，惟須君子。國家以心腹

寄之二府，二府未有見幾之人，就能知其爲姦，不過氣沮而止；臺諫上爲天子耳目，其可實不言乎！及今攻之，尚可爲也，它時聲焰赫烜，怪以自神，黨附成羣，交亂四國，雖有拔山之力若五丁，如彼何哉！天下推本其所從來，必將追過，當言責者，觸邪指佞，不可以後于他人。某官以道事君，願賜省納，圖難于易，以幸社稷蒼生。尸祝代庖，某不敢逃踰分之責。死罪死罪〔二〕，惟幸督之！《浪語集》卷二六。

〔二〕臺諫劄子：四庫本作「上臺諫劄子」。

〔三〕死罪死罪：原作「死死罪罪」，據四庫本乙。

上王正言劄子〔二〕

某永嘉鄙人也，生于海陬斥鹵之地，素乏朋友磨礪之益，直緣糊口不給，藉陰而仕，不敢齒于士夫之列，然于天下賢人君子未能無慕，苟有幸會，未嘗不請見焉。茲蒙朝廷過聽，荐被旌拔，閱歲有半，七辭不獲。懼涉詭異之蹟，強顏此來；濫叨京職之除，媿極而畏。自抵都下，即聞正言重望賢德，且恬進取，要官罕識其面。每以得侍同朝私喜，趨造往復，竟未及見。方謀親請教誨，伏承天子旌識英俊，不次超擢，榮登諫職，善人之慶，啓沃之際，人士悚服，未見施設，既已風動四方，宗社

寔幸！蒼生寔幸！某間者雖嘗修敬門下，伏蒙顧遇甚寵，自事庸遠，雖懷請益之願，竊有援上之懼，不敢數詣賓館。頗聞台慈遠鑑，亦垂與進之意，內顧無以取此，未敢冥行自獻，竊不勝感激。私情不避僭越，輒效一得之見，未見顏色，幾度外期之，求進門牆，願自茲始。某伏聞無爲軍教授沈清臣者，比緣正言進用，敢以曲士之見，狂妄有言，沽激云云〔二〕，無所不至。等之蠅蚋，在寬洪當不之責，爲祠祿禮則宜之。九重重道尊賢，于清臣不可無罰，下之天獄，所以風示天下，是則君臣千載一會，顧知之者少耳。以某愚見，在主上待正言者固已曲盡，清臣言雖無狀，要爲獻納于時，斥之遠方，體自應耳，付之刻木，聞者不能無疑，建請寬之，惟正言爲當然耳。清臣于某初不相識，聲聞略不相聞，其人賢愚，某亦未知端的，非爲清臣者。意正言遇合方始，不當緣己罪人，將使後人之言謂士不得言始于今日，其于門下、國體所關不細。況復放言橫議，士俗之常，寬之益足以見君子之兼容，罪之亦殆無足快。不識仁者之見，或有取于斯乎？且犯不校者，顏淵之事，王猛殺樊世興之譖己也，何足爲盛世道哉！被吾詈而吾寬其罪，此裕德之盛，以直報怨之翹翹者，惟正言念之。某狂瞽冒聞，死罪死罪！密書字不謹正，惟大度容之，得作台意施行，毋以告人，大幸！《浪語集》卷二六。

〔二〕上：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沽激：原作「古激」，據四庫本改。

武昌休官白郡劄子

某契勘本縣當天下孔道，靖康之際，實爲兵衝，鐵官鼓鑄之徒無非天下亡命，故罹兵禍視諸縣爲最酷。今主戶雖數百，皆東西南北之人，累政失于拊循，將不堪命，加之比歲力役，不能自存。縣賦至微，不給上供之半，吏官給俸，賓旅傳食，至亡一錢粒粟可以枝梧。自某到任以來，朝夕疲瘁，雖心勞撫字，亡補秋毫，而鞭箠盈庭，虐害滋甚，仰愧俯作，無以自容。伏蒙某官推仁卹之心，曲加庇覆，殆將一稔，未嘗馳一介下縣追須，區區之心，謂可受恩終任；不圖事與心戾，橫賦踵來。車船畢工，遠作營舍，木植離岸，即科經總制錢，補解未終，又爲和糴。民羸如許，其何以堪！固知作事有端，非郡府之意也，然才單力弱，粗嘗學問政，而知慮不周，顧此一方山澤竭矣，又爲此舉，民必流亡，杞國之憂，或大于此，乃心憤亂，恍如病狂。已具狀，乞備申請賜骸骨。如蒙終始之惠，聽以周旋，誓畢此生，不敢忘德。重念某宦情素薄，自分甚明，初蔑寸長可以從政，力云不足，非敢憚煩。敢控哀誠，尚幾痛察！《浪語集》卷二六。

再白郡劄子

某十五日以心氣慙恍，不計僭差，狂率有請，日虞何譴之至，俯伏以俟。今數日矣，迄未蒙府之報命，豈眷憐素厚，而難其請邪？將以爲詐而不足聽邪？某之所以朝夕狂悸，而不避再三之瀆也。伏念某賦才謏薄，仕宦固非本心，始欲一試所聞，庶幾少有所濟，力微而廢，謂之何哉！誠非敢犯台嚴，亦非干百姓之譽，一身之計，端有在焉。蓋某爰自之官，非惟身自廢學，一兒一姪，皆失從師。眷先人之遺書，久貯箱篋，鬱蒸蟬鼠之患，惟日憂之。矧樗散之姿，雅多閑放，讀書之外，問不及家。託庇于茲，遂有官守之責，事亡巨細，不敢不盡其誠。以此勞心，殆成糜潰。屯營之役一起，歸思乳柑政黃，不能自己。以《周易》筮，遇《遯》之《旅》，以爲此意可以質諸天地神明，故斷之無疑，請辭而去。亦嘗妄有所作，不敢冒昧投陳，而此及之，丐察其非詐耳。竊念某故鄉尚遠，貧乏爲甚，坐食于外，飢寒且將及之，如蒙蚤賜備申，得遂其志，啜菽飲水，皆執事之賜也。云云。《浪語

被召辭免劄子

某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召赴行在。竊以命召小臣，禮無俟駕，進退之際，關乎立身，與其貪冒以事君，寧若省躬而辭命。伏念某不學牆面，才乏寸長，憑藉賞延，爲貧而仕。再辟藩府，亡補秋毫；調令武昌，亦欲少效萬一。交政無幾，即際邊興，外則荊州起營，信陽陸運，內則供贍征戍，惟日相仍。百役並興，無須臾暇。加以盜賊多有，風塵數驚，以千戶之羸氓，應無涯之師役，雖心存撫字，實惠何施！而政急催科，滿目瘡痍，學不素講，臨事乃知其累。每一念此，芒棘在懷。間者調補掾曹，雖爲合入差遣，良以治獄事省，可以專志一官，撥置之餘，乘暇得以爲學，庶幾它日尚可有成。朝端過聽而舉之，甚非愚分之所當得。竊惟主上天資英銳，方大有爲，朝廷之上，英俊如林。如某駑鈍之資，徒知樸拙自守，學不足以成己，故于應對進退皆非所能，必恐進見之間，儀矩疏野〔二〕，無以仰承清問，上當君相之知。伏望鈞慈特賜矜憫，許終今任，就其卒業之志，他時有以見君。某不任卷卷之誠。俯伏候命之至，欲乞敷奏施行。《浪語集》卷二六。

〔二〕疏：原缺，據四庫本補。

再召辭免劄子

某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竊以間年再召，殊異乎常倫；顧影多慙，豈加于曩日？祇可循牆以走，難從不駕之行。伏念某才不踰人，學非適用，仕之藉蔭，祿以代耕，曾微一善之可稱，已得九重之過聽。弓招下逮，取諸選調之中；宸座爲前，擢視王官之列。顧雨露草木之恩甚溥，如海岳涓塵之補則亡，下拜覲顏，迄今汗背。敢謂下才之樗散，旋蒙命召之鼎來，得之若驚，睠前增媿。在進退而惟谷，誠若古人之言；不往來之憚煩，竊懷友朋之畏。所願廟堂之俯察，許遲縣邑之終更。尚冀修爲，以圖報稱。某下情無任皇懼戰栗、俯伏俟命之至。伏乞鈞慈，特賜敷奏施行。《浪語

集》卷二六。

上大理寺長貳劄子

某茲者叨冒誤恩，備數簿領，自十一日赴寺，供職本廳，即無人吏，雖供職文狀，亦是自行修寫。當時惟有胥長二三輩至直舍參謁，並不睹羣吏之面。本寺之籍，深所未曉，遂求教于判寺莫少卿，伏蒙諭以「本寺之制，左斷刑，右治獄，自少卿、丞正、評事而下，皆有分職，獨主簿不然，凡

文書之期會，簿籍之句攷，在兩司者悉當兼掌。此職不修久矣，可呼問知雜吏」。某亦詢知本廳舊例，差破人吏一名，意者知雜一司，職當關領。尋呼知雜司者，問以職，則曰無事；問以吏，則曰闕人；且言寺簿不治文書，但請十日至直舍，簽押簿曆。某欲一見簿曆，則又泛然不應，竟無一事，不免逡循出局。某來自遠外，誠不識朝廷事體。竊詳國朝官制，以長貳綜領大綱，不可自治凡目，故設主簿專職句校。內之寺監，外之縣邑，小大雖異，所掌宜同。則凡應干行遣期程及簿書銷注之屬，其事無不當預，稽違漏落，責有所歸。簿曆有當十日一簽，亦有日當攷視者。主簿之職，況不祇此。今也不得知其條目，雖廢簽書可也，張官置吏，恐不爲是。虛設胥輩，惟恐主簿之得舉其職也，故多方壅蔽。不示之籍，將使不得輒有所問；不與之吏，將使不得輒有所爲。旨意甚深，察此可見。某無狀，仕寔爲貧，廟堂過聽，處以在京職事，期待之意，寧古乘田委吏之比！有如本職，不得效其區區，媿于前人多矣。仰惟主上勵精爲治，盡心庶獄，刑寺之職，所繫至重，他官祿仕可也，此豈苟祿地邪？綜覈之朝，責以名實之效，失職至是，將何辭以對乎？長貳勉以職事之修，交游望以職分之內，某所爲不能稱事，有奉身而退耳。伏惟台慈鑑念詳思，所以處當其宜。某責重位卑，不敢不告，伏乞台
督！《浪語集》卷二六。

請祠申省狀

准敕授前件差遣。續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竊伏自念，嵬瑣之質，術業淺陋，已嘗賜對亡補，徒冒寵榮。材能不異于前人，問學無加于往日，而復容容昧進，非心所安，輒敢上干堂陛之嚴，屢伸終任之請。仰蒙廟堂眷私，敦促至于數四。恐孤所以期遇，每欲進而趑趄。雖卷卷之誠，久之頗見幸察；而由衷之懇，彌年尚未聽從。今常熟縣見任人趙善括去替在一兩月間，某以有上項恩旨，未敢專輒前去之任，更合申取朝廷指揮。竊緣某比歲以來，得疾異甚，精華日耗，大懼損生，所授號劇繁難，必不勝任。況又家貧累重，待闕十年，久客他州，非祿無以糊口。伏望僕射相公參政鈞慈矜憫，特賜陶鑄祠廟差遣一次。庶幾少安微分，養痾之外，得以盡意學業，或備異時器使之列。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檢會累申劄狀，特賜敷奏，所有作降審察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謹狀。《浪語集》卷二六。

再辭召命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尋具劄子申僕射相公、參政府，乞終常熟新任，未蒙施行。再准尚書省劄子，催某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稟者。

右，某伏聞人有常言，小官不當辭命。竊謂心之辭遜，不在官之崇庳。當辭而不辭者貪也，可進而不進者僞也，惟貪與僞，何以事君！其有誼或可辭，禮未容進，均之失也，寧僞無貪。伏念某素乏技能，蚤蒙薦對，備嘗罄竭，無益聰明，沓冒寵榮，祇深媿覲，方期下邑，少效秋毫。何賢于人，弓招洊及；庸敢爲僞，請固以辭。且某才不加長，學非至到。強摠其智，則固何堪，遷就其言，又所不敢，縱蒙審察，豈過前時？如某之流，世固不乏，進爲貪也，孰與雖賢〔二〕？使某得爲天下知退之人，寔可仰副朝廷勵俗之意。此某所以不避小官之嫌，輒冒尊嚴而進再三之瀆也。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會某前此呈劄，特賜敷奏，俯從所請施行。《浪語集》卷二六。

〔二〕雖賢：疑有誤。

再辭召命劄子

某才非適用，伏蒙廟堂睠然無已，再賜促召。有此遭遇，豈敢自愛？然某牢辭再三，非狂則詐，雖愚不肖，何忍自棄如此！蓋聞大臣致君，進人爲重；士之取信，繫乎廉恥。周公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鄭侯不難身追亡將，移高祖慢士之習。竊原二公之意，不在一時之得失，其所以感動主聽，敦獎士流，周漢之隆，實基于此。故某以爲上方登用賢宰，不遺纖芥之善，凡百臣下，焉可妄自菲薄，奔競速售，以累至公之舉。某敢爾辭遜，亦欲有以仰報期待之隆。已具狀申朝廷，伏乞鈞慈鑑察，併賜檢會某前此呈劄，特敷奏之，蚤賜聽許，庶幾小人得以安分于下。異時圖報，誓不後于他人。某不任區區之誠，俯伏俟命之至！《浪語集》卷二六。

又辭召命申省狀

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嘗再具劄子并狀申乞敷奏，請終縣任，未蒙俯賜聽從。節次三准都省劄子，催某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聞者。

右，某伏自念無一毫長，誤蒙君相過聽，間年再召。某豈不欲進，而復逡循退避，近于不情。某

非敢自賢，固非憚事，亦非敢有欺世盜名之意，內省不稱，故趑趄而止爾。即某無賺于志，其何敢久違朝命，寧欲以棲遲偃仰自爲高邪？伏蒙廟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每一辭遜，促召已班，螻螳微誠，屏不上達，陶鎔橐籥之意，于某則厚矣。非愚不肖，拳拳懇懇，所欲以事君上者也。曲成其志，非明朝廷惡所望之！故某不避再三，上干堂陛之嚴，期于得請而後已也。謹具狀申。云云。《浪語集》卷二六。

湖州請祠劄子 一

某輒瀝誠懇，仰扣鈞嚴。某蒙恩授前件差遣，自八月初四日到州交割職事訖，經今四月。竊緣本州係是近輔大藩，前此無非重臣名德臨鎮。某資歷素淺，加以綿薄之才，誤蒙超擢使令，甚願勉策駑鈍。其如力小任重，鞭督不前，無以填服同僚，不能芟覆民吏，帑廩空竭，曾無術以救之。設若尸祿強顏，積久必致曠敗，上負主上臨遣訓飭，下貽郡人之患。捫心知媿，夙夜靡皇，不免控告廟堂，乞賜陶鑄宮觀若遠小州軍差遣一次，庶安愚分，免致坐占窠闕，有妨郡政。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浪語集》卷二六。

湖州請祠劄子 二

伏念某自去歲十一月間以本州畿甸名郡，非某愚賤所以安處，加之財賦窘乏，曾無術以救之，累嘗具申，丐陶鑄一祠祿，庶安愚分，免致久占窠闕。迨今數月，不蒙卑聽。已窮五技，汔無寸補，錢粟益以窮匱，百爲彌更費力。日雖痛自鞭策，食息弗暇，心力單耗，宿疾又作，升斗失血，略無痊瘥。若不瀝誠申訴，大則一郡不理，在己亦須委頓，公私兩有未便，厲加熏心。欲乞鈞慈俯鑑其衷，檢會前狀，即賜化筆差注祠廟差遣一次，得以就閑養治，勉強進學，報在他日，無有面墻之累。凌犯崇威，某無任。《浪語集》卷二六。

全宋文卷五七七九

薛季宣 六

都堂審察劄子

某讀《史記》，至趙烈侯欲賜歌者田，相國公仲連不與，曰：「求之未有善者。」番吾君曰：「君實好善，而未有所持。今公仲相趙四年矣，亦嘗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蓄、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此三人。牛蓄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賜相國衣二襲。」僕未嘗不撫卷而歎，謂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拂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己，烈侯改過不吝，賢哉！是故大臣格君心之非，惟務引之當道，是雖戰國之事，蓋三代大臣遺法也。昔者伊尹、周公所以彌縫君臣之間，蓋不于其身而于其左右之臣。當其未甚相知之時，脫有一人不正，則二公之事去矣。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如此。後世大臣喜與人主爭

事，人主顧以要竊名譽疑之，君臣之間，蓋判然離矣。進則孤立而無助，退則潔己以致譏，而欲道行事濟，萬無是理。古人之不可仿佛，非天也，人也。主上以天縱之聖，篤任同德，凡天下事與相公唯諸可否，無所疑貳，是誠足以有爲之時。然而間或事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者，將由進賢未廣，猶無以易君之慮，引義以爭，未免身親之乎？雖有至心，誰能諒之？伏惟謀謨廟堂，深思遠覽致君之道，願專以伊尹、周公之心爲心，若公仲連之所爲有可備采擇者。某位卑言高，死罪。《浪語集》卷一七。

與虞丞相劄子

某小官，不敢輒踰分理，亟請呼召。仰蒙希世知遇，有拳拳欲報而不能自己者，其可以遂無言乎！茲者伏承丞相以禮爲國，主上三加彌尊，雖高祖患失鄼侯，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未足多之，天下寔幸！抑嘗聞之師曰：君土相火，一心也；元首股肱，一體也；中有毫釐之間，非心體之道也。共惟君相叶德，寧有毫釐間于其中，然而歸柄辭權，似亦不可常也。今丞相已不得謝，宜益尊所聞，行所知，爲人所不能爲，以鎮服天下，鞏固基本。格心之道，僕嘗陳其略矣。若夫事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請得而畢言之。大抵喜欲速之功者，昧于宏遠之規模，臨重事而輕爲之，鮮不中道而廢，察于二者，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成之功。士君子存有爲之心，居可爲之地，處當爲之事，動

不先慮，急于有成，往往命出而反汗，政舉而事乖，雖其胸次瞭然，中亦未能無沮，而欲一人之信，四國之順，功業之有成就，萬無是理。是故規模宏遠，功之所以速成也；不輕舉動，事之所以必濟也。古人所行，皆有節度。幕府專治文書，況于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輕爲之邪？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士議之。碌碌鄙夫，心存得失，而以貪功喜事、自獻其身者，要何足以知此。丞相願繼自今務恢古人之度，充體國之誠，深察蔽邪以謹姦慝，博求英父以廣聰明，寧受百罔而不替好士之心，勿以一眚而棄人才之用，必得四友之佐，贊帷幄之議者。臨事加之以懼，好謀期于必成，每每敬之于先，俾毋吝之于後，將使人主見可成之效，四方睹難拔之基，圖事鄉功，安有潰于成者！不然，日又一日，誰適與謀？作事付之渺茫，近功希于幸會，而有成效，非所聞也。某思所以補報，不知語之深切，伏惟審聽而熟圖之，不勝社稷斯人之幸！《浪語集》卷一七。

與王樞密劄子

聖人天姿英特而銳于求治，羣下循習舊事而玩于安常。中外之情，因茲未輯，業脞威罰，爲有由來。然思衛文中興，必先善俗；宣王之過，爲有遐心。二者未諧，此公卿之責也。前史丞相居可爲之地，而墮于空無之累；張魏公以將相之重^{（一）}，而奪于喜功之心。非徒事無所成，害于今日多矣。管夷吾之請死子糾，姚元崇之不就相位，當時要說其君不爲不切，而其晚節末路，不無掩于九合治平之

功，儒者喜言《中庸》、《大學》，未爲過當，然而陳言長語，誰不云然，朝夕紛紜，亦可厭也。夫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有子以賢賢易色，仇士良不欲人主觀書與見儒生，二事不同，其機一也。不正于始，後將遲之。昧者不圖，而奔波于軍旅甲兵之間，期會簿書之內。此固政之紀綱，國之大事。語其先後，非所急也。天下切務，不過數節，自非君臣同德，將何由濟？不然，雖光復中夏，猶無益也。謝安淝水之功，論者意其僥倖。然而軍中以一處士，不忍戕其所苦之帥；內舉之際，疏遠如韓康伯，舊怨如郗詵，皆已許其有成，所以用之非一日也。惜其不能遂還中原尺地，末節困于居東。謝公猶然，則古人所務正君，其說不可奪也。僕鄉在東鄂，嘗聞君子之餘議矣。天下所以未治，國勢所以未張，振而起之，在規模固已先定，誠非門生寡陋所得而窺者。然今上所眷倚，負天下之責望者，莫如樞相。主書首薦，不先人而先僕，思以補報，故不敢自同于衆。尋常稱頌，亦不敢一辭發也，惟冀察于今之事勢，度人主所能行，引之當道，以成亹亹之業，無求欲速之效，蹈覆轍之舉。必不得已，寧當以道爲度。故雖身任安危之事，終不可幸成之也。門生之稱，本當自通政府。僕故吏也，又何敢廢？望鈞慈洞察之爾。《浪語集》卷一七。

〔二〕將：原作「畏」，據四庫本改。

又與王樞密劄子

初二日、初九日兩被呼召，侍坐函席，誨以話言，遂及邊計。憂衆之所不憂，又將爲人所不能爲，以爲當及虜無事時，大爲邊防，事至圖之，無及于事，非以身任天下之責者，其誰知之？豈特門生故吏忻幸之私，實宗社蒼生之望。僕後生妄庸，既被恩獎，當時不避狂斐，隨問輒對，言不盡意，退而惘然。今當遠去鈞屏，思報萬一，不知所出，願效一言，敢疏管窺，庶有山海涓塵之補，伏惟鈞慈采察而審圖之。比年人情苟且，類少深遠之謀，衆人幸于偷安，狂妄則希生事。偷安固一切不問，生事則輕議伐人。且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不知彼己而輕易用兵者，百戰百殆而已。虜人之情，傳聞常多失實。其在兵法，用間號爲尤難。古人譬水之能載舟覆舟，不輕信之如此。聖人內求諸己，無取于物，我自能而何敵之問焉？國家上當同君臣之心，明忠邪之辨，衆賢登進，百度自舉，感神格天，何求不獲？區區夷虜，夫何足道！其次淮堦之地，當施羅落；江流海道，合置水軍。昨聞山陽、合肥之謀，規模既已略盡，江海之備，則殊未聞。其間間道所行，我之素不講者，天長可以入維揚，清流可以向六合，肥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徑，與武昌之近，新息、秣歸之比；商於、賈塹、三關直趨荆、鄂，子午南達梁、洋，洮、岷東近威、茂。前人用兵所經，斥候又當明遠，忽而不備，則鄧艾江油之事，不可便謂無之。衝要雖有重兵之屯，堅城之守，中無民力，且乏糧械之資，則亦未

可謂之萬全。人情苟安，不知爲備之說，欲爲守禦，固當力施行之。言議悠悠，何益于事！至如用兵一事，起于喜事之臣。竊嘗論以孫子始計之書，蓋未知其可也。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變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而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戾而帥驕卒，不可謂將；將士不相安習，不可謂法。于斯五者，曾莫之計，又不可謂知之也。恭惟主上天縱之聖，曾非龍荒所得倫擬，則主孰有道，在所不論。至于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彼固不容盡知，其在我者亦可以知之矣。虜能包藏隱忍以成鳴鏑之事，未可以無能視之。捕盜之軍、歸卧之帥，又安知非彼之謀？前虜方易主時，我以全師臨制其後，尚無尺寸之效，則今未易圖也。我自隆興、乾道之後，星文屢變，水潦荐臻，流離之民充滿道路，驕悍之卒氣凌州府；或悖而辱長吏，或起而爲盜賊，皆有形驗，安可謂加于虜？且以區區江左，經緯中夏，以一圖九，古人固已寒心，求之時賢，恐不易辦，雖以恩地之重，僕猶以爲未可必也。方今兵力既弱，財力空匱，所恃以戰者不過三衙、御前之衆，舊人既已垂盡，江南白丁未可望以持久。所仰以濟者，不過常平錢米，應在虛數，州縣盡然，問之甚多，求實無有，賑濟已自不給，必將上誤軍計。以此用衆，其能濟乎？兵交于前，人困于後，安知盧循之盜，寄奴、霸先之將，不又起于蕭牆之內？事至而悔，將何及哉！昔宋文帝河南之謀，其算殆無遺策，終無成濟，胡馬飲江而治遂衰；太祖皇帝謀取幽州，趙普以爲必得，問將誰守，因不復言。今之治功與一時之將帥，未能賢于元嘉之世，其望太祖固已遼絕，不監不法，將恐辱甚于飲江；即幸勝之，僕竊意其方勞廟算也。主上用兵之意，每形天語，空言挑虜，兵計固當然乎？有謀人之心

而使敵人疑之，殆矣。樞密忠誠體國，願垂深念。致君堯舜，望惟以仁義綱紀爲本；備邊之計，幸勿爲浮議搖動。至于用兵，則請留待十年之後，必以機會而舉。人才既富，彝倫既叙，虜之世世淫暴，必將有頡利之功矣。且自古未有寄任不專，孤立無助，小人不去，而能成功立事者。誠能和同君臣之際，固善，如曰事出九重，制不在己，則當以義進退，不可身坐廟堂而歎志之不伸也。僕受恩深厚，不知言之妄發，萬死未足以謝，惟幸察之！《浪語集》卷一七。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三。

與四川宣撫王樞密劄子

某聞之：善治水者必滌其源，善呼盧者必豐其本。治水而滌其源，則下流無壅閼之患，滔滔赴海，安行而順導之耳；呼盧而豐其本，則在我之氣勝，而爲之對者索，十盧隨擲，遂可氣吞之矣。皇上憤匈奴之未滅，痛神州之陸沈，謂關中中夏之本源，柄政之臣，又本源之所賴以疏滌者，乃睠西顧，輟大參于中極，寄以召伯之任，所以爲滌源者，端有本矣。三川之氣，待公而振；關河之沴，待公而清。譬諸呼盧之望贏，非豐其本不可也。僕，故吏也，間嘗從事于蜀，目睹生民之憔悴，官于湖外，又嘗得其梗概于道途。究觀規模，稽諸故實，論以成敗之法，可得而言。今公爲萬里行，僕方有弱小之累，不能自贊請從革輅之後塵，伏念早蒙特達之知，曾無倫匹于世。德之不報，何以自寧？夷門一言，願鈞坐安受之而毋忽也。梁益之地，久苦重征，自承平時固然。南渡之初，一切取辦，關外

之衆，仰之而給；總領既設，益起上供，郡縣苛刻征之，非復名數之見，民之困悴，殆罄罄無告矣。朝廷雖時時捐減其數，是皆虛無積累之名，以爲實惠及民，但自欺耳。疲弊之極，救之良難。如無守令之賢，則將何事不有？民困若此，謂其本之豐可乎？戍兵之衆，舊蜀無之。自失關中，退屯漢沔，西極隴坂，東接商顏南山之陽，谷累數十，帶甲不逮十萬，而虜不能窺者，良以置帥之法，兵民兼洫，無改陝西之舊，大軍堡砦相爲首尾，守之得其道爾。近自將臣過計，避岐雍而擊熙河，頓兵旁角之地，不得展吾所長，挫鋒于涇原，棄師于德順，多刺流散以補亡師之缺，怙權擅地而要姑息于時，因其死而削之權，數當然也。然今藩臣不典兵馬，則有警無以自救；官軍既難調發，而人心亦復不同。風塵之驚，勢同呼吸，心待行府之令，則蹈後時之悔矣。兵非素練，帥非舊職，邊氓無所依怙，則將折入于北。軍政若此，謂之豐本可乎？二者則然，又有迫于此者。岷、宕之西，威、茂以北，雜蕃之境，近接成都，盜假之涂，信宿可至；均、房，南出夔，直其衝。太祖之師嘗入此道，言邊備者曾莫之虞。變起腹心，盍先備豫，豐本之計，又當謀之。爲元戎憂，僕竊以爲此數者，尤所當先者也。參相識造幾微，雅意人物，補苴罅漏，夫何足言！中州削平，當在茲舉，千瘡百痼，謂之何哉？處內護前，寧得無慮？必也爲之有道，使人不疑，監往者壞之之由，思來者救之之計，爲此一著，不容再錯。譬之豐本之博，將安往而不勝乎？雖然，起羸瘵者不可以力加人，大有爲者不可見形于敵。第豐吾本，無爲兵先，機會之來，何容窮盡！扼其吭領之地，則形格而勢禁，三秦平定，蓋此術耳。持此上報明天子，滌源之計，顧不偉歟！至于姜維覆敗之道，往固不可追，于今尚多有之，惟行府終

始念之也。某私憂過計，欲補千慮之一得，不佞不敏，然之却之，惟所命！《浪語集》卷一七。

奉使淮西與虞丞相書 一

某過蒙廟堂期遇，俾將使指，節中行邁忽忽，遂失拜違，感戀依依，言不能盡。已而驅馳道路，無緣奏記主書，非惟不敢，亦不暇，不知蒙下察否？某區區行役，昨緣水涸膠舟，遂自毗陵陸行，以十二月三日度牛渚，八日抵合肥，與帥漕謀行視圩岸，并治申請行移文字。十五日西邁，十九日次固始。所見牛渚以北絕無流移之人，聞合肥頗有之，趙帥先已安集。西入六安、霍丘之境，稍依岡壠去處，往往有飢民寓居，至平地則無之。某問縣官總首，皆言安豐之境，主户常苦無客，今歲流移至者爭欲得之，借貸種糧與夫室廬牛具之屬，其費動百千計，例不取息；飢民未及播種，樵蘇燒炭、割漆采茶之利，已皆糊口自足。若平地則無此，以故山間猥集，所至如歸。主户不欲以增客户聞官，極難根刷所申之數，由此不多得之。某詢之流民，皆言淮南甚樂，諭以官莊之說，望然莫之應。安業已爾，擾之徒費，且在民猶在官也，不足復勤君相之念。固始親見，大與所聞不同，某既蒙望以不欺，不敢不以實告。某出都之後，即聞夾淮爭爲招集之傳，至謂南北之民往來如織，及抵固始，始得其詳。蓋緣北方郊祀赦文，有向來被俘之人能自拔者，放免五年差稅之說，郡縣遣人持榜唱言境上，實未聞有應之者。光州所申今年歸正北人在固始者百十二户，其實本無一家。近守臣宋端友趨朝，議將

遷之內地，漏言于外，人情大恐。某循撫，爭持狀訴道周，反復其辭，稽諸閭伍，莫非隆興以前來者。先九月間，郡中遣吏下縣抄劄，密令保正總首妄作今年供具，不使知之，及冬至前，使人分俵由子，令至郡倉給粟。在村落者去郡之遠，例多愚氓，或雖受之，皆未之請。居坊郭者則辭由子不受，亦能詣某自明。惟有衛世安等五家，以十一月間過淮，頗言有販牛往幹事者，泄于畿縣，衛等皆其辭所連逮，却不在元申數中。某不免爲數日留，與帥漕司所遣屬官高夔、張唐卿等不憚寒雪勞苦，各馳數十百里，親至村落視之。其歸正人則前所言是也。江南流移之人初不及浮光境，郡縣所申之數有是有非。頗有去冬今春轉移之人，其實渡江已久，此其是者。浮光比歲不稔，穀價高過常年四倍。蓋光之市用錢，舊以四百爲貫，米石一千，今爲錢千六百矣，主家雖有招客之意，如不足何？飢民逐熟投主，豈肯却之不稔之地？即此其非自見，不待縷縷言之。頗聞浮光亦有今年歸正之人，不過續來所申一二十輩，容見端的，具以實聞。某平生不解謬言，妄意人情之不相遠，誕謾不謂無有，然亦誰敢施諸君父之前？及觀光州所爲，爲之懊歎累日，何意剖符之守，有此欺天之事，聽言信行之悔，聖人不吾欺矣。邊吏如許，懼非保圉之道。他有聞見雖大于此，非使事本指者，某不敢輕僭陳述。九重之內，未易周知，萬里之情，聊舉一隅，可以概見，啓沃之際，丐力陳之。庸人動自多營，敢爲誑妄，每每如是。某孤陋之迹，百執都非舊知，固知發人之姦，必履危地，然而忠憤所激，俯仰無媿。上賴朝廷之知，必能察其所懷，恃此以無恐爾。廬州三十六圩，非獨農畝之利。某與趙守等已委路鈐張青等起蓋莊屋，逐旋招誘流移實之。張青舊爲張循王管莊，熟于田里間事，嘗與高夔獻議。圩中占地甚

廣，然頗低下。若因浚溝行水，就爲千河水寨，可爲合肥重險。竊嘗語以治田自可爲之以漸，何承矩蓼花之會，宜當按以爲法，由是未敢列上其議。以其愚見，合肥城壁柵江橫貫其中，西南平岡高瞰城內，觀于魏世新城之築，韋叡引肥之戰，不得不爲過慮。則今千河之浚，因低據水，爲立斗門，以司宣節，所以保固者一舉兼得，亦保淮一助也，更丐鈞察。比來打圍之虜，稍稍近淮，久未解嚴，浮光人情甚恐。又聞沿淮挑濠立鋪，表裏上下相接，每鋪十卒，槍牌一人，弓矢九人。齊人敲冰備周，想亦不過如此，威行沙漠，于此可見。然使敵人無事見備，固爲古人長策，有謀人之心，而使異邦疑之，難以速得志矣，願賜深念。某此來淮甸，觀于山川險易、事態物情，始知天下之事皆難踰度造化。財成之意所以加于鄙陋者不淺，誠深感戴，未易言之。餘俟前途，隨事稟。尚賒侍見，敢乞上爲宗社斯民調燮和粹，俟候公師之拜，用副輿人之情。《浪語集》卷一七。

與虞丞相書 二

十二月二十六日，固始縣申拜稟目，二十七日即行，二十八日次光州。所見歸正流移人與固始正同，其單名續申。姓名亦有非今年歸正者，真今年者不過定城縣九家，固始縣七家，被虜走回不過四家。內定城一家，固始三家與霍丘縣二家，皆不在元申之數。某逐一喚上，喻以君相恩旨，視其人物，類非甘田畝者。內衛世安、張俊二名自言王展宣贊所用頭目，李茂乃亳州司候人吏，餘皆二人之

徒，其非是者不過三五人爾。人數既少，官莊不可復作。始，世安、俊等皆緣輩類許宗道者持金錢寶號爲間，事發避罪而來，他日事寧，尚欲有所報效。爲國家計，乃不在其必留。某本合作舍處之，又以浮光被邊太近，十日所視，殆若表而出之，他日鄰境有辭，非所以安全之道；徙之又非所樂，誠與流移安集事異。某見與趙善俊別議區處。夫以忠義遠來歸國，撫之不可不厚，有如太過，難爲繼者。適中斟酌，費固不多。某至淮西，饋遺皆無所受，後以浮光當作恩意犒歸正人戶，不免薄受兩司之禮。勞世安、俊錢各十貫，酒二瓶；李茂五貫，酒一瓶。此外賑贍安卹，已具申狀，不復縷縷陳稟。守臣宋端友所爲妄誕，不敢不以實聞。端友本以招納歸正爲欺，乃敢戕歸正之姓孟者，略奪其馬，投尸井中，是豈招納之道！然今馬已牽入都，或言名金桂，軸高四尺三寸，神鬃土黃色，計非充貢，則亦有所歸矣。頗聞端友所爲，蓋不祇此，非某職分所及，而殺人掠馬，此特其可攷者。三數月內，又嘗再奪被虜并歸正人馬，事端未悉，某不敢有言。邊遠類無官司，端友所爲，又皆出于天理之外。君相軫卹疆場，垂意于擇守撫摩，若端友之所爲，不可不重賜行遣。小官僭越，萬丐裁赦。某浮光無復事矣，將命事無一就，不免迤邐過舒、蘄諸郡，更看江口有無流移。有如各已安居，亦不敢強有騷動，不免薄行賑濟，敬致君上惻怛之愛而已。願種田者尚當臨事區處，不然，則與津發致之三十六圩。曠瘠無所逃罪，亦惟大度察而哀之。帥漕所遣攝事二幕高夔、張唐卿者，殆爲淮西精選。夔之清忠質樸，唐卿強直剛毅，誠齊、蜀之良也。與某同事，備見心力。聞皆嘗出門下，文公許可，乃知不易得之。兩司嘗同薦夔，誠非虛舉，想在鑪錘之內，必素已有定處。小官僭論人物，皇懼之

至，誠出所見，亦不敢隱也，更賴鈞察！《浪語集》卷一七。

與虞丞相書 三

某浮光已復無事，初七日遂行，十三日抵齊安。自入沙窩以南，始睹流移人戶，纍纍然未有歸著。而守臣李續確實，可與辦事。本州常平初無見在，已爲計置買牛。頗聞潯、霍之南，惟此尚有荒閑田地，可以措置安集，某不免留料理之。竊以沙窩、白沙嶺路正直垂瓠、武昌，在淮甸、荆襄之間，最爲控要。往年婁宿入寇，胡騎嘗出白沙，措置邊防，常苦荒涼，難于應接。舊州鎮者，古邾城也，寔關此路衝要。某見議招集，置莊于其側近上下，萬一有所成立，異時烟火相望，或可少助邊防。但某本無所能，田里間事尤非素習，仰蒙委寄，不敢不勉事之，成否殆未可知，恐必無逃曠瘞，上誤知人之鑑爾。《浪語集》卷一七。

與虞丞相書 四

即日春序已闌，和風叶律，恭惟致君格天，填撫夷夏，神之聽之，鈞候動止萬福。某伏審明揚大冊，進位公台，正宰司之名，還治古之道。天人同慶，知太平之有日，宗社寔幸，蒼生寔幸。某受知

誠不世有，宜不敢具文申賀，自同衆人，抃蹈之私，言不盡意。某伏自浮光、齊安嘗三奏記，并以循問所見，累申廟堂，方懼不稱之誅，仰蒙朝廷卑聽，按治所列。彼方進律留衛，而終致之于理。上論君德，齊成湯之不吝；下視孝宣，綜覈有所不行。于僞增戶口之王成，俾爲堯舜格心之道偉矣。某不敢自謂光華之遠，然而沈冤獲伸，免于辱命之媿，生成之賜，未足云也。某冬春之交在并淮時，竊睹流移略已安定，決計歸矣。正月間抵齊安，乃知蘄、黃之間，尚有皇皇然未知所適者。既將使指，不敢匿其所見，因留逐急賑贍，僅能置立二十餘莊，已具劄狀具申，不復再三塵瀆。仰蒙委寄至重，所及至微，兼屬春深，流移亦止，已無復可爲者，急欲申請還奏，而有旨覈實墾田。未到州郡，不欲第取文具，須得親行，度五月間，未蒙汰行，當得謀上計爾。是行雖恨假節之晚，不能推廣德意，然而所費亦幸無幾，飢民賴以全濟，而盜賊爲少，曠土得以少闢，而墾田頗增。居人知包占之不得久荒，即謀自耕其地，漸以充實。淮甸在蘄、黃之間，所益不尠，有以上知。規模宏大，誠非單見謏聞所及，黽勉從事，然後知其利耳，幸甚幸甚！某循行雖未及舒、蘄二郡，其初得之道路，年亦荐飢，其民未免流移，又苦和糴難辦，方欲具稟求剗其數，已聞有旨罷糴。仰見耳目之廣，愛人之至，祇服感歎不能已也。某區區之迹，又須一走淮上，驅馳道路，恐稟目之不能嗣貢，惟幸察之。覲侍尚有兩月之賒，敢乞粹養天和，俯遵時令，爲斯民社稷珍重，以迓上公之拜，慰天下心。《浪語集》卷一七。

與虞丞相書 五

即日夏氣將中，薰風戒暑，恭惟德叶神天，道行夷貊，鈞候動止萬福。某昨在齊安，伏聞顯冊元台，正名宰府，嘗具稟目專人申賀，必已關鈞聽矣。某無似之迹，仰賴鈞芘久長。官莊既已訖事，流移漸次安帖，以三月二十六日發齊安，取道蘄、舒，復自六安東入安豐，遂抵濠梁。四月二十五日至合肥，所睹淮甸人情極安，有如罷和糴于舒、蘄，免諸郡之上供，若吏若民，莫不鼓舞。君相遠見萬里之情，知其疾苦，懷寧、廬江，召之審察，尤厭物議。然在龍舒鼓鑄之事，許守、韓令尚須一人泣之。浮光新守之來，聞以財賦爲急，此郡獨稍充足，似不須爾。至于權官支過，僚案請給，例皆追而奪之。雖今未聞他過，要多不近人情。光民每望得一文吏，病于無法久矣。宋守仰蒙朝廷究問，竟以憂死，何不自愛如此，却可憐念。其弟端臣，又蒙天獄窮治，遠人聞之極感。事明之後，出三人于井，官司既爲收葬，歸正具知恩意，釀爲佛事薦之，競言來歸，氣始得伸，鼓躍于下。某將命無狀，于聞見不敢壅閼，不相知者或謂生事，政煩丞相察之。倉司之來，公移皆稱面奉聖旨，措置民兵，收買戰馬，且欲拘籍歸正強壯。歸正人誠可用，存浮光者類多散處，惟光山一縣有數十戶聚居。在濠梁者近八百家，分屯州之東西，爲八總首耕淮灣間，以土人耿成統之，衆極信服。在安豐者有數百人，聚居花靨鎮側，已總水寨人數；居村落者亦不減一二百家。每苦土人包占荒田，不容請佃。昨有一百

二十二人陳狀理會，而壽春知縣每患苦其難決，亦有劄子乞爲措置。某不避專輒之罪，不復申請待報，與趙帥議，已遣張唐卿往撥包占荒田給之。某固無所知，竊謂籍之必駭，使有常產，是乃久安之策。而濠梁團結頗有法度，無非強壯，意者不若安之。買馬之難，濠梁、浮光已有前鑑。近兩旬內，聞下蔡有賣馬被誅及逃來者，又有過淮竊馬而傷人者，虜將寄聲索馬，幸獲而歸之。若此所爲，前此不一，繼今恐盜馬者益無顧憚。國家寧乏此者？異時生釁，或不可知。民兵固有可爲，昨詢水砦添招人數，尚皆散處村疇，緩急卒難收合。民有丁壯，類皆竄名避役，而總首所統，益削壽春差役，已及二丁之戶，年歲之後，且至單丁。既非教閱之兵，初與田夫不異，未知今來經畫何似，不敢億度。然聞前此治郡，人實安之水寨，舊頗縱橫，近稍知畏。郡界盜賊希少，賞之固宜，代以高夔，必能安輯其下。薄聞財計舊賴幹旋以濟，茲亦未易爲也。傳云虜大起夫，導盧溝河，鑿山踰三十里，南達御河，會河入泗，上接燕京，意不可量，民不勝擾，安知天意不以開聖人邪？政須有以應天，然後功可爲也。人事未修，而敵河道通利，亦不可不豫防之。某小官疏遠，不當瑣屑塵溷，既蒙恩遇假節，不敢不罄所見稟聞。廬州三十六圩，趙帥經理備至，流移皆受實惠，顧以小小帳狀未集，未敢告畢，已治圖冊，或携以歸。某本擬事訖便還，以十四日抵安豐，接漕司關牒，聞有覈實麥田之命，因留取會。今過旬矣，雖未被受省劄，然不敢緩敬，已備坐行下，不敢輒歸。大抵淮南之田，請一而包百，耕十而言一，覈之則不可勝覈，況復大搖人心！某既蒙使令，不敢只取文具，必取自通正數以復于上，然亦未可便謂能盡其實，伏乞鈞照。尚賒侍見，敢乞爲道爲時，爲蒼生珍保沖粹，亟正公師之

位。《浪語集》卷一七。

與虞丞相書 六

炎夏方中，南風阜物，恭惟變化格天，盛德神予，鈞候動止萬福。某前月二十九日嘗具稟日，附遞申覆，度無浮湛。三十六圩并黃州官莊，仰蒙廟堂假借，資帥漕之叶力，幸已成集，流移亦止。奏計圖冊，本欲持歸面納，與趙帥議，意君相惠念流移之切，不容淹緩，某以有覈實麥禾之命，尚須一兩月留，不免先遣職級覆押，并取流移人數，置冊持上。流移數不止此，上户往往不欲以己招客聞于有司，兼復舒、蘄之間往來不定，以故村保所供止此爾。某將命亡狀，不能推廣上恩，所及之微，言之有醜，曠敗之責，所不敢逃，尚賴鈞慈鑑其奔走微勞，力賜保庇，脫于罪戾，則終始包容之惠，如天之覆矣。二處置莊，幹置差官，非祇六員，擇其宣力勤勞甚者保明，有如張唐卿西蜀之良，高夔秋浦之望。齊安官莊，全藉唐卿以辦；夔之才用，未可以書生易之。仰惟當宁急于人才，所知誠不敢掩，敢望洪鈞橐籥，不使遐棄，言不以人而廢，亦萬化中一助也。淮甸官吏，視他道加骫骳，而縣邑爲尤甚。某半年所歷，求一稍稍可與言者已不易遇。有蘄水知縣王虎臣者，質直能任事，吏畏而民懷之。前宰光州之定城，頗有去思之愛。某委以齊安牛具，辦于旬中而民不擾，又皆便于農家之用；津般而至，亦自有法。某方欲以有政告，而王以強項取怒州府，既緣公事罷斥，因不敢言。濠之定遠縣

令于倣疏通而強敏，先已蒙恩再任，行五考矣，愛民律吏，治如一日。淮甸胥輩，例有不肅，倣之紀綱號令獨明，勸課之方尤有條理。非某賑贍置莊所及，兼且成資磨勘，不復上其治狀。是皆素不識面，願備藥籠中物，顧雖狂易僭越，不敢一毫私也。趙帥守藩，適當旱飢之後，無法之久，臨民撫軍，威德兼用，興除利害，皆有實迹。故雖甚遠支郡，人情莫不向之。賑接流移，自飲食醫藥以至薪蕘之類，罔不周悉，賴以全活衆矣，可爲朝廷審于擇帥之賀。趙以親老不安，邊塞殊不便于侍奉，深欲求去，尚賴廟堂念之。某仰蒙希世特達之知，無以論報，儻有聞見，便欲以補四目之明，不顧己之寒微，惟鈞慈情恕之耳。某驅馳之久，不敢告勞，然而寒暑再罹，罷頓極矣，實無所補，仰報知遇之隆。加念賤室宿病未瘳，小兒亦以疾告，鄉來不敢輒顧私計，惟今或可請爾。敢望曲加矜念，俾某早成歸節，雖有茲願，然亦非敢望也。干冒戰灼，萬丐憐之！《浪語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五七八○

薛季宣七

淮西與王樞使公明書

即日春序向闌，和風叶律。恭惟袞繡徂齊，棠陰蔽芾，神明贊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去歲在都，伏睹樞極之拜，竊與斯民同慶，加以久失奏記，且欲候問興居，叨冒京職之除，亦當陳謝恩紀。家貧不能遣力，輒于置中冒貢函牋。方以浮沈爲念，伏蒙鈞翰寵答，非惟慰籍甚厚，親札盈紙，謙抑過宜，非所得當。感荷之劇，以爲王公顧遇末列，古則有之，世道澆訛，此風之不作也久矣。一聞正始，心目爲之開明，乃知宏之在人，甚幸甚幸。前聞鈞履微失調衛，每恨不得日親醫餌。竊知喜遂勿藥，固宜天之賚予善人，翹望懸懸，慰懌大矣。某區區之跡，自去秋中效職都下，一謝宰輔，不敢復再見之。十一月初，上以江湖飢民流移淮甸，而光州告多有北人歸正來者，忽俾賑贍安集，不敢辭難。歲除方抵浮光，問歸正則無有，但緣中間遣許安道者持金錢寶號入北，事泄于咸平，獄辭所連，

凡十七郡。有十數家避禍將家渡淮而來，郡中遂括舊歸正人二百餘家以方至告。又其守將宋端友者，被命買馬，殺人而奪之者三，不免具以實聞。頗聞有力強甚，不敢自爲身謀，天子英明，已下之廷尉矣。某元宵至齊安郡，問流移則已晚，轉而之四方者不可勝計，某皆不及見，獨收無所歸者僅四百戶，于舊州之東北，聚置官莊二十餘處居之。春事已深，流者漸已安定。先于合肥興修三十六圩之利，西來付之趙帥，得報亦稍就緒，但緣兼覈墾田未徧，又須一至沿淮，只旬日間當東，計還奏之期，必夏中也。湖外飢歉，伏蒙移粟賑糴，茲三代事也。大臣以天下爲度，于今方一見之，故吏門生有光榮矣。夏口賑民雖甚無法，然而米價賴之而平，活此一方，爲德甚厚。春雨時降，自此當少蘇也。某至淮上流，聞此夷困于蒙古韃靼，凡女真之守州郡者皆充將帥之任，率以同知泣事。而沿淮被邊，去冬頗有遊騎出沒，又于上下表裏置鋪相接，每鋪十人，九槍一牌，若以我爲虞者。其被禍來者具言河決垣縣，東貫濟、宋之間，合清泗于彭城，流分九道，卷埽千里，騷動紛然。某謂通泗瀆，鑿呂梁，開石門，皆古用兵中原盡力而爲之者。天道如此，非無機會。然察淮壩虛弱之甚，邊臣陸陸無可望以功名者。河流南北通共，惟今未必有加于彼，茲在可慮。觀其置鋪之役，乃若齊之敲冰備周，嘗告廟堂，謂有謀人之心而使敵人疑之，難以速得志矣。不知關陝之地事勢何若？仰惟規模先定，必有不可易者。不敢隲度，敢祝敬之而已。某所見如此，不敢不具言之，僭越輕狂，必蒙恕察！

淮西與梁右相書

間者獲侍閒燕，嘗進瞽說，伏蒙鈞聽不以爲非。將命去之，未畢前議。茲承爰立之拜，乃不克面布悃悃，欲報之德，不能自己，願竟其說，庶有補于萬分。丞相今已正位左槐，雖解事之名不容多取，至于進退人物，自當有以聳服天下。人才蓋有定論，惟無責備乃可。人非大聖，誰能無入而不自得？惟在處之各得其當。一世之士，信足了一世用，有如長短易置，小大倒施，無適而宜，夫何才術之見。若用人者皆如韓滉之于故人之子，劉晏以處請求之士，豈惟人人自盡？故雖牛溲馬勃，皆入醫師之劑矣。若夫舉直錯枉，自有所謂易簡之道，拔茅以彙，惟在乎廟堂之上斷而行之爾。此事要非章牘可道，某遽言之者，以爲相府急務，願先百事而爲之。非蒙睠顧之隆，不敢狂僭如此，政須鈞照！

《浪語集》卷一八。

湖州與宰執書 一

已具劄狀，稟本州添差武臣，路鈐以下至進勇敢士一百七十一員，軍員五百三十一人，錢糧衣賜總計一歲共支錢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餘貫；歲前又添發下軍員八十三人，增多二萬四百八貫有奇。乞

將前件軍員分下財用寬裕州軍養老，或量撥錢糧物帛貼助本州支給，仍乞豫戒諸軍，今後免將揀汰軍員使臣發下本州收管，亦乞照應，免有添差。某不敢縷縷瀆尊，只以添差總管、路鈐、路分並將副計之，雖員數不至甚多，爲費已大。本州先管將副、州鈐轄、路分都監添差八員，請受之數不等，每月各不下七八十貫，供給皆八十貫。數月以來，添差益衆。如總管宣贊舍人劉炎、路鈐轄武經郎黃彥節，供給錢皆一百五十貫；州鈐轄武顯大夫江昌朝等、準備將武節大夫馬全等，皆八十貫，而請受不在茲數。大者略計月俸供給、月節饋遺之類，每月不下三百貫文，小者一百七八十貫文。一歲計之，總管、路鈐一員至三四千緡。本州用度不充，朝廷素所知也。如劉炎、黃彥節等，久居本州，皆有田宅，如此過分陳乞除授，廟堂無自而察，竊恐本州去都密邇，寄居極多，人人效尤，州郡益困。某不敢便有申請，欲望鈞慈矜念小州，將此等官別賜區處，以寬郡之急迫；如日後更有添差，免于本州駐劄。所有續到軍員八十三人，併乞特與改撥他郡，或量賜支撥，應副施行。干冒鈞嚴，下情無任皇懼之至！《浪語集》卷一八。

與宰執書 二

試郡百忙，不敢無因奏記，惟是斗山之仰與日俱積，樂與州人涵泳聖時之澤而已。某不避僭越，輒有迫切之懇。本州軍糧並無苗米可辦，以此歲計極窘，糴米七萬一千五百餘碩，約用錢二十一萬四

千餘貫。前例係將烏程、歸安兩縣折丁錢十三萬貫收椿貼助糴買，每丁舊催納錢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去歲均減，每丁納錢五百文足，歲計減落五萬八千餘貫。今歲當催七萬一千九百餘貫，已是大段欠闕。近方催理，却據逐縣繳到去年戶部減放印榜，許將去年折丁未放以前人戶先已全納之數，並於今年錢內折除。會計今年管催折丁錢止有二萬三千餘貫，委是月糧支遣，全然無以收糴。某不敢過有陳請，已具狀申朝廷，乞于上供折帛紬綿錢內取撥四萬八千貫文充理豁。乾道八年折丁錢補填九年少闕之數，貼助本州糴米應副月糧。又某昨以鎮江軍中揀下軍員八十三人，日近添差總管、路鈐、將副等員，歲計支錢三萬餘貫，申乞均撥上項官軍下。財計寬裕，州軍屯泊未蒙行下，適者又準朝省發下，乞就本州養老。三輩略計，本州歲失二項丁錢十一萬貫，却有增起，合支三萬，並大禮賚錢二萬餘貫，通計闕錢十六萬貫，委是不容措置，無以枝梧。伏乞鈞慈俯從申請，少寬一郡目中之急，不勝大幸。某復有悃悞干冒，本州財計略可見矣，誠得明健長吏，未易料理。如某才力素薄，前此未識理財。自被誤恩，不敢不力，每事撙節，補苴罅漏，其柰取諸民者已無一孔遺利，不可措手，略無見效。五技已窮，形瘁力單，下血不已，雖勉強應接，然實憊甚。得蒙鈞慈矜念，特賜陶鑄祠祿，選擇有心力官救此一州急闕，鬼瑣之跡得少遂所安。儻脫罪誅，免令委頓，終始大惠，何有窮極！不然，日又一日，他時手足盡露，雖欲帡幪寬貸，嗟何及矣！某素非避事辭難者，自以力之不足，知難而求退耳，實非敢有他望，正賴哀矜及此，某不任卷卷懇禱之私！

《浪語集》卷一八。

與宰執書 三

某蒙恩試郡，罷于百役。雖時時以職事申懇，而稟目之貢寢以闕然。節彼巖瞻，未嘗一日不在黃扉之下。荷睠知之有素，必不以疏慢責也。某節前疊以祠祿並經總制錢分隸溷瀆鈞聽，二事皆非某敢爲私請。貳車于某，初無一言之忤，其人才力亦高，但緣以趣辦爲能，不暇存厚下之說，場務敗闕，料理稍成端緒，輒爲掣肘傷事，其他可容也。至于庭叱官吏，專閣請給，追須紛沓，鞭扑囂然，在長吏不能無慙，當避之爾。分隸之事，稟劄固詳言之，利害不祇一州，所係實重。想初言之甚易，故未察而從之，廟堂已知其詳，不難改也。比得吳郡丘密劄子，亦謂焚林之田夫豈不知，特冒行之不顧爾。丘不欲爲事首，必須亦請于朝。丞相身佩安危，幾微不可忽也。某自詭從之而不辨，必斥；不從，劾中以他事，亦斥。等斥爾，孰若一爲丞相辨白？雅蒙許之誠實，或幸俯而聽之。某辱知素深，吳興幸未闕事。比者和糴六萬，貼錢已萬六千緡，四萬續科尚未糴也。近戶部于民間所自糴米，亦令本州發綱陪費，亦數千緡，未知繼此云何？惴惴然爾。郡計素乏，冬來場務皆索本柄，春衣二萬，軍糧酒秣數皆六萬，常年皆自夏中積聚。政承闕乏之後，凡百用度，盡解目前之急，坐是失于椿辦，大懼入春之後，手足將俱露矣。今不得請，且累知人之明，萬丐矜憐，毋強之以所不能也。《浪語集》卷

湖州與梁右相書

被遇特達希世之知，超躐之用，厯恩次骨，不復多謝。惟是雪川，號爲佳郡，且有浙西道院之名。南渡已來，官守數易，紀綱法度蕩然無統。兼復衣冠叢萃，應接不暇。近年之在政者持書生之論，末理財之說，士夫奉稍拖積，數月省府上供虧數十萬。賴單守繼其後，厲威嚴，振條目，雖能解目下之急，然實未有贏餘。其行有積錢數萬緡，皆經費耳。迎送支衣之後，已復枵然。某到官之初，滯事山積，戴星出入，食息不暇。押到詞訴，不復循間日之制，簡稽決事，期暮而訖。閱月稍覺漸就繩墨，但無如財計何？所賴燮理天和，歲事尚或可望。然必無逃曠敗，不無望于覆燾之兼容也。始以啓狀常禮，冒瀆聽聰，繼蒙尊光寵荅，感荷之至。念欲自具稟目，少布胸臆，顧左相未克通記，嫌于彼此之分，不惟不敢，亦不暇。雅辱眷知之素，必蒙俯察之而不罪也。某屬者累具劄狀，有請廟堂如倚閣之住催，積逋之分限，丁絹之折錢，于計司，略無利害，在民間郡縣得免倒垂之急，受賜實多，一皆未蒙周旋，自此不免，嗣有陳乞，萬丐鈞念。有如郡中可以黽勉就事，亦何敢于干政府也。只如和糴一事，本州苗米止五萬斛，常州三十四萬，今歲拋降皆六萬碩，既不均當，復欲以三千省銀、會高估糴取足斗，一碩銀作三貫五百五十、會子七百七十科折，虧折之數，不待辨而後知。即令盡支實錢二千足糴一省碩，猶恐未當本價，況如此耶？去歲和糴殃民，中外紛紛，如此不可不計。誠

使朝廷無惜小費，使當官者皆得展盡以供公上之求，何事不可爲？況損益能幾何，須使下人愁嘆？往事又不集，卒取君上之訝，亦何爲也？惟丞相念之。左相出帥西方諸侯，丞相獨秉鈞軸，中外責望，非鄉時比矣。某外官人微，不當有所陳述，顧蒙知愛甚寵，懷不自己。竊謂某去年審察所上公仲連相趙烈侯事，誠致君之要術。事無大于是者，惟詳復而采之。僭越妄言，徒爲愧畏！《浪語集》卷一八。

湖州與樞使王觀文公明書

即日初春薄寒，伏惟浩養琳宮，神天是予，鈞候動止萬福。某伏審抗章遠引，帝享其誠，均逸祠官，寵班書殿，伏惟歡慶。竊以國朝西府之任，自非元老不居，人臣之榮，無加是者。前輩處此，能全歸潔之義，未可以一二舉。自匪浮雲富貴，以道義爲重輕，主眷方隆，何有脫屣之事？廉頑立懦，未足言也。時事方日新，甚有懷杞人之憂者。晉公去矣，其將如蒼生何？某中冬喜聞元戎之還，嘗遣急足馳詣荆鄂奏記，尚未歸報，不知已嘗徹鈞聽否？日俟衮衣歸國，與社稷蒼生共依洪庇。旌車柅于中道，可勝悵惘之誠。伏睹丐去之章，不審鈞用邇來果何所似？天之輔德，自應勿藥有喜，少少末疾，想今遂脫然也。惟是不得親候興寢，怏然于懷。某茲繇啄菹之恩，承乏輔郡，疏拙不詳賦政，大爲催科困苦。雖戴星出入，曾無毫髮之效，黽勉就事，不敢告勞。但緣去歲朝廷均減丁錢，歲失常賦

七萬，今歲折除已納之數，又四萬緡，而養老、添差、奉糧，歲增亦三萬貫，加以郊資二萬，通闕錢十四萬緡，雖使劉晏居之，未易料理。綿薄處此，自應曠敗。見于廟堂丐去，未便得請，朝夕惴惴，以待罪斥而已，此外無足上煩鈞念者。以久不聞啓處，撥忙特此訶問。《浪語集》卷一八。

湖州與四川宣撫虞少保書

即日秋高氣清，伏惟戎輅啓途，百神翊衛，鈞候動止萬福。某恭審明敷大冊，比秩三事，盡護諸將，分正西郊，仰惟慶慰。某嘗患數十年來廉恥道喪，士夫怵于祿利，汨于寵榮。出處可觀、進退以義者，寥寥乎其有年矣，往往蹈故襲常，恬不知怪。雖有超詣之士，未必不無自見，奪于楚咻之衆，猶或不能自解。矧以公輔之重、萬鍾之祿，君臣契合，間無纖介。顧遇方盛，褰裳去之，古聞其人。保相既身之矣，廉頑立懦，尚何待乎百世之下也！某自去秋誤被收召，侍坐函席，便聞誨教及此，迄踐斯言不易，介于三公，乃今親見之矣。皇上親寵逾渥，三加彌尊，位之師保，遂分關陝，用寬西顧，誠曰曠世之盛，希闊之典也。豈徒梁益之幸，太平之業在此行矣。如蒼生何，能無下士之見？徐方平定，袞繡之歸，如周公之任，定非晚耳。天下寔望。某在門下，東西南北之人爾，未嘗有一日之雅。自蒙傾蓋之遇，取之眉睫之間，未嘗干簞門牆，遽蒙拂拭之用。自到都下，誼當自斂，既閱時不敢見，在常人之情必將怒而絕之，勞來擇人，卒蒙假節，亡補毫髮，亟被超躡之除。歸節旬中，便剖

符此來，恩造如此，倫輩靡儔，雖保相爲官無私，某何以取此？未知所以報塞，徒懷愧畏。到郡多事，第嘗啓謝萬一，又塵謙尊寵荅，豈所宜蒙？郡中積弊如丘，逋負非一，且欲事定自爲稟目，以求一說，少布卷卷感刻，尚未皇暇。白麻宣告，遽起萬里之行，不得旅進拜辭，恨無羽翼。凡百已具雙牘，不敢再四瀆尊。以某之無庸，獨行踽踽，洞無城府，屢憎于人。未嘗與物泛交，惟保相之知己。朝路識面蓋寡，冒居劇郡，才不副意，已爲不可如何。鈞旆適西，自此動須掣肘，自知無逃曠敗，將爲門下累矣。依仰墻仞，不勝戀慕之誠！東南有可使令，無大小，願備驅策。《浪語集》卷一八。

湖州與曾參政懷書

即日歲晏凝寒，伏惟鎮撫戎華，神明協贊，鈞候動止萬福。某昨者不避僭越，輒以貳車害政申稟，丐祠祿以避之。曲荷睠私，爲之易地，旋拜真翰之賜，誨教諄諄。自省何人，何以得此于廟堂之上！顧惟虛辱，慚慙無地。若齊倅亦健吏，但難爲下，敵己而下或不能堪之耳。頗聞甘泉中多賢之者，既嘗推轂，無怪其爲之助，自非鈞慈悉力保庇，某反爲擠陷必矣。雖感激之心銘切肺肝，事關公道，亦不敢多謝也。經總制錢之議，未審已蒙力行之否？凡曾歷州縣者，皆知如此分隸可求增羨，然而前此版曹諸公無或然者，知其不可爲耳。此事大參居地官日，豈不明知如此分隸可求贏羨？顧念郡邑窮匱，生民休戚，上關國家大計，故不爲耳，非不能也。設有可行之道，又何待乎今日而後行也。

某既緣齊倖，不無所忤，又先諸郡有此申明，戶部見差獄子來追郡胥，且以條法爲問。前此郡縣不盡分隸，固爲非法，然而上供支遣，無非取于額外，是豈盡如條制？然而上下恬安之者，顧不得已耳，其可復于非法之外，又爲非法之取求？應經總制錢分隸之法，其爲廢法不已甚乎！萬丐鈞慈熟復，蚤賜收還，寔宗社蒼生之幸。本州郡計素窘，和糴本錢未蒙盡數支降，既多那移之數，又將無以接續。累求貼降，丐賜奏陳，若令用度稍可支撐，何敢縷縷與朝廷較！近鎮江澄汰老弱，本州得軍員八十餘人，又不知使臣幾何，計當亦不減此。歲用仰給驟增數萬，未知所以處此，不免又須申乞應副。不任一事，每每僭干廟堂，譴斥之誅，俯而俟之耳。某復有僭踰之懇。本州窮乏異甚，歲糴軍糧本柄糯米皆陸萬斛，軍衣亦數萬數。前此丁錢尚多，可以贖那糴買，況又糴買之直例于春夏收椿，前政當闕乏時，不免隨手支用。某又當其後，解倒垂之不給，丁錢已從減免，却有貼陪買發之數。入春諸事交切，手足遂當盡露，已忤貴要，知不得免；矧冒昧試郡，一切付之平心，干請類不能從，寧能無惡于物？所望宮祠遠郡之請，速賜俯從，免累知人之明，實成終之惠也。無厭干瀆，徒深戰汗。伏聞輔相之道感悟日新，事有至難，回天如響，非以精誠之積，何以格于上帝？社稷寰寓，蒙休至矣。然某竊有愚見，敢冒陳之。《周官》太宰職在正君，故其所統之屬，五官之外無非在王所者。此事寂寥已久，不可以力勝。丞相致君有道，已有成績，盍致明良之會（一），漸拔茅茹，以其彙征消長之于冥冥之間，茲萬世之澤也。若有司存，五官正，則莫不正矣，更乞鈞念。某蒙恩異甚，故敢言之。《浪語集》卷一八。

〔二〕致：四庫本作「乘」。

湖州答王樞密之奇書

比者伏蒙鈞翰之賜，仰荷謙睭之隆，嚴喻劉倅積俸。本州屬緣窮乏，限員，以次給俸，未嘗輒踰。如劉未免破戒給之，數多，不容盡如其請，已爲支行一年衣賜、料錢三月，自後按月皆帶支矣。匙少多媿，伏幸鈞察。某比緣同官強橫，僭以宮祠遠郡爲請，仰蒙矜憐，俯爲去之。自顧何人，何以取此于廟堂之上！感荷之至，銘在心腑。某近復以經總制錢分隸申請，必已仰蒙鈞念。此事不祇一州利害，寔係國命民財。版曹主之既堅，以某獨先諸郡有請，見遣獄級追逮，都吏見問以法。前此郡縣分隸，固不如法，然皆取于租額之外，民無所措手足。必使盡如經總制司分隸一法，其爲廢天下法，不已甚乎！方樞相之秉鈞，不可不賜深念，早收前旨，以幸社稷蒼生。本州窘匱異常，今歲和糴本錢未蒙盡數貼降，允那錢已萬計，糴猶未足。州之軍食、場務、本柄歲糴皆六萬斛，衣數萬端，舊于春夏積錢，前政頗失椿備。某雖粗了目下，來春每事交急，手足殆將盡露，將無所逃曠責。此來忤物多矣，其何以善後！儻蒙矜念終始，成其去計，感戴恩予，其有窮乎！僭瀆四三，戰兢惴惴。某不敢自取疏外，至敬無文，輒以尺紙通誠，伏乞鈞照。《浪語集》卷一八。

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 一

自拜道中所賜教，戴星少暇，念欲親具尺紙之記，未皇也。節中短啓修慶，殊愧蕪累，筆端無口，言不盡意。洊蒙寵報函翰，仰認尊光，誠至文雄，伏讀感歎。乾復之戒，敬佩德音，顧某何人，懼弗克荷。然有愚見，竊敢復之。元規之塵，事常然爾，形諸竿牘不已，傷危孤臣之心，更丐裁擇。版曹征利采急，若牙稅之補發，經總制之抄撩，蛆食浸淫，漁取竭澤，不知使府何以處此？某性樂林野，黽勉應酬，不知世患爲然，已決歸計。見入文字爭議，分隸牙稅，則未暇及罪。去決矣，差可以謝朋友，不然，戀祿低頭，爲民貽患，所得有幾，其忍默默爲小人之歸哉？不知同舟遇風，已嘗入深慮否？借重九鼎，爲蒼生陳之，言信易從，過于小人之譏譏萬矣。侍郎忠誠體國，以民存心，當思其說。若行州縣，不可復理，又須強倍征斂，民無所措手足，深可爲天下憂者。宜蒙慨然建白，以幸社稷蒼生。丹徒百度若何？吳興不可料理，近火先焦之諺，非身逢不信也。不能一朝處此，爲之奈何！規摹有可遵承，願蒙強此庸懦。辱知狂僭，惟門下亮之。《浪語集》卷一八。

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 二

伏蒙手畢之教，下喻措置官之無益，非荷眷愛之厚，何以有此？甚幸甚感！單虞卿之在郡也，四處設措置官，其二郡中自撲坊場當仍其故，其二長興、新市，某已盡省去之矣。長興之設，誠曰無謂。若夫新市，虞卿之置誠有不得已者。郡有烏墩新市，雖曰鎮務，然其井邑之盛，賦入之多，縣道所不及也。胡監不職久矣，日醉兀兀，凡百憤憤，郡中傳以爲笑，其人可知知也。虞卿設是措置，唯以課利不登故爾。某在事之始，聞其鎮益不治，專欄放縱而無憚，諸司訟牒之日聞。到任月餘，月解官錢略無來者，不免追請入郡，遣官代之，須鎮務之有經，徐爲之計。責以虧欠吏事，故應爾耳。初，某與僚案約，各當盡心職事，毋循故態臨以達官之尊，按舉一視職業。何如他無謂也。方一舉手，而胡遽以告，不知痾癢甚矣。顧雖賢如門下，未免爲有挾也。借使某即以重言亟從其便，小郡政不可復立。斯人放肆益甚，亦非所以厚胡監也。仰蒙期予之過，必將爲某惜之，諄諄敢不在念，萬賴台察。他有可以鞭其後者，願不屑教誨之，毋以一不受令而遂棄絕焉。不勝惓惓至望！

《浪語集》卷一

八。

全宋文卷五七八一

薛季宣 八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一

某昨日嘗具劄目，伏計已陳齊几。遞中，再蒙寵賜台翰，運穀一事，亦得蠲免。孤賤下吏，輒敢喋喋冒觸霜威，方懼得狂率之罪于門下，乃蒙一一記錄，導達于郡守，皆遂所請。退而循省，雖自不足以得此，而仰見體國憂民之意，驚喜之劇，但不知鴻恩厚德，將何圖報也。淮上事宜，伏蒙下問，某愚不更事，何足裨聞見之末！今日本縣硬探人返，蓋旬日事體與節次稟略同，其詳容備錄續次申聞。華侯十七日已到黃陂，戚侯未聞來耗。虜人十六日過淮，餘衆猶在桑林，遊騎時至沙窩。然黃州探報云：初十日去蔣，與此少異，但虜人多詐，或去或來，皆未可信。若戒諭諸將常切持重，聞其見散掠村疇，若乘其隙出兵牽制其正軍，抄前擊後，靡不捷矣。仍聞黃州北有三路，麻城居東，雙城居中，趙家山居西。若華侯止扼麻城，則雙城虜舊行路尤爲坦夷，及西路皆不可不備。已令其地里繪一

圖，來日附遞以獻，庶見其詳耳。

傳聞賊帥高千戶以蔣州壯武軍員知州事，手分同知。用人如此，此成禽耳，伏乞台照。《浪語集》卷一九。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二

某輒有管見，不審成帥取何道進兵。蔡州古縣瓠城，居中原諸道之衝，法當先取。今蔣州之寇，乃蔡州之軍，蔡帥設去蔣州，其勢恐留新息；如自信陽徑進，擣其空虛，蔡州已平，蔣當自潰。蔡平則虜失要鎮，大功易立，不知可以密諭成帥否？愚者之慮，更望裁處。《浪語集》卷一九。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三

置中聞蔡州之捷，軍勢大振，廬淝之役，足以爲報矣。皇天助順，于斯見之，誠社稷生靈之大慶。首斷國論，有以見大御豐大之業，晉公之事不足方矣。某輒有愚見，敢效野人之芹，然與不然，惟所裁擇。某伏見趙、張二將已入懸瓠，成侯方且赴援淮西，申、蔣沿淮遂無軍馬。且今虜之有蔡，猶我之有合淝。合淝退軍，我已會兵雲合，虜之爭蔡，勢亦當然。如無繼援之兵，蔡州恐成孤立，萬

一支梧不暇，或致大憂。竊論諸將之救淮西，不當與窮寇角。蔡東即壽，北直潁昌，陳、汝二都，近連臂指，今成侯遂據而有〔二〕，直取東都，廬、壽之兵可使不戰而屈。不然，分兵襲壽，虜必不能安處合淝，我軍四面臨之，蔑不濟矣。況今兩淮諸帥，士馬不爲不多，清野以困賊軍，自可曠日持久，益以成帥勢不加強，曷若乘破蔡之威，自此而進，非惟却敵，遂可廓清中原，較之力戰却之爲不侔矣。某小生晚進，無樽俎之遠謀，區區之誠，不敢不盡。《浪語集》卷一九。

〔二〕今：原作「入」，據四庫本改。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四

某昨聞蔡州克捷，成侯乃東赴援，無復後繼，江沔遂虛，具劄子論之，未知計將安出？今合淝賊號四十萬，寔恐張大其軍聲，我師據險拒之，自可持久以待其弊。然自古諸軍會戰進退，勢多不一，堂堂之陣，未易擊之，決策攻心，勢可必解。況今蔡帥雖走，必且出沒近郊，蔡逼二都，密邇潁昌、鄧、壽，我軍雖銳，以數大都脅之，後無大軍，恐不能固，蔡危而淮沔無備，江、湖震矣。且夫守國之備，不必專在一方。江入荆揚，可渡蓋非一處。會軍采石，盡棄上流，脫有一騎奔衝，勢不可遏。是可憂之大者，不可不深計之。聞成、戚二師皆已東，恐使司未易追止。抗論斧戾，不能無望于行

臺。《浪語集》卷一九。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五

某一介晚生，曩緣進謁行臺，嘗獲一盼之榮，輒自忘其疏賤，累布喋喋于下。執事既不以狂率爲非，而教翰之賜至于再三，其謙光蒙被于不肖之軀者，恩至厚也。如治糧、運穀、關甲之事，仍一一委曲矜從。顧某初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牖間半面之舊，特達之遇，一至于此。心非木石，豈不知戴，朝夕思所以圖報之計，而未知其所。偶因愚慮之及，得時事之一二，輒欲以洩聞聽，雖管窺蠡測，不足以裨幕府婉畫之末，但感激之情，不能自己耳。謹條陳于後，乞賜裁察。

一、自虜使之來，出語狂悖，雖行道之人，亦皆知有敗盟之意，而朝廷命令之下，尚不欲明言，再遣使華，庶幾復申前好。因此諸將亦無慨然立功之志，故王權首爲申請，乞不許江北泊舟，而云無致落賊姦便。此何等語，而出于大將之口！淮上諸郡官物或起爲上供，或寄徙江南，是朝廷之議，將帥之謀，先自爲退縮之計。則合肥之役，未嘗交鋒，而王權回屯于柘皋，李顯忠渡江而歸，宜乎其然也。如日以此爲誘敵之計，則非其所及。

一、兵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之命將，築壇推轂而必付之以閫外之寄。今諸道將帥已有制置、招討之除，而進取之計，尚每聽中旨。金字牌旁午于郵傳，而一進一退，殆莫知適從矣。如

成帥之錄用過界剽劫之徒，使之結連北地，今蔡州之捷，少見其效矣。若使之且當此一面，破蔡之後，必有可觀，又乃轉徙于淮西。成帥亦迫于君命，不暇後顧，捨蔡而援淮，是棄投機之會而爲連雞之棲也。成帥方自襄漢而往，戚侯復自淮西以歸，雖未知廟算所處，然如此而望恢復之功，不亦難乎！

一、頃拜詔旨，大駕有勞軍之行，迨今日久，尚未聞臨幸之所。夫今日之勢，疑不可緩。兵力脆弱，不能堪暴露之勞；財用匱乏，難以支饋餉之費。正當法真廟澶淵之舉，效世宗高平之戰，翠華親臨，斬一二敗將以張天聲，以鼓士氣，庶幾恢復之功，日月可冀也。不然，姑聽諸將相持于淮上，日復一日，似非我國家之利也。

一、合淝之役，實係大事。若我師剋捷，則爲幸耳；萬一廝輿之卒或有不備，則淮上諸郡必非我有。今乃會諸將之兵付之一決，甚非良策。古之名將所以爲救援之計，正不若是。前日本邑探報人回，聞陳、蔡一帶皆無重兵。夫虜失蔡而不爭，無謀甚矣。蔡之趨汴止四百里，若回成帥之軍，直擣其空虛，此唐滅梁之策也。合淝之急，何足深慮！

一、曩者用兵之際，州縣財賦尚餘昇平之舊，而三軍之士類皆有復私讎、返故鄉之念，較今之國勢，幾數倍矣，而轉戰十年，不能成功者，無它，以朝廷御將之術未盡其道耳。方諸將略有折馘之勲，則驕悍之氣已傲視其上，以邀莫大之賞，而朝廷唯恐不滿其意也。至于敗軍失守，則置而不問，有罪則闊略，行賞則從重，故張、韓之輩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土，而遂享三公之封；獨一

岳飛頗有志于功名，然進退之機，或戾中旨，卒罹其禍。今之諸將見張、韓之貴，雖輕致敗衄，而益無所憚，懲岳飛之禍，若事當機會，亦不敢專，此當今之大患也。

一、歷陽之役，安危繫焉，自非諸將和同，未易克捷。然而歷古會戰，皆以輿尸致衄，雖以郭汾陽、裴晉公之略，不免一時狼狽。近時以杜充守建鄴，王燮隸焉，劉光世守九江，韓世忠守京口。如諸將果能并力，則江未易絕，杜充之軍不敗，燮輿、母后不復分狩江浙。良以進退不一，不相爲援，獨當一面，則孤軍難立，或致敗衄，則它軍先遁。連雞之喻，不可不深慮而熟圖之！

一、合淝之役，李顯忠不爲無過。且以孫安豐之衆，不已弱于顯忠，猶能鏖戰安豐、六安之間，絕彼糧道，焚彼淮梁，顯忠乃望塵引歸，虜遂深入。顯忠宿將而走，人心何從而安？稽今之宜不可不問。

一、鄉之胡寇下甲維揚而東渡江寧，耀兵九江而師濟武昌，今日之謀幾復出此。東侵泗上而淮淝受敵，西擊襄陽而申、蔣被兵，我軍不爲先人制人之謀，而奔命于其後，王朴所謂奔走以救其弊則虛實自見，不幾類于是乎？成侯之東，荆鄂虛矣，使虜出鄧之申〔二〕，則襄州自保之不暇。江陵、黃、沔可渡非一，在處受敵，將何策以禦之？

一、前後捷報，剋復列郡已十數矣，不知既得之仍能守之乎？近傳陳、蔡、順昌之捷，州人見王師將至，皆開門迎納。簽軍之迫，蔣守詬以不擊窮寇。平時噉糠粃邪，則民思宋之心尚未艾也。既得之，不能守之，復爲虜所有，則生靈必無噍類，實恐因此絕其愛戴之心，不若不得之爲愈也。

若秦、商、海、沂之事，遠則不知，而陳、蔡二郡，某竊憂之。

一、昔之隨軍漕臣，皆諸將僚屬，事同一體。而軍兵使臣初不問其祿廩之多寡，但計人而給之。間有糧運不繼，則山澤之物可以充一時之飢者，莫不取而食之，三軍之士亦安其號令，而無有怨言。今之諸將異于昔之諸將也。平居暇日，務爲掊斂之政，奴隸役之，靡所不至，而下之人每有怨望之心。今日之事，諸將惴惴然，惟恐其有所異辭也，錢糧之給，實不可愆一時之期。諸將之謀，漕臣不與，糧餉所向，初無定所。是士卒與將帥爲二，將帥又與漕臣爲二矣。爲今之計，要當先有所處，當使以糧俟軍，不可使之隨軍所向。

一、將帥驕蹇，古今通患。人主務收其用，當結以恩。必有剛正之臣，繩之以法。故諸將內有所感，外知所憚，用能指使如意，戰輒有功。廣平王之復京師，趙韓王之興皇業，初非大過，而顏真卿、雷德驤劾之。凡今將帥之臣，其功與此相萬，誕謾極矣，辜恩至矣。糾正其失，不能無望于執事。《浪語集》卷一九。

〔二〕申：原作「甲」，據四庫本改。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六

昨晚得黃州劄探捷報，早上已嘗具申稟矣。繼而有一商自廣陵來此，云備見瓜洲之戰，蓋因邵侯遇敵而退，復掩而勝之。據其所言，雖收之桑榆，亦不足以償東隅之失。大抵淮上諸郡例不能保，獨廣陵尚介立耳。盱眙諸處皆聲問不相及，萬一虜之舟師自淮入江，則我之險固所失已半。今國家所恃者諸將，類不能自立，然守郡者尚或未敢輕動。爲今之計，莫若推此法以勝之。建炎間，先人始因召對，陳分鎮之策，即蒙施行，既帥臣所統不遠，自皆爲計，如荆揚一帶率能固守。今日事勢至此，正緣責任不一，諸將少却，州郡不能復守。分鎮之說，不知可復行乎？先人劄目謹繕副本呈納，乞賜詳酌。如可施行，則蘄、黃、安、沔、均、房等處，覃及江外，當急有所處。僭率建議，罪無所逃，更望少加寬假，不勝萬幸。某愚不揆度，屢以妄議陳浼清聽，實非敢有意外希覬，但沐特達之恩，朝思夕慮，苟有一得，輒欲獻之門下，狂則有之，姑欲盡其報效耳。《浪語集》卷一九。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七

近日道路之傳，籍籍頗甚，以爲稱名號者在和州雞籠山，因糧淮右。加其姪以錢氏封爵王侯，退

軍采石，未濟被掩，士馬物故者衆。以宋德神明，不容有此。私憂過計，觀其勢或有之；且彼傾國而來，不顧其後，苻秦繆計，殆不相遠。諸將循江而守，其勢不可復戰，法當要擊其後左右，掠其芻糧，彼進不得渡江，退有強敵之顧，簽軍一動，可致土崩。苟吾無以待之，長江所喪已半，計生于久，何事無之？傳聞吳拱之軍復有入援之舉，未知然否？若果爾，則聚于江渚，不若進據淮西，與劉錡之師左右相應，絕其要領，勿與爭鋒，自然糧道不通，狼狽而返。內外夾擊，必有大功。昔真廟攘狄澶淵，亦有北道之衆。釋此而求其退，固未知其或可。苟彼兵挫而却，復轉而西，則舒、蘄、江、鄂以來無復橫草之限。安危所繫，惟執事圖之。荆襄亦不可虛，更乞台念。《浪語集》卷一九。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八

傳聞淮上之寇悉已退去，雖事有可疑，而理或可信。夫虜二十年間，外示和好，而窺伺之意實未嘗少忘也。我國家待之之禮，惟恐少忤其意，一旦遽棄前盟，侵犯邊境，勝負未決，倏然而遁，此故可疑者。然其自入我境，而廬、和數郡民人盡矣，屋宇焚矣，諸將之兵既渡江而南，彼進則不得戰，留則無所食，暴露曠野，勢不能久，則爲去計者理或有之。使虜自能悔禍，渡淮而北，則爲宗社之幸。然其姦謀詭計，實未可測。某以區區之見，輒以數說料之。風聞劉錡頃駐軍于濠、泗，使錡能因順昌歸順，陳、蔡剋復，引軍直趨二京，則虜有後顧之憂，因此而退，此一說也。藏形匿迹，誘致我

師戰于平原曠野之間，出奇盜其舟楫，此亦一說也。聞今清河之水，上接大河，下通淮泗，盱眙失據，則運河可以出真、揚。山東之舟近接淮海，使全軍轉徙而東，于真、揚、通、泰之間，或下運河之舟以營戰艦，或通州浮海而襲蘇、杭，則虜策之一奇也。昨者某居鄉，已聞造舟之事，近聞倘仔道山東事，云海州篙工已具，獨未有軍馬。雖未可遽信，然頗相符合，此亦一說也。近日再到蔡州之軍，聞自廬州而來，而漢上復有光化之戰。竊意虜人以諸將之兵會于下流，而建康一帶未易可爭。今安、蔡之間方無重兵控制，慮欲再爲此舉〔二〕，西軍光化，則我師不能東顧安，隋。如或進兵棗陽，或入安、蔡，非復橫草之限，旦夜可以臨江，此亦一說也。夫數者之說，雖未敢必如所料，然今此上游不可不爲之備。頃者朝廷付成侯以南路兵柄，而執事以便事留，此可見委任之意。今成侯既已東下，則所以寬西顧之憂者，非執事而誰？荆襄屯戍之地，備禦之策，某則不知其詳。若蔣、蔡一路上餘一趙樽耳，精甲既去，所將尙弱無幾，萬一虜騎卒至，不知獨能當之乎？棄蔡而歸，勇怯已見。安、隨之備，知復如何？蓋事當圖于未然之前，不當悔于已然之後。某下邑賤吏，愚無知識，不循尸祝之分，妄干樽俎之謀，僭越之罪，固已多矣。台慈下亮，不勝萬幸！《浪語集》卷一九。

〔二〕慮：四庫本作「彼」，疑當作「虜」。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九

某孤賤晚生，伏蒙特達異常之遇，感恩無報，無以自安，每有見聞，輒欲上千台聽，不循分守，常恐得罪門庭。洊辱台翰枉臨，不賜鄙斥，褒拂過予，殆踰華袞之榮，戴德之私，不知紀極。伏蒙下問淮西事宜，此亦不知端的。雖傳道不無真贋，然某不敢不具稟知。虜酋始在雞籠，繼而和州克復，其傳似有叙想，事或有之。昨聞虜自合肥侵蔡州，其衆頗有飢色。若淮壩糧道阻絕，陳州、順昌內畔，劉侯因之深入，勢當棄淮而歸。不然，西路之傳絕無影響，轉入東路，其理當然。昨日池州綱馬卒云：以初三日發池州口，未聞和州之捷，巢湖虜復造舟。傳聞類皆不同，惟當恃吾之不可勝者。妄意敵之所向，昨已附遞陳之。今王侯復藍田、華州、潼、藍二關已爲我有，中原斷而爲二。若吳侯下秦隴之甲，與之東西相應，姚侯自子午谷進長安，勢可必取，第恐虜中清野，其功難就，然虜勢既分矣。伏乞台照更容探問的耗，別具申次。《浪語集》卷一九。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一〇

劉帥淮東之捷，蓋醜虜天亡之時，吾已落其爪牙，實宗廟社稷之大慶。諸將極其兵勢，可以一舉

滅之。似聞遼已復興，則彼北歸無路，進退失據，恐復西奔，不爲隄防，慮有衝突之事，安、隨、申、蔡盍早圖之？于此成禽，不可知也。小官妄議國計，乞賜台察！《浪語集》卷一九。

答宣諭范機宜書

下喻陳蔡之事，今留屯者趙樽耳。深入虜界，其軍至爲孤弱，二郡勢不相及，竊恐爲累反大。適得黃岡許簿報，前日秦、陳二統制自上蔡赴援，州人皆遮道而泣。夫蔡爲重鎮，虜之喉襟也，幸而得之，乃委之而去。事已至是，故不當復論。但蔡人開門迎納之事，虜帥復來，必遭屠戮，不唯誤一方生靈之命，實恐絕中原歸向之心。就使虜全而用之，乘其憤憤不平之氣，其鋒有不可當者。且今舒、蘄以西絕無兵馬，復蔡之軍又去強半，則數千里間空虛甚矣。淮東之寇或爲諸將所破，勢必西走，苟得一航之渡，則吾事有不可勝言者。今之施爲大謬如此。某不敢喋喋干瀆宣諭，議論之次，告以此及之。《浪語集》卷一九。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 一

某淮州帖，復蒙都統司關甲五百副下縣中。昨仰荷軫念，先蒙賜甲二百，雖出誠懇，然已過望。

今復遣兵屯戍，重賜以甲，丘山恩厚，未知何以圖報萬一，但有感激銘之肺腑。顧此一隅之重，某疏狂晚進，雖欲死報恩德，而愚不更事，軍旅尤非所長，畏懼之私，終恐負所知耳。淮西自張舒州易帥，探報殆絕。前日之傳，似乎可喜，而道聽塗說，日以益異。或云東路虜勢張甚，劉侯雖有俘獲，今復東守海陵。雖不容有之，然合濠泗而爭鋒窮寇，似難爲力。運河、海道慮或棄之，虜之芻糧不患不給。沿淮已無兵甲，退之實難。傳聞蘇秀民多逃移，理或有是。吳侯光化之捷，我軍不可窮追，恐傳而東，緩不及事。今此襄漢已弱，不宜深入敵邊。通問吳、李諸公，不知可諭之否？冒昧塵瀆，乞賜矜恕！《浪語集》卷一九。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 二

傳聞虜軍東及通、泰，劉侯已還京口，維揚雖有李橫城守，張萬敵軍通、泰州，而戎首在六合、天長間，孤軍殆難久立，却敵之計，圖之實難。雖傳復得廬州，蓋幸其無寇耳。聞蔡酋蕭總管攻陳州未下，蔡州尚可乘虛而擊，不幸陳州不保，蕭勢又須南寇。使賊東西合勢，吾軍不復可爲，不知吳侯之軍可復調否？如鄧州賊勢不振，分此一軍而東北擊上蔡，則陳人自成首尾，破蔡東出，則賊勢必將自沮。過此而求善後，無可爲矣。但不知劉萼自通化而走，今復何之？若不東合蔡軍，定須西犯商虢，二者皆我危道，然恐非敵之所能爲。果出鄧州，則西洛可乘之會。顧此孤弱之甚，難爲後耳。今

也東道方急，不宜舍之而西。破洛而不能扣陳、許諸州，猶無謂也。妄意塵瀆，恕察是幸！

某竊見虜人盡在江上，濠、廬并無賊馬，進兵更可得爾。但恐蔡州或能爲患，故謂不當舍蔡而入濠、廬。使蔡酋破陳而歸，縱不南向，濠、廬等處吾軍不可復守矣。伏乞台照！〔二〕《浪語集》卷一九。

〔二〕「某竊見」至「伏乞台照」一段，四庫本爲「上宣諭論淮東事宜」之第三劄。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 三

某伏睹皇天悔禍，元凶送死，國家復讎刷恥之效，冠絕古今，決策之臣功加方、召矣。然聞之古語曰：「成功易，保功難。」我軍乘其內叛之機，神州可不戰而取，所謂以我之衆，加齊之半，時不可失，此孔子之所爲沐浴而告者。然便于料生而不善料死，仲達不害爲知兵。竊嘗妄論兵權，以爲當恃我之不可勝，不當問敵之可勝。是以尤當持重以赴事機，使彼可乘，故當迎刃而解，若猶未也，于我何傷！此時事之所當先，惟廟謀必已素盡。區區之見，更乞謹之。《浪語集》卷一九。

論營田劄

某昨者伏遇行臺循問及境，思有所獻而不敢越其職分，輒請金牛置尉以銷南鄉之盜，縱論及于營田，仰荷采納，不以爲過。退思營田部吏豪橫之迹，爲民顯患，州縣猶無得而制，則雖置尉無益。以爲營田不罷，不可以立尉司。蓋縣不能統營田，則其爲盜賊淵藪。自若營田幸罷，然後尉職可修，軍罷而歸，置尉乃爲急務。顧此軍務方冗，事若難行，此來未敢復言，乃蒙詢問下及，輒敢條其利病，列于左方。

一、古者宿兵絕徼，多爲營田，所以省饋連之勞，而勤士卒之情也。然而古之調卒，蓋取諸農，且戰且耕，猶易爲力。今之營田異于古之營田也。強士以所不能，棄之而不復教，耕者猶不足自贍，何有于一軍？廢戰而贍之，耕非其理矣。

一、營田之卒，一人墾地約二十畝，歲得穀六十碩。其奉錢月三貫，米七斗五升，歲計錢三十六貫，米九碩，而衣賜不與。管轄官校大約什置一人，請奉或十倍于兵，則是二十兵營田二頃，得穀歲六百碩，費錢七百二十貫，米一百八十碩，而衣賜不與，牛種農器不在焉。此營田利害之曉然者。

一、湖外穀價低昂不等，約其中數，碩穀爲錢五百。營田莊寨去軍遠者數百里，以馬運穀，騎士從

之，往復數程，負穀二碩，校之中直，爲錢一千；人馬在途，其費相若。近時士卒棄穀而歸者有之，質之人情，未足深過。

一、營田之在諸邑，類皆奪民膏腴，稍有良田，民頗耕，營田輒掩而取，州縣無得誰何。或有水源，營田皆擅其利，民田灌溉非復可得。有如放水，則決諸民田之中。民以其田歸之，爲之佃戶，非惟可庇賦役，始可保有其田。又有無良之人，樂于放縱，一爲佃戶，遂可橫行于鄉。而無知之民復有平託軍校，竄名佃戶以避追須。雖有盜賊寄跡其間，州縣已不敢問，巡尉保伍何從得之！

一、營田官校往往不恤其軍，科配茶鹽日有定計，比及打請，舉而取之。營田之額有增無減，歲有荒歉，皆于軍士名下剋除，死損牛車，亦令均備。窩藏剽掠，蓋非得已而然，自非部校容之，何自而騁？部校家自爲盜，尤不可容。

一、營田部轄下至軍兵，往往因公爲私，多招佃戶，侵耕冒種，不知紀極。州縣不相統屬，故難稽考。一户歲失苗米數碩，過百則已及千，一縣之間，不知失幾百户！營田增羨無幾，實何補于軍中！

一、營田軍兵，固有老而不可復戰者，久于田畝，稍知其趣，又有佃戶實供官租，如罷營田，必恐失業。如因見耕之產，使爲佃戶，營田牛具皆以給之，軍兵所棄之田因而召人耕佃，閱歲無幾，租入必羨于今。

一、竊聞營田馬料在總所歲計之數，今來軍馬調發馬料係諸路應副。若因此時權罷，召民耕佃其田，寬以數年，自可及額；若便責之縣邑，竊恐未易出辦。

一、營田之在諸鄉，爲害雖大，而營寨棋布，舍烟頗爲翕集〔二〕，一旦罷軍而返馬，或恐人烟空寫，盜賊因茲竊發。若第罷遣士卒，其佃客及附莊戶并令安業，寬之如舊，自可以無此患。

一、伏見諸路營田官莊，皆以縣尉兼掌。本縣官兵營田若罷，尤宜置尉南鄉分掌官莊，轄其佃戶。它縣視地廣狹，措置大略倣此。非惟可銷盜賊，兼免失陷官租。

某似聞營田馬料，每碩破總所般運錢壹貫文。其實使士卒般運，不曾支給，却作營田上供金銀起發。只此一事，虛耗已多。某不能知總所支錢之詳，更乞詢究其實。《浪語集》卷一九。

〔二〕頗爲：原作「爲頗」，據文意乙。

上宣諭論蔡州事宜

某竊見今年蔡寇攻城之法，當急乃緩，慮彼姦計，候我食盡而舉。計今守蔡之卒不下七、八千人，不知儲蓄之詳，恐有不給之患。又不知晉保軍馬赴蔡，爲復祇在德安二處，皆可緩之，光州、信陽不可絕無屯戍。若令留軍一處，少益其兵，非惟援接蔡州，兼可犄角胡寇。如欲持久，糧餉尤宜蚤

計，恐當急救，諸將得以爲辭，妄意及之，乞賜台念！《浪語集》卷一九。

上宣諭論北事

某自涉春以還，稍不貢記室之問，非敢怠也，特以人微位下，誼當自斂。不自畏縮，譊譊焉日以猥穰之說蠲陳于大君子之前，雖至德包荒，不以爲過，不知我者謂之何哉！重自黜虜殲滅而來，士夫隨復驕惰，私憂過計，必以我爲徼幸多事之士，是以雖有寡聞，不敢仰瀆台聽。然而聞見日積，乃心鬱如。仰惟寵遇之隆，每蒙不賜誅絕，奉頭鼠匿，殆將絕于門墻，雖少安小人之私，然非所以爲仰報眷予之意。偶所聞若有所繫，朝廷殊未有以處之，執事奮不顧身，自任以天下之重，故某輒盡底蘊，竊敢言之。竊以國家比歲用兵之初，實未聞嘗有戰守之略，宏遠之計，謀不素定，將帥乏才，欲以久惰之兵幸其一勝，泛泛然如投無鈎之釣，求魚于三江五湖之間。兵不交而喪廬、淝，非虜之計善也，吾謀之不至爾。賴天祐宋德，虜惡貫盈，當人情危懼之秋，內有鳴鏑之禍，使彼偷生卒歲，縱不渡江，撫淮南而有之，我無息肩日矣。幸彼喪君而返，人情不無二三，躡而殲之，可使少知懲艾，失此不計，使大定得以緝綏其民，是皆事在以前，悔不可及。來者之計在廟堂，不可不圖。然以今之邊防視前日爲何似？今日師旅視前日爲孰多？自冬徂春，恬不復計，虜使壓境，又復不知所爲，彼怒而歸，意可見矣。且夫大定之立，豈誠厚于我哉？良以國有內憂，上下未睦，死酋之敗，政以無故興

師，故此尋盟以和其內，須我待之有闕，師出不爲無名，怒其衆而用之，庶其有濟，是必穹廬之下，君臣朝夕之所自爲謀者。而吾邦不此之憂，猷之未遠，使虜再至，果能却之否乎？古求欲以勝人，以爲莫如自治。兩淮之戰，吾之手足露矣。爲今守禦之備，當百倍于曩時。前日之債，政以長淮不守。守淮之計，廬、壽爲急。以周世宗之略，尚不能久處淮南，蓋劉仁瞻堅守壽春，當其衝會。壽春不下，固不可越之而有淮南，非仁瞻者果能勝周，誠亦兵家之所禁也。前日以淮爲不足守，棄廬、壽而守揚州，既不能軍，遂守江面。設有臺輿失備，守將奈何？使虜悟前日之非，又將大舉，以重兵當諸將，輕兵乘間浮江，黑幟一建于南，守江之功殆矣。且彼前日之失，以虜身自任之，安知今日北朝不知選任良將，汰其偏裨，救過已往？吾非蚤計，恐難悠久。爲今之策，尤當固守淮南。顧諸將之所行，殆兒戲之不若，一州一邑，戍兵才千百，計無補于事，徒析成軍。吾軍政苦乏人，爲計豈宜若此？傳聞陳州之圍日急，救兵未聞一至，遺氓報宋，無若此城，棄之不疑，是豈恢復之道？前日蔡州之事，尚或可爲，第緣守者不勤，救者不至，前功盡棄，虜徒手而得之。使虜方至之初，遊騎出沒者寡，伏兵掩擊，可以杜其復來；比及攻城，援兵要戰于後，內外相應，豈無成功？汝、鄧棄州而歸，那復爲上蔡地？託名援救，實自成其退計爾。帥臣舉皆若此，緩急詎足恃乎？竊聞鄂州之軍非果不供于用，特以調發無當，致此紛紜；復求忠銳不習之軍以爲內援，豈惟無補，行復悞事。方今用人之際，命將尤宜詳審。御營殿帥，果虜之所畏邪？漢王聞魏將之名，即知魏之可取。今日諸將，知復如何？李橫、傅選之徒，于岳軍粗有聲譽，廢居散地，輿論惜之。處選浙西，固無所事；棄橫于蜀，將

焉用之？二公徒不事貴臣，豈皆果不忠者？處之襄、鄧，未必遂無可觀。將士得各遂其所安，戰氣亦十倍矣。是皆愚見所及，欲以少補大謀之一二。辭不盡意，執事不以爲謬而辱觀之，惟所棄置焉。不任區區戰汗之至。《浪語集》卷一九。

上張宣諭論書

某讀《詩·小雅》，得文王之所以興建大業，與宣王之所以紹開中興，固未始不本之人情，見之膚使；而其一時之使，亦未嘗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不二三之臣。良以四目四門，委之一使，上焉以布宣德意，下焉以道通人情，五侯九伯所爲取正，四夷八蠻所爲馴服，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心膺之臣，則亦不能勝其任矣。故《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也，送之以禮樂，年遠而有光華也。詩之首章不過「每懷靡及」，終篇之議「咨詢」、「咨度」而已。《六月》，宣王北伐也，言不及于有功之將帥，而其卒章乃稱「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來歸自鎬，我行永久。」由是言之，使臣之任，顧不重哉！使臣而不能及政之闕，盡咨詢之義，至于萬邦爲憲，則雖匹婦不可以情得，昆夷、玁狁何從而正？文、宣之政，可謂知所本矣。執事，吉甫等輩人也。當主上薄伐玁狁、紹開中興之際，以皇華之使，任吉甫之責，淝水橫流而氣不爲沮，河洛塵昏而謀不爲挫，迄能恢復汝、鄧，觀兵嵩、洛；東收陳、蔡之壤，北却蕭、劉之寇。光華之遠，于斯見之。「我行永久」，宜聖主之渴思而反之也，「來歸自鎬」，其

所爲告后者，是必先已有定。如民力之彫弊，屯田之勞擾，執事諮詢有素，決不置之者也。至于諸將之才，敵謀之情僞，固文武之餘事，又無待于鄙言矣。竊意諸軍進退之實，熟見稔聞之事，如復蔣之妄，入汝之失，救蔡之不力，棄鄧之無所顧籍，與夫不恤在行之士，不綏僉后之民，凡若此流，仰惟耳目之布，必已周知其狀矣。拂人情，誤國計，宜莫此若也。今朝廷之上，既忘前日之殆，宴然以無事處之矣。在列之士，必未有及是言者；縱及于此，又必不能周悉其詳。咨度諮詢，所以仰副虛懷之意，爲憲于萬邦者，願執事以身任之也。光華之美，于此而至，執事必不難之矣。雖然，猶有說也。虜之未渝平也，蓋每言其內亂，刃交兵接，亦又不然。自淮而歸，告亂者又紛如也。以我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而不恃敵之可勝，亦欲朝廷之戒之也。某竄人也，無寸長之可取，且無先容之助，一言堂下，執事不以俗吏待之；以公事言，未嘗有不聽者。一邑之賜，于某偏矣，輜軒之復，不可以無言送，敢以所學于《小雅》者仰布于下。執事視文、宣之所爲攘却昆夷，獬豸之事，可以從知大業中興之略。執事固秉國政，事必優爲之矣，非小子之佞。《浪語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五七八二

薛季宣 九

上湯相論邊事書

某竊見逆亮殲滅以來，國家宵衣旰食，思備邊之計，更年積月，迄無成規。此封疆之臣不能遠慮深思，以稱廟堂倚屬之意也。某小生晚進，安知軍旅，然竊食近塞，經涉四年，見之既詳，究之亦悉，故敢輒以鄙陋之見，思補廟謨之萬一。非敢自謂必得，惟所裁擇而棄置焉。冒瀆鈞嚴，某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一、某聞之《兵法》：勿恃敵之可勝，恃吾之不可勝。是故先爲不可勝。上策自治，此不可勝之略也。今北鄙之弱甚矣，竊聆邊人之語，謂虜之謀入寇者凡有三說：其一，屯田淮北，使我困于飛輓，而彼坐收其弊；其二，分軍并進，以奪我之江流；其三，壓唐、鄧而襲蘄、黃，上游可不戰而取。雖道聽塗說，未足深信，使彼計果出此，亦危道矣。敵今屯軍汴、宋、許、蔡諸郡，在形

勢最爲要切。數年以來，見我軍戍單弱，往往分軍軼出，覘我空虛，我軍奔走而趨之，其去已遠，奔命之役，未嘗一日無之，先人制人，恐不如此。敵既未有可乘之隙，而我之不可勝者又皆若是，日復一日，懼難悠久。某嘗竊論當今之急，莫若因形勢而列屯營，宿兵聚糧，分戍險隘，來不與戰，去則據險而要之；重鎮諸屯，首尾相救，自處閒暇，不奔命于敵人，非惟足以自坊，而制人之術在其中矣。敢以近邊形便聞見之所及者，疏其要略，條于左方：

兩淮爲北門屏翰，盱眙、濠梁寔當虜衝，今魏公已有成規，不容復議。有如虜出順昌、下蔡，則壽春、合肥爲之衝。合肥之南，濡須之塢，夾石之戍，乃吳時歷陽、皖城之險要，在議者不可不講。

中流爲荆、揚之要領，虜出上蔡，則武昌、夏口當其衝，在建炎間，虜嘗出此以襲江西矣。其地里比諸州特近，又坦夷無絕險，宜戍麻城、白沙而以黃之舊州爲重，使與安陸之軍互相應接。比緣兩淮、荆襄各有分域，此道遂亢而不虞，廟堂之間，尤所當慮。信陽、光州亦古重地，可以藩蔽德安、黃州，然而防扼頗難，糧運亦遠，若以輕兵雜土人而守，聚忠義軍輩屯之，亦可彌縫上游、中流之闕，而爲之斥候。

唐鄧四戰之地，在我與敵有之，皆難爲守。蓋屯重兵則糧運回遠，輕兵則不足以自立，然我失之則襄、郢暴露。沔北盡爲敵境，運輸屯守尤難爲力，如欲堅守二郡，則方城、比陽之戍所不可輕。似聞議者以爲無險可憑，第欲填守唐、鄧，薄險要而保城郭，竊恐用騎之地，尤非我之所

長。

德安北接隨、唐，東黃南鄂，西接荆、郢，亦江、漢間一都會也。其東北有三關之險道，皆出于信陽，而大寨嶺爲平易。其南舊鎮，直黃陂及舊黃州爲不遠，西南仵落，乃德安漕舟屯泊之地，泛滙而下，不三日可達武昌、鄂州，雖德安屯軍亦在其後，此不可不虞者。

荆襄，上游之根本，吳、蜀咽喉之地，國家最爲要切。邇來未得唐、鄧，守備頗嚴，今既移戍于邊，內鎮亦弱。由棗陽以涉賈塹，趨荆南爲輕捷，晚唐黃巢蓋嘗出此；而內鄉、順陽，西接嵩洛，最爲襄陽要害，亦宜豫爲之防。

金、房南蔽夔、峽，西接梁、洋，荆、梁之間一控扼也。國初征蜀，嘗由此以襲夔州，比年用兵，亦嘗調其士馬入蜀，甚非良算。今其兵力幸衆，更望爲之區處，使之專守一面，不復輕爲調發。

一、忠義軍士，率多淮蔡間人，與虜結怨既深，必能盡力于我。其將非武勇廉儉，亦無以得其士心，然多自負其長，不能彌縫上下。故正軍諸將，好攻其短，正須曲加撫納，毋使猜貳。然其軍無糧餉，不免剽掠取資。以此失北人之心，甚非弔民之意，更乞朝廷熟議裁處。

一、上游糧餉，由沔而達襄、郢，由滙而入安、隨，二水通流則轉輸無閼。然此二川方春纔有數月之水，秋水涸，漕舟不可上通，濡滯轉般，費廣而中有不給之患，軍須急闕，不免役及于民，役民運糧，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若爲措置，使運輸所向如二水之類者，皆以春冬之際集于江口，一

歲之食，必令及春而辨，其寬民力，不可勝計，惟廟堂察之！

一、某竊觀歷古南國戰守之計，未嘗不保據城壁，雖南唐之弱，當周之勝，猶能歷歲堅守。此無他，郡縣之兵蓋與國兵爲二，一專爲守，一專爲戰，則事集矣。伏自國家渡江以來，專以大軍爲重，大軍一去，無復堅城。夫民豈不念其室家？蓋無法以自保矣。某觀江漢、淮南之俗，其民敦實雄健，涉歷世故，頗知用武。若朝廷不惜少少賦入，蠲其田租，略以陝西弓箭手法維之，使人自爲戰，制其勳賞，一同正軍，亦嚴邊之一術也。比年議者稍知措置保甲及山水寨，然初無豫定之法可以必行，緩急無以相維，散者不可復集。考漢鼂錯之策，似可施用于今，如蒙朝廷孰慮而急圖之，使其塢壁粗立，平時可保妻子而不廢農桑之業，緩急足以自衛，國家既收其用，全生之賜亦大矣。

一、長江之險，以人爲固。今我兵力單弱，進戰則無守禦之備，萬一事出意表，可爲寒心。嘗論沿江之民習于舟楫之利，如能蠲其徭役，使水手自爲團結，立之部伍，假以舟船，以時練習，而無害其農功，使之稍識旗鼓，專保鄉社，守之勿懈，則數萬之衆可以不費糧餉而集，異時兼正兵而用，亦守江之一助也。然此非廉幹之吏，少假事權、久任責成不能辨也。不然，徒爲文具，擾而無益，行之不如其已，伏乞鈞照。《浪語集》卷二一。

再上湯相書

某前任鄂州武昌縣令，自縣境至蔡州小路三百餘里，行商絡繹，又嘗轉輸至信陽境上，頗聞北事之詳。葛王舊號闌子郎君，蓋華言所謂「浪子」者，逆亮屠翦宗戚，乃嘗三以計免，包藏晦迹，遂成篡竊之計。亮入淮甸，時已僭號燕京，能綏行者之家，除亮苛虐之政，鳴鏑之事則爲有以毆之。諸軍之還，一日斬萬戶二十七輩；張忠彥久不受代，乃因益戍而代之，陝西之人不覺易帥。其他施設，類能闊略從寬。凡邊事所當施爲，往往不俟申請而僞命已下，故雖盜國未久，號令頗行。其大臣惟張浩、宋滿最爲舊人，其餘如蕭安遠、麻都監、那健元帥、二韓將軍之屬，類皆拔之小官，不次而用。蕭等皆佼佼後進，知盜竊仁義以立聲名，其持軍御下亦和而整，計非萬全不動，雖非粘罕、婁宿等輩，然亦未易敗襲。中原機會，未有間罅可乘，諸處所遣間探之徒，例皆不能深入；縱能深入，又不能察其事情，還則揣所樂聞以悅其上。故如符離之役，虜人固已先有勿焚積聚以待南軍之令，邊遠皆知賊意，而淮南顧不知之。雖以某之愚，亦嘗爲荆襄督帥言之矣。凡事本無深遠，而貪功喜事之臣役于私意，故雖廟堂之上，未易悉察。又如通和一事，尤虜樂爲，然不能屈辱如前，未易成也。況當講戰未定，其間何所不有，又況今日之弱，良以前日之和。自古國無外患而能安不忘危者，殆人主之所難，故當有害而無補，和之不成，我之幸也。如以前此數事以爲南北之勢已成，中原不可復得，是乃

不知義命之論；徼功輕舉，又爲非計。某謂方今將驕卒惰，邊障不修，備禦之方，率多施之無所用功之地，至所當務亦未必知，此朝廷所當慮者。竊嘗論爲邦之道，自治爲急。敵之強弱非所當問，又況虜情頑獷，易爲驕怠，我能爲自強之計，政事修，賢材用，名實不戾，刑賞有章，則夫機會之來，庸有窮盡。伏惟某官圖維鑑念，以爲天下社稷無窮之計。去十二月都堂新有敕牒，頒陳邊計泄事機之禁。某疏遠賤吏，身不足以膏斧鉞，今也犯此兩禁，以瀆上公，未見顏色而言，其爲狂瞽愚聾甚矣。然某竊念天下一家，孰非身事，遊談靡靡，徒麗心目；事功無補，亦何堪用！然拘攣諱忌，又非士夫之節，自非在上者以天下爲度，心無適莫而洞照事情者，亦不足與言也。間者某不避僭越，妄以邊事瑣屑干聽，方懼得誅絕之罪，伏蒙某官不賜鄙斥，呼召使前。既去，雖不及親，足見其開之以言也。此而不言，非惟有負門下，自負其心矣。然此所陳事狀，似談仇敵之美，在蚩蚩薄俗搖手知禁者深所嗤笑，而某輒露悃臆而索言之者，誠以某官量包天地，忠貫日月，至誠體國，樂聞人所難言。而近世士風，習爲軟美之態，此等情狀，竊意有知而不言者，事情何自而察哉？如某又不敢言，則是終無言者，使國家遂輕此虜，豈爲經久之計？以故忘其微賤，冒昧而陳之耳。《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曰：「人之爲言，胡得焉？」此言大人君子不問寒遠，視言之所從來也。伏惟某官察其狂狷，而采芻蕘之末論，覆其瑕玼而勿爲人所聞知，此區區之願也。干瀆鈞聽，某下情無任恐懼戰慄之至。《浪語集》卷二一。

代上湯相書

某聞：千里之馬，困于鹽車，顧伯樂而一鳴，立能爲之增價；寒谷之間，不生五種，鄒衍爲之吹律，坐令和煦生春。士之遇合于時，有如此者。鄉令寒谷不遭鄒衍，伯樂不值鹽車，馬亦不鳴，谷寒如故，斃于車下，廢爲不毛，理所當然，知復何憾！幸而二子其力足以感氣致和，其識足以空羣拔驥。而我未免鹽車之厄，處幽陰之地，適當其會，不能頓顙求伸，廢棄于時，亦其分也。士當聖天子大有爲之秋，其才雖不足以一日千里，至其自許，猶不祇于駑駘，然方困頓車輓之間，谷于窮寒之地，有大君子以道光明于時，開物之功，鑑裁之亮，非直孫陽、鄒衍比也。又恥一民不被其澤，樂汲後進而爲之吹噓，不爲一鳴，何以自見，以求脫于困窮之地？此某所以三日齋、五日戒，膝行而進，而求謁于典客之前也。某，東嘉之鄙人耳。大父某官于先太師復有齊年之舊；先父亦階科級，不幸蚤棄諸孤。先祖之終，家門寥落甚矣。自惟顓蒙小醜，曾無足以接先武之後，箕裘之事不免無師，獨學無所依歸，終窶且貧，不免求仕。鄉者奉祠竊食，信爲蠹耗太倉；居間得以讀書，要爲一身之幸。家有老母，望切倚門，竊思有以榮親，其途未之得也。仰惟某官以仲尼之文，行周公之事，吐握下士，樂就成之，一介之微，非所捐棄；士蒙一眄之遇，則能立去窮途，暖律回春，價增十倍，未足爲擬也。爲身之計，舍門下何歸乎？踴躍陳書，惟某官財擇，大幸。蚤□□□。《浪語集》卷二一。

〔二〕非：原作「微」，據四庫本改。

與陳左相書

即日首夏清和，恭惟燮調元化，尊主庇民，天寔相之，鈞候動止萬福。某荐蒙命召，非望所及，此惟造化甄陶之內，都無棄物，雖如樗散，亦有瘿壺之用，落落難合，終不忍捐。某鄉也未嘗掃門一拜，亦無牖間半面之雅，得之知識，已蒙鈞慈睠眄之旨厚甚，收召亡補，重惜其去。行不旋踵，而弓旌之賜已及門矣，求之于古名德之相，所以進豪傑之士者如此，某小醜，其何足以當之？顧今英豪未聞盡用，雖曰昭王致士，先自隗始，旌顯卜式，風示天下，某人非隗、式之賢，獨蒙睠眄如許。《緇衣》之好，將無示人之不宏乎？竊恐不肖之進，賢者怠矣，願回茲施推之賢于某者，庶幾周士濟濟，上格聖心，以興底平極治之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某敢瀝肝膽，仰干鈞聽。某曩嘗蒙賜對矣，學術淺陋，不能有所裨益，改秩不謝，大爲人士所非。今猶鄉者之人，才不加進，貪冒榮利，深畏友朋之非議已也。已具劄目，仰告廟堂，得蒙敷奏許之，莫大之幸。君子愛人以德，鈞慈念之。某前詣闕庭，伏蒙禮遇甚寵，請違主客，已涉二年，雖依仰黃扉，如川流百折之未嘗不東，以爲閒居小官，不當奏記相府，兩聞冊拜，只與有識之士相慶于下，而函牋賀悃，顧不復陳，素蒙知眷之隆，必當不以虛文督過之也。鱗番詞詞，不敢自同衆人，幅紙通勤，敢乞鈞照！《浪語集》卷二一。

與虞右相書

某歲在辛巳、癸未間，試鄂之武昌令，伏遇元戎督視關陝，道出境上，初與齊安郡官旅謁律步，夙仰聲誼，遂獲一覘鈞表，已劇私幸。既而螭舫東返，又率戍縣諸將迎見于大江中流。伏蒙略去等威，席觴而坐，酌以卮酒，出示地圖，雖恩恩拜違，接餘論之不款，然蒙鈞慈禮遇之意，蓋不與常人等矣。當時戎行之士同泛而歸，論公之賢，至有加手于額者。仰窺所以制服諸將、式遏亂略、參功微管者，豈徒然哉！感歎之私，中藏亡已。嗣以名位懸隔，道路阻修，訶問之函從不復貢，雖聆大拜，亦不敢修賀主書。然而每與士夫共論當世王公，未嘗不及鄂陵之所親見，莫不吁嗟稱歎，以爲近世之所無也。敢謂精意人物，不遺管蒯。茲者荐蒙命召，寔出造化鑪錘之力。收之既去，誠出過恩；非分得之，祇深媿仄。顧今異昔，伏念之〔一〕，某既蒙特達之知，訶候之儀，不敢自同疏遠之士，赤紙奏記，敢冀鈞督。云云。

《浪語集》卷二一。

〔一〕「異昔伏」三字原闕，據四庫本補。

與梁樞密書

某一介寒遠，前此雖仰斗山之望，未嘗趨謁下風；曾無寸長，非有左右先容之助，已蒙論薦于上。特達之知，近所未有。此風之不作也久矣，賢人在上，引其類者豈曰無之，然多有求而後及也；至于精意人物，不欲恩出私門。人非識面，不俟有求而舉，初不之告，自非王公大人以天下爲度者，未有是事〔二〕，求之前輩，政可一二數耳。是在古人所以收召豪傑之士，某小醜，其何德以堪之？迺者游被弓招，又出造化財成之賜，睠言感媿，銘在心府。餘同二相。某間者入都，才得再謁門下，仰詹鈞表，以慰生平敬仰之私。迫行雖一告違，適當謝客。屬朝辭已越日，不克留名，遠去門墻，每懷快罔。自以閒居遠外，不當通記輦下達官，故雖恩門，亦廢承問之禮，仄聞貳公之拜。同左相。《浪語集》卷二一。

〔二〕未：原闕，據四庫本補。

參宰稟目

絕不奏記隔年矣，斗山之仰，徒切下情。伏蒙希世特達之知，必不以苛禮督過之也。即日春晚暄妍，恭惟論道調元，寅亮貳公，夷夏邕睦，百神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仰恃帡幪，敢有誠懇。某屬者伏蒙甄陶引拔，猥有審察之命，一時同召，類被不次超擢，獨某顧慙羣彥，婁伸終任之請，仰荷睠憐，敦促數四。三公之貴，降意下士之末列，茲事行之遠古，爲德之盛，寂寥久矣。斐然狂簡，何幸親聞正始之音！內顧凡庸，何可當也。矧士之求達，人情所同，如某厭于宰縣之難，寧不願爲時用，而復逡循遜避，豈有他哉？自惟所以處己未誠，苦乏感物之動。曩者蓋嘗賜對，蔑有補于聰明；雖蒙采錄豪末之言，又爲有司折言沮格。懼涉崖異，受爵不辭，每一思之，泚焉背汗。上念聖主有作，名宰輔方相與收攬天下豪英之士以備使令，俊乂如林，固不乏用。某腹背之毳，無與重輕，進備一官，竟亦何補。惟有修其進退廉隅之節，或可微動九重。有如少感聽聞，謂亦可爲賢大臣致君一助。某雖退而窮處，所獲已多，況未爲當世棄材，不爲無補于政。此古之君子愛人以德，所爲動心者也。不與其退，直得前輩進賢不進不已之意。某褊迫之見，尚願取其一端，況某久次食鄉，貧于之官，道中被召，因客異縣，困不能歸，其眊古人婦兒無禪不韞之窮，不過是矣。常熟當上以有前命，未可以行，遠念在武昌時，以罷羸數千戶，外應營築、饋輸之繁，內事戰船、軍戍、批支百役，雖幸不以罪斥，

愧負已深。代還十年，又苦多病。今此京輔劇縣，其可以虛愚妄處之邪？自知百不如人，百念久已灰冷，徒以世仕，未能退耕而食，室家蟄蟄，所不免者，尚仰祿耳。已具狀申朝廷，丐陶鑄一祠，或且許令之任，得蒙借重九鼎，一賜敷奏，獲如鄙志，其爲終始成就大矣！干瀆鈞聽，某不任栗栗末階。云云。《浪語集》卷二一。

張樞密劄子別紙

不克上，明年復用，卒以前章抵之。

某竊以南風之不競也久矣，卿士大夫安故翫常，不以爲辱。往坐論流品，獵取高位，事業無見，爲世嗤鄙。陛下撥去晚唐數百年頽靡之習，舉樞密而任之政，固已四方聳動，想聞風采。恭惟盛德大業，時措之宜，所以上當王心，下副物望者。在規摹中自有次第，誠非晚生寒遠之所側知，然此任爲不輕矣，宜當大有以填服天下，非爲人所不能爲者不可也。某嘗謂今日之事，紀綱爲急，不庭爲後。天下大務不過數端，振而起之，在執政大臣反掌頃耳。王伯之道，安強之術，固無如此者，樞密其圖之！

某狂易僭率，敢以迫切之懇，仰干鈞重。某昨以餘論吹噓之賜，荐蒙審察之命。自顧學術淺陋，曩嘗薦對無補，祇冒寵章，欲進趑趄，婁伸終任之請，仰荷廟堂惇促數四，所求迄未聽許。竊念某家貧累重，前年被召于之官道中，因客毗陵，困不能返。待闕十歲，貧病交攻，趣召且乏桂玉之資，窮

處固無糊口之計，困瘁之狀，不敢縷縷瀆尊。今常熟縣見任人代期只在夏間，某以有上項恩旨，難以專輒交政，已具朝廷公狀，丐一祠廟差遣。或許且令之任，得蒙借重九鼎，特賜敷奏，俯遂鄙志，得獲少沾寸祿，一家免于倒垂之急，不勝大幸！《浪語集》卷二一。

與王公明書 一

伏審光膺綸制，填撫都畿，寓直西清，仰惟慶慰。竊以首善之地，諸夏父母國家之選，非才猷兼懋、望高朝著者不居。今日之除，可以卜知簡心所在，得無欲使翼翼之化，極于四方，然後拔諸禁途，引以自輔，以服天下之心邪？某蒙睠異常，茲叔祖又得交政于大君子，聞之私喜，明發不寐。惟天邑之浩穰，素稱難治，奉上接下，百冗紛沓。方叔祖之未至，其爲之者，非涖之以嚴猛，則或幾于近名；黷瑣常才，又所不到，曲相承奉，怨起寒涼。事君以忠，難能彌甚。比絕不聞二漢之吏，良以此乎？嘗竊論之，上下雖殊，無過一理；人情可見，何至乖違？凡絕物以干名，既爲賢者之過；依阿骯髒，又非君子之所爲。自非事上以恭，臨下以簡，加之遇事不苟，周旋中度，所不得已，能比義而行之，而求跂及前人，萬無是理。某官回翔之久，夙有政事之稱，處之裕如，自其舊學，而某又言之者，實翹想于恩舊之門。僭越輕狂，死罪死罪！《浪語集》卷二一。

與王公明書 二

某伏自拜違台範，涉四歲于今矣。前時拜書，自蒙枉答之後，又復不敢徒以牋記蕪塵聽覽，其爲仰止匪懈，惟台慈幸察其衷。某率意輒以鄉邑猥事拜稟，大非獲已。天下榷酤久矣，永嘉未聞深病。太守，莆田人也，忽欲以其閩中萬戶酒法行之于州，閩中初不賦錢，今以田賦酒禁之弛，惟市中游手與坊場之敗闕者便之。某始亦謂可省私釀之刑，詳之乃不大便。酒額止敷稅戶，郡中所以處之不疑，然而此法一行，上戶必專酤榷之利，中產尚可，貧戶但乾出錢，亦欲爲之，則糊口已不自給，百用單窘，何能爭利于富家？平時富家，猶或強以私醞賣與貧民，況復真有田賦？肆其哀斂，必將自此公行。賦錢以率計之，是爲加一免役之賦，民若不供常賦，則今未免督之以刑；市人日得賤酤，是益其過。以是爲省刑罰，將無百倍于前乎？稅產移割之不時，則又有無窮之害。溫地不宜秔稻，常仰客米之給，從今種糯必廣，飲酒必多，民餓且貧，常自此始；傷敗風俗，則又未易單言。晚唐有博徵之科，以鹽與民易帛，今鹽絹故在也，縣官已復榷鹽，萬戶之酤，安知異時不類是也？爲政者樂得民譽，其勢似不可遏。某雖舊曾相識，然絕不詣官寺，雖欲忠告，言輕必無聽用之理。數日間，不免從鄉大夫一見，或庶幾其改之。萬有一奏請于朝，敢乞一言之重，達此意于版曹漕使，其爲陰德甚大，萬告不以人廢言也。《浪語集》卷二一。

與劉樞密書

某伏蒙鈞諭，奏劄副本謹繕寫封納。首劄上劄君德，在廟堂無可施行，既不付外，敢乞毋示于人。某被召而來，蒙朝廷汲引之意良厚，所愧學術淺陋，不能有所感悟，負于鑑裁，慙仄多矣。如某世味澹泊，素無改官之望，冒榮京秩，寔出造化，然而涓埃亡補，誼不當受。猶賴第三劄子降出，辭之恐非人情，寧受傷廉之譏，不敢不拜，敢望鈞慈鑑念，力爲主張行之，勿使堯、舜之民，尚供無業之賦，爲施甚大。某叨竊不爲無名。云云。《浪語集》卷二一。

與王樞密公明書 一

某伏蒙鈞諭，同上。某狂妄無庸，于恩地初無一面之雅，會遇東鄂，已荷特達之知；今此薦章，又蒙鈞衡題品，被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見事敢爲」之目。某非不知借重先容，可以一言遇合，所恨學術蕪短，不能感動天聰，涓埃亡補，寔累知人之明，負負何言，猶幸不失品題之意而已。某之疇昔所以趑趄而不敢進者，正爲此耳。冒榮京秩，茲某平生夢魂所不敢到；今也既對清光，又此叨竊恩座之成就，某者顧不大哉！懼涉近名之累，不敢復辭。感荷之私，銘在肝膈。嘗思爲門牆計，欲救

今日薦某之失，惟有多方收拾天下英豪之士非某所倫擬者，布在人主左右，以成格天之業。雖有某之玷，不足言也。云云。《浪語集》卷二一。

與王樞密公明書 二

某茲蒙鈞衡引拔，反累知人之明；既改京官，又叨劇縣之寄。慙顏如甲，感切于心。廿一、廿二日繼詣府第請違，少叙謝悃，承以劉同知去國引咎自歸，欲與之俱，不勝歎服。此風之不作也久矣，道不虛行，存乎德行，雖不獲詹望鈞表，乃心不無悵快，然而與茲偉觀，在門下士與有光焉。某僕僕而來，亡毫髮補，外補而行，度已淹遲。昨既朝辭，不容更留輦轂之下。度量事勢，恩座不得其職，必非久留此者。聖眷方渥，殆將即日大拜，禮成皆在旬日之外。某留俟則固不可，決以去就之誼，不免遂行。引領崇牖，不任依戀皇恐之切。不以三公易介，回既倒之狂瀾，在道學固自從容，況治亂安危之機，天下之所仰望于元臣者。義命之重，惟樞相以身任之。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其端在輕爵位，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狂言僭瀆，幸加寬貰。某方待小官，私謂不當無故通問宰府，自此起居之問，必無由上達。然某久次失祿，邈然未知糊口之計，前此幸逃曠敗，知將得罪無疑矣。既蒙朝廷見處，未敢遽辭，更旬月間，恐不免有岳祠之請。豫此陳稟，尚望矜憐陶鑄，以便其私。飢寒而得衣食之資，賢于萬鍾之賜矣。某前日嘗草具一劄子，欲以仰補聰明之萬一，漫此呈納，得蒙采察，欲以仰

聞；又聞韋叡之蹟，淝水可以灌合肥，累見偶遺忘之，不敢不告。心之精微，有不能宣于口者，要非筆舌可盡，併幾鈞察！《浪語集》卷二一。

與王樞密公明書 三

迺者一辭墻仞，綿歷三時，仰德雖勤，頓絕主書之間，匪怠也，謂當然耳。螭船西泝，略獲迎拜道周，恩恩立談，遂成萬里之決。仰蒙恩顧，情若睽睽焉者，何物小子，而獨得此于衆客中邪！嘗從郡將請達，不克詹望，不勝犬馬之戀。回首又數月矣，不知棠陰憩息何地，鈞用何如？即日燂暑庚伏，共惟申伯行邁，周道逶迤，自天降康，鈞候動止萬福。計日元戎將已，善達西陲，布宣君德，撫接戎夏，宜當有以填服人心，尉安黎庶，施實澤于下者。遐想旌旗異彩，垂白相慶，恨不得親目茲盛，西首歆羨而已。某伏蒙造化甄陶之賜，竊食京廩，雖僑客異縣甚窘而未及于窮餓者，糊口之計，寔爲有所資仰。矧惟改秩之望，不萌胸次久矣，得之非分，豈不知所自哉！此意此恩，何所論報！比者侍郎叔祖伏蒙鈞翰，仰荷曲成之意，猶未已也。惟小朝廷之選，所以處天下士，乃欲引取無似側迹其間，竊知贊育甄陶在鑪錘中，靡有棄物。某小醜，將何以稱仙舟之望？然蕩池清泛，其誰不欲跳躍從之，況蒙啄菹之私，誼不憚遠，所恨牽于孤弱，勢不得西。曩來迎見之初，嘗以此面稟矣。受知如此，不當顧行迹之間，即某當時可以參陪從騎，縱公之不見命，固將自贊請行。且三川多才，寧少若

某者。公行永久，想袞衣非晚來歸，洩勃鼓皮，固已爲藥籠中物，大冶之鑄，何遲暮之恨邪？上負恩私，不勝快罔愧畏之劇。蜀漢事難踰度，不敢妄有塵獻。參相雅高人物之鑑，喜于通達下情，敬恭不怠而重施之，綽綽有餘裕矣，天下寔幸！《浪語集》卷二一。

與王樞密公明書 四

某自毗陵驛舍請違誨席，兩閱年歲，徒劇山斗之叩，而跼伏村疇，無從奏記主書。中間叔祖侍郎嘗捧鈞翰，伏蒙賜問蹤跡，欲以賓筵處之。自念一介凡庸，所以受知門下，類非人力，雖有儉腐讒射，無能間鬪其間。睠注之隆，日以滋至。郵置之語未售，蕖池之辟隨之，此意此恩，未知安報。嘗以尺書因親戚寄叔祖附遞，少叙卷卷謝悃，數日計算，意謂已關聽覽。經年之後，其人復以見歸，乃知萬里之情，端未易達，自此絕意，不敢復興拜書之念。自處疏外之地，不識鈞慈能諒之否？某無似之蹟，竟緣借重九鼎，福唐丞相先以邊鑠論薦，自顧凡鄙，無以仰稱所知。待闕十年，家貧急祿，又復前對無補，只有叨冒。閱歲有半，七辭終不得請，丐祠不許，惇促頻至，而代者以過交期求去，不免強顏以朝。蒙恩廷尉典書，誠出厚幸。狂疏且貧，素餐之懼，媿赧殊切，寵命重沓，豈不知所自邪？即日顥秋澄肅，共惟華輅徂齊，威德並用，天人是予，鈞候動止萬福。某比者伏睹抗章有請，頗聞鈞用少失調養，不勝詹念惓惓。然以天佑善人，定應勿藥有喜，雖差有以自遣，終以未知謝遣醫藥

爲望。茲者伏審光膺顯策，進陟元樞，秩視三公，顧未足爲恩地慶。然而文武之道，本無二途，璿璣有人，社稷增重。今日之事，真夷吾復見時也，豈惟故吏門生抃躍之私，誠亦率土溥天翹首之冀。關陝、吳會，各天一涯，踰度既難，某不敢有狂瞽之獻。乃者傳聞嘗建出師之議，此固道聽塗說，要此一著，不容再錯，虜情何若，惟審處之爲宜。儻中原未能一舉平之，則與殘民以騁無異。樞使身任天下之重，願無貪欲速之功，宏遠規摹，毋俾終潰于成，則宗社蒼生之所仰賴。某狂易僭越，復有人物之獻，欲以仰報盛德，惟一聽而加察之，善類之幸。資守鄧良能，韜晦練達，昌元令何師心，通明善處事；皆不喜于銜，當路知之者寡。某雖未之識，然于朋友之可信者聞之爲詳。有如鈞慈採訪廣博，必能得其爲人，拂拭舉之，或備一鶚二鷗也。人材難得，毋蹈不先之悔。無以仰疇知己，輕言是媿，邈未有參侍之便。云云。

《浪語集》卷二一。

與王樞密公明書 五

即日中冬作寒，恭惟革輅同轅，神天是予，鈞候動止萬福。某春首齊安，竊嘗奏記典書，附置以行，不審關鈞聽否？還都竟出，遂失嗣音，依叩門牆，不祇川東斗北之爲顓也。茲者伏聞九重渴佇，以袞衣歸，有識顓顓（二），日僊中台之正，其爲慶抃，非特門生故吏之惓惓。旌旆之東，跋涉勞止，未審次舍何許，不勝翹跂之誠。昨者將命淮肥，主意至厚，奉宣無狀，所立至微。廬、黃官莊安集，

都不迨七百戶；壽春賑業，歸正亦三數百家；流移自占與客于大姓者，蓋無慮三千五百家。言之覲顏，誠懼不稱。聖君過聽，職秩皆蒙超次之寵，雪川剖竹，尤爲非據。自惟無以取此于上，寔由造化甄陶之素，故獲叨冒之牽聯耳。心骨鏤銘，言不盡意。顧如吳興近輔，前此非才望不處，然而州將數易，法度蕩然，府藏空空，訟檄紛至，綿薄無似，強顏居之，恐累知人之明，日有曠瘝之懼。賴雲天之不遠，幘幘猶有賴焉，願賜成終無大之幸。元圭造朝，定須爰立，以聖君之英睿，又得賢相輔之，太平之基，駸駸方立。然而爲治之根本，要在僕臣之正，衆賢之多。此事之難，方勞廟算。某叨與下客之數，謂此不可後耳。敵勢見聞何若，料須已有一定之規模。某諷度淮壖，所睹人情事力，曾不若辛巳遠甚，大將號可倚者，類不足以當大任。調度如許，何以加人？啓沃告猷，惟覲重之謹之而已。人之患在貪官爵，故每動而有悔，樞宰素無是累，故敢言之。妄言愚瞽，誠出狂奴故態，樂以善告，亦思報之萬一也，萬乞鈞念。方舟至止，漫以赤書迎候，輔垣益近，自此聲聞當日通矣。區區慰抃之私，未可以筆舌陳也，令親陳聖功縣丞吳興見顧一書附貢，并此申納。未占覲侍，履舄惟祈。云云。

《浪語集》卷二一。

〔二〕願願：原只一「願」字，據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五七八三

薛季宣 一〇

上成馬帥論屯軍

某讀《吳志》，至漢居許而吳都鄂，傳于魏則徙金陵，得孫氏之所爲廢興，從而知仲謀之本志。武昌，古鄂縣也。其地四達，襟帶江、淮，許、蔡、申、陳相望五百里而近。絕江以北，莫捷此途，襲以輕兵，信宿可至。以斯謀許，誠無濟矣。漢祚移而鼎國分，武昌密爾于魏鄙，建鄴之徙端在于斯。今之江南，舊爲吳地，以錢塘爲都邑，則衢、信、洪、撫爲之衝。鄉來金人南牧之兵掩自武昌南渡，是時鄂州兵十三萬〔二〕，聞而躡之，已不能及。自縣之西有馬橋湖四十里，武昌有變，救之實難。北望黃州，去淮纔四百里。淮流可涉，絕無關津，毀拆黃民之居以爲牌筏，順流而下，不勞舟楫而通。今議不此之虞，徒益兵于江夏。江夏背山阻水，漢陽以北背陂湖，以進則難，無往而可。萬一虜人渡漢，由間道以襲豫章，不數日而下江西，因進軍以傾衢、信，吾軍悉在其後，寧不爲都邑慮乎？

江夏之屯，乃岳飛所以制湖賊。西臨襄漢，阻水實多，進退江淮以全制虜之後，取道神速，遠不逮於武昌。吳蜀之衝，固已無急于此。東晉之世，陶侃都督江南，其治在于武昌，足以明其險要。某官按行邊徼，在所當言，某備數長官，不敢不告。僭越之罪，死不敢逃。留軍以屯，惟太尉命。《浪語集》卷二〇。

〔二〕是時：四庫本作「雖」。

與宋守論屯田利害

某准牒備奉朝旨措置屯田事宜。縣令卑官，固論議所不及，諮詢所不到，惟當遵稟成算，以即事功，不當可否其間，上評國論。然而愚者千慮，小已未能一得〔二〕。思欲退就循默，則恐利少害多，無補公私，失箴規官守之意，內愧無益，不若言而不用，故敢輒以小見仰進一言。竊意識者之及于屯田，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睹其利而未睹其害，是故及此言也。今夫國家之務，莫重于軍食。飛芻輓粟，率百戶而奉一軍。散軍就田，所耕足以贍衆，軍無惰卒，國無勞民；此歷古屯田之利，趙充國、諸葛亮之所賴以成功者。至于曠騎、民兵之辨，則恐議者有所未達。且亮、充國所將之卒，類皆調之于民，使民就田，何所不可。曠騎則四方游手，不堪田畝之事，僥求逸便，是以從軍，習擊刺于射

場，尚苦其事，畝之畝畝，慮非所長。獲利而共享之，彼將猶有所憚，專有其利，必非樂爲。賤吏家居，嘗識田里之故，上農數口，婦子畢耕，不能數十畝田，力猶不足，一卒營五十畝，其何以堪？且古之所以屯田，多緣宿兵塞上，饟饋不給，姑即棄地耕之，所求便事寬民，非以爲利，不過自足軍用，省饋運之勞，不聞悉使之耕，倍爲程督。使能墾地如許，寧能棄鄉井而隸籍于軍？又況國之屯田，本緣捍禦關隘，今求闢地，利不兩全。自然扼塞，無田可耕，固非要害。散之則不可復聚，聚之則奔命徒勞，一往于田，不可復教，積年閱習，一日廢之。流移之民，僅能復業，良田便于水利，固已耕耨于中，環以屯田，寧不爭利？便民則軍無可耕之地，擾之則民必流亡。在今少少營田，其害已見，侵漁豪奪之事，無日無之。重以屯田，民有流移而已。況本縣介居大冶，烏能強挽之？留屯田之兵，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跂立而待，尚或見之。言利之臣，恐未嘗過計及此。第觀漢蜀用之以濟，思不及于蕭銑；南唐墨守一隅，未知其可也。先伯考之經略湖外，實代王彥守邊，聞彥使二十將卒營田，潰者十有八將。茲某耳目之所接，惟執事明處而熟圖之。堂下之言，未足深過。《浪語集》卷二〇。

〔二〕已：四庫本作「子」。

上宣諭汪中丞書

某聞強國以人，作人以氣，士氣振而衆材用。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利，雄傑狙詐皆得而用，則其國家靡不振。不然反是，明哲保身而已，所與爲國，非小人而誰哉？自非上知之人，安有不化？理亂之判，由此而決。國家承祖宗積累之厚，教化之美，涵養士氣，作成人材，嘉祐、元祐之間，名士輩出，一時之盛，可以追配唐虞，唐、漢以還，未足倫擬。黨錮之過，賢知放逐，趨時之士，嬖媚相競。二宮播越，職此之由。紹興始元，皇上恢祖宗之略，士氣稍奮，江東以興，權臣柄朝，媚賢醜正，岳侯之死，世絕功名之望，趙、張之放，人莫敢有賢德。四方士氣，至于今索然。今日朝廷，視祖宗爲何似？是知士氣振者國必盛，士氣索則人心亦從而衰。其誰爲之？在時政之所行已爾。今天下文武之士，知氣節者誰歟？居官以讜正爲村，剛方謂之暴露；脂韋循默，以爲官樣得體；貪婪狠愎，世且才之。天下滔滔，安于邪行，誣蒙苟且，上下相承，郡縣朝堂，會爲一律。論至于此，而求士氣之振，邦家之興，不戛乎難哉！卒有意外之虞，士安所習，孰肯寘其官體，倣其村暴，捐軀效命，以爲社稷之衛，易其妻子、祿位、素心之所保乎？縱有斯志，其中無有，徒爲強死，何補于事？夫爲待敵之計，所務乎盛氣而已。求盛而不作，日爲循縮之計，氣不振，下將惕然而休，以圖恢復之功，固未知其或可也。執事以名德繫人望，以忠信結主知，綜轄臺綱，大明國論，朝廷爲之一

正，姦回爲之膽落。今持節以護諸將，真裴度征淮西舉也，中興聖業，當由此致。而區區之所爲執事慮者，不在乎敵之強大，而患吾氣之猶索也。執事居今之世，行古之道，施諸首政，必也動人。邪正昭明，會與前反，氣無有不振，人無有不奮，則功何有不就？是執事所優爲者，端不俟小夫之論。至于朝廷公輔，未聞廟勝之略，邊鄙之將，或恐長城斯壞，士卒云惰，民久告勞，風化所行，人無一懷固志者，以求免復之效，是由鬪而身阨，刖而爭途，豈直不能，且速敗而成憤。振而起之，莫如自進道途之論，謂旦暮且將有幽岐之舉。士氣骭骭，禦侮其誰？行留之間，何所不有？公卿弗救，爭臣弗言，杞人之憂，寧得不過。繩愆糾繆，真執事之事也，弛張國勢，繫于一言。讜論回天，士氣增壯，人人有鄉功之志，則賢者不敢隱其智，勇者不敢愛其力，太平可指日而俟，夫何有于寇讎。康、宣中興之臣，蓋用此道。今身任天下之重，非執事其誰宜爲？惟執事奮其精忠，以身爲天下倡始，則士氣亦從而靡，安有不亡之寇！此先務也，惟執事急焉。某位卑言高，死罪死罪！《浪語集》卷二〇。

論屯戍書

某伏睹朝廷經制邊防，使成馬軍益戍夏口。單見寡聞，深所未喻，採之巷議，爲有二說：或謂虜謀沔、鄂，欲以爲田開府助；或云有失衆之將，且使并將之軍。夫代將則免之，何至興動師旅？虜圖沔、鄂，鄂軍不足用邪？質之人情，皆不足聽。井蛙之見，猶不以增戍爲然。夫夏口之兵，岳侯所用

以奮擊于匈奴中者，猶是人也，何不伸于今日？況兩軍不相統，一旦罅生其間，一却一前，何以待敵？夏口古雖控扼，然已緩于武昌。武昌乃吳建都，而王敦、陶侃、溫嶠、庾亮之所爲督府者。其地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淝，右連襄、漢，陳、許、蔣、蔡倚其後，洪、撫、衢、信當其前，南北二途有如繩直。自淮徂浙，不能二十餘舍，胡人南牧，嘗出此以襲豫章，千里江淮，信宿而至，鄂雖有衆，不復可追。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武昌、夏口，尚有一湖之限，黃州南渡，斯須而至武昌，筏黃之廬，奚假舟楫？縱吾軍躡其後擊，適致敵人于死地。質今驗古，要害甚明。夏口南陵大山，三方阻水。漢陽以北，限隔陂湖，達于應城，凡數百里。信陽之北，始際邊隅，可以自安，難以應變；其西雖有漢口，窮冬涸而不通。沙口出于陽羅，實爲江漢之會。陽羅在黃西數十里，舊爲推場捷徑。蔡之新息，道分爲二，而南黃與陽羅正當其會，亂江而渡，武昌居兩道之衝。宿兵武昌，艤舟樊港，放求古迹，分軍江北而屯之，以守則堅，以攻則速，以觀夏口，端若井中。釋此不圖，未知其可？某官道周今古，于此固當深知。遼豕野芹，不敢不獻。一夫愚見，惟執事擇焉。《浪語集》卷二〇。

論民力書

某鰥生晚進，安知國體！然嘗侍諸父官守，得接士夫餘論。竊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國勞

民，未有能固其國者。今茲假令東鄂，獲親民事。到任之始，適當多事之秋，竊祿曠官，僅能書考可。以。贏民千有餘戶，當兵荒水旱之餘，大治戰船，治屯營于荆渚，林木盡伐，役且餘年，上泝江流，將二千里。方幸少休數月，民獲治其私家，俄被軍書，夏口有屯營之役。基輦未立，旋令迎候大軍，奔命疲勞，不勝其弊。不知繼此之後，果然奈何？湖右之民，況又非浙江比。一錢粒粟，即名稅戶，尚不供仰食俯育之費，何有于官？比年以來，虛乏甚矣。謂朝廷待敵之計，莫若愛撫邊民，使其民願爲我氓，安有不濟。今日之事，反爲先困邊民，困而流離，何所不至。昔南唐以屯田之役侵擾淮南，周師南征，民或負芻迎奉。今之科擾，有甚屯田。愚瞽之心，未知其可。惟某官至誠體國，循問重湖，荆襄之民，引領以承德意。嘉謨啓沃，莫急告勞，冒獻瞽言，惟所裁擇。《浪語集》卷二〇。

論賊盜書

某復有職事，仰瀆台嚴。謹按《圖經》，本縣南北凡七百里，爲鄉十二。南唐之季，析三鄉縣大冶。大冶爲縣，實處縣中。本縣九鄉，遂分爲二。故縣有西鄉，有南鄉。南鄉壤地最廣，當本縣三之二。隔越大冶縣界百有餘里。有金牛鎮，居南五鄉之會，建炎之後，廢不置官。其地蓋古綠林，西接江夏之新市，西北湖水，南抵武寧，其東永興，相去極遠，凡數百里無一官司。比年廢罷推場，茶寇于此出沒，五鄉殆亡聊賴，今已數年。某到官之初，盜賊尚未止息，顧巡尉皆在邑，緩急知之已難，

況又無人，莫可追捕。姑令團聚保伍，少爲隄防。雖寇盜稍衰，而鄰邑多受其弊。究其所以，乃戍兵營田其間，不逞之民託名佃戶，爲之淵藪，豪奪成風，挾軍爲姦，縣不得制。承平無事，尚爾縱橫，過此以還，恐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某竊見本縣弓兵之額，舊管八十餘人，兵火以來，才及強半，苟分此數就招南鄉之民，置尉金牛，俾兼本鎮烟火公事，則村民有所赴愬，南鄉爲有官司，所費既不甚多，可不煩民而辦，庶幾人知畏憚，政道可行，民得少安，亦銷盜之一術也。自非大御持節本道，難以申明，故某不辟嚴誅，敢有所請。建明置尉，以安百里之民，使盜賊不至公行，則執事之賜也。

《浪語集》卷二〇。

上胡舍人書

某聞之：盛名之下爲難居，天下之望爲難副。蓋士有名斯有德，有德斯有望，名望所在，至德存焉，無其德而有其名，是竊名者也。名者，天下之美器，造物者之所靳也。有其德而名從之，猶恐無以充天下之望，盜名孤望，安有不殆者乎？執事窮聖學之源，奮百世之下，名德之重，非一日矣。戊午之疏，欲取奸臣而梟之，女子童兒，至今傳誦，廉頑立懦，可以風乎。百世之後，所謂氣充天地，名光日月，其所以得天下之望者豈徒然哉。皇上付執事以國書，班執事以法從，任寄之意，夫豈無自而然邪？上下之情，其所望于執事者可謂至矣。執事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必有以處之。今天下倒懸

矣，上策莫如自治，而自治之道，非小人之所及也。觀乎邊鄙則蕩而無備，問其糧餉則匱而不給；外有強梁不測之虜，日窺覷而弗制；四郊多壘，必有當任其辱者。不思自治之道而論遂及于和，和固多端，然不自強則和不在我，則將靡事不爲，而敵人得以制其命矣。虜固貪頑無義之國，我之虛實，已盡知之，而又示弱以和；且哀鳴而請命，未見顏色，固將先事而爲之，無厭之求，必將縱于我矣，一辭其請，則和不可就；舉從其命，必將有所不給。及有所不給，則彼辭直而動順，吾圉不固，其將何以拒之？然則今日之和，是爲坐困之策，謀謨之際，尤不可以不審也。以愚不肖之見，求之人情，保國之計，和不若守。守禦備具則和議可成，和議可成，守之必固。雖然，守禦備矣，紀綱立矣，和戰在我，又何敵之畏乎？彼寡謀肉食之人，烏知國之深慮？議和之始，未嘗不爲善後之說，所謀一遂，則將歌頌太平，文飾禮樂，居身周公之地，以天下爲弗復事矣。善後之說不亦虛乎？視前日之所爲，則其情狀自見，如其詳盡，則非累言之所能及也。伏自執事返國，天下之人誰不拭目以望，延頸以俟，皆曰執事守先王之道，其將正國而以福天下乎？寥寥無聞，疑必有所待也。今國家之事勢，斷可知矣，以爲中原不可復得，強虜不可復破，則先王之道遂爲無用，而天下無可治之理。此直自欺之論。如曰國恥必雪，國讎必報，此萬世不易之論，而不可以遽成者，知上策之自治，則恢復之計在其中矣。釋此而爲和議，又將輕舉而妄發；和之不就，尚可僥倖而存；或至于成，則國命從此傾矣，安危之計，無此爲急。天下循名而求實，執事固人望之所由歸也，直前論辨，必有非外廷所得聞者。一言決安危之機，用副人望之所屬，以全名而保德，則此舉其時矣。昔賈誼、劉蕡以治安之策陳于漢、

唐之朝，志不克伸，至今遺恨于天下。執事戊午之疏，固已書之大典，著之人寰，劉、賈之言，執事蓋全而有矣。今日之事，志復可伸，如倡言以爲天下先，則天下猶有可爲之理；置而弗論，或始論而中輟，則天下之望，萬世之名，亦有時而替矣。賈、劉之論，從可謂之空言？惟執事審圖之爾。某狂生小子，不知國論之所定，痛念先人不容于和親之際，抱志以歿，見父之執，則思父道之所在；以父之道求父之執，不敢不以全名保德副生民之所望。屬于執事者之說，陳于執事之前，贊見之誠，先人之志，蓋于此焉見矣，惟執事先生財察，幸甚幸甚（二）！《浪語集》卷二〇。

〔二〕幸甚幸甚：原作「幸幸甚甚」，據四庫本乙。

擬上宰執書

某不肖，學無能得于古，嘗觀市賈而得爲邦之道，視工師而得用人之說。夫工師市賈，固庶人之極賤，市區求食，非治具之所存也。然庖丁由解牛而言理道，橐駝以種樹而及爲邦，君子小人至寥絕也，至于理之所詣，亦其道之所存也。市賈之事，不過牟利而已。牟利而不營于廣，徒以名物自占，自名一物，爲道甚狹，宜其利之不可牟也。廉賈之術，惟知吾之所自占，非吾自占，則雖南金、大貝、和璧、隋珠委積于前，弗問也；高車大蓋、明眸皓齒駢闐于右，弗慕也。身之所問，惟吾之所自

占焉者，其出之也。人一之，己十之，人十之，己百之。而裁其入也，則盡反于出矣。人收其用，適通其利，出入既衆，其牟利亦廣，視貪賈之所爲利，其相去亦千百矣。是乃規摹素定，不以它利而易吾之所存，積小而多，制入于出，而天下之利歸之矣，如賈也，不能操其牟利之術，不自占而多營，泛泛焉惟利之求，吾知之其得毫毛而喪山嶽也。爲邦而謀不素定，亦由是已。有人于此始謀而作廬舍，則必使工師程其役；工師程其役，亦必料材用而營度之；計其舍之廣狹，相其材之良窳，棄材雖巨，非良不取，良材雖細，以良而用。至于棟梁、楹桷、門柱、庑庻，無短無長，無小無大，一皆因其材用而後加繩墨焉。剝削之，斲落之，室成而不愆于素矣。庸工之不能爾也，不知先度其材用，室無廣狹，隨時而計，材無小大，隨事而取，斲巨而爲細，任窳而爲良，不知其有幾也。材用胥失，亦莫可勝計，所作之舍幸而就，亦非久遠之道也。用人而不量其用，亦由是已，厥今天下何如哉？夏固四夷之首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非一日矣。主聖臣直，真同德有爲之時也。有爲而規摹不立，萬事付之臨時，一却一前，動不在我，或左或右，而民始疑，信此而行，靡所止屆，市賈雖賤，固將能笑人矣。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三者不同而其爲政之規摹有不可移者，是以有三王之治。文王事獯鬻，句踐事吳，少康諜窮，漢高間楚，四者不同而其制勝之規摹有不可移者，是以有王伯之功。牟利而坐市區，亦必有其道矣。守邦之術，得賢爲固，伯王之主，不異代而求賢，天下之材未嘗乏也，患居上者求之非其道，而用之非其術耳。苟惟賢之爲好，則將有取于賢，其所從來，不必問也。得賢而用，必也各當，其所生之歲月，不足稽也，如是則小大畢舉而無不可用之材，人效所長，

而治道成矣。今也顧不出此，守平世之常法，士無器業，惟其流品之問；官無宜稱，視其資級而取；明治道者或親米鹽之役，工辭藻者乃當軍旅之問。彼知財計，方且任之以刑獄；習于疆場，又將勞之以民事。大小異器，隨用而失，賢否異能，隨材而廢，落室之事，固非工師之所及也。唐虞之際，或起仄微而納大麓，或明禮樂而任一官，人各有能有不能，亦各當其任爾。才當其任，人宜其官，巨室之成，豈工師之爲擬也。共惟某官，懷致君之術，履代天之任，謀王政而斷國論，拔寒畯而簡賢能，辰告遠猷，所以爲社稷計者爲不鮮矣。然而國計猶未立，百官猶未治，邊圉猶未固，四夷猶未服者，夫豈無其說哉？徒以規摹之未定，而用人之未至耳。信能奮發于此，定不可易之規摹，而求當世之才，不拘流俗之制，必當其用，必盡其長，則中興復古之功無難立矣。惟某官圖之。某甌浦狂生，不學無術，徒觀市井，得工師市賈之所爲事，以爲或幾于道，故摭其說，願陳于上公政府之前。遼豕野芹，亦惟其意而已，僭差之罪，非所敢逃！《浪語集》卷二〇。

上張魏公書

竊嘗論天下之憂，莫深于外侮，而患或起于內訌。何謂外侮？戎狄是也；何謂內訌？賊盜是也。內訌不作，國家無間，外侮雖甚，猶可爲也。外侮之來，內訌復起，雖有智者不能爲謀。故爲國之深謀，在于常虞戎狄之患，除治盜賊，使不至于內訌而已。國無內患，專意于敵，外侮雖至，則吾有以

待之。今夫戎狄之憂，天下之通憂也。是故并慮以思，合謀而動，除戎器，戒不虞，警軍刑，固羅落，敵雖強大，夫何爲哉！盜賊之興，生于微細。偷不已而至于暴，小不制而至于大，浸浸不絕，將成癰疽。議者以蟣蝨眈之，此患之所由生也。朔漠之君，篡其宗國，雖名嗣統，其實建邦，威令已行，上下已睦，觀釁之舉，可爲後圖。視其規摹，似不徒已，邊防之守，尤當先事而謀。雖廟堂之深憂，而亦天下之所同知者。上方兼聽而遠覽，故非下士立談之所敢道。竊聞廣西之寇，猖獗四年（二），凌鐵已誅，王宣接起，蹂踐城郭踰十數，殺傷官吏不可毛舉，非細故也。而議者輕之，不能及無事時蚤議翦滅，設不幸復有憑陵之寇，謀飲江之舉，吾軍力單于守禦，智竭于邊防，雖欲討除，力且不暇，內訌之患，夫豈無之？況吾吳江湖之鄉，夙多剽劫之患，警捕之吏，莫可誰何。一縣之間，歲數十發，尉寺逃責，弗言于縣，縣且弗言于州，州固弗聞于朝，而賊盜恣睢，莫之禁矣。始不能制，言之何益？有如就執，初固不言，欲加之刑，不可得已。加州縣司獄之吏往往結盜而爲之囊橐，盜至固固，則將緩之、恣之、教之、告之。廣言由歷以擾齊民，是則玩法而輕刑，致疑而減死。故今頑惡之盜，在在悉有，其徒狂舞，自應趣和而從之。外侮方將，內訌間作，欲善其後，不已難哉！故今廣賊之誅，不可緩也。議者以爲可招而致，愚竊以爲落落難合。何則？凌鐵之死，出于已降，今日之王宣既降而反，自見反覆，寧能復降？夫降出于畏威，今我何威之有？誅討之策，待人而動，間者謀帥而得妄庸儉譎之臣，蓋將五百羸兵付之經略，四方之人聞而竊笑，朝家遠聽，尋復除移，益之以兵，計之善也。竊意嶺海煙瘴之域，而人不足集事，曠日持久，事難逆料。漢馮奉世當西羌之叛，請兵四

萬，以一月決之，謂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功相倍萬，唐王式征仇甫之亂，亦謂兵多則賊不足平，不當以餽多惜費。且天誅不亟決，而闕東南征賦，與兵多而功速費寡，二者孰多？是皆漢唐鷹揚計畫之臣，才誠足以集事，其論如此，校然甚明。唐能從式之謀，故不勞而破賊；漢初不用，卒大發而後有功。爲今將帥之臣，誠能如式、奉世，然非聽其計畫，假以甲兵，如式、奉世之言猶爲未可。國朝交廣之賊，如儂智高、區希範之起，始皆以爲細故，卒勤王師，在承平時，尚爲旰食。王宣之賊，在今不爲不熾，非即受首，且成其姦，今固無它，或恐因吾外侮之患，嘯呼而動，羣偷螳合，內外憂結，可爲寒心。昔者劉裕誅燕，尚爲盧循而撓，則夫今日之患，尤所當急，不可以爲細故而弗圖也。鄉使國家外無戎狄之警，而中有此方數千里之寇，縱不足爲深患，而我之官吏爲其戕虐，我之赤子被其屠夷，亡者暴骨于郊原，存者延命于俄頃，爲之父母，忍不之救，況當外難未弭之際，足爲膏肓之疾邪？隋唐之衰與夫中原之所爲失，其則不遠，可爲龜鑑。共惟皇上恢中興之略，興太平之治，以爲賢人登進，則內治而遠安，圖任舊臣，夫豈無謂？某官以天下之望，爲斯民而起，上毗天子，外攘四夷，其道在于斯文，某官固身之矣。衆賢之用，四維之立，中原之復，王化之行，斯人之徒蓋翹首而須，跂足而望，某官亦不難之矣。如今癰疥之賊何足以爲吾患？失小不制，馴致內訌，此識者之深憂，而議臣之所忽者。某懼人之莫以告也，故因贅見而略言之。惟某官大略宏規，固將以一天下，小賊在吾度內，必以無事平之。小夫之言，非以爲僭，亦非敢裨廟堂之末議，蓋不知而作爾。犯分干瀆，死罪死罪！《浪語集》卷二〇。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三。

〔二〕猖：原作「侈」，據四庫本改。

再上張魏公書

某聞國之安危存乎相，相之失得存乎謀。有一定之謀，故天下無可爲之事；謀不素定而事能克濟、道能有行、功業著于一時、聲名流于百世者，唐虞而下，未之前聞。夫謀，豈有他哉！亦在乎道之所宏而已。故宰相有當爲之事，有不足爲之事。知所當爲，則所不足爲者可不動容而定；急其所不足爲，略其所當爲，所不足爲或至于紛如而并廢，尚何當爲之可及邪？《大學》之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此言爲天下者必由內以及外也。故君子正心誠意而加于天下國家者，必自一定之謀始。一定之謀立，則是非利害不能奪，好惡寵辱不能移，上以正君，下以明民，內以治百官，外以綏外侮者，舉無以易。吾謀之素定，其于爲國，何有謀不出此？上且無以格君，下且無以知人，方且毛舉百事而屑爲之，則內訐外潰之辱，亦何所不有，曾何安民禦侮之足尚哉！故曰：急其所當爲，而略其所不足爲，真宰相之事也。宋自太祖之造邦，逮光堯之紹統，時有治亂，世有盛衰，謀國之臣有邪有正，然其所以爲治亂盛衰者，蓋未嘗出此。本支百世，夫豈徒然而已哉！鄉秦氏之柄朝，當羣賢去國之後，有聖君而不爲將順之事，棄讜言而惟阿諂之是取，士風骯髒，典法蕩然，致逆虜之憑陵，亦必有道矣。今天下循前日之弊，蹈陵夷之俗，公議不立，邪正無分，命令所

行，朝不謀夕。上之卿士脂韋相尚，下之師旅驕窳是爲，黔首困窮，將不堪命，州縣貪沓之吏，方且刻剝而苛求之。朔野之君篡其宗國，不徒自守，方并仁義而盜之，察之人情，非苟然者。嶺海亡命如雷化、王宣之屬橫行縣邑，戕殺民吏，浸淫不已，未知爲謀，外之則如許其難，內之則如此其殆，調發何自？計謀安出？而廟堂之上，輔佐之臣，謀謨于堯舜之前，固未窺其所處，而議邊之禁，苛細之法，朝朝暮暮，亦莫知其幾出也？急其所不足爲，猶害于當爲之事，況當爲而不爲，乃嘒嘒于所不足爲。既不可必人之爲，奈何禁人之言所當爲者邪？秦氏之爲幾何而不見于今也？當秦氏之時，猶爲不可，在時如此之急，諸公顧欲爲之，何哉？共惟某官負天下之重名，行天下之大道，得時得位，而澤未加于天下，以爲天下恨者非一年矣。皇上好賢仄席，撥浮議而登公于朝，則其所望于公者，寧不若天下望公之切？某官以身任天下之重，固將見諸一定之謀也，今入相數月矣，其所以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者，必非一端而足，然而黔首之屬駢肩而立，引領而俟，以求某官日新之政，顧且闕然于下矣。某細人也，自惟無取，竊惟先人右史異時嘗辱知遇，鄉也武昌迎見，亦蒙惠顧疇昔而撫存之。當公之來，不敢不見，見不可以無言也，言又不可自同于衆，故此輒效四方之望，而爲公索言之。願公上正一人，下求百辟，定其公議，而以利人辟國，措天下于覆盆之安。此相公所自任以堯、舜之道，而尤所當爲者，則亦門下小生區區之望，過此無足爲矣。瞽言冒獻，死不敢逃！

《浪語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五七八四

薛季宣 一二

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書

某聞燕王市駿馬之骨，賢者歸之；句踐揖怒螳之臂，士爲必死。是皆推誠異類，猶感切于人心。施諸功臣，焉有不格！共惟皇上即位之始，首雪岳飛之冤，天下知與不知，無不稱慶。逮今數月，宜人人有報效之心，求諸軍情，乃反有紛紛之論。此議者過也。日者樊建以晉武帝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知其得諸葛亮而不能臣，推恩于飛，寧不類是？使飛果反朝廷，不當昭雪；爲之昭雪，是非真反。苟非真反，則亞保之禮不當有廢，國家縱不能歸其贈贈，追加封爵，猶當反其田宅，畀之恩數，親降黼座，臨奠其喪，會其子孫以禮歸葬，使人知爲子孫之利，則爲善者猶有所勸。今獨不然，惟復其封而已。改葬之禮，非復典彝，官其諸孫，僅同卒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賞猶世其家，而獨于飛偏有所靳，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難哉？德壽中興之成，不過張俊、韓世忠、劉光世、秦檜四人而已，四

人之終，禮有異數，今其子孫或位孤卿；飛之功勤不已加于四子，斃于非命，自乎既往，追之來者，乃至于是斯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魏佛狸飲馬瓜步，宋文帝臨江而歎，以爲檀道濟不死，虜不至是，曾不能追錄其後，識者有以卜其世祚之脩短。逆亮南寇，胡人自爲「岳飛不死，大金滅矣」之語。然則所以激勸士伍者，安可不厚？仰惟都督參政相公以道事君，以誠體國，明飛不反，公議攸歸。恩禮不加，想當未愜于鈞重；建言宸極，在乎謦欬之間。使優孟不至笑人，則人知鄉善之利矣。某鯁生晚進，不知政體，伏念先子薦飛爲將，伯父參其軍府，今日之事，不忍不爲一言。顧飛已亡，何有遊說？徒爲國家惜此舉措不厭人心。管仲所謂知善而不能賞之，與郭公之亡何異？是則雪飛之冤而取衆怒，不若不爲之爲愈也。行府信能終始茲事，史策當不負人，人心之歸本朝，又安知不在茲舉也？況今行營將士往往故飛部曲，求其死力，莫此爲善。惟鈞慈闊略鄙夫之妄，決而行之，不勝至幸！《浪語集》卷二二。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三。

與汪參政明遠論屯戍書

某比者伏蒙鈞旆視師沔鄂，經從下縣，得獲迎拜道左，深慰久違瞻戀之誠。自惟寒賤小官，參謁相府，不敢越次上干掌客，區區之情，有所未盡。然某去歲伏蒙眷遇之禮，優出倫輩，感德之厚，未嘗一日敢忘，苟有知而不言，實爲負恩于下，故敢輒盡底蘊，仰觸鈞嚴。某昨饋輸信陽，自黃陂而

北，地形平易，實所備睹，德安雖有軍戍，其外並無藩籬。古之三關漫不復守，忤落漕舟數百，沙磧不可上通，急緩出口既難，適足濟師資寇。早來得信陽周判官初九日報，云陳蔡之寇來者日益，或有侵突，當爲不可勝以待之。如忤落東入陽羅，西通漢口，順流而下，不及數程。某自孝感而歸，再宿而達縣界，今也光、黃既無師衆，而德安單弱，如此使三關屯守，猶恐無險之可依，不蚤圖之，竊恐無以豫備不測，萬一虜以萬人侵犯安陸，則我軍與之相持，別軍取忤落之舟，糧道可以兼得，順流南略，則武昌、夏口爲可深憂。不知行府可以先成侯之來爲區處否？至于黃州一路，去歲申稟已詳，更乞鈞慈俯賜照察。干冒僭越，不勝戰栗兢兢。

某竊聞行府非晚視師漢上，此固先務。然聞蔡寇日急，區區之見，以爲此行猶可少緩，要當嚴戍襄郢，固守德安，東防武昌，以須成侯之來，然後鈞旆西引，有如幘車遂發，萬一德安而東忽有警報，此既未有主帥，恐失事幾。愚瞽獻言，敢乞恕其狂妄。《浪語集》卷二二。

與汪參政明遠書 一

某聞待敵之計，和與戰、攻與守而已也。四者交修，可以無敵于天下；又其次者，擇一而固守之，然後事功可立。未有四者並棄，苟安朝夕，以待敵人之自斃，而事能克濟以終，得志于中原者。中興以來，是爲極弊。昔先大夫右史嘗爲趙相國言之，曰：「今待大敵而規不素定，安危付之一決，

進退繫之臨時，愚竊爲朝廷危之也。」近歲用兵，弊則彌甚，國之兵力，況加怯于前時，以此圖功，烏能保其必勝？此其所爲寒心喪氣、廢寢食而憂之也。爲今國家之計，和攻之事，蓋難言矣。惟戰與守皆不得已而後動，是特不可廢者。東西萬里，雖分之大帥，其董帥宣慰非公相則侍從之臣也，戰守之具，可謂略舉。不幸事出慮表，再期之內，劉錡東弊，吳玠西蹶，淮、蜀爲中流之臂，今幾失所恃矣。荆襄之地獨賴都督、參政相公威德昭著，鎮撫六師，隱如長城，折衝外侮，安危之寄可謂獲有所託，豈惟生民之福，實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愚者之慮然有若可言者。浮光以西、商洛之東，地非不遠也，而嚴備未設，胡騎萬羣飈散雲集，而計略未定，設虜乘西師之勝而耀兵淮泗，窮中原之力而徑薄江湖，批亢擣虛，驚南備北，我師奔命之不給，而四顧纍然，亦有可憂之勢矣。事至而慮，慮將無及。及今先事數月，不若早有所定。料將帥之勇怯，察地形之險易，可守可戰，豫爲之謀，應敵之方，較若畫一，使彼計無所出，則將送命于我，生之殺之，惟我所制，比之臨事而動，其得失固未易以一二計也，惟某官圖之。某寒賤晚生，初無片長之可取，伏蒙鈞慈眷遇，超邁等倫，方當辭違，庸敢效人之碌碌，以孤恩寵于黃扉之下，顧敢輒盡底蘊，凡平時所不能自釋于中者，仰爲某官陳之。如蒙恕其狂愚，不賜誅絕，庶幾千慮之一得。幸聽而熟思，設爲宏規，以澤天下，則凡覆燾之內，均服茲賜，豈惟某一人獨被帡幪而已。思報恩德，不知言之淺深，伏惟鈞慈財察，大幸！《浪語集》卷二。

與汪參政明遠書 二

伏自湖口請違舟御，適遭甚雨，不得一望鈞光，中心歉然，迄今四閱月矣，依仁仰德，可勝朝夕之私。自惟位下人凡，鄉也竊食樊楚，得託鈞芘，伏蒙寵遇，推許之意良厚，殊非庶幾之所敢覬。此恩此報，何日忘之！昨自孟秋抵鄉，竊知鈞旆至止臨海，即欲僭具函牘，詞問興居，而家貧乏人，百冗交至，故區區之志，有所未伸，誠非敢慢，想必蒙鈞慈洞察之也。邇辰不審鈞用復何似？大抵大臣遇合進退，繫國盛衰，動靜之間必與數會，此不可爲時俗道，而可以消息觀也。大人君子立乎本朝，患道不行，去留固非所恤。某官鄉秉鈞軸，視師襄漢，適當逆亮南牧之際，蕭、劉二寇跳梁邊鄙，當時諸道負宿望、擁重兵者，犇逃逋竄之不暇，某官談笑而却之。如吳拱之棄襄陽，自非力障頽靡，則上游之地豈復有如今日？又如變故之後，人情安于故習，某官力主大義，屯田襄郢，實爲無窮之利，大音寡和，宜衆人之不識也。宿豫之事，與夫出處之節，靳陽拜侍，某官固已言之，洞識幾先，世所無有，豈咕咕口語可爲輕重？君子不可罔以非道，公論行即自明。仰惟深造道真，處之當裕如也。某自歸鄉關後，雖人事日接，塵坌可厭，而無在官役役之念，始覺此身之爲己有，亦懶者之私便，但自動之靜，乍然自適，乃人情之常，何足爲某官道？然辱眷素至，竊敢及爾，敢乞鈞照。某窘于寒飢，秋冬之際不免赴調武林。時方倒懸，某官必非久于外者，佇聆宰司之召，別陳賀悃；有如車騎未發，

尚當取道丹丘。拳拳之誠，併圖面稟次□（二）。《浪語集》卷二二。

〔二〕次□：四庫本無。

與汪參政論邊事書

薄聞虜以重兵戍許昌，遣將攻皇甫倜，倜軍無儲粟，援兵理不可緩。觀虜揭榜陳蔡，雖若有善意，然其姦謀詭計似別有指，政當靜以待之。襄鄧地連汝洛，不得不以爲虞；光、黃屯兵不多，尚當益備。不識麾下諸將嘗有及是言者否？此等進見，尤不厭數，如蒙賜之坐席，接以溫言，使人人自謂己親，可以收其死力。仰惟寬慈謙厚，于此端不待言。某違遠匪遙，所見不敢不盡。《浪語集》卷二二。

與汪參政明遠書

去冬趨造釣屏，伏蒙謙尊降接，略去等威，已爲過分，重以燕犒勤縟，下情不勝愧荷之私。自爲一介晚生，初無蟠木先容之紹，武昌一見，遂承顧遇如此。逾久不替，退而循省，何自得之？有以見大人君子急賢好善之心，誘掖後進，雖管蒯之賤，樂就成之，無所捐棄。世衰道喪，達官聞人不以富

貴自驕，已爲盛美，況能下士而又假之顏色，實爲曠世希闊之事。力振頽風，知有人矣，如某微物，何足以當盛意？知爲當今之士得所依歸爲喜也。匆匆請違，又復半年，雖引領門墻，怒如飢渴，而滯留錢水者再月，稽延武進者歷時，附便無從，而記室之問遂闕如也，怠惰之責，固無所逃，徒以雅辱睠知，不責小人之禮，有以自恕，想必蒙洞察之也。即日中夏炎溽，共惟浩養琳宮，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區區之迹，仰託鈞庇，竊自夏初旋里，即欲走介詞問興居，偶家室暴病頗危，愆延遂爾。雖然，仰望星斗，乃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城之下也。武林諸緒，大凡如昨言之，非惟無益，徒使人情遺憤。所可慮者，公論不立，時無一定之謀，士夫務快其私，以權相軋，邊庭備禦因茲而廢，雖一時望人，其名少稱其實。其間號稱遺直素以勁正聞者，察其所言，不過矯俗而已，施之于時，未見其益。虜情大略如是，顧皆以愚懦待之。比武昌同僚及寄居自湖右至者，其言大帥經制雖不甚悉，然其事亦可槩見。如罷屯田一事，率爾而行，耕牛農具之屬，散失幾盡，朝士亦知其謬。此獨事之細者。又如議棄襄鄧，退軍鄂渚，雖三尺童子咸知不可，而持之甚堅，牢不可破。李橫雖少直辭取怒，然其議賴此而格，況又虛驕自處，下情不通。某官既去之思，不殊召伯在江漢之間也。某鄉在臨安，雖不敢求見當路，間有親故在列，不得不一見之。嘗爲某官詢訪異時飛謗之所從來，大抵所傳皆妄。要之，言者以公于前揆路有所厚善，彼嘗不利于己，故率意而騁，采之輿論，則皆知其非矣。君子之不可罔以非道，理有必然者，何足計哉！何足計哉！某輒不自量，顧惟受知門下，苟有愚見，不敢不布腹心。臨海士夫想不無時造屏著者，竊量其意，不能不無所希，大者不過宛轉欲求薦章，細者亦各望

其所欲。某官守道不阿，豈無拂其意者？謗生觖望，理所宜然。顓蒙之心，以爲不若一切不見之爲善也。況爲大臣，方釋事權，平地風波，易成橫議，纖細之隙，不得不防。自非却掃杜門，謝絕郡縣小禮，則小人利口，何自塞之？某蒙被眷憐，雅出倫等，昨在錢塘逆旅，偶有所聞，某官廉節素高，曾何足爲盛德累？在某出入門下，聞之不敢不稟，鄉非兼容廣納，雖某亦不敢言也，伏惟鈞慈，是監是察。在今講戰未決，待人而定，某官至誠達道，簡在二宮，召冊之頒，相伊朝暮，此士夫黔首引領而須者。參侍尚阻，敢乞對時倍萬保合，爲吾道斯民珍重！《浪語集》卷二二。

與汪留守明遠書

竊聞北戎講解議定，誠可以寬目下之急，在國家亦一幸事。雖然，虜情萬變，恐未必得其要領。斷國論者平居無事，鮮能推賢讓能，與之圖天下事，卒有意外之慮，則必逡循退縮，諉其素所難者與人。竊惟社稷重臣在江外者，其聲名威著固無加于鈞望，異時委寄，斷可知矣。如以宗祐之幸，徑還國秉，格天之業，由中及外，蓋有不待言。脫有事如前慮，則今莫府部郡，地盡江表，循江以北，皆其障蔽。如地形之險易，羅落之疏密，將帥之勇怯，兵旅之精惰，有不可不豫察者。帷幄之論，想已素定，投機合變，會當決勝于廟堂。疏遠之誠，然猶有不能自己者，妄陳僭說，敢惟不賜厭斥而采察之。凡今之究虜情者，例不喜聞其實；圖邊事者，偷爲一切之計。充飢畫餅，財足自誑。大臣憂國，

力之所不逮者，固無可奈何，有如得志得時，行其素蘊，上之正君治國，內清朝廷，下之澤物乂民，填安華夏，是皆道學餘事，當次第而行之。近時淺俗之夫，類皆見不及遠。方邊隅無事，則趨時鄉背，歌頌升平，一遇兵興，則又高談克復。其說信美，然實非今所宜。至如屯田淮南，所以守衛中國，如鼂錯、何承天之所建白，似可施之于時，而人無或圖之，此又大不可曉者。自治之說，在所不論，比聞大政有禮官失于探討，政府未能裁正者，所繫甚大，處之當必有方，待人維持，衆論固有屬矣。私心憤發，不覺深言，惟大度容之。《浪語集》卷二二。

與汪樞使明遠書 一

某頃自丹丘拜狀之後，踣伏里閭，問便無從，弗復奉記籤典。中間嘗以姪子沿牒江東，寓書以行，已而得試上庠，遂不果進。旋聞袞衣歸國，正席西樞，以爲旅賀盈門，要非有補，故不欲隨衆人之後。況小官待次，誼當自縮，輒以姓名關達相府，似非舉措，用是蹟絕主記，愧負何言！微末誠無所布露，惟是巖瞻斗仰，馳切于衷，雅蒙度外包容，必不以此爲過。比者伏聞超然遠引，力辭公輔之位，睿眷方渥，顧欲倚爲社稷之鎮，優詔裁抑。士論休之，咸謂數十年來茲事罕見，詎止激揚薄俗，直可詒法後世，甚盛舉也。某雅曾出入庭所，伏蒙睽寵隆至，詠歎喜躍，豈易論哉！然而區區之情，私憂過計，輒有管窺之見，偶不同于衆者，欲遂緘默，則思異時受知之厚，苟爲有益鈞聽，不當以嫌

過自屏絕，故效悃悃，伏惟鈞慈采察而審思之。如君子之所爲，非小人之所識者，亦惟曲賜掩覆，恕其狂易。伏自某官趨拜歸詔，始以十事要說九重，雖古大人正格君心，何以加此！士夫引領，日遲台席之正，乃聞尚綰樞軸，增重本兵，有識之情，頗復疑怪之矣。仰惟明謨堂陛，密勿萬微，必有至覲至深，非天下可得而聞者。四方之人，想當陰受其賜，人情不能知感造化，曾何取于文、成、房、杜之門哉！竊惟自更官制以來，右府不置大使，間或除拜，則非元臣不居。由執政躡爲之，蓋前此未有一人，所以寵正樞、極人意，其旨自有在。某官徊翔引去，可謂進退有節，勉爲留處，彌見從容。然思今日之朝，似可一言而斷，有如君臣道合，足爲明良之會，興起德化，正在今日，設不至此，又何疑焉？誰無功名之心，于所不可，則當以禮爲重，雖古明聖，寧易是乎？日者獻替之初，能如姚元之、司馬公之舉，從違自可立見。若不得已，宜可一如富公在治平間牢辭故事，不以三公易介。在某官固優爲之，不然，日又一日，勳庸未著，善人失望，易成詆訾，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過涉無咎，猶爲不益于人。即今日以觀方來，可不占而見矣。敢惟不棄堂下之說，少加軫念，所繫匪細，不可忽也。尋思此來頽靡之俗，士夫以言爲戒，受人虛己，居顯位者尤竊難之。某非以舊沐大恩，未嘗以言得罪。仰知某官包括之量，安敢及此！率然披露心曲，不思深淺之避，未知鈞度宏廓，果能鑑其狂簡也邪？未見顏色，厲切薰心，牋牘常儀，徒爲塵瀆，不敢以此干汨，伏乞鈞照。未期待見，伏乞若時體道，懋毓太和，以爲社稷無疆之休，佇調中鼎，慰此黎庶。不備。《浪語集》卷二二。

與汪樞使明遠書 二

梅霖蒸潤，共惟浩養琳宮，優游里第，天實相之，鈞候動止萬福。伏審超然遠覽，解去政機，難進之風，高視前古，仰惟慶慰。竊以公輔之官，尊榮莫二，先賢雖以建功立事，而聞人名士，昧于幾微，怵此空名，失其所守，用招覆餗之累者，其亦衆矣。孰有對掌大鈞之臣，睿眷方寵，中鼎虛席，而能力自引去？四方之人想望風采，咸謂鳳翔千仞，無以復加，雖雅不知我公爲人，于此無不心服稱嘆，是可賀也。雖然，君實去矣，如蒼生何？疏遠狂生，所以爲時而喟也。伏自鈞旆分正別都之後，某以貧甚，不能專介詞問起居，嘗于便中一拜稟目，行者中道輒返，持以見還。及聞宥密之歸，某以寒微，不欲通名相府，且謂旅賀無益，不復上牋，後以淹久西樞，人士不無二三之論，某不敢自顧形迹，竊嘗奏記仰贊。見幾之作，迄不知浮湛，未審果曾干鈞聽否？意者某官進退之節，上通神明，天方錫予善人，故非悁悁寒人可得而與。微蹤寢若疏外，愧負多矣，惟有拳拳之誠，未嘗一日不在屏著之下也。鈞慈遐察，不以深見罪乎？永嘉時有山東人歸，言北方創倉糧水軍，厚募以收江海亡命，且營戰艦，疏漕溝，閱步兵，教強弩，雖未必誠是，然以人情料之，必無久和之理。何者？前時尊事胡虜，蓋以驕子奉之；今所欲必隨，要以信誓，彼尚寒盟，首事不以爲難。今雖屈意如前，間罅多矣，大酋沈鷺，既不與前主同，其不請盟，必以我爲厭于多事，一遣使介，足令上下解體，以待彼之事

集，它時大舉，不爲造端。觀其篡殺之謀，亦足以見其謀慮之深也。吾國太平久矣，民力單匱，今年又復霖潦，秋稼必損，無事尚可，過此奈何？某官之去闕廷，德望彌洽，袞繡旋返，斯人蓋翹企而俟。嘗論平居少事，從古難于用賢，恐懼之求進若實諸懷者，其必然之理矣。如不得已，甲兵糧食猶可隨急取辦，所深患者，無才之用耳。世以居閑當事比之棋弈，動民于靜，故謂當局者迷。頃張魏公在湖湘，天下意其知人必富，起無應時之用，物望闕然，勲業聲名隨輒掃地。某官碩德重望，爲世尊仰，謝事高舉，安得翹然于世，縱公兼忘天下，天下將即公矣。均逸居閒，無非暇日，是可益懋經綸之業，稱量人物，茲也其時。無求備于一人，此周之所以收八士之用。近來責人太備，掄材不審，位實乖迕，故不聞有適用之才。某以爲從古才難，何但今日略其所短，誰無一長？絕利一源，則雖聾瞽之人，視聽猶十倍之。蓋以驅羊而使，堯舜曾不若一小童。韓滉掌鹽鐵，時有故人子上見，滉命之飲，察其才無所堪，然而終席身不動搖，未嘗旁睨而語，使典門禁，危坐府門，而卒吏無敢擅出入者。用人如此，世寧有棄物邪？今誠收錄賢傑（二），它日隨才之用，將無適而不宜。古之良醫所以收治□之效者，以其蓄藥良備，且知所以爲方，起死之功，初非一日之積。蓋如牛溲、馬勃，皆素有之，雞蘇、豨苓有時而帝。事之闕用，乃見其窘，然則藥籠中物，儲蓄可不素邪？相公稱物觀人，近同衡鏡，而某又言之者，實有望于勉之吐握之勤，惟幾常以自廣。二聖凝行如此，公豈久外者邪？宰相職在命官，上而正君正國，進賢退不肖，下攘外侮，以澤天下者，非人無自集也。旁觀者見事常審，某何敢自謂之知？起爲蒼生，直庶幾于大人君子而已。伏惟鈞慈少加軫念，宗社生靈之福也。某

有言狂僭，似教大匠之斲，不敏之責，亦惟寬而察之。某歸自武昌，及今正三歲矣，雖窮居閭閻，曾無官守之責，得以修理舊學，良有樂處，然而子姪皆已及冠，食指猥多，伏臘不供，久無祿食之助，而金華官次尚兩年餘。爲吾有殊殊若可累〔二〕，然思世蔭，即不我逮，蓋未能無妻子之畜，以斯自處，亦聊可以安貧。雅辱睠憐，故敢道其蹤蹟。末期承望几舄，伏乞爲時爲道，保合太和，願俟衮衣之歸，慰天下望。《浪語集》卷二二。

〔二〕收錄賢傑：原作「賢傑英錄」，據四庫本改。

〔三〕「爲吾」句：四庫本作「爲吾者殊若可累」。

與汪樞使明遠書 三

拜違履舄忽三見春，引領崇墉，如隔霄漢，迺心瞻跂，朝夕以之。伏自分正別都，嘗一奏記，行李中止，弗克上通。後承牢讓機衡，又憑叔祖侍郎便行拜狀。旋聞琳宮得請，復因洪丞相婿許教授，僕附問。起居既邈，不知浮湛，府第逾遠，家貧不辦遣力，有同自絕恩門。略其迹而察其心，或庶幾乎雅量之兼容也。即日炎夏鬱蒸，共惟弭節維藩，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竊以宛陵古之重鎮，于今輔郡之雄，比朝重臣然往均佚茲地〔二〕，是來開府，禮則宜之。雖然，贊相彌綸之才，誰踰公者？

剖符尚爾，豈聖時求治意邪？袞衣之歸，想不遠伊邇也。某輒有淺近之說，敢薦几格之前。嘗謂于民爲親，莫如守令，令職卑賤，制不由己，爲民夏屋，惟守能之。故自出鎮大臣，下至銓補之吏，雖官有貴賤，其爲守郡一也，撫字之職，寧當有二事哉？邇來貴人守藩，移于崇高之習，養重絕物，比比有之，平易近民，所未之見。責以吐握之事，則古今異世矣。夫自處太高，則下情無復上達，不與物接，則于利病何所聞知？是故小人得以蒙蔽爲姦，發政動多過舉。人情赴愬無所，則怨謗之所生，使人不以君子之道期之，豈惟處己之過，民社之寄，寧不負所託邪？樞相出視六師，內顯樞轄，待人接物，尚乃溫溫其恭，以此偃藩謙尊，可想而見，卷卷之望，猶願常以周公自廣戒于諸公之作，則下情盡而百事理，小人無以阻間于其間矣。比年理財諸公，設爲奉上之說，侵漁至于竭澤，郡縣習以相高，至民事則緩之，殊失所謂奉上理財之意，爲國深計，可爲憂之。所賴名臣力變澆俗。嘗論下苟信服，財且不勞而辦；居上而能節用，此理財之本也；即哀斂以充谿壑之用，亦何庸窮盡哉！某前拜番陽稟日，嘗以平居無事，可以收拾人才，溷瀆聽聞，不知果曾達主記否？今日廟堂又與前異，人情疲于金穀之間，則于其它執不暇講。樞相名德兼重，夷夏聳服，揆之事勢，寧久外邪？在藥籠惟幾多所采納，以待適時之用，立邦家之基。某不勝區區大願如此，非公至誠好善，某亦何敢切切怛怛至于邪？《浪語集》卷二二。

〔二〕「比」四庫本作「非」，「然」四庫本作「無」。

與汪樞使明遠書 四

春間便中伏蒙答賜鈞翰，如侍函席，忻如之何！然惟丹丘請違，忽復六歲，引領墻仞，有同川流百折而未嘗不在東也。竊聞士夫之論，謂所以治宣城者，威而不猛，和而不流。今吏之良，已不易見，大臣出鎮永有譽者尤爲希有，孰知政所自出？蓋非衆人擬議所到，大賢居之固裕如爾，非徒下吏私喜，社稷爲有望焉，甚幸甚幸！即日仲秋鄉涼，共惟黃閣燕清，宜民豈弟，天相神佑，鈞候動止萬福。某樗散之質，曾無毫髮所長，固已絕意改官，夢魂亦所不到。蒙恩召對，冒榮京秩，顧惟學術淺陋，而于應對進退尤非所能，無以感悟天聰，祇增媿惕。實王樞公明之舉，其爲睠憐推挽之賜，有所自來矣。中心銘感，何日忘之！然而待次六年，典質以濟，之官就道，承命于行，欲進趑趄，退固不可，不免走介情告政府，求終金華之任。遂自富春捨舟，問道餘杭，寄家延陵，以就親戚。辭不見聽，黽勉此來。叨竊覲顏，厚如重甲。蒙恩補縣，諸公雖以闕許之，然殊無闕可填，又須數年之待。幸脫選調，言之如無厭足，久貧失祿，亦茫然未知糊口之計。前此精力盡于作縣，其可再乎？冒昧居之，曠敗無疑矣。夙蒙愛憐，敢訴胸臆。某是來皆荷諸公前席，察其人物，極一時之選也。天下重任，要須擎天之力而後可辦。王樞雖有大志，朝中號爲得君，以某觀之，未必然也。王能奮然撥去常俗偷安之計，頗及邊防備禦，羣吠所怪，至以用兵迎合非之。微扣其端，不爲無意于戰。某嘗謂以中

原爲不可復者，不明乎古之道；以爲便可復者，不明乎今之勢。紀綱未振，人才未富，孑然孤立，人主未相傾信而能勲業成就，古未之有。國力如是，其能濟乎？某雖嘗告之，言輕終恐無益。樞相賓主道洽，能爲天下發一言乎？某比者竊聞力請真祠，喜于進退有禮，章不再上，當有說也。衮衣不歸，而久居輔郡，雖未害于君子之度，不若以義命爲斷，使天下有睹焉。仰知道德之存心，故敢贊以決也。道途之說舊相以憂去者，殆將有奪情之命。惟今中鼎虛位，負物望者無踰樞相，乃睠在彼，似非人力。待命相而後請，必恐涉于浮議，期於必得而去，自無嫌也。狂瞽之言，惟所財擇。云云。

《浪語集》卷二二。

全宋文卷五七八五

薛季宣 一二

淮西與周侍郎必大書

某去歲之秋趨召京邑，以未朝謁，諸公都未克見。侍郎初無一面之雅，何所聞見，先枉車騎臨訪逆旅，強相拉拭，延譽于諸公間，留官中都。惟此之故，以門庭之清峻，某日被延接，又愛之如手足，視之若交朋。洎假節之行，凡所以爲忠告善謀者，無所不用其至。啓途之後，非惟室家日被存撫，而蒙念慮羈孤之跡，賜問朝夕相繼，雖古王公待士，何以加此？交情之厚，殆未之睹。某小醜，何足當盛意邪？自愧妄庸，曾乏一言之助，慊焉內顧，負負何言。自齊安奉書者還，伏領回教之後，嘗三附置拜狀，皆不克關聽覽，兒姪以都不知台旆所往，盡留之于家。某雖有承問之心，亦不克知所寄也。旋聞去國，兒輩遂不及送，聞之惘惘，宜蒙不以怠慢責之。伏承出處之道，綽綽有裕，其視近時名流尤更合節，不敢有姑息之愛，敢以爲賀。雖然，晉公去矣，如蒼生何？某碌碌疏賤，甚恨不得

追逐衆君子後塵，然亦不敢輕躁動歸心，即數月之後，遂當求一外補。京官俸薄，非私計所便，淺中狹量。詎宜久在都輦？獨行踽踽，復何聊賴？但苦無人借助，有請之爲難耳。齊安、合肥賑糶，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戶，餘雖萬計，皆客食主家，在民猶在官也，用度方窘，復不欲強收之。壽春有歸正數百家，十年請佃，不得不免括取包占未耕田畝均給。取彼予此，在土人能無得失之患，而亦不可謂擾，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不識台意以爲如何？某本擬中夏東歸，近又得旨覈實二麥禾稻，略無可以稽據，不過取其稅籍考之，文具之事，雖有所不免，然在誕謾之喙，誠有不可罔者。此外別無可著手處，只得爾也。諸郡文書略皆來集，季夏上澣，或可東泛，恐欲知此端緒，故詳及之。不能推廣主恩，媿于期望多矣。傳聞旌車已歸廬陵甲第，故因景望便郵伸問啓處，庶幾必達，不暇卹浮湛也。令弟光膺召節，伏惟歡慶。某未被斥汰，尚可求侍都輦，尉懌之至，台眷上下，伏惟均受繁衍。《浪語集》卷二三。

與張左司枏書

即日秋氣澄肅，伏惟徜徉閭閻，台候神相萬福。某先君右史、先伯待制皆受知于先正忠獻，致位從班。辛巳歲，某備縣鄂陵，伏遇元戎即鎮金陵，得迎拜于蘆洲江步，時已昏暮，伏蒙略去貴賤等威，賜之坐席，溫言慰藉，詳問存沒，區區感戴，鑑寐不忘。伏自忠獻薨背，某僻在海濱，都失奔

問，徒切慊然。比年待次毗陵，日聞左司以道學爲諸儒唱，告猷悟主，幾振吾道，非獨爲先世私喜，實爲善類公慶。某方辭審察之召，雖恨不得摳衣几席，而友朋陳君舉輩仰荷予進，獲聞至正大中之論，所幸已多，且蒙不察其愚，乃欲力相汲引。某自顧觸藩之久，懼涉其怪，又貪承教，去夏遂謀入都，以欲一見。鄭景望吏部取道宛陵，忽聞出鎮宜春，行次茗水，亟與林擇之秀才疾走吳興郡下，至則鷁舫已西到都，乃知謀過義興，枉道臨訪，差池至此，彌更惘然。合并之難，一至于此。然而千里明月，奚遠近之拘邪？某自去秋中備數京輦，雖與伯恭子充親洽，然以人情益薄，不敢顯白相從。到官之初，一謁當路，是後弗敢復見。至前忽蒙假節淮西，恩恩徑行，以臘月中旬至部。江饒流移，既已賑之無及，而淮北歸正，無非守將之欺，小人黨與強盛，不敢顧身，三以實聞，僅能實之于理。過元夕至江浦，始與趙帥俊民收流移之未業者，爲官莊以處之。齊安二十二區、合肥復三十六圩之舊，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戶；其餘土人招爲客戶，無慮數千。人情不欲聞，官所籍止三千五百戶，主惠至渥，不能有所推廣，不學無術，臨事乃知其累。所甚爲朝廷歎者，荒田蕪于包占，經理害于無謀，歸節之際，不敢一毫隱也。聖恩過厚，職秩皆蒙超次之除，還都百緒一新，進退方谷，偶吳興闕守，驟蒙中旨之授。用踰其分。誠劇畏悚。而在一身出處私計，雖自爲謀，不過如此，然而近圻名郡，千瘡百痼，甚非綿薄之所宜居；況又蹤跡見目于人，危如秋葉，吹竽鼓瑟，孰非孤露？未知所以善後，惟在我者不敢不勉。是外付之造物，人事詎易必邪？念未參識，宜當道術相忘，竊思記問不通，人情有所不可，輒盡底蘊，庶幾有以察之。復念古今異時，變態萬狀，謂非在己無惡，無必于人，用能觀

感，化服異端，會將有濟。騰口無益于事，祇招謗訾，適以害道甚矣〔二〕，要當深思密用退藏，是乃待時之計。鄙見如此，不識有取于斯乎？辱以聲氣相求，無惜鞭其不逮，至懇至祝。某復有少稟，先正幕府所繪被邊形勢，頗得表裏之要，輒欲就乞傳本，以廣未聞，人旋得蒙垂示，甚幸！台眷上下均受如山之祉，澗中有可委者，無巨細辱示。某去就之誼，未知當作何處，且欲爲卒歲計，不識可乎？可以警其愚，萬乞疏示。承晤邈未有日，敢祝加餐進業，行以大學，光明于時！《浪語集》卷二三。

〔二〕甚：原作「有」，據四庫本改。

與朱編修熹書

某永嘉之世，先子舍人嘗從文定胡先生學。某少失怙恃？世父哀而字之。未冠，世父亦亡，迫于婚宦，家學淪替掃地，非復遺餘。竊不自量，念弓冶之將墜，痛策駑鈍，料理書業。雖夙夜兢兢，惟憂間斷，其如天資凡下，易爲廢闕，狂奴故態，每每投閒而作，自治不給，乃與事物應酬，方寸勃蹊，動輒傷事。士夫喜以目聽，謂之曰能，豈不自知，但無可入耳。思得有道取正，俛俛然未知所之。竊聞講道甌閩，作成善類，鄒魯之教，西洛之學，彷彿尚猶見之，正始之風，何意復聞于此，喜幸喜幸！所恨一官匏繫，願摳衣而求教，未能也。飢渴之況，未足形容願見之心，久欲奉尺一之書，

疑于無因而至。念托士夫之後，盍以聲氣相求，必識面而後交，歲月不吾與也。鄉人鄭郎中景望，某所畏事者，林擇之學于門下，嘗與之進。景望辱知遇矣，某過景望，因獲交于擇之，擇之弟擴之見訪吳興，自言亦門下士，不因其歸，求教幾自絕爾。在禮，士不介不見，茲某庶幾焉者。琢磨之賜，繼今方有望焉。某不自詭交之淺，敢有謏聞之獻。伏審明揚昭代，屢賜弓招，引義牢辭，不忍屑就，此固足以廉頑敦薄，誠近世所無有。區區之見，竊有所疑。仲尼出處周旋，某謂盡可師法，他人過與不及，以爲賢則有之，曰可通行，非中庸之道也。居身過厚，高目斯人，不一援手拔毛，此遜世絕俗之士，意非執事所與。今百姓病矣，惟明于醫國者爲能再生之，聖人于魯定、衛靈，未嘗不切切于遇納，約自牖要，非一日之積，必若伊尹之學，恐不可以望人于秦漢之後也。某守身不固，已失足于時矣。通記之初，乃效鄙夫之見，取予皆未必，是尚須察而聽之。必不可爲，徐去非晚，伏幸念存。湖學權輿于胡安定，本朝人物之盛，由來造端于此，今也齋室如故，流風泯滅。某假守無術，日夕疲于期會，困于鞭督，雖戴星出入，曾救過之不暇，教養之事，未遑議也，未知何以處此？準幾不屑教誨，或能黽勉從事，尚有補耳。何當覲見，一洗我心。伏祈進德惟時，頤養蒙正，以斯道光明于世。

又與朱編修書

即日新春尚凜，伏惟養蒙黨里，自天祐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仰德之高，聞風之說，于今蓋有年矣，目無因而前，無介而見，有所不敢。去秋林擴之見過，具道其兄擇之，不以某之庸不肖，亟以姓名誤聽，且蒙誘掖之意，以故忘其愚且鄙也，輒冒貢以尺書，仰蒙大度納汙，不見誅絕，教翰寵荅，慰藉癰卷。自顧何人，奚以取此。感媿之劇，未易名言。誨喻諄諄，仰見嚴于出處之際。某滔滔昧進，固不足以知此，然而仁人蒿目，其將如蒼生何？將毋有莘之耕，必待禮而應也。某意無可無不可，不猶愈于甚邪？想惟不拔之潛，決不以狂言動。愚見如此，其敢有隱情乎！丐一思之，勿以人廢言也。下問湖學，其興廢之所由來，誠如高旨。甚可惜者，異時作人之地，今爲利害之場與刑名之習耳。慶曆所取，則今學規與夫作院制器之法，故府焚于延火，求之略無可證，詢之耆舊，亦無存者。惟聞學之齋館與伸道、義勝、澡德、誠明四齋爲安定舊名，餘不可見。時雖分藝以教，蓋初不以名齋，士雖學書，不廢騎射琴瑟。今齋館中射堂尚存，泮池之旁猶有樂齋之目，門人之盛，後皆饒名《登科記》中。學中舊存當時賜書與孔子、伯魚畫像，亡軼殆盡。比方略整齊之，此外無傳，可爲傷歎。爲之師匠，某何者而辱望以此邪？然與朋友共成之，不敢不勉，方懼罪斥，詎能如所欲哉？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乎章句誦說，校之近歲高明自得之學，其效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真確實語也，某

何足以知此。蒙誨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佞；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說邪？昧者盍少思之。嘗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灑掃應對進退，知其說者徐仲車爾，餘子類能有立于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詩以宰相期之，特窺其緒餘耳，成人成己，衆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滯于一方，要爲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冊，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待辨而章矣。民之秉夷，向也明于西洛，今焉泯泯，舍門下其誰取正？傾困自獻，庶幾擊而發之，毋惜鑪錘，痛加棗籥，尚祈階以有立，免爲小人之歸。此區區所望于下執者，萬丐哀而藥之。《胡先生言行錄》、《范淳夫集》謾備藏史，輕瀆至媿，程《易》、胡《易》郡有模板，不敢獻所厭飫。林擇之書以浼門吏，丐求端便送之。《浪語集》卷二三。

答尤溪石宰塾書

某僑寓延陵，獲聞武進之政，與朋友交，又知淵源之學。悉臨下之有本，恨承望之未階，顧無因而進前，不敢造次修記。林擴之見訪遠勤，先賜教畢，承撫謙之過厚，蒙期待之非宜，退省其私，灑然汗背。某不肖（一），嗣先人之遺業奪于急祿，舊學委地，雖日勉加淬厲，如頑頓何！若新安朱丈、張南軒、呂博士之賢，皆無待而興者。某且不敢望其涯涘，迺以諸公望之責之，共還濂溪西洛之風，

何可當也！左右以聲爲律，擬人必于其倫，某豈不自知，猥欲寘諸爐炭之上。荷眷雖厚，然非愛人以德之意也。尤溪雖遠，得賢者父母之致士興賢，一方幸甚。某將命亡狀，曾無毫髮之補。叨冒重沓，遽有雪川之命，力小任重，未知攸處。湖學國朝人物所起，惟故館在，未知教養之道，殊無術以興之，有可警督其愚，無惜規誨。乃荷方今善類牢落之甚，如執事尚淹遠邑，某不幸失足，知曠敗是虞耳。何當承晤，寫此願懷！別紙之多，非我輩往來之禮，不敢遵也。《浪語集》卷二三。

〔二〕肖：原作「省」，據四庫本改。

答沈縣尉煥書

道周之別，轉首更年。緇染京塵，日蔽綦塞，思挹清風，一浣濯之而不可得，鄉望當如何邪？比者于交游間備聞學力甚進，議論日新，駸駸焉純亦不已之風，覺我形穢甚矣，健羨健羨！何當覲面，以釋羣疑？某自去八月在都三月，不見當路，始者意若相向，自是浸覺已疏。至日後使淮壖，至則冬杪，才力短淺，不能推廣主恩，況已後時。流亡漸定，過合肥修築三十六圩之舊，齊安置官莊二十二區，來者哺以路糧，至者處以廬舍。牛具之給，種糧之賜，計費緡錢不過二萬，米六千斛。二郡仰賑糴者，通不滿七百家。大姓以傭客徠招餘三千五百戶，前此轉徙襄漢與復其田里者，不知幾萬家也。

所立祇此，言之可笑。主上過相期望，再被超躡之寵，氣不及定，剖竹吳興，受之不辭，可無慙色。茲蒙警教之辱，尤益靦顏。顧淮甸時有所發擿者，所論薦往往任心而舉。惟功罪之所宜，不知其與貴要背馳，憤悻之甚。歸對之際，竊慕詩人「詢謀諏度」之旨，循行所見，具以實聞。縱論及于蔽欺，爲此大怒，適當一番遷改之後。獨行覓覓，方擬求補外于二三月之間，庶無潔去之迹，主上不察，遽以輔郡處之。得之如昇仙然，其暇他顧。諄諄之喻，極荷愛予，此事景孟固嘗言之。妄意今日朝家不可謂弱，正患衆人蓄縮，賢者自處之高，以故狂妄之徒得爲欺誕，國勢日以微削，須得天下共維持之。觀于孔氏不復贖人之譏，以爲不當形迹之累。是雖入于自恕，猶幸君子識之。吳興浩穰，然實空匱，其不可問。都鄉互有綿薄，處此自知手足之露，將重得罪，不知何以救之？某惟喜讀書，深不好米鹽細故，爲郡則當反是，不得不勉，雖日強加鞭策，如不進何？湖學經始于胡翼之先生，今惟齋館在爾，本朝人物權輿之地，文獻無足考者。年來法家之學却有師傳，士大夫之家知習此爾。狂瀾既倒，未知所以回之？更須日月圖之，不可則已。儻未罪斥，尚望爲我籌之，不徒惠此一方，所關端不細也。《浪語集》卷二三。

答定遠于宰倣書

某向者僑遇延陵，竄迹農畝，士之賢者都不克見。比來假節淮甸，環走三千里，經城邑以二十

數，雖識見愚闇，不足以知當世士，然求長人之吏，有以獲于上下如左右者曾未之得。自至封略，得左右之治于民，得左右之才于郡，意謂非苟爾也。方將退而察之，旋返借途，伏蒙采聽之過，示以長牋，發語驚人，術業純正，熟復降歎，不能已已。洎安承教，備盡條理，到合肥郡以語方帥，幕屬同聲交響，如出一人，乃知天下未嘗無才，亦不在遠。蝸宿田里，失親炙于數年之前，爲可尤者。然所獲亦多矣，惟是學業蕪短，既不足以仰當期望，恩恩竟決，奚寫我心？以左右之力之賢，見諸小試，已有滔滔不窮之勢，加之好學不倦，不恥下問，某且將北面，乃欲有資于我過矣。古人之學，固非俄頃而可效，大抵文章之煥、事業之偉，無非由此出者。才者時乎出入，要非根本中來，不有見焉，非基德之具也。心之精微，不能宣之於口，纖煤寸楮，將何自而陳之？某匪曰能賢，每思益友良朋誠不多遇，辱許之以交好，覲共由斯道爾。請違逾半月矣，嚮用何如？置中祇被劄誨〔二〕，仍示圖經石刻，珍荷。某已分遣人督促諸郡，只待文書之集，便謀歸計。儻逃罪戾，天申節後遂到濡須，不過季夏東矣。方賒面命修報，徒有依依。《浪語集》卷二三。

〔二〕被：原作「彼」，據四庫本改。

答陳同父亮書

某自戊子入都，得左右之文于景望四三哥之舍，于四三哥、王樞使聞賓從之學業氣志，每以未及識面，聆聲欬之音爲歉。及趨召道宛陵，四三哥寄朋友書二，其一左右，一君舉也。洎訪舊知于學，則聞二陳之名籍甚。京師旋沐，從者訪臨，獲親名理之益，從知名下之無虛士。諺非虛語，私以得與從游爲喜。已辱開懷傾寫，臨途要無可道，然而別不及面，寧無惘惘。被教敬審，即日冬序正寒，溫侍有相，尊候萬福。學官秋試，遂遺賢者，士夫不能無恨，得失有命，時運故應然邪？鄉使舉無留才，則何以爲造化？但在我本無患得之意，未始低頭就之，則吾同父之失，較之君舉之得，亦復何愧。沖天驚人之軒奮，豈有遲速間哉！體用之誨，備認高旨，某何足知此，然不敢以不敏而罷。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疑若可識，卒之何者爲體，何者爲用，即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埒，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內，昧者離器于道，以爲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耳，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曰且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言之也。

以同父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隱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上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之于事者，無非小知謏聞之累，未可認以爲實。弟于事物之上，習于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無偏」，《大學》「不能其正」，真萬病之鍼石，獨無意于斯乎？某非曰能之，冀共事斯語耳。葬議甚遽，近過伯恭不遇，尚須續報，誌銘某豈敢？何故舍四三哥，發潛德之幽光？某愧焉多矣。妥齊銘文本欲相名如周公之與《君奭》，君舉以爲《君奭》王事；表德，朋友之誼也。名近師道，有所不可，不然，何惜一換？試更思之，某碌碌素餐，強顏留處，于朝家亡毫髮補，未能決去爲愧。同父望以世道，譬如覓金于窶者，何不知我之深邪！輪對當在來春，只等一見後，求外補州縣，差可及物。尸素欲何爲哉！不足爲人言之，恐欲知何所向爾。《浪語集》卷二三。

答石應之

宗昭書

古人以小學訓習童蒙，皆大學之具也。大學之道，但神而明之爾。小學之廢久矣，爲大學者失其養心之地，流于異教，不過空寂之歸。開物成務之功，宜無望于賢者，但令良心不泯，天理豈外于人邪？反而求之，莫若存其大者，積小以成其大，是又不可忽也。惟能平其忿懣恐懼（二），好樂憂患，復六情之未發，心不失正，良知良能其何遠之有乎？用之讀書，用之正身，用之事物與人皆是物也，

非能洗濯心源，蕩除舊習，滌去小智之鑿，全吾天之聰明，塵垢隨生，猶未艾也。孝悌忠恕，無非發吾誠意之中，況小者乎！況庶物乎！《帝典》以「聰明文思稱堯」，《洪範》「思睿作聖」，《書》不他道，曰「欽」曰「敬」而已，無小無大，是爲得之。第能用志不分，則精義入神矣。某學雖不足以知此，嘗聞諸君子矣。素絲何告，願無以人廢言也。《浪語集》卷二三。

〔二〕「其」下原有「謂」字，據四庫本刪。

與喻郎中樗書 一

去歲抵城闔，兩侍座席，重蒙旌車臨訪，雖得承奉音教，寔獲我心，而恩恩拜違，益深快罔。旋歸村落，不敢以無益之記塵溷主書，妄意當然，非敢慢也。斗山之仰，三秋何足多邪！某有愚見，敢瀆聽聞。故丞相安邑先生忠獻趙公，前輩冠冕，扶危定傾，勳在王室，不幸遭罹讒嫉，放死海嶠。私史之禁，仿佛焚書，告訐之風，不幾削跡，公之功業泯沒殆亡傳焉。近鄉人陳傅良秀才識其孫于新昌，訪以遺書，得公自爲墓誌，獨書遷官次第，問其事則不知。劉東嘉夙掌著作，時述名臣傳，求公行事，一無所得，憤憤之極，拊几而歎，爲名流嗟惜如此。及今聲迹未遠，故老仍存，簞而錄之，尚可十得四五。因循愈久，將甚于今，後人指擿先賢，必有任其咎者。伏思當時人物，惟郎中丈及徐侍

郎、胡侍郎、汪尚書四人寔爲耆舊。汪、胡後進，無易郎中丈及徐侍郎者。自丞相公去國，先大夫與時宰廷爭，得疾下世。士夫爭逐時好，挂冠而去，惟郎中丈一人。忠獻之薨，無敢會其葬者，郡吏承望風指，至用私釀逮捕忠獻家人，郎中奮不顧身，不遠千里，臨哭其墓，時宰爲問，以寔告之。于忠獻公可以爲無愧矣。竊惟伊尹之事，非皋單莫能訓；問禮周室，舍伯陽父將安之？忠獻出處之詳，譔而述焉，附見諸公之事，繼沃丁之作，接柱史之告，其惟郎中丈泊徐侍郎乎？有如尊年倦于簡削，汪尚書老于文學，其婚也。又嘗爲忠獻公所知，足可與共成之。唐韓退之、柳子厚與張睢陽、段太尉，初無雅故，尚爲傳益其傳，上逸事于史官。古人之于前賢，懼其埋沒乃爾。忠獻于郎中丈知己，其何辭乎？某方貽秀州鄭伯英判官書，屬以此告徐侍郎，尚幾一二老成存神故實，慨然直筆〔一〕，俾後生有述焉，其爲訓益來世大矣，不識台意以爲如何？云。

鄭景元書屬以語徐侍郎者略同。但字君舉賓之爾。「必有任其咎者」之下云：「伏思當時人物，惟侍郎丈及喻郎中、汪尚書、胡侍郎四人尚無恙。郎中疏矣，汪、胡在一時爲後進，公所尊重，無易侍郎丈者。昔先大夫與侍郎丈俱爲忠獻公所知遇。忠獻鎮東浙，侍郎不旋踵又去，先大夫爲忠獻稟目，字侍郎曰：『稚山去矣，某其可留！』因與時宰廷爭，得疾還舍，遂棄諸孤。思之痛心，不忍復道。竊惟伊尹云。倦于簡削，知府固大手筆，足可口授書之云。某于侍郎爲通家子，外舅孫帥亦與侍郎父子厚善，某皆曾參拜，然不敢率然冒貢函書，懼無因而至前，重得罪于門下，因見爲以愚意白之，所望老成云。」

《浪語集》卷二三。

〔二〕直：原作「則」，據四庫本改。

與喻郎中樗書 二

人還，祇領報章，辭情諄復，忠厚之意，形于外言，感服歎歎，書不得宣。某晚生，不及多識前輩典刑之訓，于老成人見之矣，甚幸甚幸〔二〕！稟日見賜，非所以蒙簡牘章程。抑損皆過，將由事父之執未至謙尊，所以督教之也。反復榮翰，愧汗亡極。即日首夏云。某昨者不自揣度，竊不自知其後進，大懼忠獻公風節蟠準天地，隱而未見，後生何述？伏見郎中丈人與先大夫一時諸公俱爲忠獻知重，知公之事爲悉。自先子歿，忠獻諸公相次淪謝，郎中獨享高壽，意天之未喪斯道，欲以載述之事託付于郎中乎？以故竊敢薦言，所願及時有所記錄。伏蒙賜報，忠獻家禍皆得之而未詳者，茲乃備見首末，讀之涕下。天不相道，一何至于此極邪？條例盡能如此之詳，忠獻諸公爲不泯矣。意者郎中有所撰述，未欲顯行于時，某竊謂不然。書之流傳，常苦不廣，孔氏兼藏屋壁，孫盛播之海外，然今六經晉史尚多亡佚，況密而不出邪？要在傳信闕疑，使聞見之所及者有所攷問，以信君子之道，但不至如崔氏《國紀》之過，則僂子何恤哉！萬幾以身任之，毋復多讓。勿輕付人之戒，蓋謹之也。雖台意爲甚慙，某小子何足爲輕重乎。每思舊事散落，天下非得當時故老各記所聞，諸公施爲必多遺闕，矧惟事有本末，難可厚誣。司馬謗書，何損孝武；李衛公操縱中人之術，寔自牛、李之黨書之。某以謂

雖非其人，未足爲害。名志世不多信，若晉文靖謝公，有碑無文，益足以見其賢。前事之非，何足靳也？小人之見，不識台意以爲如何？何當摳衣几格之前，細論此事。居貧難動，徒罔罔爾。友朋見過，乃吾人之常。傳言過當，至于上達聽聞，吁可怪也。某茲冒恩寵，游蒙命召，寔資誨飭揄揚之素，知愧知感。顧惟學術淺陋，前既亡補，受爵不讓，迄今慊焉。人不加賢，頭顱可見，而復貪榮舍義，所不敢也。已告廟堂辭之，期于得請乃已，未繇云。

《浪語集》卷二三。

〔二〕甚幸甚幸：原作「甚甚幸幸」，據四庫本乙。

與喻郎中書 三

間者遣力入都，附拜函牘，其歸，值都騎方出，不復留俟，寂不聞問，又兩月矣。念欲扁舟圖侍函几，庶款名誼，求厭飫所未聞，屬以卧病彌月，方且力辭旌命，而仙邑當道，又里之重臣，方承顧遇，嫌涉瓜李，未果如願，悵快殊劇。沈上舍便，伏辱台翰存撫，慰懌交至。忠獻遺事乃蒙惻然軫念，斯文之不喪，繫丈人是賴。生能一其朋類，歿乃紀其德業，雖忠獻去國，不能盡公之用，端不負知人之鑑矣。承許博謀詢訪，廣記備言，真古記之法，必使一時遺落，乃爲盡善。金陵猜間，似非人力所及。其初，忠獻不能不疑此老，而門下士多不謂然，雖忠獻持之甚堅，然不能遂。平江過闕之

際，先大夫知其心隙，嘗諷忠獻，不果從也。又正人不能得之秦氏，豈非天邪！某曩在閩嶠，聞忠獻之南，以嫌雖不入城，當時黨禁未嚴，泉又福之支郡，二公交情于此加厚，乃今知丈人之力，不勝欽歎。嚴州頗聞留意學問，未之識也。汪尚書補外，吾道爲有光矣。然善人繼去，將如蒼生何？某本以興化薦召，如聞相期太過，有非力所能任者，故辭之，似今不當復行，幾得請乃已爾。俟聞報罷，當謀趨侍矣。即日云。

《浪語集》卷二三。

與沈應先有開書

君舉相見所談，謂何得無多過其實。大抵愛之不知其惡，何容盡信？諄諄之諭，何敢當也。某所行天下，閱士多矣，好善篤，信道深，求如吾應先者曾未之見。然而以此見望，近乎不知而作。夫人未能爲己，安能爲人？某之自爲若何，其何以承盛意？然聞責善朋友之道，于此不當有隱，又不知野芹遼豕，不見笑于大方之家乎？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淪入虛無，下者凝滯于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王大經，遂皆指爲無用，滔滔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爲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說誠服，得之觀感而化乃可爲耳。此事甚大，既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于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于入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之意，學者于此從事，思過半矣。顏氏之子，其過與怒，寧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法守之事。此吾聖人所以異于貳本者。空無之家，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知所謂不貳者爾。未明道揆通于法守之務，要終爲無用。灑掃進退，雖爲威儀之一，古人以謂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間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冊」，「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亦何用？有如未辦澡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小大，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于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燦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事非筆舌可道，而言之不無羅縷，遐不謂矣，政須體悉，不足爲它人道也。喻丈書承寄示，甚感。遂能不廢芻蕘之論，尤見前輩忠厚之風，前事賴以有傳，非小補也。鄉聞彼知舊聞有《方輿記》，望爲經營一借，如不可則已。之君舉，見告藏室中有《越絕書》，未之見，曩得其一二事，未詳始末，輒欲求假，一尋繹之。師友之目，鄉來朋友間嘗有見被者，其知非是則亦已矣。相知不在相奉，置人于鑪炭上，非所以愛之也。毋以驚世駭俗。嗣音尚爾，敬當回納，勿訝。某比以莆陽薦召，雖辭不得命，今不可復去矣。尚遲報罷，專圖一見，既所欲言。《浪語集》卷二三。

與趙漕書

某聞一言之道，不以人之無言而廢其所當言，亦不以身訥于言而默其所難言，在人之爲言無所苟而已；矧茲民之休戚利病結于下而弗達于上。有真儒當道，宣王化以風風俗，言之者無罪，而又能救其災，若居令之職，以身訥于言而默其所難言，廢其所當言而從人之無言，使民之疾苦不得一聞于上，而求息肩于下，是亦何假于令？爲之令者不亦名教之罪人乎？斯某所以竊不自量，而敢言于執事者。湖右瘡痍甚矣，武昌又其甚者。遺民千戶，非流移轉徙，則兵荒盜賊之餘，偷生一時，鮮知本業。田萊不闢，何財之聚？旱乾水溢之患仍歲有之。令失職而行者踵相接于途，知安集勞來以稱明天子之德意者，茲邑所罕見。比年戍兵屢勤，蹂踐弗堪，重以大治戰船，作屯營于二千里之外，耕男遠役，紅女下機，二稔于茲，不少休息。而又鼠偷侵寇，生發不時，居草莽間、無聊生者。民羸若此，爲邑奈何？禮法政刑，所不暇及。某嵬瑣之質，于民事本非所長，方此效官，敢不自盡。而當凋弊窘急之次，束于簡書；撫字之心，廢爲殘暴；禮德之道，遷爲苛虐。民失依賴，夫奚告哉？茲幸自天，恭遇某官執事以憂民之心，副裕民之寄；施不忍人之政，充博愛之仁。弭節之初，究求民瘼，歸仁美德，諒人皆有之，告病以民，恐未有陳于執事之前者。雖執事之賢，下車伊始，民之困弊，何自得焉？可以言而不言，某懼不自逃於咎，不敢自默，廢所當言，惟執事推愛物之心，爲民深慮，藥其彫

瘵，使之休息，固執事愛人之實，非有待于猥吏之言。至于自快其私，取容于上，攘人之大利，以給公家之小利，存人臣之小節，而忘其大節，是近時淺丈夫之所爲事，在某非敢爲，亦不敢煩執事者之慮。瞽言冒進，惟執事幸察其心！《浪語集》卷二三。

與王彥恭經略耀書

某頃者試令武昌，伏承持節湖右，名位遼絕，勢相萬也。初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牖間半面之雅，庭參一見，即蒙禮異，教詔警策，凡可以安全之者無所不至。趨事之日雖淺，一邑之庇居多。既而台旆行部荆南，遂遷淮甸，道出境上，某適微恙，弗克請違，乃辱台翰撫存，告以方藥。未幾，浙西旋旆，獲于東坡江步一瞻台表，恩恩訣去，采用耿耿。繼于鄂陵知後吏處領所賜教墨，道左罕便，既不時報謝，于今凡五閱歲，而起居之間，不一通于記史，顏之厚矣，負負何言！自惟賦性迂疏，拙于援上，詒怒當路有矣，能見亮者，夫豈無之。其間亦有同舟遇風，權相成濟，利涉之後，勢合相忘，獨于門牆，初無絲髮之補。在官則帡幪厦屋，既去則恩意綢繆，非徒此也，又以無似之迹，爲延譽于士夫間。某非強交之人，台座又非有資于某者，睠顧如此，未之前聞，上論于古之人，或可以一二數耳。愚陋何以得此？言之增愧。然聞媚賢醜正，寔繁有徒，自分無以逾人，虛名適足爲累，兼恐上負知人之鑑，不可不察。知我足矣，何足爲人道哉！既沐愛憐，敢布以請。昨承開府番禺，倚眷方

渥，旋抗章高舉，竟獲成命。請祠之奏，遂能自出機杼，無所蹈襲，其言直而不肆，婉而成章，當有識者知之，衆人固不識也。東坡侍見，嘗聞君子餘論，以爲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君子羸爲君子，小人謬爲小人，仰知將以教督其愚，然亦有以卜知我公自處之地。獨善可矣，如天下何？世衰道微，士風骯骯，藩垣使節，其能不爲身計，稱股肱耳目之寄如台座者，不知其誰？適用之才，濟時之具，況不祇此。此何時也，而猶侍祠于外，得非明鏡冤于醜婦，抑厲揭淺深之計固當然邪？岳下雅多英雋之遊，今無改舊俗否？衡鏡平皎，所得當日富也。某里居待次，經涉四年，雖家徒四壁，日憂糊口之不繼，而單貧無事，得以料理書學，無當官箠楚患，亦足以爲樂。然性質凡下，既無簡書之畏，而狂躁之態，投閑復作，尤一身之累也。金華闕期在明夏，決曹雖事省于縣，而人命所繫，懼非智慮所及。矧時有難易，制不在己，每一念此，如負芒刺，益知浮湛州縣，今亦良難。台座政爲吏師，雅辱憐眷，有可見教，願與聞之。某雖下材，不敢不勉。自同衆人，敬以幅書通記，伏幸台察！《浪語集》

全宋文卷五七八六

薛季宣 一三

與鄭景望書 一

自聞拜佐著作之命，嘗一領教畢，并蒙遞示劉復之書，似非仲舉家奴台翰，恐未之得便。還又拜手札，尉感良甚。啓沃微意，略蒙見教，多感。思之，誠切時病。十寒一暴，何以哉？願勿以未聽而惜吾告猷之心（二），成所謂遠者大者；必不可進，乃謀鴻鵠舉耳。復之睽睽吾屬，此意良厚。某何物，濫吹竽于其間，似未之思，近于目聽而耳視也。夢叟方在艱棘，不可得而進退，忠父已決不爲赴調之計，然其才力可惜，棄之無用，有可致力，爲求試縣亦可，若使其人少得自見，雖未可以語通方，中道以臨民，事當有實益，剗治繁劇，寧能碌碌如我輩邪？祠祿彼固不屑取之，猶可與計資考，別難插手，則乞自爲圖之。巖老既熟其人，能爲之前却否？某告毋復寘之牙頰，必恐上累知人之明，中心豈不自知，何當註誤師友。胡氏表姪，一蒙與進，不能嗣造几格，此其好善未篤，甚乖乃父所

望。後復相見，丐以此意語之。彼家甚貧，頗勞應接。如有可就賓館，得爲宛轉經營爲幸。陳頤剛比相會，云曾屢拜書，都不揮答，何故？便閒望報以一二字，戒以事勿輕舉，凡百寬裕沈審，必令內外無間爲貴。君舉已罷茶院之會，見與其徒一二十輩聚課仙巖。嘗與之言，似乎成己工夫全未著力。勉之甚相領略，此亦樂事，但未知向去如何爾？下問淮壩設險之說，某知之未詳。《地網》所未之聞，張師言《瓦梁堰記》聞而未見。然聞孫氏割據，作涂中東興塘以淹北道；南朝瓦梁城塞後湖爲淵，障蔽長江，號稱北海。大抵淮東之地，沮澤多而丘陵少；淮西山澤相半，無水隔者。獨邾城、白沙戍入武昌，及六安、舒城走南硤二路耳。古人多于川澤之地立塘鄢以遏水溉田，在孫氏時盡罷縣邑，治以屯田都尉。魏自劉馥、鄧艾之後，大田淮南，迨南北朝增飭彌皖。今舒州有吳陂堰，朱光、呂蒙所爭皖屯也。陂堰，皖水。廬江有七門堰，劉馥斷龍舒水作。巢縣有東興塘，諸葛恪作，遏巢湖水。滁、和州、六合間有涂塘，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斷滁作塘于其上源。今梁縣界至滁揚城，晉以爲南梁郡，南唐于滁水上立清流關。瓦梁堰，有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而治六合。周顯德三年，南唐何延錫建言堰五十四，流不止，魚三州氓，海四百里，其實據天經、絕地緯，功未就而罷。景德元年毀之。天長有石梁堰，源出滁州，入高郵，爲樊梁溪。梁置涇州。高郵有白馬塘，塘阻三何溪。謝玄破都顏、俱難，李孝逸破李敬業處。揚州有召伯埭，謝安堰艾陵湖作新城在其上。裘塘屯，齊高帝建武五年遏艾陵湖立。楚州有石鼈塘，鄧艾作苟羨復屯。射陂，漢舊陂。洪澤屯，唐大曆二年與射陽湖並置官屯。射陽湖即射陂也。淮陰有白水屯，盱眙有破釜塘，鄧艾立白水塘，與破釜相連，開八水門。大業末破釜塘壞，水入淮，白水亦涸。安豐有芍陂，即孫叔敖所作期思陂，漢王景、魏劉馥、鄧艾、齊

桓崇祖皆脩復之，首受淠水，西道六安北界騶虞石，東自濠州之南橫石，水皆入焉，灌田萬頃。固始有茹陂，劉馥作。是皆古人屯田遏水之迹，其餘不可詳記。大要六安以東有芍陂之險，鍾離以東無非湖濁之地；西自皖，東至揚則多斷流爲阻。故自前世征役舟師，皆出東道。如吳邗溝、魏廣陵、周鶴河等，率資鄢水之利，南北所通行也。惟廬、壽一路，陸有東關、濡須、硤石之阨，重以陂水之限，東關恃東興塘，濡須恃濡須水，硤石蔽皖。淮南有兩硤石。此桐城南硤也。壽春硤石在淮水上。最爲險要。然聞芍陂可以灌壽，淝水可以灌廬。南唐何敬洙嘗復諸塘，不克而罷，其間必有利害，尚當詳考。前聞面對及此，心知其是。竊思如此力量，能辦如許事邪？如合、復之所上民兵之策，專以刺舉兵權還付方鎮，使之自治財用，多置水砦，以屯田民兵守之，有警得以發兵助護，如唐故事；民兵蠲復制度，略依陝西弓箭手法，秋田既穫，因就糴以實邊，始雖暫失少賦入，數稔之後，利當百倍于今。責任不專，則無可成之理。方今經制西蜀，以奪帥權爲是，此等議論，定空言耳。因問之及，謾詳及之。創水虎翼軍國，然似非國力所辦。淮南民屯若就，又于松江肄習水手，爲之重險，雖無水軍亦得，事不難集，在乎斷不斷耳。論經總制錢減額，竟是如何？舅氏方在版曹，可致力否？立後事久不報，衆甚苦之。近樂清縣括水死家田，不以葬送立後，皆欲官收，一歲州郡倣之而行。前日所陳，能爲營使之必下否？官政略皆如此，無廉恥者爭以數敝相尚，思昨所以語劉正夫者言，今驗矣。無端好與人事，亦吾人一病也。《浪語集》卷二四。

〔二〕惜吾告猷：原作「情吾告遵」，據四庫本改。

與鄭景望書 二

自令季去由拳，附一紙記，後無復便，聲問殆絕。然而依仰音教，未嘗不在几席之下也。茲承寵膺綸命，綱紀王府，佐宋太伯，蓋極一時之選，可爲儒者之榮，敢以爲賀。然聞以國遜易，處閒靜難，非漸漬以仁義之指歸，俾知所自以樂優于天下之樂，無以見輔導之德。以丈老于聖人之學，茲蒙聖天子託子之寄，廟堂遴于宮僚之擇，誠可謂當人之舉。某所見如此，不得不告。遼豕入冀，當不免大方之笑也。甘亡似之迹，窮處異縣，遂不得親賢師友之教誨，檢束之道，不敢不勉，小人之質，終難淬礪。狂奴故態，往往廁間勃谿，加以貧病交攻，歸兒婢僕之間，數歲殆無寧日。所養不厚，又殊無以敵之，誠負君子之門，媿心極矣。命召審察，四辭遂不復來。今逼瓜期，乃妨交政。近有丐祠之舉，未知廟堂可否如何。蒙子詩兄教以不當突然有請于朝，顧聞之事矣。意者已久不報終任之請，只得以祠祿扣之，終任之求，亦不敢絕。瓜戍既逼，未爲無爲窮之爲，雖有下釣之嫌，有不暇恤矣。又復困窮之極，爲之奈何？萬一丐祠得之，固不辦挈家計，且謀單騎歸省丘墓，亦一幸耳。春夏之交，景物清暢，板輿迎奉，在棠棣間，有無涯之樂，但切歆羨。陳君中補之後，牢辭學職，不爽山陰書社之約，處之極是。劉復之大可悲念，天不相善如此極邪！念欲一書慰問其兄，竟不得寄，每作交游之問，未嘗不于嗟悲咤、痛悼于斯人也。丈在閩中，門庭之廣，得人有幾，疏以見教，何如？《浪語集》

與鄭景望書 三

伊洛遺訓，某舊苦其蕪雜，嘗願博求會粹，備一家言，顧非其人，所得未廣，用是不克。茲蒙鑒本印賜，知有先著鞭者，且喜且愧。書雖未暇紬繹，如明道語，世不多有，至于長編累軸，足知所得之富。鞭後之意，不敢不勉。頑頓不敏，何以副期遇之厚邪！某無似之跡，憚于復進，去歲辭審察之召，匪以爲異，卷卷之意，特欲少關閭闔之內，退可遂吾所欲，進或儻有所濟。諸公不之察也，而督促踵至，淺中陋隘，頗覺厭苦，拒之既峻，久之寢不報矣。比以南沙逼戍，不免爲之官之請。懲創前事，并以祠祿干之。報章之來，不過復仰前命。自惟愚鄙，無以取必當塗之聽，閉官泰甚，且駭道路之傳，因謀強顏一行。兼以世母仲姊之喪告矣，趨朝當在夏秋之際，其在我者敢有不誠，庶幾改之。夫誰不願以術義之淺陋，冀障河之必東，杯水輿薪，知其必無事也。但苦家貧久客，未免祿仕反復，忠父行藏之誨，媿赧極矣。踵門求教，深所願欲，兼單淺所未到，亦欲有函間之請與其進也。台意誠厚，得蒙于六月半前假以役兵數輩，當卜假途干籐，遂此願懷，而後取道德清，以至都輦。有如行人歸告之晚，不及此期，某業已成行，不容遲遲之甚，茲恐不得留埃，即乞已之京尹之拜，振古所無。令弟新除，不相妨否？有不克見，必須邂逅錢水與以爲慰。《浪語集》卷二四。

答景元書

下問辭命所以，非有深意，直緣前對亡狀，再進豈能有補。信如昨者傳聞之過，不過以人言，知我用綿力當重任，芻牧之求不至，辭之近于辭難，黽勉居之，空死何益！生命之衆，亦云大矣。是誰不當先事而避，然亦不可不豫計于未進之前。舅氏之出，未行右揆，蓋嘗諉以專人見問三命不來之意，仍許不循前計，令人滋益難處，遂堅辭之，三旬促召不來，定當如所請矣。量力度德，天下事要非吾人所辦，蚍蜉撼樹，真不自量。某今者之辭，猶欲一感聞聽，諸公苦不持上，將如命何？可繼之說，敬當佩觿。夫學固欲行之，能繫而不食，苟免既非君子之節；不能不止，亦非紂信之誼。未免祿仕，當擇任輕者處。南沙非遠，祿秩可差解倒垂，忍而待之，又爲此困；遲之不報，良以爲撓。無資之說，此特顧家之計，乃可爲知友道，安敢告朝右邪？今歲延陵水荒，加以蝨蟻之患，薄田赤地什八，餘去斂穫，尚賒瓜戍，又復年餘僑居，未知糊口之計。一動不易，三已況難，必哉！不免又圖去就，則求我枯魚之肆矣。反復計念，未知攸處。講學不詳之過，兄必聞而憐之。承詢鄙意之詳，故盡底蘊，有可鞭督其後，願與聞之。《浪語集》卷二四。

答君舉書 一

《通鑑》、《禮圖》皆二冊納上。史書制度自當詳考，不宜造次讀過。《中庸》、《大學》、《繫傳》、《論語》却須反覆成誦，勿以心湊泊焉。久之或當有見，自覺諸書之意，不貳于己，而非平生窺測所到。「有孚威如」，非持敬之謂者，是爲得之，理義昭然，要非學空無者所能髣髴。以此應物，則所謂「文、武之政，具在方策」，「威儀三千，禮儀三百」者，待其人然後行耳。是非小小知見所及，惟體物者自不可遺。文中子歎無圓機通方之士與之共叙九疇、論九流，知非其人，願兄勉之而已。夫損德之修也，凡吾胸中疵吝之積，惟加損之爲貴。日新之道，所謂洗心者，不過如斯焉爾。古人不可跂及，要之記問之學蓋不足道，立己與物，則失之遠矣。故君子敬其獨也，雖無文王猶興，非君子，誰可言者？至祝至望，師長何謂，非所敢當，謹用回納一笑。《浪語集》卷二四。又見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六。

答君舉書 二

頃者遠勤訪，喜有漸磨之益。事乖人欲，輒復睽違，卧病分携，寧無怏怏。自被無錫由拳教札之

後，杳不知車旆何之？非徒懷無從修記之恨，翹跂可知也。茲承就試行都，猥蒙遣信，恍若天降，慰憐如何！即日秋暑鄉微，伏惟客舍春容，尊候動止萬福。某自作別之後，疾病相仍，幼累復然，而賤婦所苦，特異就鑿，役役死生，尚未可知。廷陵歲又水荒，重之螟螣、馬蹟，薄田既無遺種，縣官科率草料，倍常賦而加多，憔悴煎熬，分爲溝中之斷。書策相忘固已久矣，區區之迹，前此所以不欲進者，君舉既知之矣。正名之說，吾敢乎哉！當路前極相知，自莆田之行，嘗一得書三被催劄，而某所求以達聞聽者，却不將上。舅氏去國之未行也，又嘗諉以專人，見問所以不來之意，喻以別議所以處我，其意誠厚，吾人去就當何如邪？惜也君舉已行辭命，頗傷深切，前已失之于左，今復不能得之于右，亦運而已矣。之任請祠，足得熟議，諄諄之喻，中心不忘。張、呂之賢，皆願見而未能者。言稱先師，要爲有法；理敬之說，進學之指南也，可與立者權多，不足九流之合，須得通方之士議之。康節固謂之：學未至武侯，武侯未可輕議；考叔太真而謂之詭正道，于何而行乎？立論常苦執中，有不可不察者。氣稟言性，自是南方之學，近于功利，其又何言！鄉論賢人之聚，猶或可憂，真見事之談也。文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前人，此最吾人大病。語人要識深淺，亦欲自今勉之。四三哥書荷封示閩事，既難踰度，不當相訝。鄉來去就，嘗面論之已詳。五三哥之云云，將有爲爲之爾。劉復之、真顯道相繼云亡，真大苦事，天不相道，爲善者何勸邪？居厚罹憂，可與傷愴。其當大事，宜必有以處之。洪道人學本異端，不足深論，但未知其死何自，尚當察之。旁譜《春秋地名》固宜，恨未知見《書訓》，得刊其誤，尤所望者。《國風》十二變皆有叙，小國不詳其世，則附見之。邶、魏之先，衛、

唐二邦之所兼者，二南、豳國，爲之先後，旨哉復古說！曩聞已有傳本，後竄改亦不多，稿紙不精，脫爛不可將出。《春秋》敬納，得與《書訓》俱付象先，語以看畢蚤尋端便見還，毋令污敗爲祝。頃用《禮》學相勉，可不朝夕于斯！已而思之，及觀張文子詔灑掃應對進退之解，異乎所謂法而不說。《曲禮》鄉黨却不如此。《儀禮》之記殊略，先王自有深意，雖復將亡可畏，先儒之記，要近于鑿，此非筆舌可道，幸詳復之可矣。《經考》漫呈一看，《八州地圖》別後都不暇料理，《陣圖》方居外匆擾，不能便爲寫去。下問車徒之陣，一車介士三甲，一爲前拒，左右挾轂，矩以車徒，赤步方陣勢瞭然矣。新出之圖必有新意，後生可畏，未可全非而是古也。時事日益紛擾，某尚未知存身之地，千里相望，豈不動心！所謂不敢因循，冀吾人共事、斯于日用，小學純全，大體具焉。持頭覓頭，佛氏能笑人矣。但能去智去故，乃可默而識之，無知不多，非欺我也。窮迫少佳意緒，而蒙每事索報，黽勉承命，可無涯略。所欲言者尚不能宣之于口，千里書札烏能寫方寸哉！《浪語集》卷二四。又見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六。

答君舉書 三

林伯順過東關，屬已還鵲林，恨不得見。書辭宜荅，而未有端便可寄。旋聞上庠中補，喜之不寐。此于君舉蓋不足道，然而順流揚帆，千里起于足下，有可爲英材樂者。仲可還里閭，方襞幅具

書，忽石應之見訪，出前後兩示緘墨，慰抃何已！審知諸公固相縻以學職，誠典學者善意，不知我者且有積薪之誚，受之無益。聞牢辭之，正合鄙意，諸公相知，當不强也。示喻語小萬法悉備，語大一毫不立，兢業之心，平蕩之道，蓋非一非二、知言知德，誠有不可載且破者，要須默而成之，始得大小一二。涉乎計校之語，孔門汾上言不如是，如何一言而盡？古人言之久矣，王文中論司馬談善論九流，知其皆原道德之意，而各有所蔽，自非明了之見，殆未易易。王、魏一代人傑，尚有媿于禮樂之事，《周官》見疑後世，何足訝邪？復讎法雖不具，然今律文猶有輕重相明之法。用論討賊，當于左宮之時；事切救焚，奚暇士師之告？書于士者，謂應復讎之法耳。先王作法，凡絕無而僅有者，一皆大爲之防。士師得人，安可預必？用刑又須閱實，審非推刃之道，而後釋之。逸賊一端，未之盡也，學者要在優柔，使之自得，博約之至，欲罷自不能矣。此事固有立談而辨者，曾非一朝之積。言于未及，宜不受命，切祝自今謹之。崇釋次儒，自是井中之見，其所從遊常訝。某于此罕道，然却不敢橫議是非，從彼間來此，攻之且不入，異時當付此老，使自鍼之。全真嘗所與遊，門牆峻甚，每以白眼視天下士，聞于全真特厚，或可介而見之。如聞意鄉，我輩未暇從之。宋老志名以全真，欲見故錄，與之豈無滲漏？然所期于若士者本不及此，當以度外容之。舅氏幸同舍真淳，固盡其人，就成其材，乃所賴于朋友。滕推官頗聞其名，似已之所任，俟到城郭，圖一見之。張侍講舊爲九重知遇，加問學日富，自宜有所悟，合從此虛納，天下大幸，然而事久多變，又未知鄉去如何？某前此辭命，蓋妄意當然，懼人不謂深婉，知復何恨！諸公之意甚厚，非所望也。前既無效，今而輕舉，可乎？四三哥已

因景元寓書，五三哥亦已通問，但未聞其母訃，方因仲可弔之。應之趣向已若老成，真大可畏，能琢磨之甚善。兒子固願受教，然其母有女子之愛，病未全已，姑留後圖。下踰諄諄，知感知愧。《軍志》名已前見，牧之所引，不類武侯之言，然八陣圖從此推演，有如見于武侯之集，前輩何以不能識之？自李衛公引志說圖，方知八陣所出，反復其語，與孫武子所稱軍政，殆皆司馬法歟？陣法舊來口授，只以《軍志》、《握奇經》、馬隆、李靖、裴緒之說，參伍以變，忽卒未易圖之，姑自詳復爲佳，不然，請俟它日。《州圖》納去荊州、南交二紙，抄畢蚤希寄示。揚、冀草具未補，梁州、和夷未曾釋地，幽、雍都未下手，《幽經》却備，幸而不爲事奪，一兩月間莫可成矣。《詩說》所以不欲出者，乃可爲知者道。四三哥尚不謂是，故不欲復示人，苦欲得之，不敢隱也。已自略去訓故之說，須于言外逆之。參之《楚辭》以見其訓，伍之《樂府》以盡其情，訂之《左氏》以致其思，正之《禮記》以通其說，又斷之以孔氏之學，《孝經》《論語》之所引證，乃知非妄作耳。紙札非佳，毋令損敗爲祝。得姪子象先問，未欲經說之廣，切在加意。伯順莫已還里，曩蒙諉以其父名志，黽勉承命，不可用則收之。《浪語集》卷二四。又見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六。

答君舉書 四

春間，婦弟東泛錢水，溫具赤紙記，以爲不在庠序，達石廣文，必無浮湛之理。得報，已之會

計，甚適所懷，但未領報章，馳望之切。沈應先之僕以所示書至，慰懌多矣。聞得友如德脩，王丈可謂德不孤也。其人雖未克見，君舉寧苟合者。麗澤之說，當所得日富，如某茅塞之甚，有不能奮飛者。某以丐祠之舉，請益于左右，欲處當其宜耳。既久之不聞問，南沙代者。諉僚案來約，以如期而代，思欲白縣言上，似太絕物，不免作參宰稟目，并以丐祠公狀抵之，仍不絕之任之請。既行之後，得子詩外兄書教，以不當突然自言于朝，顧聞之晚矣。然念闕期既逼，不爲之前日交代通書，亦嘗授以公狀，仍更屬以申催報命，此外自當委之運命如何。刺眼之思，非爲我忠謀，渠能及此！某亦嫌于下釣之說，然而進退有義，非我輩所得專處，有如本懷。某適過涉^(二)，何害不隱我脚，旁觀動目何有哉！所求尚一得之，固我所欲，不然，堂下有千里之隔，雖其敦促百至，豈真知我者邪？遵養之說，樞右之拜，元是一意，前以鄉去如何奉告，蓋千慮之一得。此旨雖近于薄，亦是理勢當然，信之固宜，亦近疏矣。無律之音，不計之戰，郢人之懼，不爲過也。尚幸低棋著數相似，信如所聞不謬，乃若溫浩兒嬉，相矜以德力^(三)，蓋亦未易剖決，此亦一幸。第恐拏而不解，或生意表之慮耳。妄意如此，不足以語人。蒙教早諭之，雖未達高意^(三)，得無有過與不及之慮，謂非所以輔成盛德。人材祇爾，極選端不過是。然四三哥却有典午之命，似舍驥弗乘矣。佐佑藩邸亦何容易。某近通四三哥問，告以綱紀王府云，君舉以爲如何？旌別之疑，有自來否？近姪子洪罷昭武主簿，還求相省，頗能道閩中事，按逐一二輩，皆合公議。所恨稍作風采，若失故步，許褒守令，多不踐言，物論似不謂然，與彼所聞大異。然前得書，有「姑惟教之」之意，或幾乎兒輩所云。某昨亦警以鷹鷂不如鳳凰之

非，不知還有益否？適者數語，非面不易箴之；書未易言，亦非俄頃可盡，恐欲聞之。曩蒙賜示一毫萬法之語，不解藏人之善，喜躍之至。以告象先姪子，荅書歎異，以爲頓異往時之見，然非揣摩卜度，得之乃善。其論大小之分，若微有病。萬法俱備，安可謂小？一毫不立，大何足言！意則甚然。至于攻擊小大之語，亦未爲至，更切思之。前索陳圖，必欲見之行事。區區之見，本不欲以書告，然念合并難得，請舉一端，試以范蠡之言，握奇、八陳之法，以考高歡韓陵之捷，妙處略可見也。芻蕘之語，甚非言孫之謂。欽領訓誨，敢不佩服！《中庸》、《大學》本示五三哥者，走筆寫意，夫何足觀！反復求之可見。好學所以見語，真得琢磨之義，甚愜所望，然相期亦太過矣。疏示之語，敬釋于下。當仁不孫，又掇擊之，幸也。書此無本，性不强記，又不知能與前注無相戾否？追思前此之作，一語不能妄下，所以開喻大善，但其問不無森嚴氣象，似非前輩所許。大抵立言之體，要當明白簡易，聖人大未易到。隋之《中說》，洛之《經世》，有可法者。諸公或入于俚，或入于深，雖皆未害于道，非行遠之法也。語立言于君舉，可謂小巫大巫之見。想得此疏，當捧腹一笑也。五三哥曩通書皆不報，渠執禮者固當然邪？象先來索《書解》甚切，端便幸即寄之。《浪語集》卷二四。又見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六。

〔一〕某：四庫本作「果」。

〔二〕相矜以德力：原作「竊用德力之」，據四庫本改。

〔三〕雖：原作「難」，據四庫本改。

與劉復之書 一

自王習之送吏還，祇領答教，于今行復更歲，嬾于問便，嗣音闕然，企慕德容，如飢如渴。茲閱報狀，伏審歸對合旨，榮增京秩，竊爲善類私喜。旋聞方綰銅墨，置社南邦〔一〕。如公器業文章，無媿前哲，自宜侍中獻納，盡忠補過，牧民于外，甚非師望所及。將無睿眷優渥，重于歷試，抑由犯顏逆耳，不遇故去邪？永昌之民，于何其幸！時方急治，寧緩急後先之序哉！于公因可少見所學，賢于渥泥揚波遠矣。交舊之情，亦足爲左右賀。即日伏惟鄉鄙優游，自天之祐，台候動止萬福。傳聞貴治縣尹正闕，洗刑當在朝暮，講學有素，迎刃定無槃錯；然而前弊山積，財力方匱，發令先後，計執事已有定處。某託遊從之末，願以管窺爲獻。爲政之急，要在戢吏仁民，即吾寮采情通，吏人隱欺自少，士夫日接，利病可以畢聞；但當務省文書，張設綱紀，臨之以無我，斷之以嚴明；處人鄉巷骨肉之間，察之教化所在。率斯道也，于從政何有哉！嘗聞撫字催科，本無異道，近時文俗之吏，不知政有本末，動以哀斂爲急，及民事則緩之，不知威信服人。賦可不勞而集，財計陷失，不在民而在吏；出納之謹，動有防制，縱工于竊，必不能侵吾歲計矣。民事莫難差役，于今多致紛紜，第令鄉案以身任之，稽其程式，欺罔必罰，將不敢欺。其次婚田，一當堅守成法，它訟剖決，惟須勤以莅之，寧失不平，勿成吏手。上官曲直，無足多校，知所輕重，則事濟矣。縣固繁劇，能出此數事邪？日鄉人宋

質夫御史敦朴，建縣令旌別之法，謂治狀見于實迹者不出數端：聽訟詳審，則妄訴自息；斷獄平允，則冤濫自明；催科必信，可革追呼之擾；給納必以時，可除邀阻之弊。此格言也，可爲縣宰韋弦。以執事聲望居之，爲力已省，所望究見所蘊，爲世楷模。《大學》論正己齊家，推之可及天下。常怪漢世循吏，其爲相則聲減治郡時，惟以煩碎苛察失之，夫何有于遠者大者？近世賢者之失，多或過于中庸。《書》稱干譽、從欲、同辭，曾何遠于不肖？此在左右度內，某復敢言之。教玉人彫，代大匠斲，不自知其不足，可笑其不自量，誠思何以告之，或可以無愧矣。不識采聽遐遠，能無棄此一得之慮乎？瞽瞍而言，不寒而抃。某待金華獄掾闕尚年餘。去歲風濤之嗇，雖幸以天而免，孤單之族，絕者五房，親戚故人，半入鬼錄。而又家乏粒食，漂泛無復遺餘，妻啼兒號，日日相似。雖無佳況，然視死者將十萬輩，其亦厚矣。鄉令灝灝之會，執事尚未美解，則其死者有葬，生者有養，必無僇屍無告之事，此在諸人賦分有數，鄉邦所深恨者。中腸鬱鬱，言之心動，想關聞聽，亦須爲惻然也。永嘉半夏不雷，積雨寒甚，六月尚頗挾纈，氣候殊惡，不知卒歲可以無它變否。公之舊部，故爾及之。《浪語集》卷二四。

〔二〕社：原作「杜」，據四庫本改。

與劉復之書 二

昨葉丞飛卿行，拜狀，必嘗關徹聽覽。比景望遞示武林所賜教畢，媿感良至。見誚以無一言相慶，灑落相視，知所以自解矣。謂我無求一世，似非知我之語。人情不大相遠，爲不可求，又無以求之耳。讀書無求於世，任大非吾事也。道大不容，而不以爲病。顧以銀章茜綬，噓呵大縣，誇眩朋友，不求一切人者，豈謂是哉！景望報兄之來四三，鄉人之賢遂不可揜，不圖今日而聞正始之音，在乎其人，可謂好賢之實矣。然而上求武士，而支離疏者得于其間攘臂，寧不謂責名實者使之一一吹竽邪？人情苦不自知，愛而欺之，又過井口之戲，直推墮坑穽中乃已耳。雖知相于之厚，殊非愛我者也。無望之世，庶幾戒之。忠甫勸兄辭縣，不知盛意如何？論苦太高，入于輕重亡準，彼奉祠而不受祠祿，勸陳君舉以不取束脩過于中庸，則賢亦各自一見也。永昌待次，不知尚復年餘，諸公相知之深，而今棄之于外，且使安處鄉閭，真所謂舉而不能先者之命歟？封圻密邇壺山，想當熟彼風氣〔二〕？修道之教，將俟于入境布政先後暇日究之爲宜，常使在我優游，則可以語風化矣。綱目之治，須由賢者興之，捨此得民，是皆干譽者也，何足齒哉！何足齒哉！第恐人方即公百里，要非大賢所處，弓旌之及，不俟于下車耳。某索居面牆，疵吝日積，因風鞭督，非君子誰適憐之！《浪語集》卷二四。

〔二〕風：原無，據四庫本補。

與劉復之書 三

某鄉居碌碌，固亡可道，第緣茅塞方寸，大廢洗滌，狂奴故態，間復乘之。漸逼瓜期，憂畏深積。決曹雖猥，然亦人命所繫，折獄之事，孔門所難，矧復事在上官，制不在我。自量褊淺，懼將不免其身，與世推移，又所不忍，每一念此，芒棘在懷。飢寒迫人，未免祿仕，鞭其後者，不無望焉。福清新除非晚，當上嘗與忠父反復前論，其言亦未易訾，然與世路斬絕，頗亦難行。昨蒙誨以世之安樂法門，縮頭閉息，坐壁角裏頭，爲我輩恥，適與忠父相反，請得言之。吾曹學固將行，道不可枉，或出或處，當道中庸。使兄未上而辭，人不以爲不遇，故去，必謂不能作此等邑，有薄淮陽之誚。孰若臨治之後，惠澤有加于民，徐決去留，無駭俗聽，進退之際，豈不綽綽然哉！崖異驚人，未若履常而弗畔于道。某方以盜名而取疑怒于世，故深不欲兄爲揭日月之行也。中庸之德無有偏頗，必去必爲，未能無累，兄自有度，必從容于是矣。言之于此，不可不使兄具聞之。忠父渠自有書，惟所裁擇。夢叟取辱，起于不量事勢。某與忠父先嘗戒以過涉，勸勿輕動，老婆心切，至于拖泥帶水，無嫌于志，公伯僚輩何誅邪？《浪語集》卷二四。

與劉復之書 四

前月間鄉僕行，竊聆舊恙告痊，旋膺召節，以爲天輔仁人，于此可見，喜極而躍，何但不寐而已。然猶未知造朝之日，意必一言感悟，聊試三館。漫一幅紙，贊慶當不至浮湛也。得景元報，竊聞進說本末及聖主顧遇之意隆甚，不試而登館殿，自此當三接矣，足爲善士增氣，豈直交朋之私喜哉！甚善甚善！某無似之迹，本無意于人間，迫于窮寒，爲祿而仕，曾無片善可取，前蒙于諸公間譽之過情，遂使無能之人疲于趣召。手足俱露，迄無秋毫之補，去國未幾，弓招又至，雖知期望推挽之意，然非愛我者也，輒以鄙懷上溷，顧賜終始。某乖戾之性，兄所諳悉，前舉無術，頭臚既已可見，受爵不讓，迄今歉然。人不加賢，才不加進，又復不知進退，冒于寵利，所不敢也。已述此意，懇告廟堂，更告善爲辭之，期于得請乃已，幸毋縷縷，懼稽王命，將重得罪，非所以安全之也。自廉恥之道喪，時君世主喜以爵祿驕天下士，此則士夫輕進之罪。果其材自可致君集事，固當不校小禮。某不肖，無益于時，亦欲因辭見志，求退以事君爾。如以一身之退，使九重無輕士之心，其進多矣。由衷之言，萬望台察。比景元書論王江陰之罷非是。某得之田里，王治爲淞西最，其言民兵之不可教，要是書生所見，至論其害亦未遽非。大抵興作大事，非使曉利害者雜陳于前，良法蓋未易立；矧前歲班行之法，大不易行，尚當商量，何至遽逐良吏？況牧民者敢與朝廷抗論是否，必非陸陸之士。不付此

等以事，而使嬖倖脂韋之徒，未見其可。人以爭事罷斥，誰是敢爭事乎？因見諸公及之爲望。某素來不喜強與人事，太原亦不識之，知兄可以裨補廟堂，故放言耳。令兄知府鄉邦，必已交政，恨不得親被其澤，郡得賢將，門戶之芘多矣。壽堂大令人板輿當適州里，前二賢子官守已有及民之惠，長復爲之父母，尊年之樂，無加此者。台眷云。

《浪語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五七八七

薛季宣 一四

答何商霖溥書 一

某聞君子之風，爲日久矣，聲迹之相聞，又兩年來矣。小兒獲摳衣于講席之下，于今行復更歲，政緣疏忽，阻造下風，雖未能日接音容，得餘論于文字之間，開發厚矣。比辱臨訪，言及忠父邨、廊之論。某忠父友也，實相忘于道術之際，有所論辯，各不敢爲隱遁之說以相罔，故雖言有當否，然各自其所見。竊意要知本末同異，有以訂其是非，故敢不蔽愚固之蹤，用以求教，非欲自售于下，執事必我察也。六經載道之器，遠矣大矣！某既妄有論著，且以薦于洪儒大學之前，明眼難慙，多見其不自量也。退即所安，知其手足俱露，方此內媿，以爲將必大得罪于門牆，札翰之來，則知與其進也，甚幸甚幸〔二〕！示諭六經之說于左右，未能無疑。讀書欲有所疑，此伊洛先生語也。吾人于學未能了了于不疑之際，夫不疑者，蓋無所自見，不然，則蛙之在井，聖言天遠，寧俄而可料哉？惟善學者未

能無疑，疑者問辯之所由生也。諄諄之云，何造道之深也！至謂疑理之蠹，則某請得一言。疑固多端，左右之疑，固將有所決也。理道必疑而決，則疑未爲蠹也。衆咻誰佐之，惑能決焉，則定矣。某學未足以及此，然于衆多之說，不敢必以爲是。此亦得之先生長者之論，餘皆不知而妄作耳。謂畢其說，非所敢當，信能有以規之，則亦非所隱也，清論之及，故敢復之。見交之文，仰荷垂示，非徒屬辭命意、無愧前作，論交之際，益足以知君子之不苟也，知感知幸！某竊有所見，不敢不薦其說。此賦之質美矣，近世才人實未之見，吾曹蓋相期於古人不到之地，夫何今之足云。講道之餘，加遊息焉于楚騷、漢賦之作，則筆端之力，久之當益有所到，此不可以言盡也。古人雖曰作文害道，然猶未通于一弛一張之說，有如盡舍他事而專心文墨，則非我所敢知也。草草脩報，幸恕疏略，不宣。《浪語集》卷二四。

〔二〕甚幸甚幸：原作「甚甚幸幸」，據四庫本乙。

答何商霖書 二

前書裁答，方懼不遑，游承教畢，蒙有以警篤之。其意良厚，有以知君子成人之際，且足以見涵泳于六經之說，不以先儒之故而置聖人之學，知感且羨。書辭宜答，請以所聞于古者復之。《詩》古

樂經，其文古之樂章也。《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三百五篇，非主于聲而已。太史以《國風》繫先王之舊俗，二《雅》識其政事，《頌》播郊廟，是皆職在太師。蓋適人之官，采之天下，施之當時之用者，先王之盛，教化之美，頌聲翕繹，藹然成章；不得于言，固有不能宣之于口，被之聲律以供燕享。有若《南陔》、《華黍》之詩者，雖有其義，不强爲之辭，《儀禮》所謂「笙詩」，先儒以爲「亡詩」者也。王者功成之樂，庶人無所得議，統一之化加乎四海，比屋皆有可封之俗，四方安有殊風之事？召伯、韓侯之盛，一皆見之周詩《甘棠》諸篇，《南》、《雅》所存是也。四詩之正，惡有所謂變哉！觀于《詩序》之文，正變爲可言矣。《詩序》于先王之詩，皆言朝廷之所施用，其所稱叙，不過一詩之指，幽、厲之雅，邶、鄘之風，視前序爲何如，正變斷可知矣。《豳風》之作，亦以當時之變，豳嘗變而終不克變，成王、周公之美也。變風見錄，起于政俗之異，國自爲次，固其理也。邶、鄘之不合于衛，自其邦人之不予，詩章自爲篇表，初非前有其叙。聖人刪《詩》而爲之次第，則因變之後先。《國風》起周、召、邶、鄘而迄于豳，見治亂有可易之理，以爲序有因改，斯爲不可厚誣。反魯所正之詩，止于雅、頌而已。來教謂詩之作，起于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爲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于《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降王而不予衛，是非聖人爲之。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政不加于天下，則王不可謂雅，所云繫于所得之國，與《春秋》之王城，確實而言，惟其理也。然諸侯之兼并，非獨邶、鄘爲然，聖人不以滅國繫諸侯之風，非爲因地而已。夫《詩》家之音律，猶《易》家之象

數。聖人于《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文未可以一偏取。孔子固嘗弦歌合樂，而亦不爲無取于辭，《角弓》、《唐棣》之去留，義之可得而通者。《詩》、《書》之序，非聖人莫能爲之，然其源流豈無所自？《易·繫》不皆興于孔氏，則《詩》、《書》可以類知；如孔子自己爲之，必有不能爲之者矣。走于反古《詩》說雖不主于先儒，于其所長不敢廢也。古人尚或采之芻蕘之說，況聖人之徒歟！務相乖違，非反古之道矣。不能自明六經之學，誠世儒之深病；鑿空以攻先儒之論，不亦後世之罪人哉？觀于會通，則古道之去人不遠矣。某學不足以知古，樂求古人之意，聊以自誑，非緣垂世而立言。執事不以其愚，賜之提誨，此道之不作久矣，何意聞此正音！臨文者不敢借辭，益重不敏，幸爲隱惡。本不足以示人，既沐誨言，不敢不既其說，尚爲時復教告，以適翹跂之私！《浪語集》卷二四。

答何商霖書 三

披讀枉教，申理前說，辨而不置，真古人之事也。欽歎三復，敢不敬應！《詩》學有二，曰聲曰辭，聲辭合而成章，乃古之道。然爾人之情性，古猶今也，情有哀樂，聲文稱焉。聽其語可以合其聲，聞其音可以知其意，二者不可以毫釐判，于人有不省乎？孔子學于操而得文王，識《鴟鵂》之知道，聲辭交見，庸有二是，故舍樂論文與釋文而言樂，皆非《詩》學之正。近世填詞之作，始別異于聲文，唐固不然，況乎三王之代！季子論樂，夫其殊于聖人，其以《小雅》爲周之衰，亦漢儒所云，

譏小己之得失，有爲而發，其可遂泥其言乎？文中子不與季子之知樂，近于眉睫之論，然其旨各有在，不可合也。在《鄉飲酒》、《燕禮》、《射禮》已有《二南》諸篇，雖爲不必盡出文王之時，要爲周公制禮作樂所用，以爲思先王而歌其事，則幽王之詩有之。詳而味焉，與《南》、《雅》之古詩，或居然異矣。仲尼歸正《雅》、《頌》，豈徒然哉，序之云云，不待言也。學經而他求于傳，不若專意于經；傳皆不同，則經學之文，不幾于或矣？序據《左氏》，謂《棠棣》爲召公作，《毛傳》以爲周公，二者莫知適從，則序燕兄弟之文，非其所論擬也。古學在求其正，不當論出之後先，如惟前出之從，則《書》之古文，不若漢世今文者矣。妄意無似〔二〕，非執事誰爲裁之！《浪語集》卷二四。

〔二〕似：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答葉適書

某聞之：務博學者必自約，樂教人者必自修。執事通百氏諸子之書，可以爲博矣；爲人師而學不厭，又知所謂約矣。聽於塗說，不以某之不肖，惠然肯顧，投以尺書，望我以急難，扣我以學問，以諸葛武鄉之英特，謂我聞風而慕之；以王梅谿、鄭著作一鄉之善士，許以雁行而肩隨。某雖至愚，自知甚悉，未能爲己，何以爲人，未克自明，于何明物？若武鄉則吾豈敢，王梅谿之方正，鄭著作之沖

養，是皆吾黨之望，願學焉而未能者，其又何可擬邪！讀誦覲顏，不知何自而得此也。范文正公鎮陝右，孫泰山、張橫渠初以遊客干之，公能資以讀書，告之名教之樂，二先生賴以有立，卒爲天下大儒。范公得位時任大，非吾事也，名教之樂，願與執事同之。執事秀發妙齡，多聞多識，通于古，明于文，行不自賢，不恥下問，一日千里，吾知方發軔焉。及于八陳爲邦，將無著鞭之太蚤，而某庸敢當也。約文以禮，顏氏所以立于仲尼之門，執事方以教人，敢請從事于此。若夫夏時、商輅、周冕、韶樂，四代損益，孔子非亞聖弗之告。先王寓兵丘井，建之邦國，舞之行綴，教民後戰，不以軍容入國，有本有末，躡等之學難矣乎！言志而賢舞雩，問陳而稱俎豆，爲學自有次第，仲尼豈欺我哉！故欲執事先之。軍旅爲邦，願執事之姑舍是也。抑某又嘗聞之，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士患敬恭之不立，夫不容奚病焉？修道教人，執事其從容于是矣。執事有親之奉，日虞甘旨之弗給，不抵人而抵我，其所望于我者甚厚且深，某方空腹而遊，獨行踽踽，不足相爲軒輊，以孤從來之意〔一〕。甚恐，姑誦所聞于博約之說者，復之將命，執事之不我棄，庶幾能諒之乎？《浪語集》卷二五。

〔一〕從：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答象先姪書

某啓八五姪上舍：携別浸久，方切懸思。僕歸，收書，審知即日首夏鄉炎，啓處佳勝。仍聞肄業湖上，挹山泉之清秀，以資涵養，供筆力之助，甚善。尚須力自勉勵，毋以時學而小之。得失付之于天，務爲深醇盛大，以求經學之正。講明時務，本末利害必周知之，無爲空言，無戾于行，則前輩之事何遠之有。學無今古，適睹時學，益人之大耳，位中上下皆安。某以交代，尚欲補填一月，夏中以即路交事，不出六月上中旬間。房下粗安^(一)，它亡足道。王樞書未欲作，方以州縣竊祿自喜，姓名詎可關諸政路？悠悠之議，自非衆人所謂，人情服習苟且，宜吠所怪。然道路籍籍，頗云有兵。意良工之不示人以樸^(二)，莫無是否，羸病未藥，而求孟賁手拼，聞其他日之論，當不如是疏也。作事若管夷吾可矣，其不切致主，以求欲速之功，令人多恨；況僥倖成事，必無是理。論者謂晉淝水之役以天幸，議謝文靖公父子。每思軍中欲害萬石，不忍于一處士，所以用衆，非一日之積矣。方其命將，內拔諸不經事少年，以韓康伯與玄之疏，固已許之擊賊；郗詵怨也，知其必辭；玄問計而安不應，荆援至而安不喜^(三)，方賭墅于王師之出，視捷書如無事。有孚盈缶，寧徼天之幸邪？身危死外，功棄不卒，其弊安出，亦若夷吾而已。張魏公、劉開府望實俱喪，龜鑑不遠，要此一著，不容再錯。前日尚可，如今大事去矣。詳思朝中人物，未見其輩。觀棋靜處，每高當局未能忘情于物，故不能不

睠睠于若人，因報及之，火之爲望。開館相延固善，然公府不易作客，千萬審處，無勞輕動。景望失得有命，所謂舉而不能先者之命歟？《浪語集》卷二五。

〔一〕安：原作「如」，據四庫本改。

〔二〕樸：四庫本作「璞」。

〔三〕喜：原作「取」，據四庫本改。

答徐元德書

某不肖之跡，見疑于世久矣，茲蒙三兄眷顧特達，然若有不相察者，敢盡底蘊，冀一知之。某不天，蚤失義方之教，仕緣世蔭，以惰，不爲科舉之習；居官無有治蹟可以求知上官，心非不欲爲衆所爲，顧不能耳。士夫過聽，或意其尚古人之學，不知我者遂有衆多之論。二者于我雖異，其不相知一也。前某伏蒙軒車見過，不以愚鄙見絀，洊辱名刺，則以學生自居。昔者徂徠先生與泰山先生德比名齊，舉相似也，徂徠自謂不及，拜泰山而師之，天下方知有師，後世不以爲過。以二先生道誼之重，天下信之不疑，回既倒之狂瀾，故不難也。執事之舉，將無欲效之乎？師道不明，此風之不作也久矣，某小醜，其何德以堪之。在執事自處則賢，爲人謀者，不幾乎厝諸鑪炭之上矣。某雖不學，其自

知甚明，非其有而取之，何遠于盜？此所以逡循退辟，不敢當大禮之盛也。茲蒙鏤諭諄復，敢固以辭。且執事之下交，夫豈徒然者也。某所期于大君子者，端不在是。不我瑕棄，固所願也，尚幾以道爲度，毋以過禮見加，姑爲朋友相從，亦足以講道爲學，無駭俗目，使某不墮于好爲人師之誚。愛人以德之意，想執事樂爲之。用布腹心，切希財量。《浪語集》卷二五。

抵楊敬仲簡書

某景嚮有年矣，姪子每自庠序歸省，輒能具道問學之妙，行誼之美，及所以提誨之甚寵，顧以未嘗識面爲恨。鄉來幸會，獲合并于武林，雖承教匆匆，弗及詳款，拳拳之至。然一面而悔吝釋，接奉而羣疑亡，所得固已多矣，幸甚幸甚！分決之後，竊審擢榮上第，雖爲宏材本分內事，然而蘊畜之富，可以次第見諸施爲，未能絕意于時，尤爲善類喜也。占賀方阻，乃蒙尺書下問，情親意厚，愧荷兼之。寵諭不可曉知之言「二」，足驗天有顯道義命之重，非仁賢惡所望之！雨晦鷄鳴，乃今見其人矣。世道漸迫，不尚勉強。某辱譽過，情非所當，有不知何以取此，令人愧汗。因論之及，請得一言。滅學以來，言行判爲兩途，舊矣其矯情之過者，語道乃不及事，論以「天何言哉」之意，其爲不知等爾。某雖不敏，于此竊有所好，而清談脫俗之論，誠未能無惡焉。前此對人未嘗言之，間因當路縱談，不免加之鍼砭，非得已也。反求未爲無累，慚顏厚於重甲，良工之不示人以樸，吾罪大矣。察

人倫而明庶物，幾吾曹共勉之爾，不貳于物，非所敢知。僑居荒僻，新除尚未知何地，何日之官？有家姪便可寄聲，時蒙發藥是幸！《浪語集》卷二五。

〔二〕諭：原作「論」，據四庫本改。

抵沈叔晦映書

某僑止他州，未辦旋返，陸陸亡可言者。竊知調尉上虞，良便仙里。戍期不大遠否？人情咸以久次爲苦，而兄承有投閒講學之喜，漆雕子若之善，而今爲兄有之，騁騏驥以御長途，知其莫之禦也，甚甚善善！某學問未之有見，仕本爲祿，而諸公過相拂拭，出應事物之變，觸目疏謬，咎皆自取，士夫望之又過，何可當也！加意之誨，非甚憐愛我者，儔肯及此！已事不足復爲兄語，所爲誠畔中道，然而拯溺救焚之計，有不暇顧拖泥爛額之患者。傷廉一事，寧無多餒于中，忍而不辭，無怪乎人士之紛紛也。強顏處此，負負何言。蒙警策之，其敢不勉！他有可以鞭其後者，非左右焉取哉！勿鄙夷之，萬萬加賜爲祝。承諭學不躡等之說，某與家姪曾何足與知之！察兄所安，端不愧斯言也。既蒙鏘誨。敢索言之。以某所聞于不躡等者，自明明德以至于知所止，齊家治國而天下平，其序端如貫珠，不可易也，唐氏時邕之化，蓋由此作焉。古人以爲灑埽應對進退之于聖人，道無本末之辨，中庸曲能

有誠之論，豈外是邪？學者眩于「誠明」、「明誠」之文，遂有殊途之見。且誠之者人之道，安有不由此而能至于天之道哉？今之異端，言道而不及物；躬行君子，又多昧于一貫，不行之歎，聖人既知之矣，可與學者，未可適道，所以曠百世而莫之明也。信言果行，夫子謂之小人之事，以爲禮儀威儀待人而行，道不虛行，存乎德行，不知何者爲等，又將何者爲躐邪？必以小學、大學爲之等差，則吾屬異于成童，而下孟氏之欲自得之也，果何物乎？某于此不敢自謂知之，然願學焉者也。所識如此，未嘗敢以告，人明難瞞，一掊擊之幸也。輸寫以復來教，將無甚類銜鬻之爲乎？一眄丙之，毋重吾過！

《浪語集》卷二五。

與柴察院瑾書

某竊謂天子明聖，誠不世出之主，然有治道未洽，非有他故，羣臣鉗默太甚，患事不上聞耳。比某與趙俊臣來言邊鄙數事，二人相爲先後，其間雖有甚難合者，數日之後，靡不聽從。由是言之，臣下負焉多矣。昨者濡須相語台座，不過請郡，某未知所處。今某補郡矣，察院乃居言責之地，回瀾浴日，其復何辭！惟今天下疵癘，未易毛舉，要先正本，然寔良難。察院謹重沈潛，不勞多祝，尚口乃窮之戒。某嘗與聞之，雖然苦無功，每緣不密。人之不密，凡以徇名，苟以天下爲心，行無迹，出口入耳，感合以誠，金石可穿；況茲血氣之類，事有成效，何患世不我知。惟無要譽之嫌，乃可入也。

仲尼相魯，未嘗以樸示人，雖僭禮如大雩，當時猶不暇去，旨意可見，謂當師之。察院方爲士類根柢，萬幸關念。某陸陸比居郡〔二〕，曾無尺寸之補，雖戴星出入，日來漸覺省事，然苦府廩空匱，未知所以處之，非惟望督其愚，亦有幸雲天之庇矣。郡學胡安定經始，國家人物權輿之地，于今只齋館在，風化之隕甚矣。念之如負芒棘，更祈有以誨之！《浪語集》卷二五。

〔二〕居：原脫，據四庫本補。

與潘文叔友文書

某獲從端叔昆季游，願見之日甚久，驅馳擾擾，恨未承望。茲蒙華翰之貺，辱臨之以師弟子禮，倥侗自視，何敢當盛意邪！繼今如不鄙夷，略之是望。示諭爲學之道，某何足以知之。過聽之求，仰見好問不恥，然而索金貧子，終何以副所欲乎？抑某聞之，君子雖極高明，道實中庸，虛受謙持，無有偏頗好惡，自無不得其正之患。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天理昭昭，不容與易，惟居之以平蕩，持之以兢業，終身可以無畔，其至要當有見，必自得而後能安之也。若以恬漠爲進，某恐難乎應事于紛紜耳。所惡于知正，謂其鑿空無之說于此，不與存焉，承問之塵，聊及爾耳。斯道要非語言所及，纖寸筆舌，詎能寫方寸哉！又蒙于某求師，某學焉不足，顧將何以爲獻？懼塗公之耳目，無以祇復將命，

切幾照亮！《浪語集》卷二五。

答少卿舅氏書

某伏蒙嚴諭廟堂遲待之意，下情感激何已！某前在湖外，辱丞相公見知于眉睫間，非有先容之助、一日之雅也。此來既蒙拂拭收召，已復三被催劄，下材賤吏，朝廷見待如此，固知近時所無，不俟舅教詔之，然後識知恩睞之厚。某之所以牢辭固遜，不避四三者，豈以丞相爲不相知，故不欲就，亦非輕信。昨者傳聞之過，有辭難之心，誠思前日亡補秋毫，已冒京秩之寵，設復容容冒進，豈能有裨益？榮利之地，非心所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區區所以干廟堂者，良欲借重九鼎，上關聞聽，庶幾閭闔之內，少知某非陸陸無恥貪昧苟得之人，萬一他時事君，儻或有所濟耳。已再申省，計在丞相度內，必能諒察而俯從之。信如朝廷顧遇亡已，亦何惜曲成鄙志。仕固求用，某非甘匏繫者也。蒙問敢及，不足爲他人道，以某爲行詐者，至祝至懇！《浪語集》卷二五。

復潘秀才必勝書

某聞士俯仰以求人，不若修身而約處，僥求而得位，不若守道而安貧。是故甕牖蓬樞，原思弦誦

而不輟；豆羹簞食，顏子獨樂而有餘。夫二子之賢，學仲尼之道，是非無意于世，志抗浮雲而厲世矯俗者，惟所存者大，固將以有爲耳。執事鄉兄奮布衣之下，懷濟時之策，憤匈奴之未滅，將折箠而鞭之，歷聘王公，以求得意，其志略亦大矣。抑某嘗聞之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居斯時，履斯位、任斯責者，固當開幕府以下士，闢東閣以禮賢，汲汲營營，惟恐失天下之士，而無與成慮定功，亦何敢傲當世之賢者！士無官守，無言責，政當以道自處，待時而動。必在上者，不若魏侯之于干木，昭烈之于孔明，降其禮，聽其言，亦不屑就之矣。我國家取士之法，不許以它求致，國有庠，鄉有貢，苟以叙進青紫，可如芥而拾。是雖未足以擬原思、顏子之事，然比之僥求而俯仰者，爲有間矣。執事鄉兄夫豈無意于此？四年僕僕，夫何爲哉？願一思鄉巷之言，自反之也。國之鴻儒，有若泰山先生、橫渠先生者，弱冠蓋嘗俱以策略歷干邊帥，爲執事之事矣，得范文正、韓魏王一語，退而學道，遂爲當世宗師。在聖人之門，將不愧于二子。鄉使往而不反，果得一官，齒于轅門，廁于赤籍，二人埋沒久矣，將何以名于世，而況未可必邪。某雖託在里閭，方遠官以糊口，瓜期云及，歸計茫如，顧且自悔自憐，懼無以當盛意，雖不敢自同先正，猶思所以仰報鏗金之語。大言無當，執事鄉兄其諒之乎？《浪語集》卷二五。

復程秀才時行書

某聞之：君子以道義爲重，爵祿爲輕。王公大人立乎人之本朝，一嘖呻，一呼吸，足爲天下利病，繫生民之休戚；而韋布之士，窮居約處，樂先王之道，不求聞達于諸侯，其相望爲甚殊，而其寔無異道。苟在位者不能以身任道，則爲士者誼亦不屑求知于人。何哉？道義之在亡而已，窮達何有于我？果能此道也，則簞瓢陋巷，青瑣玉堂，易地皆然，夫何貴賤之有？是則舜之飯糗茹草，與夫居堯之位，又何加焉。某不才，爲貧而仕，每以治無善狀，不敢妄求知己。間者當路有過聽者，與某音容之不接，聲聞之不通，不以某之不肖，而爲之剡章，且附置以達時俗之禮，通爲啓謝。某不工偶儷，強爲數語，而致其意焉。語前所謂道義之交修者，以周公之賢，惟恐失天下之士，而伊尹之任，何以爲王者之師。妄意士之所以自任者當然；不然，亦不足以爲士矣。執事之于某，初非牖間半面之舊，又無研席論交之雅，邂逅一遇，貽我以書。某讀其文，望其容，竊自知其幸也。盛意于我良厚，故敢因前書之語，而請復之。執事謂位卑則道不存焉，又謂貴賤分殊而尊卑勢異。此言之發，似未之盡。雖然，亦前相望甚殊之意，特未言道義之在亡而已。在《詩》有必酬之誼，故某即之以相規。橫渠之詩不云乎「出異歸同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明道亦云「統軍百萬，曲肱飲水在其中矣」。此古人道義所在之驗，願執事持之以自廣，施之他日，無負于今。若夫某之作，斐然之文，胥失道真，何足

爲執事道？若仁與賢，則某豈敢？惟執事財察是幸！《浪語集》卷二五。

復張人傑學諭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生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于《易》備焉。以通爲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體未嘗動；以定爲足以周之「二」，則作《易》之道變爲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諸變化，可由而不可測者。某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宵行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不以某爲不肖，惠然辱枉臨之，詒我以書，縱言而及于《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也，曰「當仁明而通變」，捨是則爲姑息而苛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黃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以堪之？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竊有必酬之誼，故某謹布其腹心。今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并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億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易》之變通，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方，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爲通。《大傳》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

此贊矣。某區東狂妄人耳，焉知《易》道！因執事之有是言也，故敢及之。至于《易》之爲書，聖人晚學以無過，以爲仁明而通于《易》也，實非下走之所敢當。書不盡言，財察是幸！《浪語集》卷二五。

〔二〕定爲：原作「爲定」，據四庫本乙。

復龔秀才書

子路有言：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其義，則不俟乎其外者矣。仕而道不行者，近世以爲深患，非有他也，不能盡己之道，固無以盡物也。苟盡己以行道，則凡自外至者有常態，而吾所以應之者有常法，無俟乎其外，而天下之理無不得矣。盡己之道，夫豈它術哉？亦在乎熟之而不學牆面。蓋未之習也，時習焉，則吾固有之者，卓焉而立乎！內煥焉而章乎外，紛紜萬變，觸睫過耳，而吾不爲亂，則其于從政也何有？此某朝夕之所願學而未能得者。昏昏焉，而以施諸事，顧不悖哉！伏惟秘省執事好學而知其要，將士而通其理，惠然我顧而無私曲之問，投以長牋而爲治民之說，凡某素所願聞而不可得者，稔聞而熟見之。如擊蒙昧，如發豐蔀，其爲賜也，豈兼金之況哉！以觀其學之所到，知不如斯而已，信能進乎此道，則于異時之政，將見其有及物之惠矣。雖然，仕而學者恒有單聞之患，

學而仕者其于人情必得，勢使然也。某不幸而竄仕而未能有學，視執事者學而未仕，其于盡己之道，猶霄壤之爲間也，尚惟不已斯道，充其所學，日新達德，而知我之爲戒，待時而動，不亦偉乎！某不敏，竊慕古人相成之誼，惟執事財察而加勵焉，幸甚！《浪語集》卷二五。

全宋文卷五七八八

薛季宣 一五

送甄雲卿赴西宮學官序

道家者流，有金丹之術，走初末之學，謂如漢方士說煮丹砂爲黃金則可以致神仙，其語信荒唐。問于道學之老人，老人曰：「金丹謂內藥也。鍊神與氣，毋以外物傷吾內，則大藥可就，而神仙可至，化人之祛可執，老縱之舌可咋，洪崖之肩可拍矣。」走矍然曰：「是在吾術內，但異名耳。孟軻養浩然之氣，四十而不動心，上論于古之人。此仲尼所以告曾參，曾參語單離居者，安得通方之士與之共論此術哉！」雲卿念八兄以《易》名家，壯歲取科甲，聲名籍籍在人耳目間，一時公卿大人見之無不傾挹。仕輒不偶，一鄉之士類無得而親疏者。走罷鄂陵長，始獲交于雲卿。出《原丹》一篇，蓋是說也，從此與之友。孰知其爲人自處之高，風斯在下，道心內切，罔象曷求焉！是固雲卿所長，要亦爲雲卿累。雲卿教國胄子，分職在閩中，騰踏飛黃，必自茲發也。居貧抗手，曾不能爲黃金以贖其

行。嘗聞閩多古書，道家之藏爲甚富，雲卿尚友，今之君子豈皆不足與于斯乎？雲卿志抗浮雲，氣充天地，持其志，無暴其氣，日益日損，神氣有不沖邪？吾意其必且夢周公、騎箕尾矣。以道之腴治己，以土苴治天下，雲卿知必進于是也。走細人也，學不能造乎道，而渾沌之眉，儵忽之竅，所以喪吾真者日勃谿于方寸，輔仁者去，則金丹何冀焉？雲卿老于詩文，走不可以雷門布鼓。序意惜別，又將以己之所甚難者責望吾雲卿云。《浪語集》卷三〇。

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序

浙之江潭而委長，有山焉截乎江之口。其潮也，尾閭盈而潰瀑，海水溢而羣飛。回江之波，倒流而反觸於山。其濤怒衝乎潭，其波激，委之至也遠。其爲憤也滄，奔騰汹汹，洄涵藏昂，驟蹙而軒，乍旋而入，竚盈淵谷，前無高岸，一川矗立，突如來如，屹如銀山，奔如陳馬，轟如雷鼓，激如搏鵬。子胥奔躍于濤頭，文種昌揚其暗浪。雖共工氏折不周之柱，左伯母彈恒山之目，拔山如項羽，驅石若始皇，未足以擬其壯。天河裂，龍門發，呂梁洩，分防決，淮隄撤，猶不得形模其彷彿也。操舟者逆而取之，順而方之，呼吸之中，恬然已無事矣。濤之力也有既，故吳兒可狎而弄。其去也有時，故行人可厲而涉。走嘗聞諸濱江之老叟，曰：江之產有煩苛，其涉有陷沙。煩苛，豸也，蠓蟻比也，形如飄瓦，呀吻衆多，狎者遭焉，則著身而不寘。沙之雜也多淖，則人之履踐不實，涉者俄而陷溺，

則僵爲汐之濫。君子者曰：操舟者子其神乎！憑乎虛舟，凌乎巨浪，逆而取之，不害其爲正；順而方之，不害吾之止。故雖潮水掀天，而吾不爲之蕩；橫流溢壑，而吾不爲之撓。持危涉險，亶然而成之。其視涉者，吳兒爲有全安之數矣。子鄭子一鄉之望，其赴國子丞也，固當爲時世用，鄉人又將儀之。夫國子清官，子鄭子和而不流者也。既清且和，利用安身而崇德矣。其行也，必將問津於浙，走期之以舟楫之利，琢詩爲贈，且序陷沙煩苛之說所聞於父老者，而冠諸篇端。《海塘錄》卷二〇，四庫本。

漢輿地圖序

《輿地圖》舊在御史大夫寺，大夫官罷，更屬大司空，故圖冠司空官名，曰《司空郡國輿地圖》。圖載郡國縣道、國邑鄉亭，備之可披按也。故事，天子有大封建，丞相大行奏可，則御史上國請名其所立國，其後司空如之，事在元狩六年四月丙申，丞相青、翟、御史大夫賀，請封皇子三王；及建武十五年三月，大司徒漢、大司空融請封皇子諸王，奏事孝明皇帝。褚少孫、班固取之，備《三王世家》、《世祖本紀》。古之帝王將施疆理之政于天下者，曷常不以圖籍爲重哉！是故舜釐下土，厥有九共；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周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職方氏辨其人民材用，而周知其利害。土訓詔王地事，司書掌之。漢初，丞相何先入收秦圖書，高祖以此

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用平天下諸侯。嗚呼！其亦重矣。由漢七年，長安未央宮建，秦氏圖書藏石渠閣，御史所掌，有郡國輿地畫圖，圖自漢氏爲之，非出遠也。語曰：天爲蓋，地爲輿，輿地之圖，所以盡載地域經緯之數，人民之衆寡，土地之產，財物之用，皆王政之本也。物有甚輕而用可重者，圖籍是也。周之衰也，諸侯異政，六王並起，天子無容足之地，四方號令不行焉，而天下宗之，號爲共主者，以圖籍之所存也。當時強大諸侯如秦惠、宋偃、齊湣之屬，蓋其心未嘗不欲舉三川，窺周室而出圖籍矣，終以不遂。由諸侯知有所重，而周守之嚴也。及秦政以虎狼之強，方世世蠶食東方諸侯，其貪肆亦足以騁，貪燕督亢，地圖上而荊卿之難作。周、秦之際，取之如此其難也。孝武皇帝在位，漢興七十有餘年矣，典司懈守，故淮南王安得以按圖日夜與左吳等謀變，部署兵所從入，賴天子明聖，以時咸服其辜，然則殆矣。世祖中興初，王郎反河北，上自薊至信都，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將軍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定，何也？」聖謨宏大，其自謙如此，宜乎平一天下，化行夷貊。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使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地輿之內，舉上圖籍矣。漢元以來，此爲極盛。孝明封王諸子，按圖以知戶口多少，曰：「朕之子安得視先帝子！」章帝又以圖均諸國戶口租入。新息侯援之，說隗囂大將楊廣曰：「按《輿地圖》，天下郡國百有六，奈何以其二當天下百有四！」然而輿地所畫，其有不備者乎？奈何史亡其人，害于因習，分率亡紀，準望不立，名山大川，多略不載，雖有粗形，又非精審。故如山川要塞相去不能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視之甚易，行之甚難，以至違義失實，不可考案。司

其籍者寧不曠敗矣哉！雖然，要略陳者不可罔以大綱，形模具者從可彌縫其闕。周、秦地圖，世既不可復得，藏秘書者獨有《漢輿地圖》，後將圖寫四方形勢，周知其事，而裨地理之闕者，故當用《輿地圖》爲本始，爲舉其撮，以爲司空序略云。《浪語集》卷三〇。

漢書正異叙

右，《漢書正異》，得之武進令姚寬，皆已繕寫可傳。始走讀《通鑑攷異》，至京房之諫，引《吳越世家》、《漢書》唐本、方今世傳板本爲詳，恨生之晚，無從啓覲。既而遊蜀，睹學官所樹母氏石經，實唐天寶諸經，文字或異于今國子監刊行本，從知故書之幸而存者，失真衆矣。五季于今，不二百祀，諸經漢史家有之，紕繆尚此其多，它書或止單出者，吁！不可及已。今諸經既從先儒舊，監本出五代、中朝，方後蜀之書，林甫所訂爲不侔矣。惟班漢史譌久遠，自瓢中渡江已然。梁武帝時劉之遴、張纘、到溉、陸襄奉太子教，訂徵鄱陽王書，條異狀十事，大略言《漢書》古本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其《叙傳》號中篇，略去班彪行事，云自有傳。合紀、表、志、傳，爲卷三十有八。《外戚傳》次《帝紀》，諸王次之，陳、項在其後。其《韓彭英盧吳傳》叙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其引今文「龍驤」亡省「馬」者。又卷三十七解音釋義以助雅故，今本則亡。餘史不具，可意而知。走意固書之訛，其道有

二：始固以古文寫本，後以佐書易之，篆隸之不同，其訛一也。自固書出，漢人學以名家，師說不同，傳授滋改，其訛二也。《梁書》所謂三十七卷，抑傳者爲之卷，總其篇楮以代簡故耳。今其書亡舊矣，當以顏師古注本爲定。如世俗模板，非惟新故有異，而吳、蜀、閩、楚之傳，復有大不同者。走私竊病之。迺幸自天，得此善本。姚氏今越博通士也，家傳宋祁手校漢史，具有唐、南唐、吳越及神宋再世所刊書，間有徐鍇、余靖、陳繹、宋郊、司馬光、劉敞、劉攽是正處所。走喜于獲瑰寶，用集略爲二卷，得有先後，故傳居前。雖梁氏舊書不可得見，于顏氏本可以爲完矣，惜其不及范氏史也，當營求補之。兒曹以觀《漢書》，可不自有別諸！年月日叙。《浪語集》卷三〇。

擬班固漢書叙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柱史曠官，簡編淪廢。孝武皇帝時，太史令司馬談始憑《楚漢春秋》記錄漢事，談子遷繼世爲太史令，克舉舊職，上自黃帝，迄漢麟止，整齊其事，附益見聞，成《史記》百三十篇，變古編年爲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以漢先帝繼百王之後，廁秦、項之列，太初而下，又闕不書，後世好事薦紳先生褚少孫、史孝山、陽城衡、馮商、揚雄之屬，雖頗有綴緝，類多蕪短，不足以繼太史公父子之後最。後劉歆書以甲乙相比，號稱博洽，然猶叢脞纂錄，未就統紀。中興茂才徐令班彪，才高而好述作，乃繼采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不爲世家，紀、傳而已。彪

子固，私就父業，探撰前記，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八十餘萬言，盛漢遺文，始就一家之作。後世之言史者，皆本之遷、固。嘗考載籍，炎、黃以前尚矣，爰自虞帝作書，上聯《堯典》，仲尼約史爲《魯春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于《書》、《春秋》備矣。乃其古文質樸，書非該贍，太史公創新紀傳，合事言之史；班氏記錄，大約依《太史公書》，祖宗大政疏爲紀，人臣庶事條爲傳，紀之所略，傳之所詳也。其有舍此錄彼，微辭隱義，後先互見，率婉而成文，優而柔之，乃見其旨。至若禮樂典章廢置之迹，漢之所以爲漢也，宜當備見首末，志實書之。公卿繫國安危，侯王，漢蕃輔也，拜免歲月，興亡所自不詳，則漫而無所攷見，詳之且不勝書，譜于旁行，會于年表，漢廷舊事，細大畢舉矣，顧不偉哉！學士大夫讀虞、夏、商、周之書，觀其簡嚴繁縟，則知四代所由廢興。《春秋》推見至隱，而事辭垂以爲教。班氏父子以漢文士纂述漢史，其文縱以約，其義簡而明，曲折有容，遣辭條暢，猶風行水上，自成文章，讀之如身在漢廷雍容論議之列，使人亹亹忘倦，謂之良史，不誣也。惜其書不及竟，身以幽死，其八《表》、《天文志》，女弟昭及扶風馬續踵成之，損益次第，或未能盡得彪、固深旨，儒者憾焉。後世史官華嶠、范曄追集《漢中興書》，其文既不足以接固前史，而猥排固以賤死節、否正直，將以自見己學，顧第不深考。《漢書》稱殺身成仁者衆矣，掌書墜軼，間因他事，時或表見，固意自有在，難與單見寡聞道也。善乎！司馬遷之論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際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于當世之文，而罔褒諱之辭也。烏呼！在遷之身亦是戾已。孝武帝焚孝景、今上本紀，而遷有

蠶室獄戶之禍，固贊十二帝紀，多錄小善掩大疵，其詳于傳出之，亦足以發。議者以爲務飾主闕，蓋未足與言《春秋》之義，不然，或告固以私改國史，孝明皇帝其不堪之矣。故爲辨說，爲序冠其篇端。《浪語集》卷三〇。

擬漢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序

擬郎臣固作

有漢嗣皇帝以烝烝之孝，紹中興之統，推祖配天，無忘耆艾，閱堂室而興歎，睹旂常而永懷。甲子詔書：「蓋聞崇德報功，先王之大法也。高皇帝杖策豐沛，從諸侯士大夫滅亡道秦，誅項王之罪，南面而君天下，至于今賴之。永惟蕭、曹諸公密勿大猷，勤勞王事，權輿不一，緒其勳庸，功著與爲多焉。昔殷之先臣，胥及逸勤而與從先王之享，君牙祖父以服勞王家，而紀于周之太常。朕惟十八侯之功勞輔成漢業，不在殷、周之後，祠于侯國，而無列于祖宗之廟，朕甚慊之。其令沛郡太守下豐令，即泗水亭高原廟爲十八侯位，祠庭下如其倫。郎班固其銘勳伐，附著亭碑之後，以增光我高祖之烈，昭示來世，永永亡窮，稱朕意焉。」郎臣固奏：陛下無忘舊勳，序次十八侯位于高原廟，且欲贊述其事，而命臣固爲之銘，甚盛德也。臣愚，何足以知高祖之聖！其一時輔佐，類皆出人之傑，又多臣固凡庸之所不識。臣固謹議：高祖起泗上亭長，不階寸土，持三尺劍，芟頑剗暴，五年而建萬世無疆之業。此二帝三王所不及，而高祖乃優之，功烈冠古昔，造化侔天地。十八侯起身微賤，攀龍鱗，

附驥尾，名書鍾鼎，以成封侯之事，其功庸知計皆已暴白于天下，十八侯位次，用昭顯我漢元得人之盛，遠追唐、虞之十六相，周十亂臣焉。臣聞泗水舊亭，漢初築宮其上，跨臨清泗，起石梁門闕。高祖十二年冬，已擊鯨布還，置酒沛宮，悉會故人父老，上爲擊筑，興故鄉之感，歌三侯之章，發沛中兒百二十人習歌之。上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故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以沛宮爲高祖原廟，教歌僮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世祖建武五年七月丁丑，幸沛，祠原廟；孝章章和元年南巡狩，遣使者奉祠，著令祠官、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稱漢使者侍祀，歲以爲常。惟原廟實高帝神靈所舍，前世奉祠，蠲潔如此，孝孫承承，紹述先志，有嚴有肅，無荒無斁。竊意故人父老宿相遊從，而高祖念之，至興悲惻；十八侯所與共定天下也，君臣之際，相與之樂，夫豈故人父老之流？高祖之堂，乃不在配饗之列，佚文墜禮，及陛下而後定。追原所自，不忘本起，此豈無待而然哉！臣雖少文，敢不奉詔，謹如周公頌武，吉甫歌宣，爲泗水亭碑，少揚高祖聖神之德，而銘先正元侯之功。惟其次曰：鄼侯蕭何、舞陽侯樊噲、留侯張良、絳侯周勃、平陽侯曹參、戶牖侯陳平、南宮侯張敖、曲陽侯酈商、潁陽侯灌嬰、汝陰侯夏侯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安國侯王陵、襄成侯紀成、棘津侯陳武、曲成侯蟲達〔二〕、汾陰侯周昌、清陽侯王吸，皆有銘；自餘功臣如魯侯奚涓、廣平侯薛歐、陽都侯丁復，繼雖登位十八，與前十八侯國名位次時有更易升降，是皆後來之舉，或吕后所定，非高祖之故也，茲不復叙。郎臣固昧死上。《浪語集》卷三〇。

〔二〕曲成：《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作「曲城」。

漢中興頌序

擬賈逵作

叙曰：漢興垂二百載，數遭陽九，運鍾百六，大統三絕，天傾鼎震，大盜席椒庭之寵，竊位槐之重；託伊、周之事，行羿、浞之志，布置腹心，芟鋤異己，不越帷幄而國命移矣，于是乾坤易位，攝提亡紀，九州同乎淪墊，上帝被其誣罔，神怒人怨，菑害並興。尚且囁囁然，謐謐然，造作符命，文飾六經，自以爲山川鬼神可用矯僞欺而狙詐得也。世祖光武皇帝當四七之際，接九世之統，捕逐不道，名著圖籙。憤我高皇帝之大業湮墜于地，哀矜鰥老之爲匪民，而爲請命于天，乃龍翔白水，霆擊昆陽。沈慮先機，宏度闊達，列宿爲之指使，風雲由其翕合。瓦飛豹栗，而凶徒填壑，賊臣授首，雖軒帝涿鹿之戰，夏后塗山之僇，不是過也。建武之際，二儀草昧，萬物萌芽。上披赤心，恢大略，神謀濬發，卓然偉斷。皇天眷命，景貺昭答。根柢河渚，拯塗三輔，摧亡堅陳，翦亡勁敵，待降不死，嬰鋒隕墜。萬方僉后，九服懷仁。由是戰龍莫之敢校，蛇豕亡所與食，銅馬、赤眉、大槍、尤來，燕代、青齊、隴蜀之寇，孰不妖氛坱圠。昏州闇野，揮汗則晴，天零雨培，飲則河水絕流。既乃喪元折首，投甲山齊，冰釋春融，扶服奔亡之不暇。故在位十有二歲，而六合一家，高武郡縣，罔不底屬。謂武功不可以爲治也，乃止戈講學，下馬訪道，動亡過事，自致丕平。復三什而稅一，紹封殷周之

世，仁風揚宇宙，聖化行蠻貊，於皇肆哉！其不階赤土，除新之暴，高祖之業也；謝西域之質，却千里之馬，太宗之美也；升中岱岳，建立明堂，孝武之制也；總攬權綱，信威北狄，孝宣之治也。上皆兼而有之，至德大業，信可因三成四、襲五爲六，雖少康之不失舊物，宣王之復會東都，何以加哉！聖上下武烝烝，遙追來孝，纂述先帝故事，以紹前紀，聖作明述，綽有休譽。永平十五年三月，上行幸東平，以本紀示介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蒼睹茲盛制，情動于中，歌詠成功，而上世祖受命中興之頌。聲韻鍾石，文成韶夏，雖公旦穆清之什，咎繇婁省之歌，無以多尚。所謂形容盛德，可以告諸神明者，頌有之矣。詔問可比何等，而校書諸郎猥云：文似相如、揚雄，近世史岑之比，非善謂倫擬者也。臣逵被服聖訓，稱其典雅，王言天遠，靡所與京。竊惟昧學面牆，欽奉明詔，思自罄竭，以稱上心，而敏愧食時，名非多識，臣逵死罪死罪！伏以《春秋》聖人筆削，游、夏一辭之不措；而五傳競出，各自名家；二典、雅、南，世有箋傳。臣雖不敏，亦欲以通釋善頌同漢詩之文，于《大雅》之訓故。惟我世祖之烈，聖朝之典，賢王之撰，顧不足以發揚萬分之一二，而童蒙鄙野，庶可因傳註而知分寸焉。其間識慮淺陋，適爲詆誣盛漢，臣雖萬死，未足云謝。校書郎臣逵上。《浪語集》卷三〇。

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九六〇。

香奩集叙

韓渥《香奩集》二卷，蜀本詩一百一篇，京師本賦二篇，詩一百七篇，曲詞二章，秘閣本同，亡詩十篇。三家篇什相糅莒，差次不倫，以讎比除複重，定著賦、詩、曲、詞一百十二，以朱墨辨，閣、京本皆已刊正可傳。渥字致堯，唐翰林學士承旨。朱全忠顓命，以渥行禮爲簡傲，放外以死，事見唐傳。曰字致光者，謫也。渥爲詩有情致，形容能出人意表，有集二卷，其一此書。晉相和凝亦嘗著《香奩集》，皆委巷艷詞，猥褻不可示兒。時已有曲子相公之號，沈括《筆談》著論，迺以是爲凝書，陳正敏爲辨之，設二事以驗：謂《吳融集》有《和致光無題詩》二，與《香奩》詩韻正同，而此集序中正載其事，一也；鄉嘗于渥裔垆所見渥親書所作詩卷，其《裊娜》、《春盡》、《多情》等篇多出卷中，二也。渥富才情，詞致婉麗，固非凝及。而《北夢瑣言》載凝小詞布于汴洛，作相之後收拾焚毀，則凝之集迺浮艷小詞，安得遂以《香奩》爲凝作？走謂正敏辯得矣。傳稱凝嘗自刊己集爲板本，而特謂《香奩集》不行于時。行不行在凝，則此集爲可知也，況詩與詞曲固有不言之辨。其詩有岐下作者，而凝未嘗在岐。《江表志》王延彬子繼士，與渥子寅亮，幼曰通家，寅亮母尼即薦福院講筵偶見，又別者也，今詩亦在此什，則斯集也爲渥語可不疑。夫人之著書，上世猶不免沿襲，《春秋》大典，亦有十數家書，學者不究謂何？泛以名取，則晏、呂之傳，爲孔氏之經矣。以凝艷曲視渥集者，

不幾于此乎？信《筆談》者雖甚，或于此必自有辨。年月日叙。《浪語集》卷三〇。

李長吉詩集序

右，《李長吉詩集》四卷，蜀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從來，姚氏本出秘閣，宣城本出賀鑄方回家。凡集三家以讎比，正舛謫，概之杜牧之叙，宣城本多羨詩十九，蜀、姚氏本少亡詩四。今定詩從宣城本、從蜀，疏其異同于下，著姚氏本于上。大校宣城本不遠蜀，姚氏本最爲審訂，皆已刊正可傳。長吉名賀，唐宗室子也，本書有傳。其小傳出李商隱，悉已暴白行事，蓋不必言。長吉諱父嫌名，不舉進士，雖過中道，然其蔑貴富，達人倫，不以時之貴尚憊薊乎方寸，其于末世，顧不可以厚風俗、美教化哉！其詩著矣，上世或譏以傷艷，走竊謂不然。世固有若輕而甚重者，長吉詩是也。他人之詩，不失之粗則失之俗，要不可謂詩人之詩，長吉無是病也。其輕颺纖麗，蓋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錦繡，輝煥白日，雖難以療禦寒饑，終不以是故不爲世寶。其詩當無日不賦，而傳者祇此，何則？長吉慵次已作，友朋率蚤死，故錄偕亡。遺詩李藩嘗集之，從其外兄求益，授之既久，求之不復，謾曰：「長吉素易我，我銜憤次骨，得其文輒投坑塢，那復有詩！」是必設辭拒藩，非實有此。遺詩終以不見，豈天愛寶故耶？小傳之說誕矣，學者已不盡信。近世任信臣者又記書仙事實之。仙者，慶曆中長安女倡曹文姬也，穎而工書，名以藝得，睹朱衣吏持篆

玉示曰：「帝使李賀記白玉樓竟，召而寫之琬琰。」家人曰：「賀死歲三百矣，烏有是？」文姬曰：「是非若所知也。世載三百，仙家猶頃刻然。」迺拜命更衣，飄然飛去。走稽于傳，賀不聞于記事有所長，且以落筆章成見稱前史，白玉谿子固已記白玉樓事，逮文姬更祀三百，天家日月雖長，其敏速尚何道！信天有帝，王羲之輩皆已亡，固不乏工書之臣，何待此文姬者？文人設辭指事，殆寓言乎！走懼其污長吉，故爲辨明。年月日叙。《浪語集》卷三〇。

叙十國紀年

右，劉恕《吳史》六卷，《唐史》六卷，《蜀史》七卷，《後蜀史》六卷，《吳越史》四卷，《閩史》三卷，《漢史》二卷，《楚史》三卷，《荆南史》一卷，《北漢史》二卷，凡《十國紀年》四十卷。以亂世記注，知之者少，故文多舛錯，差次不倫，以校讎是正曉然，而闕其所不可知，爲繕寫始可讀。初，唐以方鎮理天下，王政之去自此始。自黃巢俶擾，藩鎮汨于奸雄，尺地一民，非復唐有。天子獨抱虛器，寄身亡所，逮朱梁篡殺，五代迭興，于是遜者王，强者帝，跨淮涉隴，爲吳、蜀、吳越、閩、漢、楚荆之國。既而後唐舉蜀孟氏，奄其地有之；唐氏篡吳，兼閩、楚而不能保。周初，太原別爲北漢，通數十國，與七代相終始，本末百年。神宋龍興，然後平一。夫亂極而判，已離而合，天下之常勢，今古之所同然者。十國之主，類無深謀遠略，其守臣節、奉王貢者絕不知齊桓、晉文之事，

僭帝空名，亦非復湯、文之舉，齷齪自保，偷安一時。輔導之臣，皆斗筭小器，亡通知王伯大略以致主安民者。至其興亡之迹、理亂之源、行事之是非、謀猷之得失，與夫逸民、節士、良吏、正臣之行己，僭叛小人之狂妄，承唐接宋，有不可得而廢者。舊書國自爲例，漶漫蕪雜，而不可稽攷。治平中，知制誥路振始志九國，成一家書，惜其得書未備，疏略者多，荆南一篇，闕而不錄。御史張唐英補志北楚，書稍就完。恕名有良史之才，留心著述，嘗從文正司馬公學，與修《資治通鑑》，紬繹館殿，盡未閱之書，于是裒集衆家，參諸野記，纂修斤削，以就此書。腹稟未傳，卧疾云殆，其子居外，恕書趣以歸，曰：「吾忍死相待。」即床下口授傳之。始恕欲爲《十國百官方鎮年表》，未就而卒。《紀年》有文正公序，范公淳夫爲恕墓表，黃公魯直志其遷葬，其言行舉矣。是書蓋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瞻，簡而詳，疏而有旨，質而不蕪，廣博辭文，賢于國志舊史遠甚，然而牽于多愛，泛取兼收，瑣務中人，尚多記載；至其書法，端不俟後言而見。恕，萬年人也，字道源，先文正公卒，文正公相，表官其一子。初，文正公以道學講明洛下，恕居門弟子首列，雖嘗第進士，終不一去師席，使壽而及于元祐，其立朝誠節，必亡愧諸公矣，不幸而夭，可爲慨歎。《紀年》故書無錄，第其篇目如上。《浪語集》卷三〇。

十國紀年通譜序

事明于一，疑于衆，舉其類則疑者明。三代以前，萬國分治，《書》之典、誥，何其明且約也！蓋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萬國之政繫于一人，四海之大猶一身，上下之禮明，中外之治均，比屋可封，人亡異情，載筆之臣何所記修？律度量衡，然猶未免于時守而同之也。周德衰，王迹熄，徐、楚僭叛，征伐行于諸侯，正朔不稟于京師，國異政，家殊俗，變風競作，聲詩異編，《春秋》常事不書，類以舉其疑也。太史公譜共和以來爲十二諸侯、六國《年表》，稽古之士，得以攷見焉。漢世宗紀年建元，爲國家者循以爲故，時疑世變，自爲聲教者往往各名年紀，二君並世則行事異而正朔疑矣。不明其類，曷舉其疑！十國判于唐衰，一于天宋，中更五代，時並異書，讀其傳者不習其時，常以爲病。劉恕《紀年》載述，假日名甲子繫之年，舉衆明疑，一其類矣。至于參攷異邦之事，則尚有臨軸而廢卷者。爲之旁行譜繫，列其歲紀，舉疑明類，輔成劉氏之闕，先唐改元天祐，而蜀猶以天復名年，《通譜》之書，從此而斷，迄于平晉，凡七十有六年，年殊朔別，用《通譜》于左方。《浪語集》卷三〇。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二六。

武昌土俗編序

武昌爲邑舊矣，肇自孫吳建國，爲郡、爲州，進而督藩，降而邑縣，官司未嘗改也，山川未始變也，物名稱號多因時而革者，雖邑之父老間或不忘其故，它州攷古之士，將無所稽據焉，仲謀、陶、庾之風聲，幾何而不泯也？不有書志，其何以傳！《武昌記》舊有成書，世久不見，中更俶擾，並與《圖經》而失之。近縣令唐時顧遺墜之罔收，倩故家子雷某追錄《圖經》中事，收拾采綴，十舉四三，謾謬不倫，比比而是。名都要會，世所共聞，舊事前修，來者斯問，端倪不對，負愧多矣。儒行履方，以知地里，況令長之職官乎！故走本記披圖，旁求稗說，參諸故老，訂以前言，附見土風，成《武昌土俗編》二卷。俾邑之遊者不必問，問者不必語，開卷略舉，以代煩言，爲省事之一端，用備遺亡云爾。至于兼收遺佚，以成土地之圖，上裨天子之司徒，則吾豈敢？《浪語集》卷三〇。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二六。

書武昌土俗編叙

《武昌土俗編》鋟木于紹興壬午。走既才庸學寡，加縣出兵荒餘燼，無藏書以考閱往事，士非耆

舊，無所質疑，姑盡所知，搜羅野老之說，草創編秩，垂被代而出之。凡聞見之所未周，或知之而未悉，皆不及著。其間名號更易，不可究知，當去反留、當書反闕者，一書之內，夫豈不有？自求其失，則所未逮，故書編目，求取正于當來。惟乃仁人，矜此愚昧，擿瑕補過，易視聽于傳疑，使走不以此爲妄人，乃朝夕庶幾焉者。六月庚午，書于筠鄉書舍。《浪語集》卷三〇。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二六。

序輓彈漏刻

輓彈漏刻，始于唐僧文誥，行于軍中。其制度在《十國紀年》，簡略不可稽據。走官東鄂，始於戍將得之。其制爲二尺屏風，縱廣正等，以七尺五寸之竹，通中交解而四截之，斜倚屏中，隱其機括，蓋以銅華菡萏，承以芙蕖。爲銅彈十有二銖者十枚，投其一于菡萏，歷筩道四折而下墮芙蕖中，其聲鏗焉。以次發其九彈，屏上列牌爲識，凡二十牌，盡十彈而轉一牌，牌盡而復，則書其數于紙，一刻爲一牌，十二牌六十復而晝夜均。十二分之，每一時而牌五復，盡八刻三分之一，總十二時而百刻之數盡，五夜更漏去旦暮漏五刻。夏至夜短極，每鼓牌四復，餘一牌有六彈，籌閱牌十六，餘三彈而差強，夜漏漸長，每增一刻則籌加五彈而弱，累增一鼓爲二牌，餘四彈。冬至晝短極，每鼓牌六復，餘九牌有六彈籌，閱牌二十有五，餘九彈而差強，此其要略也。《紀年》鼓百二十發爲一刻，與

今屏漏正同。其言輓竹三丈二尺而發一鼓，其長已甚，將《紀年》承舊史之誤，抑文誥所造，于今有平易徑急之殊哉？要之，徑急者其發多，平易者其行緩。舊法增今二十四尺有五寸，而皆百有二十。發前史之誤，可以無疑。在《易·乾》象有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後之釋者以爲勉強之強，而不知天道之自然。夫天任之自然，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人得候其晷則，則天常之爲德也至矣。今之爲晷漏者，其法有四：一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輓彈。銅壺一家，復有數器，爲器雖異，所以占天一也。在銅壺則有苔冰遲疾之誤，在香篆則有麤細燥濕之殊，在圭表則有雨暘蚤莫之差戾，均所不免。人能莅之惟謹，而器無爽忒之事者，惟輓彈爲然。輓彈以二尺之屏、一丸之彈，仰占天道，而造次可持，行之一人，見之于用，自强不息，與天爲徒，君子終日乾乾，斯其意矣。走奇其物小而用可重也，將廣其傳于世，故爲序之云。《浪語集》卷三〇。

賈氏家譜序

邵武賈麟之，始以進士高第試主武昌簿領，適走假令茲邑，獲親炙其議論。麟之問學有淵奧，走既賢之，逮升堂拜其母氏，知其聚指過百家，不至豐殖，教撫族父之孤甚至，走益知其內行，蓋學士大夫之卓然者，然亦未知其所自得。它日，麟之攝事郡府，以文字出入諸臺間，奏記之叢日不暇給，倏然以一編書寄走，尺牘將之曰：「家諜尚矣，近世于此殊略，吾不忍也。蓋嘗譜吾繫姓，皆有所

示，公其爲我叙之。」走矍然曰：「麟之知所本矣，其可以辭！」爲略書氏姓之說，冠諸篇首曰：姓，性也，分于天而判于人者也。是故序昭穆，別宗祧，非姓曷以明族類，正人倫？非姓曷自會生齒，治百官？非姓曷得蟠天錯地、振古而今？措之中夏而準、措之夷狄而準，一定而不可易者，惟姓爲然。先王因生以賜姓，因官以命族，由之此道矣。後世生類益夥，因土著以明族望，古今異道，其爲教本一而已。晉鼎析民，始遷僑舊，既南安于土斷，魏更官氏，華族是同。南則王、謝、朱、張，北則崔、盧、李、趙，雖曰喧囂是競，辨族之意猶謹也。考《唐宰相世系》、林氏《姓纂》，譜繫之學猶班班焉。五代王，十國判，義養盛，宗姓淪，人知其所自生，蓋千一矣。《記》有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學士大夫則知尊祖，世譜之作，所以知族姓、明祖禰之所從生也，可不重哉！麟之知之矣，譜其得姓之始，氏族之判，次其宗望，有本有末，信以傳信，百世之學也。不知則闕，不敢誣其祖矣。麟之之爲是書也，上不敢誣其祖，下將傳之百世，不知本者能之乎？漢之車公、唐之員氏，百世之上，烏知此道哉！諫曰應者乃麟之，欲知其人，觀其譜。《浪語集》卷三〇。

全宋文卷五七八九

薛季宣 一六

叙握奇經

《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九字，以衆本《武經總要》陣法銓次，傳著成章，而存異文于下，已繕寫可讀。始，走游新都魚復，觀覽武侯八陣石圖，愛其文同《先天易圖》，每恨陣法未能詳究。聞成都唐棋盤市雖章仇兼瓊經始，而多得武侯遺意，履其市，道繩直，間井交貫，百工類處，技別爲行，識者曉知。乍然入者至于盡日，迷不能去，方悟李衛公言古八陣龍虎蛇鳥之爲旗，法前古服章之辨，爲并識之。得《握奇經》讀之，而八陣之勢判然矣。前聞袁隱君先生論六花陣法，明于八陣《握奇》，然後知其源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實方圓之數耳，觸類而長，奇正庸有窮乎！《握奇經》舊傳風后受之玄女，用佐黃帝，殺蚩尤于涿鹿之野，荒唐之說，無所考信。《漢志》兵陰陽家書有《風后》，劉歆、班固已言依託。觀公孫丞相注釋，則非所謂書十三篇、

圖二卷者。先秦典籍，類皆口以傳授，反復其義，未易以晚出浮僞訾也。《七略》兵家四種，《軍禮》、《司馬法》存者尚百五十五篇，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自神農、黃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種、吳起、魏公子、廣武君、韓信、項羽諸家，其書具在，略皆亡矣。今獨《孫子》十三篇者爲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握奇經》。權謀在人，奇詭焉用？形勢、紀綱、軍政，爲天下者尚有取焉，又隱不章，可爲懊歎。舊文奧密，尚多錯綜微辭，傳寫不倫，頗難誦習。李筌繪爲八陣，既爲不知而作；《武經》雖存寫本，不無訛以傳訛，惟武侯《八陣石圖》最爲有徵。走得馬隆贊述，多所發明，遂爲詮定其文，并繪陣圖于後。竊詳古人存諸口訣之意，不敢妄疏條章，合圖、贊以窮經，可以自得之矣。《浪語集》卷三〇。

書八陣圖後〔二〕

右，諸葛武侯八陣，新都占地四百七十二步，魚復魁間二丈，方圓互見，陳隊相容，其實皆一法也。裴緒采諸家，以爲八陣、常山之蛇而九。其法：方陣正而厚，利變；圓圓而無角，利守；牡前銳後重，象劍之鋒，利潰；牝張其兩翼，前單後複，利吞；衝方前衆後疏，利以爭險；車輪形圓六出，強弩四備，利進；罌置張其四翼，備在首尾，利救；雁行前銳後張，延邪而行，便于左右，利于繞人；八名皆本孫子之方陣、白陣也。常山蛇陣、龍旗六鼓非古也。八陣轉而相勝，更爲雌雄。法曰「正厚者

力併」，故方勝圓，猶厚勝薄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偏攻其角，牡可敗也」，故圓勝牡，猶聚勝散也。法曰「銳而鋒者夾擊之」，故牡勝牝，猶複勝單也。衝方戰者相促，居者有餘，牝背高向下，因其勢以潰其虛。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牝勝衝方也。車輪兵得成行，善冒亂而畏險阻，衝方守險以疲車輪之力，罙罙備在兩旁，其勢不堅，車輪四備，善衝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亡」，故衝方勝車輪，車輪勝罙罙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雁行延邪，便于周旋，罙罙前後橫而中縱，故勝雁行。法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兩翼脅其兩旁」，故雁行勝衝方也。其說如此，而所圖陣法不能盡如其文，將由多讀古人之書，未暇備嘗其制也？要之，八陣之法蓋不離乎天地風雲之變，衛公六花十二辰陣，六花，中軍及左右虞候、左右箱二總管凡七軍，中營居中，六營六面以援中軍。六軍又各有小營二十二陣：一曰中黃，二曰大玄子，三曰大赤午，四曰破敵丑，五曰左窠寅，六曰青蛇卯，七曰推兕辰，八曰前衝巳，九曰先鋒未，十曰右擊申，十一曰白雲酉，十二曰決勝戌，十三曰後衝亥，十四曰游變。中黃十二陣各八百人為一小方陣，周十二隊，隊各五十人。白雲、青蛇、大赤、大玄加百人以備追襲，餘八陣中抽八百人以為游奕。每陣相去百步。皆八陣之正耳。近世習知浪戰，事不師古，兵之形勢，豈徒不講，爭怪笑而非短之，前人陣圖遂皆亡佚。李筌法固非古，復混殽以壬遁陰陽之流，其道可觀。今此數家而已，論以《握奇》，八陣可以默而識之。古人節制之師，蓋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陣法奇正，節制之所存也。取其要附諸圖法，後世雖有作者，其亦不出此矣。《浪語集》卷三〇。

〔二〕案：此篇原次於《風后握奇經》後，四庫本次於《八陣圖贊》後。今單獨立篇。

叙黃帝陰符經

《陰符經》三篇，李筌所傳，本三百二十七言，凡三百六十三字，龍昌期注本衍「自然之道靜」已下八十有九言。以相校讎，定從龍昌期本。孫光憲稱王蜀軍校黃承真得鄭山古本，與今不同者五、六十言，然猶未聞衍字如此其多也。語云《陰符》三百字，則昌期本若可疑，其句法又少不同，而文意相通，未可刪也，姑存其語，以俟後來者裁之。山谷先生以爲經出李筌，孰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欲文奇古，反詭譎不經。其言糅雜兵家，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注可笑，惜其不經柳子厚一摺擊也。其笑然矣，謂其糅雜兵家，似乎未詳經意所在。李筌序道驪山老母授經之事，大約依放《老子》河上公序、張子房授書圯下之說，其亦誕矣。就令果爲寇謙之所藏之故，要非黃帝書也。康節先生謂與《素問》皆七國時書，爲近之矣。留侯、武侯注未之見，李筌又未嘗及，妄可知已。易奚氏善和墨而煤多易，宣包氏工圖虎而圖多包，黃帝治五氣而方術者名之，此必然之理也。《陰符經》專明盜時修煉，在養生者不爲無取。其文大略效法古文《老子》，語意謬矣，或者乃疑老氏出此，不亦誣乎？使《陰符》果無可觀者，則何以爲道術祖？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汎覽兼通，無及泥焉可也。乾道二年半春中澣日書。《浪語集》卷三〇。

叙古文老子

《古文老子》二卷，道德上下經也，無八十一章之辨，後先文字亦多不與今同。走幼讀《論語》、《孟子》諸書，睹其言與章戾，疑章分非故書之舊，必講師無自得者之爲。後見黃庭堅論《莊子》篇名，閤與之會，爲其已見，弗敢必其然。得郭忠恕所上《孝經》古文，始知不謬，今而獲此，可以無疑。蓋書之在古，初未始不完而正，弊于鑿說，寢以大譌，故其書存，失真衆矣，今文《老子》有河上公注，實首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再傳至于臣公，其弟子蓋公，爲曹相國師，修黃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自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叙述尤怪誕不稽，葛洪載之《神仙傳》中，封演已知其妄。據《史記》、《列仙》、《老子傳》，皆云著上下經，是則漢人所言分章無說，而古文嚴密，其言上下相明，蓋不俟注釋而通，坦然甚著。紊其先後，則必注釋乃明，是故剛分二經以成其妄。道、德可判，其誰曰或然？章而分之，義可離矣。然則分章析句，可照非其本真，《老子》古文其不廢于後，宜也。日走嘗讀《老子》，以爲于闔闢爲有窺，第以矯枉過中，失聖人意，欲爲訓注，以正其然否，窮竟其辭，乃知其于道無得。夫道者道也，非可以一途指也，彼以無爲道，有故非道也，與故聖人之經，皆隱不論。孔子亦所罕道，惟嘗以「一貫」語子貢、子輿「二」。《易》、《中庸》最爲幽渺之書，其旨良以見道，不過示之中制，俾人默以會通。至《老子》

則不然，爲書務以言盡，如所謂「道可道，非常道」，以似是矣，復不能守之，欲以多言範圍自己，既而去道彌廓，費辭愈多，而言不知所從。于是有「吾不知爲誰之子」、「象帝之先」之說，其弊數數而見，不可以毛舉，大旨皆依倣道要爲名擬之，晚益失守所知，流于刑名數術，而糝糠仁義，絕滅禮樂靡不爲。四者雖非道體之全，學者尤所當務，蓋去此則非道，而老子斥之，晚進學焉。故其善者爲私己，不善則渙漫譎詭，而不自齒于世途，反道敗德，抑又背老氏而馳，迹其源流，弊生有自。雖然，讀此書者可以輕利欲，祛物我，齊得喪，潛消悔吝于暗曖渺冥之中，在明達之士不可謂無補，則《老子》一書，非可廢也。世之是非或已甚，故爲辨析于終篇。《浪語集》卷三〇。

〔二〕子輿：原作「子與」，據四庫本改。

遁甲龍圖序

《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爲心腹。聖人則之而《易》象興。是以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也；齊乎《巽》，《巽》，東南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致役乎《坤》，《坤》，地也；說言乎《兑》，《兑》，正秋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勞乎《坎》，《坎》，正北方之卦也；成言乎《艮》，《艮》，東北之卦也。參天兩地，錯綜以變，八卦相

盪，當期直日，而三才六位、歲時氣節具焉。遁甲者，遁此者也，故有直符九星以幹九宮，直使八門以周八卦。三奇者，三材之象也。六儀者，六位之象也。陰陽逆順，推盪也。天地加臨，錯綜也。黃帝之局千有八十，乾九坤六之用也。太公之局七十有二，月卦時訓之候也。留侯四皓之局一十有八，參兩成卦之變也。聖人制局流通，以體天地之撰，闡陰陽之理，見鬼神之情狀，而擬諸其形容，示人以槩範也。上士得之，可以明造化；中士得之，可以則陰陽；下士得之，可以命吉凶；蔽者爲之，任天數而人事棄焉。因終與之并廢，得意忘象，顧若是乎！陰陽家者流，所以得罪于通人之論也。帝堯平秩四序，有虞齊政玉衡，夏南巡，祁寒北狩，豈無天道，通乎人事而已。漢之成、哀、桓、靈不改高帝之時令，莽、卓之不順焉，同歸于敗，故曰非陰陽之罪也。至于請師大道，寫符辟兵，則膠矣。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類，術家之論，自有吉凶反戾，非盡知畢議所能通者。天人之際，姑用其參，無及泥焉可也。周公之制《周禮》，雖如書方貫棹，射天殺神，祝詛祈禳，術之甚膚淺者尚皆有取，諸儒廢焉，過矣。世之言遁甲者多淪于怪，其書與術今顧傳于星官卜祝之流，兵家時或論焉，薦紳先生蓋所不究。走豈仰知天道，然觀其數，真聖人之遺術也。粹其方論，去其誣泰，幸甚！成書四卷，推原所自，命曰《遁甲龍圖》云。《浪語集》卷三〇。

甲曆序

序曰：曆之興也，其于太古乎？作曆者，其憂天下乎？是故數十爲干以盡日，其支十二以盡辰，斗建之行以盡月，積月周天以盡歲，閏也者十餘分以成歲次者也。歲律之運，生民之本也。是故數以記之，曆以命之。古者聖人之作曆也，幽研于《易》以定數，錯綜于爻以應期，法象于陰陽而和順于吉凶，通理于人而遂物。上古晝動而夜息，未有星紀，故以木生記歲；未有書數，故以結繩致約。太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規圖于天，俯以矩法于地，觀五行之文，測晷景之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造八卦以調八風，作三畫以定中氣，始立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以會萬物之宜。是故八卦者，八風之象也；三畫者，二十四氣之象也。包四時者莫易乎歲，成歲功者莫加乎曆。曆也者，歷往而知來者也。昊英氏作處后潛龍之位，積時爲日，累月爲歲，始作甲曆以前民用。曆之興也，其與《易》道并行邪？當伏羲代天而王邪，是故在臺傳教，告民示始，蓋取諸《震》；命子英潛龍氏，治我陰陽甲曆，蓋取諸《革》；咨于上相共工，下相皇桓，咨告于民，俾知甲曆，歲月日時自茲始，無或不敬。蓋取諸《巽》；甲日寅辰，木王于卯，英上甲曆，曆起甲寅，蓋取諸《泰》。是故《易》，易數也；曆，歷數也。曆與《易》數擬，故能彌縫天地之造，贊治萬物之宜。一陰一陽，與時皆運；一寒一暑，農作用成。寅春得天，人時資理，勤歲憫憫，百穀以生，庶品以寧，惟日用而不知。此甲曆之道也。曆

也者，在歲之所行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曆也者，盡《易》之所之。物始于萌，終于備，甲曆之用，其曆之始邪？故曰：甲者甲也，言草木之始萌也。若夫元會統章，窮曆之數，則非夫後時不備。《浪語集》卷三〇。

叙焦氏易林

漢焦贛《易林》十六卷，卷有四林，林六十有四繇，凡六十四卦之變四千九十有六。以所傳中秘書、孫氏藏書參校，中書，繇多亡佚二，以孫氏書詮補圓備。故書屢經傳寫，字多舛誤，以「羊」爲「缶」，以「快」爲「決」，若此者衆，爲是正其曉然者。其不可知，以「喜」爲「嘉」，以「鵠」爲「觀」，以「烏」爲「鳥」，一卦兩占之類，并兩存之，無所去取。具已刊定，可繕寫。漢儒傳《易》，明于占候者如贛、費直、許峻、崔篆、管輅數家。《易》俱有林，惟焦氏林今傳于世。《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卦，遇《蹇》，以《京氏易林》占之，繇曰：「蠆封穴戶，天將下雨。」沛獻王輔用體說卦，謂「蠆穴居知雨」。京房，延壽弟子，今書「蹇」繇實在《震》林，林爲焦氏可不疑贛，延壽字也。其學本以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易林》用之卜筮，尚其占與變者。政和間，校書郎黃伯思校中秘書，論林自林、直日災祥自直日災祥之法，雖同出于

贛，初未嘗一其用。昧者弗晤，乃合而一之，于直日卦中求所得卦，謬託燕薊士之秘。本朝王似于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賁》，其占乃《觀》中《賁》林。《觀》、《賁》皆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于《觀》中求之，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之占筮。伯思言若簡易，其實非也。筮法固于直日林中求所遇卦，于遇卦林中求變所之觀，從初決從終，則雍熙異僧之占，初未嘗與術戾。僧論「一幕掀天，一同掃地」，自有得之繇林之外者，未可以一術齊也。直卦之法，略在漢京房、郎顗傳，《天朝班曆》尚取其象。或者直以《周易》卦爻占數，猶屢有符效，至用林筮，頗多不合，伯思之說，未易循也。京氏學以卦爻分配期日，《坎》、《離》、《震》、《兌》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歲既有之，日亦宜然，于直日卦中分卦直時，如日之次，日凡十卦，一時八刻三分，刻之一卦配時，有一刻二分。《頤》、《晉》、《井》、《大畜》，皆五刻二分，《坎》、《離》、《震》、《兌》用事于日卦貞悔初爻之首。中爻之中，皆四刻一分，是又卜數一法，不待筮而占者自可通用。《易經》并論風雨陰陽占候，不必專取諸林。《漢·儒林傳》：孟喜受《易》於田王孫，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于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爲延壽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以爲諸《易》學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藝文志》：《易》有孟氏、京房諸篇，無復分異。京氏書世尚有之，雖陰陽家，不特災變之

候，論以《漢·儒林傳》、《藝文志》自有不可誣者，諸儒黨同伐異，可盡信邪！延壽行事略在《京房傳》中，舉最小黃詔聽留增秩矣，其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知人見事，未可以明經學士視之。《易林》近古，占書既自可尚，綴辭引類，尤爾雅可喜。尚其辭者，于漢氏西京文字又可忽諸！略抄《卦氣圖法》著左，乾道六年八月丁巳鵠林書。

冬至坎上 公中孚四世 辟復十一月，初 侯屯二 大夫謙五 卿睽四 公升四 辟臨十二月，二
侯小過四 大夫蒙四 卿益三 公漸三 辟泰正月，三 侯需四 大夫隨三 卿晉四
春分震上 公解二 辟大壯二月，四 侯豫初 大夫訟四 卿蠱三 公革四 辟夬三月，五 侯旅初
大夫師三 卿比三 公小畜初 辟乾四月，上 侯大有三 大夫家人二 卿井五
夏至離上 公咸三 辟姤五月，初 侯鼎二， 大夫豐五 卿渙五 公履五 辟遯六月，二 侯恒三
大夫節初 卿同人三 公損三 辟否七月，三 侯巽上 大夫萃二 卿大畜二
秋分兌上 公賁初 辟觀八月，六 侯歸妹二 大夫无妄四 卿明夷四 公困初 辟剝九月，五
侯艮上 大夫既濟三 卿噬嗑五 公大過四 辟坤十月，上 侯未濟三 大夫蹇四 卿
頤四〔二〕

唐僧一行云：《易》孟氏章句、京房本旨、《七略》、郎顗所傳卦氣，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惟齊《天保曆》依《易通統軌圖》，自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與中氣偕終；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爲四正之候，其說皆不經。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

九六七八，是爲三十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曆》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近世大儒司馬文正推《太玄曆》，邵康節譜《太玄圖》，《坎》、《離》、《震》、《兌》氣節直卦，皆同一行，惟以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從《易軌》云。今術專本京氏，用六爲法，以辟卦爲局；六時一卦，日法以直卦爲局；二刻一爻，《坎》、《震》、《離》、《兌》、《頤》、《晉》、《井》、《大畜》以分數除減半之。蓋三十日、三百六十時、六日、六百刻皆周，而與《易》象俱終，悔吝吉凶，亦可直以經卦世爻爲斷。《浪語集》卷三〇。

〔二〕繇：四庫本作「內」，亦通。

〔三〕四：原無，據四庫本補。

叙山海經

古《山海經》劉歆所上書十三篇，內別五山，外紀八海。郭璞注集釐十八卷，其十卷《五山》經，八卷《海外》、二《海內》、《大荒》經也〔二〕。《五山》、《海外》經端有條緒，《海內》、《大荒》經

汗漫有不可通者。是書流傳既少，今獨《道藏》有之，又圖十卷，文多闕略，世有模板。張僧繇畫《山海經圖》，詳于《道藏》圖本，然《道藏》所畫不出十三篇中，模本畫圖，有經未嘗見者。按《五山》經山多亡軼，意僧繇畫時其文尚完，不然，後人傳託名之，不可知也。不敢按據模本，姑以《道藏》經、圖參校繕寫藏之。于所傳疑，「有曰」、「二曰」、「或作」之類，皆郭注之舊，云「一作」「圖作」者今所存也。走初讀《楚辭》、《文選》、《陶元亮集》，見其多有《山海經》事，恨未之見，復求將二十歲，方始得之。其所名山川，已隨世變；草木鳥獸，類非久存之物；神怪荒唐之說，人耳目所不到。郭氏所注，不能皆得其實，而上世故實，可供文墨之用者，前人采摘稱引略盡，則此書之垂亡僅在固宜。《左氏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以知神姦，入山林者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方物，《山海》所述，不幾是也？經言大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湯、文王之事，《管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劉歆《集略》，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柏翳以爲二人，皆未之詳。考于《太史公記》、漢西京書，非後世之作也。《山海經》要爲有本于古，秦、漢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哉！郭氏歎道所存，俗之所棄不無稱許之過。要之《楚辭》之學，在《山海經》爲所本，君子窮神辨物，此書有不可廢者。所謂「臣秀」即劉歆也，歆以有新之朝更名以應光武之識，校讎之世，必當王氏時也。走讀《漢·藝文志》，念其書不多見，此《山海經》雖在，亦且亡矣。愛之不忍捐棄，故錄置家藏書中。《浪

〔一〕按郭璞注本《山海經》，含五藏山經五卷，海外經四卷，海內經四卷，又大荒、海內經五卷。此處所述卷數與十八之數不合，疑有誤。

論語直解序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爲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于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趣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于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顥乎其渾，邈乎其宏。其靜也天，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神偕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峨峨；寂如其若亡，歸如其若存；挹而愈冲，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壅無隍，肅肅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歟？盡性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裨螢，鑿之竅元，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于文公，其時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聞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聖人，固莫知其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爲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難疑答問之言，別爲《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且玄，必《論

語》而後行。《論語》之于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途，覆載而叢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踳駁，疑乎不真，其周而曲當，觸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兼該者，宜莫如夫《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夫六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于滄溟也，不亦微哉！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迄未知其趨鄉，自求諸己，以求合于前言，譬諸蟻之緣嵩，烏之冲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之行，又何憚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無曲說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爲其失于本真，匪敢言傳，逝將終身于此，庶幾明德之見，有補不逮云。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如霄壤之卑高。孟氏于孔氏之門爲有功，其氣豪而辭辯，無聲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耐以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真僞，從而爲取舍焉。不隨波于末流，真好學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別之！《浪語集》卷三〇。又見《經義考》

論語少學序

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緡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謏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爲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于厥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遂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賢；曾蒧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于《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淪幽眇，就之而不遠，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莫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淵，灝灝而天，進乎前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迨時，走于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少學，識之于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此明孔氏之言，則庸敢不知量！《浪語集》卷三〇。又見《經義考》卷二一八，光緒《永嘉縣志》卷二五。

書古文訓序

昔者子夏學《書》，見于孔子。子曰：「商也，何爲于《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于夫子者，志之于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于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相謀。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于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于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于風霆雨霽之迭興，海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于《書》之旨。以而

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于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于《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于《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于人，湯、武之命受于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于《書》，學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則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于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于古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叙篇端，論以讀《書》之法。《浪語集》卷三〇。又見《書古文訓》卷首，《經義考》卷八一，光緒《永嘉縣志》卷二五。

序反古詩說

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掇先儒之說而自爲之說，真古之遺說乎？抑亦未

能脫于胸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沒，經教汨于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爲說。《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軻而來，于今又二千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于心，本之于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于此何加焉？棄序而概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于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爲！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爲戾已。《記》有之曰：『人莫不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于物，則古之情性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浪語集》卷三〇。又見《經義考》卷一〇七，光緒《永嘉縣志》卷二五。

春秋經解旨要序

《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名《春秋》？春秋魯曆之所爲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爲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然則魯變四時之序何？史始官也，加春于建子而爲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爲夏四月；魯史之作也，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曷爲舍周之舊？僭也。僭則《春秋》何以爲經？《春秋》反正之經也。《禮》、《易》、

《詩》、《書》始終乎正，《春秋》紀錄不正，所以反之正。反正以其所不正，則五經之教，無時而或替也。《春秋》常事不書，書變常也。變常則何始于隱公？疾始變也。始變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于此？託始焉爾。奈何《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何？史之始作于諸侯也。諸侯孰謂？謂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于周之大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曆而爲魯史，諸侯之有史也？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于《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于殤叔，秦史作于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于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記。其《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爲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其惡，而無私焉爾。何用見其善善惡惡而無私也？曰直筆以書其事，因事而致其辭，善則善，惡則惡，不爲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春秋》用褒貶爲道，其曰不爲褒貶，何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貶以爲傳也何？託褒貶以爲傳，舍褒貶則無以爲傳矣。三傳之所爲褒貶何也？不知《春秋》也。三傳何以不知《春秋》？《春秋》之教，治桀而不亂，處群而不黨，是是非非，而天下之理歸之矣。不知體要，不存教法，心移于毀譽，而事奪于《春秋》，則是褒貶之說，亂是非之正也。事辭爲教，《春秋》也，考辭而知其事，因事以觀其理，不能顯白，而待傳以發，曰晦也。晦之爲道，傳之爲經，則事辭之教荒矣。孟軻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平王之東也，變風害雅，五侯擅政，蠻夷亂夏，陪臣柄國，仲尼修《春秋》以明實錄，將以反經之正，典常禮法無所與存焉，正亂常而還于舊物者也。是故直書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以別是

非謂之事，屬辭比事，莫善于《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因史之僭，事亂之本也，事易其常，莫之或止，禮樂崩壞，《春秋》見之。且夫事有是非，道有邪正，治亂之所從分也。邪正不白，是非不辨，人行其意，其誰能有反！于是列紀以著之，修辭以述之，會盟朝聘之作，師役祠命之行，畋魚游觀之爲，崩薨卒葬之禮，苟失其舊，無不備舉。可行于當世，可示于方來，小人憚焉，君子達焉，則《春秋》之所用，盡在是矣。其事則齊桓、晉文，昭其義也；其文則史，正其辭也。昭義正辭，則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謂也。今夫淺害深非，亂是新變，舊傳掩經，所謂反常也。經之云正不累于辭，所謂服仁也；道反常，三傳之失也；服仁守正，復古之道也。經解之造，用經釋經，而歸正于經者也；旨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爲好，不以棄傳爲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專門墨守，則非下走之所敢知。《浪語集》卷三〇。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二五。

全宋文卷五七九〇

薛季宣 一七

書先右史遺編後

先君右史《遺編》手澤二策，先兄將仕手抄一策，《使事錄》二策，《議和奏草》一卷，《遺表》一篇，哀成一編，通《行狀》爲十卷。不天幼失怙恃，初，先君下世，當秦相檜柄國，伯父司封爲君行狀，雖書法不隱，于事不敢加詳。先兄集錄遺書，懼爲家族之禍，故如《議和劄子》、《請岳相飛書》之類，皆別置藏貯，有待而出，某不能知也。不幸先兄蚤世。某罪大惡深，徒知寶藏已錄之書，不意尚多遺落。旋歸自蜀，始能徧閱家書于棄紙中，得前書手澤一策及《議和奏草》。奏草亦先君手澤，書首已不可見，雖號天自痛，計無所及矣。大懼先君之烈，由我而墜，于是會爲一帙，以便子孫之藏，且待太史之求，編諸墳典。初，君授南劍州司法，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幸甌浦，丞相趙公鼎以中司扈從，君以書見，丞相讀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鼎，鼎何辭焉！」即席而言，及于聖學，丞相盛

稱上在戎馬，猶不廢讀《資治通鑑》，君曰：「是固聖上美事，然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信能監古今之治亂而行，天下大幸！」丞相愕曰：「久矣，鼎之不聞是言也！」留坐而語，不知屢前其席。明年，丞相簽書西府，首薦君以國士登對，論君子小人之事，議建方鎮以安邊鄙，皆略蒙施用。時上春秋鼎盛，儲嗣未立，君首陳大計，頗見開納。同里婁公寅亮爲監察御史，聞而繼之，其言尤勁，大略謂本朝傳國十帝而大統三絕，太祖有國而太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爲是也。上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朕之所師也。」是故擇後之議，不及于太宗諸孫，皇上之後，太宗實根諸此。君自以爲言之不若婁也，常寫其章而自誦之。方計議樞庭，常攝戶部郎事，禁省須錢四百萬泛用，君執奏稱旨，用是有湖南之行。衡、永阻饑，君留上供漕粟賑濟，全活巨億計，盜賊以清。王太尉瓚討楊么，君知王不知舟楫，間事上奏委瓚邊塞。時岳相以偏將戍洪、吉，君一見知其人，表飛可清湖湘，後成敗如君策。君之在都司也，獄有父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有司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駁之，以爲子之弑父，寧論曲直，況父入子家，非人家，盜出困窮，子之孝養何在，抵以大逆，議者然之。和議興，屬秦相陰植黨與，凡議論異己者皆斥去之，君一再言不從，因不復論，秦不知其異，故自趙丞相以下皆出，而君獨留。丞相之行，送者惟君與郎官二輩，丞相欲論秦一罔上事，君以義止之。丞相行，舉手而戲曰：「鼎行，如公寧復留此？」君徐應之曰：「未可量也。」秦聞頗悅，召君致謝，君曰：「趙丞相與某厚，爲之謀，安敢不忠！」故秦不復疑。及侍從旅對榻前，君列其非是，因面疏秦曰：「偷安固位，于相君私計則便，然以虜賊，臣辱君父，忘宗廟之大恥，于心安乎？」與之廷辯

移晷，因得疾以歸，自作遺占，猶詆秦計甚斥。君常喜道「清心省事、約已便民」二句，及上斯奏，首論及之。舊事：右史終，有致事遺表恩澤。秦因沮壞成法，更爲新制。君之大節蓋如此，其它細務，在它人爲可稱，于君爲不足道者，皆不復著。嗚呼！先君逝矣，簞簞孤子，獨季宣在，何修何事，可以繼志承先？惟有收拾遺書，裨補行狀之闕，昭晰始終之節，差可以無愧。抑嘗聞司馬文正之簡呂由庚曰：「子孫正當發揮前列，垂之不朽。」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事業，遂汨沒矣。又嘗聞李繫爲《泌家傳》，其間不無溢美，後世既疑其妄，先人實事因併疑之。子孫之愛先人，政不當如此。是則先人之志，不可以不發，事之詳略，不可以一豪加也。故某書此，續諸行狀、遺編之後，俾後之觀者，得以互見焉，二書已詳，則不復叙。隆興元年正月甲子，孤某泣血書。《浪語集》卷三三。

叙遺編別錄

孤某既次先君右史文筆，集錄遺編，患其未能備詳，求諸緗裘，又得遇事勤書及《癸丑續記》一策。《續記》多記奏雜藁，行草相間，往往斤削塗竄，不可盡識，字字尋繹，始頗可通。去其複重，抄其要切之語，編諸書末，以爲《遺編別錄》，俟有它求而得，將以備後錄云。嗚呼！先君之言亦少詳矣。方其以道屈信于呂、趙、張、秦數相之間，其立朝誠節見諸事業者，遺編行狀固已略舉，至于先君出處、交承師友之際，所以切磨麗澤，相期于三代之道者，《別錄》見爲多焉。某罪逆至深，先

君遺書求不能蚤，不知續記之類其亡幾何，悔不可追矣。顧惟不敏，奉先君之餘業，兢兢栗栗，惟恐失墜，如臨絕壑而無憑依，繼述之方，知以遺書從事而已，而今而後，其能免夫！後之子孫，觀此先作，無忘乃祖之烈，以時次其家集，毋若我之不孝焉。負罪而書，不悟漣洳之丹臆也。某謹叙。《浪語集》卷三三。

書古文周易後

《古易經》二篇，《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總十篇，以參校別異同，定著十二篇，皆已刊正，可誦讀也。道隱久矣，書存而著，可即之見道者。聖人之遺經，不幸遭秦絕學，舉煨燼無完書，惟《易》號數術家，故獨免而傳後。包羲之卦，文王、周公之辭，仲尼之贊，于是乎具在。天豈有意斯文哉，何其保之之固也！它經雖玄妙難擬，要皆自《易》出也。夫《禮》、《樂》，王政之紀綱，《詩》、《書》、《春秋》其已事也。凡名數、聲音、性命、事物之理，非《易》無自見也。六經之道，《易》爲之宗，故它經亡而《易》傳，不殊其書之存也；假《易》亡其數卦，其害將可言哉！天之所以相後人，何如其切。至于六經大難之際，迺保《易》全之，而人有重不幸者，《易》師爲之也。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盡天地萬物之道者也。辭、占、象、數，皆其一物，而《易》師者析之以教，雖互有啓發，于義駁矣。《易》道之隱，其肇茲乎？且八卦條陳，六

爻咸列，係辭其下，《易》之故也。仲尼贊述其義，未嘗不錯以成文，分係卦爻，非其旨矣。欲明聖人之意，舍故書何稽乎？是以差次其書，盡復于古；古文不可得見，故以正隸寫之。判《文言》爲二篇，《象》有大小之別。《易經》無義，不足辨焉，惟《文言》一篇，舊失其序，雖先儒謂次《彖》、《象》，或以爲次《繫辭》，以理言之，皆非其舊。夫《乾》、《坤》、《易》之門也，非《乾》、《坤》無以見《易》，故以《文言》起之，而係之《彖辭》，《象》若《繫辭》之後，恐非必然。先儒所云，蓋即今文，以求古也。今文布《彖》、《象》卦爻之下，故《文言》不得不居後，非元在後也。雖然，不敢以己見爲必得，姑從其近是者之次，以待後之明哲。若夫傳注之失得，在所不論。《浪語集》卷二七。又見《經義考》卷二六，光緒《永嘉縣志》卷二五。

書詩性情說後

走述《詩》反古說，州人項頤用中不吾與，曰：「子今人也，爲古《詩》傳，安知古之不如今也，而以反古爲說，不亦虛乎？」走初不入其語，久而思之，曰：用中之言，正中吾過。夫人者中和之萃，性情之所鍾也，遂古方來，其道一而已矣。修其性，見其情，振古如斯，何反古之云說？項規吾過，不亦宜乎！更以性情名篇，而書其後曰：情生乎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樂得其欲。六情之發，是皆原于天性者也。先王有禮樂仁義養之于內，慶賞刑威篤之于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

欲。于是時也，君臣吁謨廟堂，尊德樂道，其民養老慈幼，含哺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後王滅德，而後怨慕興焉。于《書》虞之「敕天元首」，夏之《五子之歌》，于《詩》、《豳》、《頌》、《雅》、《南》皆是物也。言之不足，至于形容歌詠，有不可以單淺求者。此二《南》之風，爲先王之高旨。上失其道，監謗既設，道路以目。雅風世變，觸物見志，往往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是非盛世之風，有爲爲之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吟詠以諷，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參諸風雅之間，以情性存焉爾。危行言孫，將以順適其性而用之，利遵五諫，以諷爲上，茲其理也。周士賦詩見意，騷人遠取諸物，漢之樂府，託閨情以語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詩》家之說變風變雅，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謗爲性情，指斥言爲禮義，近求諸內，自有不能堪其事者，遠又不能參諸楚騷、樂府之意，其何性情之得，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反古之說，未若性情之近也。曰：性情說，古人其舍諸！《浪語集》卷二七。

書莊綽揲著新譜

聖人之道行于古，聖人之法具于經，學者不務窮經，泥夫師說，故聖經法則晦以不明。士當以經爲據依，斷然不惑于習，略去衆多之論，以盡其心，夫然後聖典森然，無不得也。《易》，六經之原委也。作《易》之道，哉始揲蓍，其法詳著《繫辭》，可按以考也。自脫于秦火，師法紛綸，而經閭不

通，舉世罔知攸定。士眊先儒爲用，久且不疑，旅出一途，而蓍法隱矣。《揲蓍新譜》毅然《易大傳》之從，始謂一、三爲奇，二、四爲偶，得奇偶之正，無偏頗之失，契于經旨，有足多者。其引徵以張轅揲蓍之法，可以爲審矣，而師春氏說，又略與符同。其法用蓍四十九莖，總筭把之，以意中分，扞一小指間，四揲之第一指揲，餘一、二足滿五，餘三、四足滿九，第二、第三指揲，餘一、二足滿四，餘三、四足滿八，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多老陰分爻，交三少老陽重分，兩少一多少陰折分，兩多一少少陽單分，是法最爲近古，然而餘二足五，餘三足九，與張氏說皆不與《易》通。走嘗聞巫山隱者袁道潔先生言，特暗與莊氏會，第以四、八爲多爲未盡。走甚疑而參考之，惟策數幾莊氏，何則？《乾》之策三十有六，《坤》之策二十有四，莊氏策恒虧二，袁氏則二差而爲《乾》矣〔二〕，以知莊氏之說容有未當，何哉？《繫辭》之云，蓋十八變而成卦，夫爻一、三少變六爻而數通矣，不必皆大變也。先儒自陳圖南、邵堯夫輩，爻之再變已用四十有八，莊氏則盡用四十九，故從先儒則合于策，而四十九之用失矣，從莊氏則合于用，而二篇之策贏矣。惟劉禹錫辯《易》九六，論揲以三指，其法與師春同，既用無四十八之謫，而策復與二篇叶，是則莊氏之奇偶，師春之變卦，既可信，皆可從。作《易》之道，其不外是夫！學者當自求之，是不必信。蓋一人之見，非敢謂誠然，如意無疑，則或可信，若猶未也，願得復正從經，庶偏見之言，無以惑經于永〔二〕。紹興著雍攝提格之歲如月戊午，讀莊季綽《揲蓍新譜》，愛其善而失之變，故書。《浪語集》卷二七。

〔一〕二差而爲乾：四庫本作「奇差而爲耦」。

〔二〕惑：原作「或」，據四庫本改。

書林勳本政書

林勳《本政書》十四篇，《地圖》一篇，久藏走家。走初學問經史，病未盡通，不暇習也，置書篋中，與故紙不異，蓋未始拂其埃塵而視其篇目也。暇日，檢文籍見之，謂人著書必不徒爾，其間容有大過人者，取而疾讀數過，迺知爲井地書也。言皆叶往，則應經義，誠可行，亦可舉，方之中古而不謬，措之于今而不悖。走恒病先儒之言田制者，往往拘名數，執死法，不能得聖人意，乃謂傳之將來，讀之且茫然厭煩，奚暇舉而措之事業！勳書則異此，不牽于百氏之說，一本之經，能復引古以驗今，即今以求古，不遠于古今之夔而得其舊，亦不必勞人而曲盡乎事物之變。居今之世，求古之制，識其真則難能矣。勳書蓋簡且易，後之人主思將追迹三王而盡井天下之田，此書不可寘也。初，走未見此書時，視之則故紙若也，逮習其言，迺知遠甚，人之不可易，書之不可不讀也如此。古人有言曰「學然後知不足」，詎不信然！《浪語集》卷二十七。

書趙烈侯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檜、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病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噫〔一〕！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拂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自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惟己，烈侯改過不吝，賢矣哉！是故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唯務引之當道。《浪語集》卷二十七。

〔一〕噫：原無，據四庫本補。

書鄭威愍公驤遺事

世之論李鄴侯、張中丞者，無不尚其危急存亡之秋，曾不思二公之心，蓋先存乎衰柳之詩，水山之不可倚也〔二〕。鄭威愍死義馮翊，其民哀之固宜，至于葬于異邦之臣，克祔夫人之柩，蠻貊忠信，不以死生行矣哉！某讀公《新除謝上章》，至「關陝六七任，不挂權臣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未嘗不吁嗟變色，歎息于斯人也。即使蚤得展其所長，先事而戒，一死一生之際，當與李、張易地皆然，三百里之強對，決不徒死之也。熟復遺事，不知流涕之橫睫。《浪語集》卷二七。

〔二〕可：原無，據四庫本補。

書周世宗家人傳

歐陽公論柴守禮事，儼之咎繇爲士，瞽瞍殺人，舜竊其父而逃。孟氏假設之言，所以通權變者。其論咎繇之法，至于天子竊父，隘矣。周世宗爲柴氏子，蓋出于流傳。以元舅而不忍臣之，縱其殺人之罪，傳疑雖過，或幾乎信矣。舜于瞽瞍，曲盡事親之道，克諧以孝烝烝，父不格姦，齋栗而朝，瞽

亦爲之允若。益之贊禹，歎其至誠感神，殺人遠矣。鄉使世宗待守禮以不朝，內盡宮中之敬，大宗私義，可無偏廢，于時置之西京，棄之于阿父者，殺人細耳，又有加于殺人之罪，其將何以處之？世宗之欲處當其宜，大臣輔之無術，因陷而入于罪，臣不能無憾于世宗，職其明銳出于天姿，終以無學爲累。《浪語集》卷二七。

書大象賦

《大象賦》，舊題漢張衡撰，唐李淳風注。所記星文贏于晉、隋書《天文志》，然視漢之《靈憲》，遺落多矣。賦中自序，明其用事〔一〕，及于殷馗之知，在魏武帝後也〔二〕。注于「淵」文、「民」文多爲唐諱，而昏旦中星全寫《月令》秦文，淳風星官斷可知矣。文賦之作，于記事爲難工。《大象》妙于鋪陳，巧依準實，該而質〔三〕，簡而文，馳騁其辭，不失次舍，貫穿經緯，端如纍珠，雖不得其姓名，其人可想而見。惜也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即能致諸芸閣蘭臺，坐卧渾圖之下，其所論著，何祇此邪！廢隱刑徒，可爲愾歎。愛其仰括天象，而文可習誦，故取《天官書》、歷代《天文志》、《武經總要》、《天占》補注，手筆藏之，隨見輒書，悔不倫序。《浪語集》卷二七。

〔一〕其：原作「甚」，據四庫本改。

〔二〕「在」、「後」二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質：原作「文」，據四庫本改。

書單鶚吳中水利書

走游浙西，行湖滄上，常怪其地卑下，古人何以能田？道吳江間，知長隄之障水也。《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諸家注疏其言三江皆不可詳，第未之考見。震澤定于三江之已入，求之經旨，三江在震澤下，爲之叙矣。酈道元《水經注》「松江奇分謂之三江口」，引《吳越春秋》「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謂此別爲三江，與職方稱謂相亂。庾仲初《吳都注》：「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按《姑蘇圖經》，范文正恨不得導江入海，則吳中之水害〔一〕，救之誠有道矣。昔者鮌堙洧水，禹行其所無事，三江入而震澤定，真無事也。比年吳中荐澇，詔書詳求利害而疏通之，惜無一人能以古道言者，天子之澤從不下究，廢格明詔，甚亡謂也。因讀《東坡奏議》，得元祐中去浙西後所上單鶚《吳中水利書》，其言宣泄陂堰之宜，曲盡古今之變，即采而用，禹蹟無難復者。所患國家重擾，有司憚煩，豪強不便己私，此事之所以難立也。走爲三復單說，把玩不能釋手。惜乎禹書之說，單忘援以爲據，故爲表見，以備水官之采焉。世傳東坡工爲文章，于政事蓋亡可述，誦其奏草，自可不攻而破。蜩鸚笑鯢鵬之大，亦何知哉！禹之功，范公、蘇公

之志，單君之論，于吳之水害真膏肓之鍼石也，讀其書者，其可忽諸！《浪語集》卷二七。

〔二〕害：原作「齋」，據四庫本改。

書丹徒五百事

紹興甲戌丙子間，丹徒五百夜還自郡，有方士醉卧道周者，時夜禁嚴甚，五百念士即得罪，遂扶以歸。比旦，士尤之曰：「吾懷有白金失之，盜必子也。」五百實亡所得金，且弗復辯，爲買金償之。它日，遇諸途，又從之索酒，五百酤命之飲，延歸與居。越二年，方士辭去，邀五百錢已，共飲野肆，酒竟，方士起曰：「吾久客累子，無以爲報。察公之行，于今之世無有也。我有長年方術，將傳之子，子能相從，即不死。能相從乎？」五百曰：「人生必死，長年奚爲？」士曰：「吾念若貧，有術噓銅成銀，亦噓銀爲金，子欲之乎？」五百曰：「我持梃日得百錢，已足自養，復噓金何爲！」士曰：「若于酒外無他嗜好，吾能變瓶水爲美醞，酌之可不竭，憶子夜不得酒，爲通夕不寐，姑取吾術，須乏酒時試之。」五百曰：「夜亡酒飲，不寢何傷！變水良勞，吾不用也。」方士矍然竦曰：「昔吾若友，今我之師也，道已高于吾矣！」端拜騰空而沒〔二〕。酒家保在旁知狀，得其應答語傳之。若方士者，豈世之所謂僊人耶？何其方之異也！彼五百庸胥，烏知仁義道德之說？觀其所立，幾于古之

真人，方士服而師之，爲得師矣。私不自勝，迄示其方，所謂知之非難，行之惟艱，詎不信然！員冠之儒，少長于聖人之學，及其行事能弗戾者幾希，聞五百之風，足少愧矣。走懼其以方之没也，故書。《浪語集》卷二七。

〔二〕「没」下原衍一「死」字，據四庫本刪。

題錢忠遜王像

好殺非王，罔念奴狂。賦性厥良，守雌用藏。寬以御下，簡於自防。義和偶變，棣誼仍常！《錢

氏家書》第二種。

全宋文卷五七九一

薛季宣 一八

擬策一道 并問

問：寓兵于農，古之大政也。周家之制，則《周官》、《司馬兵法》具存。里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令貢賦。軍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鄉有州、黨、族、閭、比、伍，遂有遂、縣、鄙、鄘、里、鄰。王之六軍，偏取而足。《司馬法》以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爲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謂一甸出一乘車，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參諸《禮經》，名數乖錯，自求其說，互有不同。管仲以內政治齊，制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齊國，以主三軍；五家之軌，爲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爲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連，爲四小戎之卒；十連之鄉，爲十卒之旅；五鄉一帥，公及高子、

國子爲之。夷吾之書，復有伍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立五大夫。一國三軍，革車至八百乘。長勺之戰，桓公稱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得無誇過其實乎！《禮》、《法》皆周家遺書，《管氏》一家之說，而其乖迕至是，作法之意，寧自有不同歟？將由久遠之傳疑，抑考求之未至云爾。當周之末，諸侯自爲兵法備矣，有如齊之募士、晉之前行、秦之陷陣、越之君子、逮戰國之騎射、技擊、武卒、銳士，與夫楚之二廣、鄭之魚麗、吳之徹行，一陳一軍，自有制度，曷爲本始，一皆無稽而妄作邪？周家賦卒之差，及其車乘什伍，諸侯之爲變亂，其同異多少爲如何？雖唐李靖嘗略以告文皇，其詳未有所究，願爲備舉，商確于篇。

對：善乎荀卿子之論兵曰：「仁者愛人，故惡其害之；義者循理，故惡其亂之。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方止，有如盤石，觸之者角靡而退。以桀詐桀，猶有巧拙之幸；以桀詐堯，誰肯賊其父母？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故論兵要，舍湯、武，何法哉！」今之兵家一本諸孫、吳氏。孫武力足以破荆入郢，而不能禁夫概王之亂；吳起威加諸侯百越，而不能消失職者之變。詐力之尚，仁義之略，速亡胎禍，迄用自焚，是故兵足戒也。孔子于子貢之問政，告之以足食足兵；衛靈公之問陳，對之以俎豆之學。聖言天遠，厥有旨哉！商之《頌》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周之《武》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二王皆以弭亂爲功，宜其兵之無敵于天下也。商事遠矣，愚于《牧誓》見武王用師之法，「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易》之所謂「師出以律」，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故舍周家之制爲兵，皆苟然之道也。周家制兵之法，其要略具于《周官》，其詳《司馬兵法》言之。《法》雖穰苴之書，然皆當世常行之事。耳目所際，去宗周爲不遠，其言不悖于禮，不可誣也。去古既遠，二書皆出亡軼之餘，然舍禮法而討論周家，則將焉所取制？明問下及，疑其乖迕之多，意于作法自有不同，考求之未至焉者。摛謙抑損，蓋將以啓發諸生乎？愚以爲《禮》、《法》無有不同，患不深考，第加考索，自無乖迕之疑。《周禮》之所謂「縣」，即《司馬法》之所謂「成」也。縣都以令貢賦之法，終同以施疆理之政，特名號有不同耳。《司馬法》：甸出戎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即稍人所掌丘乘之法。甸田八里，加方十里，是爲一成之田。三分去一，爲田六十四井，以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甲士三，則一車七十五人之賦。一成百井爲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一同萬井爲三萬家，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之賦。周家兵賦，率七夫而賦一兵，一通爲三十家，固二分而去一矣。甸四分而去三，則一車七十五人之數。其曰如千家者，謂非兵賦之常，不得已而大發之，多不加于是也。一士二徒之設，率三十家而置一吏。禮有卿、士大夫、胥徒之制，非甲卒比矣。論禮者以謂賦卒有天子、諸侯之異，未之詳也。孫武固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周之賦兵，于此可見。雖不得已，猶不至于盡發者，先王忠厚之至，不欲窮民之力也。齊之內政，以八百乘之國而

立三軍，車八百乘，軍萬人，加工商之鄉六，爲軍萬二千人。兵車二乘，卒士百十五人，則周二兩之制，五屬四十五萬家，以供三軍之賦卒。十五家而賦一兵，則周賦兵之制雖損其數，用之夥矣。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通國之衆，未爲誇也。周之賦政，始于丘井而成于一甸，什伍之制，萬世法也。六軍之法，即六鄉之法；六鄉之法，即六遂之法。軍國異容而不異制，簡易之道也。《管子》固謂內政之作，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軌里之法，不大更于鄉遂，伍鄙之法，往往因于夫屋。然其間不能無異，而惟徑便是取，軍國殊制。至于王法，遂更求速得志于諸侯，此內政存心之可誅者。李靖以爲管仲實修太公治周之法，爲知賦政之贏虛矣。愚嘗謂王制之在天下，後世有不可得而變者，紀綱是也；有當時不能自無出入者，法度是也。言之兵陳，則紀綱什伍也，法度卒乘也。知紀綱之不可得變，而法度之可以出入者，而後可與言兵。乘車七十五人，周之制也。武王牧野之會，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卒四萬五千人，戎車少而甲士多，至倍加于常數，然則周法之在當世，猶未免乎有時而出入也。諸侯變周之制，爲可責矣，隨時而具卒乘，王法何誅乎？仲尼于魯《春秋》，何以書「作丘甲」、「用田賦」？皆變周也。周法：甸出七十五人，爲三甲士，則丘何一甲之有。成公之作丘甲，則是甸賦百人，賦以丘乘爲差；哀公初以田賦，則是井地之內，民力無遺蘊矣。丘之賦五家而出一，田之賦一家而出一。地不加大，民不加多，恣其變更，而何強大之能益！故論《春秋》之法，雖齊之內政，猶無所逃其罪，而況竭民之力哉！周禮之在諸侯，諸侯之事守也。范昭不能犯齊之禮，知齊之不可伐；仲孫以爲魯秉周禮，言魯之未可動。諸侯之守其國，舍周禮何居乎？當周之衰，

周禮蓋不行于天下矣，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爲強，率意妄爲，未有不底于亂亡者。蔦敖擇楚之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轅左追蓐，挾轅而戰，以轅爲法，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周制：五伍爲兩，四兩爲卒。楚徒多而車少，車之一偏有卒與兩，一車之徒二百五十，陳曰荊尸，未見其變周者，李靖以爲挾轅之士，一偏爲五十人，兩二十五人，二廣凡一百五十人。靖號知兵，殆未之思也。鄭子元繻葛之陳，爲右左拒，前偏後伍，伍承彌縫，前偏輕也，後伍重也，五矩方也。周制偏車二十五乘，伍車百二十五乘，前輕後重，鱗次彌縫，陳曰魚麗，未見其變周者，衆多而備，魚麗豈謂是乎？夫差陳于黃池，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三十嬖大夫軍，帶甲三萬。吳有徒而無車，所謂方陳，亦未見其變周者。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教之戰陳。吳之軍其本諸陳，此巫臣車徒二乘以兩之，強半予吳。杜預以謂予之兩士與九乘車，何其乘車之衆也？愚所謂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爲強者，齊與三國是也。趙以騎射變胡服，齊以技藝受賜金，魏之武卒以中試復家，秦之銳士以功賞相長。荀卿固以爲干賞冒利，庸徒鬻賣之道，未有安制矜節之理，故謂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趙武靈王僥一切之利，騎射變于夷者，又荀卿所不道，何足論哉！惟秦商鞅耕戰之法，獲五甲首而隸五家，什伍之意或存焉，尚不害于兵農之一，卒兼六國，此其故歟。以詐力相爲雄長，一變先王之法制，愚謂未有不底于亂亡者，戰國之兵是也。齊之募士五萬，晉之前行四萬，秦之陷陳三萬，事不它見，名獨見于吳起之書。越之習流二千，教士四萬，諸御千，

與所謂「君子六千」，法不詳見，事獨見于外傳《國語》。募士、前行之號，其內政之所寄，被廬清原所作之異名乎？疑以傳疑，未可謂必然也。管子固嘗以教士目內政之軍，其名或在是也。陷陳之力，著于韓原之戰；君子之用，效于笠澤之師。是皆恩信有以結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循周之故效如彼，更周之制害如此，周之禮法，爲天下之紀綱者，顧不大乎！雖然，紀綱之于周，猶爲法度而已，如其仁義，此周之所以得民，存乎其人，則《禮》、《樂》、《詩》、《書》在也。文中子之居家也，不暫捨《周禮》，曰「先師以爲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周禮》以往，問禮法，其敢舍《周禮》而對！《浪語集》卷二八。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九。

策問一

問：《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夫彼重則此輕，天下必然之勢也。孟子之拒楊、墨，荀氏之詘孫、吳，與韓氏之闢佛、老，凡以此也。夷考其事，乃若有大可疑者。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與孟子同時。老子之書推提仁義，絕滅禮樂，宜得罪于聖人者，而夫子從之問禮，至欲竊比老彭。孟子當戰國之時，尊聖人之道，楊、墨之外，雖若神農之言、桓文之事，尚皆辨其非是，莊周詆訾孔氏，曾無一語及之。至若荀卿論詘孫、吳，而躬未免于談兵；韓愈深闢佛、老，而與大顛彌明之徒遊從，多所假借。西方之教，蓋百家之晚出者，其清靜類莊、老，其自了類楊、朱，其慈悲、明鬼、非

樂、不喪，又甚夫墨者之言；一二三栢子之機，乃其極至語也，然實本于宋鉞、惠施、公孫龍堅白異同之辨，宜儒者之所不予。王通祖述六經之學，斷然以聖人許之，先正司馬公作偈破禪，猶是說也。學者疑之久矣，必有能辨者焉。《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二

問：山河有定勢，攻守有定規。弈者置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兵乎！是故因師歸之衆，舉蜀漢之師，收三秦，從韓魏，食敖倉之粟，杜成皋之險，塞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東鄉以爭天下者，漢之高祖也。自淮入泗，捨舟下邳，舉琅邪，入大峴，滅燕之後，息兵三年，或開鉅野，王德仲。或通石門，沈林子。或出淮肥，檀道濟。或趨陽城，胡藩。或入武關，沈田子。通舟于河，推鋒入渭者，王鎮惡。宋之武帝也。乘夏水之浩汗，汎河道之通流，走碭礪，覆滑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者，宋之文帝也。然或以有功，或以取敗。又若桓溫枋頭之舉，謝玄黎陽之役，心存河伯，其敗何由？田祿伯、桓將軍之謀，吳王不用而敗，二子遺術，或可舉而行乎？乃若吳、蜀之所以抗中原，西有關頭、陽平、樂、漢，東有江陵、夏口、濡須、京城之鎮，魏人之備不過祁山、襄陽、合肥三城。晉、宋以還，乃有彭城、泗口、鍾離、壽陽、安陸。疆場遠近，固曰隨時之宜，必若韓雍之襲南沙，孫恩之走郁洲，滄海之濱，古未之方，何也？都邑之設，所以控制方面，爲民之極，六朝皆在建業，而孫吳或

都武昌，南唐或遷豫章，將有說也。國家渡江，雖錢塘爲行所，留鑰之守，寔在建康，屯戍之兵，不及江外，出戰入守之計，大率不同于古，將時異事變，已陳之迹而今不足爲乎？即使兵交淮南，守在江面，運道難礙，諸處交急，饋運之出，備禦計之，古所未暇，猶當謀之，而況方冊所書者乎！必欲進圖中原，取還舊物，退守重□，饋輸亡之。雖曰廟堂自有成算，學士大夫要當知之，願聞規摹，以觀遠業。《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三

問：古者用民之力，歲毋過三日，而庶人在官，與夫鄰鄣之長，無非民也；居則治溝井，出則奉征戰，亦無非民也。嬴秦而降，大革先王之典，惟民役于公上，未之有改，而民不以爲病。近世以衙前押綱運，主場□□，而民始困于爲吏；保正職催科，承文引，而民始困于差徭。熙、豐以來，更法以救其弊者婁矣，而弊日滋甚。蓋嘗賦錢、免役矣，則有役不免，而錢之出也如故，且州縣有吏豪之病。又嘗官顧耆戶長矣，則有顧直上供，而民之徭也自若，重之以里胥走弄之姦。法之擾民，無甚于此。是故小民憚于充役，而田業歸于官戶之兼并，于是有限田之制，混差之法。且官亦役也，而役錢不免；仕足貴也，而賤役仍在。說者謂漢法，雖丞相子不免顧更卒之戍，果其遺意歟？或者乃欲復科耆戶長之顧錢，則前已有免役之輸，後未保將來之役，亦恐役人亡賴，官事殆將不舉。第守官戶子

孫名田減半之法，人情苦不易行；使與民戶通差，則仕者不能兼治，而官戶之役反重。罷免役之上供，邦計亦不可闕；一仍其舊，又將無以寬民。意者古今異宜，而民不可復役，不然，何以屢更役法，而民終未之便？將祖宗之成憲，自足遵守，而徒爲是紛紛，不能達其意歟？諸生學古通今，無所不講，茲民事也，有司願究其宜。《浪語集》卷二八。

〔二〕場□：四庫本作「和買」。

策問 四

問：水利尚矣，農田之灌溉，漕運之轉輸，公私之交急也。至于設險守國，其所繫者益重。淮浙當承平之世，非惟國用之所仰賴，「蘇湖熟，天下足」，則又發于田家之諺。今也行都所在，內奉萬乘，外供六師，而水利之講不詳，號稱十年九潦。古者塘堰陂湖之地，顧已變爲桑田之野。皇上究求民瘼，知無不爲，蓋嘗決圩岸之遏流，抑沙田之專利，通五瀉之堰，導申季之港，德至溥也，而旱潦之害，未聞加損。或者以謂吳江之岸，寔障震澤，陂湖堙塞，漲起橫流，決而通之，未覩其利，漕舟凝滯，軍食乃不可闕，佃者已爲成業，立將見其流散。興役動衆，又不可以輕舉，置而不問，非安國和民之意也。先正翰林蘇公之帥浙右，常欲起千橋于吳江之岸；文正范公守姑蘇，則欲盡通吳東入海

之浦。一則言而未試，一則試而不卒，迨今百歲，弊云極矣。監司帥守，豈無愛民憂國若二公者，歷年之久，何寂寥之無聞也？將古人治水之道，二公有未之盡，不然，二公之業未究，必有說也。鄧艾大田淮甸，而魏軍大振；何洙復鄧故業，而南唐之政遂衰；馬臻興起鑑湖，鑑湖成而臻敗；謝公作堰丘頭，淮人比之召伯。利害反覆，其故何哉？中朝鎮守北路，舊興塘灤之利，水田之阻，況此輦轂之下，淮沔之塞，事切平世，將何道而爲之？諸生論古通今，水學蓋所詳練，必也農田不失灌溉，運道不至艱阻，邊險以設，民力無困，而公私享富實之效，豈無術邪？願詳聞之，將復于上。《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五

問：「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語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孟軻說也；「適堯、舜、文王爲正道」，揚雄學也。慮義而降，神聖之君以十數，孔、孟曾不之尚，顧獨尊于文王，周、孔非其賢于先聖，將以無位故邪？揚雄論道而歸堯、舜、文王，然則周公、仲尼豈不足法也？三千之徒，皆學于孔子者，而七十子尤章章焉。《史記》所傳，七十有七家，語所錄七十有二，其人與數既已不同，而其強半言行不聞，果何以異于三千徒也？叔孫武叔、公伯僚毀仲尼、愬子路者，不聞回心鄉道，言之美，而猶見錄，何歟？《大戴禮經》其言子貢論弟子之行，以答衛將軍文子之問，其人裁十有

二。顏、冉、由、求、赤、參、師、商、滅、明、偃、南宮、縉、柴〔一〕。孔子自言從我陳、蔡，及門者十，無非門人之傑，而其去取參錯，不可考知。姑爲訂以聖人之言，則子我短喪之問，似非能言之流；季路不正衛君，冉求附益季氏，其于政事何有？似孔子如有若，唯忠恕如曾參，門人之所共尊，乃不數于德行；又如曾點之言志，子賤之不欺，傳《易》若馯臂、商瞿，曾不許以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所列，猶或未之盡邪？聖人之門，柴愚、參魯，師辟、由嘒，而皆進于夫子之道；耕稼之學，至斥之以小人。其謹向背之途，所成就之速如此。堂堂張也，其傳乃有堯行而舜趨；商之灑埽應對進退，流爲謙然終日；游之貴本抑末，至于偷懦憚事；又言語之子貢，推于從橫之雄。以參、商之大賢，比于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聖人之學，何其愈遠而愈不似邪？得其所傳，子弓、子夏、子輿三人而已。子弓之學，至于荀卿、李斯而廢；子夏之傳，至田子方、莊周而極；惟子輿之道，子思、孟軻皆不失其所傳。將毋師法不同，本有次第，抑其流傳之遠，自有幸不幸歟？荀卿非十二子，而子思、孟軻皆未免爲有罪；莊周論天下道術，身與老聃、關尹猶自列於一家。卿言子思、孟軻自謂子游之說，周稱田子方語，又曰學於谿工。古人尊道嚴師，安有聞見之異，疑信相亂，其故何哉？諸生學于聖人之門，所盡心焉爾者，道學之統，源流之辨，與夫門人高弟所聞所得，厚薄淺深之間，宜固知之，詳著于篇，庶見所蘊。《浪語集》卷二八。

〔二〕此處共列十三人，與上文所述「十有二」不合。據《大戴禮記》卷六《衛將軍文子》所載無「求」，即冉

求。「求」當爲衍文。

策問 六

問：三皇，皇也；五帝，帝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論《易》稱虞、夏、神農、黃帝。太史氏紀五帝，則首黃帝，略少昊。大戴氏記宰予答問，亦止于黃帝、高陽、高辛而已。古者祖功宗德，與夫郊禘祭報之祖，皆不在昭穆之數，祭之報乃不知爲何禮，虞之幕亦不知爲何君。商之三宗，宗也；遷亳商如盤庚，其無逸如祖甲，商民求復其政，周公亟稱其賢，而皆不列于宗。周宗武王嚴矣，若成王之守成，康王之刑厝，曾不曰宗其道。宣王中興之治，德非盛于成、康，于傳有世宗之名。得非三代以前，經傳疏略，不可得而詳說，不然皆彰灼，特孤陋未知通乎？漢唐以來，祀豐于昵，功德之論，廢而不行，求諸先儒史氏之言，盛德豐功之君，自有不可沒。漢七制，唐三宗，其人也，漢之二祖、三宗，唐之太宗，固天下無異見。以世宗之窮奢黷武，庸詎賢于節儉愛民之景？以中宗之聰察雜霸，豈多過乎明于成王之昭？明皇、憲宗皆有始而無卒，以武宗之幾振唐室，宣宗之政比太宗，且無二君晚節之瑕，而七制三宗去彼取此，何也？在漢光武嚴恭祖宗之制，遷呂后之有罪，躋薄氏之有子，所以崇高廟之配，登中宗之宣帝，沒元帝之高祖，所以明先帝之賢，至于景、昭之號，世宗之宗，無損益焉，豈非功德污隆，雖孝子慈孫，自有百世不能改者？宜乎後世非復異同之論。況

有先儒史氏之證，而天下之議，至今曾莫能一，豈無說邪？諸生其推所由來，却我胸中膏肓之惑。
《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 七

問：孔子嘗聞者俎豆，未學者軍旅，其論政曰「足食足兵以信」，自謂「我戰則克」，豈徒然哉！在《書·甘誓》有之：「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牧誓》有之：「不愆于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蓋陳法也。《禮》：大司馬春教振旅，夏教茷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坐作進退，如戰之陳。《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蓋陳形也。然則聖人果不學歟？自《軍禮》、《司馬法》亡，兵家不知有陳。諸葛武侯治軍蜀漢，推演八陳而載之圖，今廣都、魚復皆有之。其圖行列皆八，象地之方，一有九六相函如偃月狀。晉桓司馬以爲常山蛇勢，後世曾莫之省。唐李衛公始引《軍志》，以明四頭八尾合于古之井制，觸處爲首之意，于是稍可究之。然聞先漢都肄已有孫、吳六十四陳。竇憲常勒八陳擊匈奴矣。至晉馬隆，又用八陳以復涼州；陳勰持白虎幡，以亮遺法教五營士。是則武侯之前既有八陳，後亦未嘗亡也。今有馬隆《握奇圖贊》，其傳起于風后，李筌繪而圖之，見于《太白陰經》。又有曰《雜兵書》，頗有黃

帝、太公、孫、吳、武侯遺術，裴緒變而通之，著于《兵法新令》。其形皆八，不與武侯陳圖相似，筌乃定而無變，緒又方圖非整，俱曰八陳，是邪非邪？唐太宗尤習於兵，其作《破陳》之樂，用代古之武舞，八旛、四表，自以生于八陳，干戚振萬之意，果如是乎？古有鵠鶴、魚麗，范蠡又論陰陽牝牡。陰陽家者，亦有太一五陳、遁甲八門之術，衛公益以六花與十四陳，至曹成王則有所謂團力，李臨淮則有所謂校旗。原本從來，將毋皆八陳之變？不然，各一法歟？荀卿有言：「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員居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角靡而退。」以爲安制綦節之理，其古之軍陳歟？今之爲兵，固有常教之陳，無用于戰，講肄而已，說者遂謂戰而言陳，非知兵者。張真源名習戰陳，然未嘗用古法，乃使大將各以意教，止使士知將意，將悉士情，然則古之陳圖，果不足法矣？先王爲是紛紛無益之教，無乃厲使其民乎？武侯有言：「八陳既成，自今用兵行師，庶不覆敗。」陳固用之以戰，謂之無用，何也？真源、武鄉，皆古之知兵者，何其言之反邪？古人以陳肄兵，由來何所法象？後世用與不用，其爲成敗何如？可以文，可以武者，聖人之徒，毋以古所難言而遂略其說也。《浪語集》卷二八。

策 問 八

問：兵家之法萬變，而其大校有三：曰戰，曰守，曰和。以祖宗行之，不過各守一事，皆能得志

于契丹。金人之強，非徒契丹比也，其貪頑殘賊，自其先世則然。惟我二宮躬行堯舜之道，待夷狄者不一而足，三者遞用，如環無端，校德則虜暴我仁，用師則我直虜曲。然自逆亮渝盟，于今將五歲矣，邊鄙之上，既未聞有朝甘泉、焚龍廷之奏，雖保固疆場，議者猶以爲未詳，豈古今異宜，祖宗之法不可盡用？抑和戰異勢，三者不可並時而出也？諸生學道尊王，必有以決天下之疑，樽俎折衝，爲不可勝之略，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和則久者，有司願與聞之，將挾所長，言之執政。《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九

問：古者量事設官，官有常守而無溢員之患，未聞待次而授者。降自近世，入仕之路日廣，而官有常員，吏部注官，至逆用八九年闕；內而職事，外而監司，亦或以數人而待一官，置吏以還，無此其弊。進士，古之鄉舉，任子，世祿之舊也，于今既不可廢；軍功以賞戰士，鬻爵流外，漢唐亦多得人。今欲一切暫停，則賢愚有同滯之歎；姑仍其故，弊將日深。諸生講論其宜，必有便于今而不戾于古之法，國家將采而用，其詳著之于篇。《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 一〇

問：三王兵出于農，有征無戰，故無宿師漕輓之費；秦、漢用兵夷狄，芻運力單，議者始爲屯田，世收其利。在今長征戰士，非征役之士也，平時惰游廢業，往往去而從軍，使之營田，非本情也，非人情而強之事，將不免于怨謗逃逸。或爲罷議屯田，且不可成，饋餉之勞，何當休息？今欲講明其說，將使戰士力于農田而無怨棄之尤，或爲屯田而無煩于戰士，計將安出？諸生其詳說之。《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 一一

問：歷觀前古良將之兵，未始非因糧于敵，敵之積聚，皆我之資也。近人謀不及遠，故皆計費而後出師，費之不供，不可進以尺寸；設能克敵，又多頓挫而不得前，堅壘相持，費不勝計。輸運則民不堪命，屯田則軍不樂從，進退孔艱，遂有中道而廢。何術可使士安南畝，飛輓不勞？何策可以因敵取資，而無不給之患？此軍計也，願條其數之詳。《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 一二

問：古者天子建國，置命卿之相，諸侯立邑，設大夫之宰，雖其職有內外，官有崇卑，所以司牧其民，輔佐其君一也。夫天生烝民，不能使之自治，相籠以智，相加以力，而爭競獄訟由此作。善爲吏者治之有術，臨之有政，民不之犯，至于無欺足矣。《傳》稱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爲，世無能優劣之。至于烹魚之詐，樂其得所，猶未免乎不智之嗤，惡在其爲不能欺也；河娶之沃仍未革，猶不免乎沈巫之詭，惡在其爲不敢欺也。宓子學乎聖師，美政行乎單父之域，漁人遠在幽獨，不忍欺其大夫，故雖孔子大之，惜其所治之小。四科之設，其不列于政事，何也？抑夫三子之政，其猶未臻于道，將有說乎？皇上以舜紹堯，以民爲天下本，置吏二千石，必親問之于朝；宰官初除，亦必中書審察，命吏之法，何減治古！然而不欺之俗未聞如三子者之風，不識古今異時，將人事之不同也？將使今之君子，其守宰郡縣致治之美，無欺之俗，皆不媿夫三子，其道何由？《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 一三

問：六藝折衷于夫子，夫子之學，六藝不與存焉！《論語》輯錄夫子之言，六藝之喉襟也，難疑答問之辭，蓋聖人之門，講明道學之奧者。《詩》、《書》、《禮》、《樂》既稔聞而熟道之，《易》者性命之原，《春秋》聖人筆削，夫子曾不之及，而門人弟子又殊不問，何哉？仁義之途，禮樂之事，皆聖人所以教弟子。求仁之問不一而止，夫子之答，不過曰「如是而爲仁」，曰「可謂仁之方」，于仁卒未嘗言。于義非獨不言，然亦莫之問也。且先進於禮樂，聖人以「野人」名之；後進於禮樂，以「君子」稱之。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禮樂之用，棄君子而從野人矣。「空」之一語，六藝未嘗言，「回也庶乎其屢空」者何謂？惟禮文之博約，固所以竭其才，而曰非「多學而識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鄙夫空空如」者，聖人焉問？至竭兩端而告，寧與顏子同乎？然則六藝之歸，仁義禮樂之教，顏氏所學聖人之道，果何適邪？老子、瞿曇之學，與聖人異，今其教與聖人並行者，道不同，古不相謀，觀于老氏之無，佛氏之空，則疑若聖人之所以教，而顏氏庶幾焉者，是邪？非邪？諸生學于聖人，沈潛久矣，明以告我，毋知不言。《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 一四

問：漢、唐文體三變，而班、馬、韓、柳爲之宗。二班工情理之言，愈倡六經之學，其揆一也。然漢之體製日趨卑下，唐文駸駸近古，柳文章與時高下，將班、韓諸公，其才自有優劣邪？帝堯、孔子之文章，于《書》、《論語》備矣，漢、唐文士未嘗不以是爲宗師，屢有變更，舉不相似，意者古今異世，堯、孔之文不同後世之作歟？諸生飽于學文，幸爲開辨其惑。《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 一五

問：漢、唐基命中興之主，肇造函夏，紹復先王之大業，雖曰人君之略，而其名臣輔佐之績，與爲多焉。時君康其臣佐之功，厥有圖贊論述之事，在漢高帝時，有若十八侯；在宣帝時，有若十一名臣；在世祖時，有若二十八將。唐貞觀間，有若二十四功臣。位次所列，麒麟、雲臺、凌煙閣之所畫，至或藏之宗廟，爲之銘贊，其事重矣，是宜去取，極當時之選。史籍無傳疑之謬，求之于策，則大不然。顧或元功佐命，維時名人，而不在諸公之列，中才列將，容有濫吹其間；又或同功一時，而去取不同，均有親嫌而棄留特異；或不終而尚錄，或遂絕而不書，必有說焉。何以不著十八侯名位、

封國？《史記》、《楚漢春秋》固已不同；《漢表》、《泗水亭碑》同出班固，論次自有差別。凌煙所圖二十四人尚矣，《唐書》闕一不書。曰「荊州都督譙國公紹」者，《兩京記》稱柴紹，《功臣贊》稱許紹，二人官爵無異，容或並存，而二書有高士廉焉，未詳何者爲是。研窮其事，傳必有之。夫古之所以貽今，今之所以觀古者，惟憑史籍，而陸賈、司馬遷、班固、吳兢、韋述、呂溫，皆著書于當代，或一人而自相乖背，果何以哉？諸生探討古文，究之熟矣，當時去取之說，書傳所以不同，于此必能言之，其明辨之無略。《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 一六

問：周道東，風化熄，先王之迹蕩滅無餘。仲尼繼文王而興，修六經之教，師法後進，以爲萬世準式。當時之士，有能潔己而進者，殆無所拒絕，是以三千之徒從聲而至，杏壇洙泗，弦歌不輟，而七十子者遂速肖于聖人，所以誘掖之、作成之，其亦至矣。觀夫子之見互鄉、見南子，雖佛肸、公山弗狃以畔人召之而欲往，聖門廣納，于此可見。子張之非子夏，亦有「于人何所不容」之語，陽貨、孺悲之見，何聖人拒之之深邪？一者拜而時亡，一者辭而鼓瑟，應對弦歌之際，厥有旨哉！彼夷俟之原壤，將命之童子，自人而論，可以無譏，扣脛之云，或人之答，所爲言動，其故何邪？誅姦回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真學士大夫之事，況在《論語》之書乎！諸生必究其端，其明著之無略。《浪語

策問 一七

問：人之大倫，友其一也。取友之際，古人難之。道之不明，交朋道喪，曠千百歲才可以一二數，而勢利之交在焉。夫莊周、惠施皆以老氏爲宗，其論交固善也，周經施墓，有「斤墁」之歎，其相與者不薄矣；而「鯀魚」之辨，「鵲鼠」之喻，「蚊蚋」之論，獨何自而發歟？當唐之時，李、杜、韓、柳皆以詩文名世，單父之樂，論文之思，雪日之況，託子之際，亦可謂久要矣，而「欲殺」之句，「飯顙」之嘲，實錄、誌銘略不假借，安坐甘食，見之于書。此又不可得而通者，豈盛名之下，人情不無相軋，將相成之道，于誼固當然哉？有司未達其所以然，諸生其明告我。《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 一八

問：傳道之序，自孔子、曾子、子思、孟軻端若貫珠，蓋無可疑者。然《論語》記顏淵死，孔子以況伯魚；《史記》鯉年五十，其亡先孔子三歲，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死，則是先伯魚九年也，取信《論語》，則伯魚之亡久矣。《世家》、《家語》：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子思年六十二，則曾

子于仲尼之卒也未壯，子思猶逮事其先祖。《孔叢子》有子思及孔子、曾子、孟子車問答。《檀弓》、《孟子》、《漢藝文志》皆稱子思與魯繆公同時；《孔叢》又逮于繆公卒。《孟子題辭》、《列女傳》：孟軻學于孔子之孫子思，孟子傳學于子思之弟子。《資治通鑑外紀》：繆公訪子思之歲，距孔子卒七十有三年，而《周紀》魯繆公薨，子思見衛謹侯，後此又三十有一歲，下距孟軻見梁惠王之歲凡四十有一年。上下一百四十五年之間，而道學三傳，未足多過，子思之年無乃過于壽考乎？由此言之，《史記》殆爲不妄，而孔氏所記，與夫《檀弓》、孟子、劉向、班固、趙岐、司馬公、劉道原皆非無稽而妄作者，記事參錯，雖道原亦不能無疑。諸生論古人于數千百載之間，皆有以祛其妄而辨其惑，傳道之次，所當尤謹焉者，近在眉睫，固將先之，幸爲開發其疑，明引據依于下。《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 一九

問：古者賢士大夫逢時遇主，以道光明于時，有德有言，世所希仰。遭秦滅學，其姓名固多湮沒，後無傳焉。惟舜之五臣，商之三仁，武王十亂，周之八士，作者七人，與夫所謂逸民者，始皆卓然章章，有以自見，得聖人一語而後其道愈明。蓋其高深視河華，昭哲齊日月，不其偉乎？雖與天地並存可也，柰何諸儒傳其姓名，人有一說？言其年代，乃大不同？惟三仁，孔子既詳言之；朱張之行，蓋闕如也，作者之數，或以爲十字之訛。夫人固不逃乎六經史傳之間，儒者宜當深考先儒之說，

會有一定，孰得孰失，生其辨據詳之。《浪語集》卷二八。

策問 二〇

問：兵法莫難于用間，莫深于用間。田單復齊，秦滅六國，漢高亡楚，句踐報吳，皆藉間以成功。微乎微乎！間言一入，敵情盡見，彼君臣締合之交判然離，而我計行矣，故曰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孫武之書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夫商、周之王，伊、呂之佐，決非行間以圖人之國者。求之書傳，則升陟出其不意，乘黎而商始咎周，誠有似于兵法，豈二王之道，神至于無形哉？小康夏之盛王，用衆一旅，光復夏祀，亦二王之舉也。其使女艾諜澆，季子誘豷，襲澆于逐犬，易首于縫裳者，見之傳記，不可誣也。伊、呂之事，未可遂以爲無有，爲之其亦有道乎？誘敵以子，尤難入者，計將何自而出邪？方國家當虜之強，未雪大恥，聖上懷冰握火，思復東都之會，前古之事，不識可用于今歟？何用行之？有司敢請。《浪語集》卷二八。

全宋文卷五七九二

薛季宣 一九

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天命，上天之載也。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道，日用也；教，成物者也。天命即性也，率性即道也，修道即教也。性、命、道、教，皆非自外作者，在乎不失其正而已。于所不見不聞之地，有毫釐之差，則失性命之正；失性命之正，則去道遠矣。隱見微顯，本一道也，未有動乎中而不形于外者。戒慎恐懼，所以貞夫一也。人之于道也，造次顛沛而不可違者也。無入而不自得，觀感之教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物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皆性中之物也。方其未發，不可謂之有；及其既發，不可謂之無。喜怒哀樂正于未發，可不謂中乎？發而不失其所謂中，可不謂和乎？中者道之所自出，故謂之大本；和者物之所同歸，故謂之達道。天地之大，萬物之夥，未有離乎道者也。泯中和而不離，開物成務之道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之中庸，中庸也；小人之中庸，反中庸也。時中，時措之宜也，中節者也。反中庸則安于不善，此小人之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正性也；庸，常道也。居正有常，所謂至德。安之爲貴，安之悠久之道也。擇中庸而不能守，非所謂安之者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所貴于知者，爲其能有擇也；所貴于賢者，爲其能有見也。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知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行乎？不肖固不及矣，賢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明乎？孔子興「道不行」之歎，蓋歎賢而知者過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寸。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

嗜好之僻也，毋偏毋頗，則近道矣。過物之累，所惡其鑿者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所惡于知者，爲其鑿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蓋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邇言猶察，況其遠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無二端者，好問而察邇言，遏惡而揚善，此執兩端而用其中之道也。欲求中而二端之棄，吾見其執一而非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曰：「君子可以大受，而不可小知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二者適反，君子小人之辨。衆人之知，所謂小知也；惟知之小，陷乎大患而不自覺，雖知中庸之擇，固無安之之理。夫小知而大知自見，惟不役于小爾。久于中庸之德，其惟大受者乎！顏子擇中庸而得一善，所謂識道也；拳拳服膺則心服而身守之矣，未嘗須臾離也，何從而失之乎！舜之爲舜，不過執兩端而用其中；顏之爲顏，不過擇中庸而得一善，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在乎知本而已。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天下之事可以強爲者，是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執中而無方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

之。枉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路之問，蓋強弱之強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託南方、北方之強應之。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所謂養其大者，犯而不校之類；此伯夷、叔齊所以廉頑立懦，求仁得仁也。北方之強，蓋子路所謂強者，此匹夫之勇爾。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國有道不廢，不爲無道改節，自強矯矯，惟有道者能之，而汝也矯。矯，特立貌。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素隱行怪，揜其素行，行其僻左，以欺世盜名者，半途而廢，自暴自棄者，若之人也，皆爲人者也。聖人有所不能爲，爲之不能已也。君子之道，乾乾而不息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悶，非惟人之知也，依乎中庸，徒以成身而已，非聖人而能與于此乎！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道不遠人，故雖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至大至神，雖聖人不可以意知，不可以己能，所謂費而

隱者，其中庸之至乎！天地之大，而人有所憾，不能成其大爾。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必有物，安得舉而破之乎！造端乎夫婦，可以與知也。察乎天地，所謂上下察也。鳶飛魚躍，各正性命者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豚魚鳥獸，夫豈外此哉！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伐柯執柯以爲遠，此近于天地之大，猶有所恨者。日用飲食，此民之不可須臾離者也，道不可離，又何遠焉！知修道之在人，可以語率性之道矣。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以人治人，非求諸遠者；過而能改，爲善莫加焉。夫子一以貫之，蓋無所謂忠恕。忠恕之道，譬諸己而已矣。立己與物，則其去道逾遠，無人我之辨，所謂一以貫之也。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善推所爲，能忠于恕，則近之矣。違道不遠，猶非道也；一貫之也，無所俟于推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之道四：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是皆不可能也，在修其在我者也。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所謂修道也。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聿求厥中者也。言行相應，則所謂君子之道者，丘未能一，所以能一之也。慥慥謹也，言不可不慥慥然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素其位，所謂居易也。不願乎外，不易乎世者也。不易乎世而行其素，無適而不中矣。上之陵下，下之援上，皆徇物而外馳者，故怨尤生焉。內求于己，又誰怨乎？行險徼幸，蓋不知命者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所以窮通而長樂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道不遠人，在我而已。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化家刑國，未有本亂而未治者也。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故君子必自反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孝悌爲仁之本，豈有它哉！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鬼神，至幽者也，而人莫敢不敬，以其體物之著也。誠之不息則著，豈外是哉！譬射以有反身之

仁，窮神以見至誠之德，知微之顯，知遠之近，則可以言中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舜之受命，所謂天地合其德者，原其宗本，不過充事親之孝，因天材而篤之爾。栽培傾覆，皆天道之當然者，舜何與焉！達天之德，而不能得天者，未之有也，而況于邇者乎！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無憂，得天者也。達孝，仁親者也。文王上有以得其親，下有以施乎子，全其天樂，又何憂乎！

武王、周公所以繼文王，善推其所爲而已。近而事親，大而事天，治人神，和上下，未始不本文王之道，無或不當理者，則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其至矣乎！郊社禘嘗，所以交神有道，指掌之示，夫何遠之有哉！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知天，知命也。知人，知道也。爲政在人，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者也。地道之可察者，莫敏于樹，人道之可通者，莫敏于政。文武之政具在，而人莫之行也。得人行之，則其化物，何異於蒲盧之變？然待其人而後行爾。爲政之道，得人爲本。身不明道，無以知人；不先體仁，無以入道。君子之道無他，仁義而已矣。知事親爲人事之本，尊賢爲適道之宜，由是而之焉，則禮可以義起矣。是故爲政莫善于知天，知天莫尚于知人，知人莫大于尊親，尊親莫過于修身。知修身，則可以仁民矣。凡爲政而不及于修身知化，皆非所謂正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達德所以行達道，一所以行三也。仁以本之，知以通之，勇以成之。知、仁、勇三者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所以行之不過曰一而已。一者何也？所謂知天者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知、仁、勇之三，未始離乎一也。天下達道亦大矣。交親之際盡而足，通乎達德，則未見其五也。斯道也在人而已。人之資質有限，能強而至于道，則與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者等爾。明于蒲盧之喻，則可以言政矣。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好學、力行、知恥者近之。三者之心，人皆有之，充其所爲，則達德可致，身修而可以爲政矣。修道之謂教，而于天下國家何有！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九經之治，自修身始，所謂行之者一，皆行其所無事也。尊賢先於親親，所以立道也。大臣之敬，不敢褻也。小臣之體，恐疏之也。子庶民，來百工，內之所以安治；柔遠人，懷諸侯，外之所以信服。皆行其所無事，而以修身爲本。君子之于天下也，將以安全之也，非徒有之而已。修身以教，各因其材而篤，使人得之觀感，咸事其事，不敢不勉。以尊乎治者，先王修道之教也，皆自我出也，所以行之者廣，求諸己者，豈不約乎！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曰豫而已。事不可以意知，不可以已能，皆以修身爲本。誠明乎善，所以立事也。道也，行也，事也，言也，豫皆前定之矣。見之事業，寧有窮乎！所貴乎坐進此道。誠者，所以立豫也。至誠與天地同流，不誠無物矣。不誠無物，則不明于善。交人之際，將何以有行乎！道之不行，不誠故爾。《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率此而行，則無往而不濟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

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天道，本然者也。人道，當然者也。至誠，則無它事矣。此舜所以從欲而治，孔子縱心所欲而不踰矩也。學、問、思、辨、行，所以誠之者也。學之貴博，問之貴審，思之貴慎，辨之貴明，行之貴篤，知此五者，可以無失矣。審于問，篤于行，其功常十倍于人，未有不至者。致曲能有誠也，學者所貴以誠身也。不誠乎身，則何貴于學！誠者，天之道也。至明至強，固有之也。柔愚逐物，害之也。至誠則本然者見矣。故學而未至于啓蒙發蔀，如蒲盧之變，皆不足以言學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二〕；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性，本然者也；教，當然者也。本然者未嘗不著，由當然以即本然，則本然之性見矣。故雖聖人，未有不由學而至者。所謂致曲也，知所謂教，自愚而聖，無難者，誠明蓋一道爾。誠，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明者，誠之著也。至誠復性，則上下咸察，吾性中之本然者，而焉有不盡哉！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言命矣。立命之道，自反身始也。參乎天地，非盡性者能之乎！致曲無所不用其至者，每用其至，至則誠矣。至誠不息，則形而發見。故變化自我出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

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天道之神，所以能體物者。誠一之至，未始離于物也。至誠與天道相似，故神神而明之，所謂格物也。格物而不明，則善不善之將然者，無所潛于隱伏矣。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誠自成，道自道，夫豈外物邪？物則之盡，在誠而已，不誠無物，故以誠爲物之終始也。誠者物之終始，豈徒誠身而已哉！盡己盡物，則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無物不一，無適非中，皆吾性之成德，安有內外之分乎！仁也知也，由成己、成物辨也。仁知之辨，惟其時而已。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不貳，誠也；不測，神也。天地之神，亦誠而已矣。至誠斯不貳矣，不貳則自然不息，以至于盡神。天之高，地之厚，道之悠久，神之不測，惟至誠可以與于此。誠之爲道，顧不大邪！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茲天道之變化。一言可盡，曰誠而已。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

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高明、博厚、悠久者，天地之道，此其可知者也。天昭昭之多，地一撮土之多，山一卷石之多，水一勺之多，皆近而小者，及其至也，蓋不可知之也。其所以爲天地山川而不可知者，曰誠而已。

《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於穆不已」，天之命也。不顯之德，文王所以受命也。「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行者，此於乎不顯，純亦不已之德也。全乎天德，至道之歸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之爲天，文王之爲文王，其道非它，誠之不息而已。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君子之道，行其所無事也。德性，天性之本然者。問學，盡性之本然者。廣大，措之四方上下而準者。精微，至約之在人者。高明，所以覆物者。中庸，所以成物者。溫故，反本者；知新，知

來者。敦厚，自廣者；崇禮，接物者。皆以修身爲本，廓而充之，則與天地準矣。爲上處下，興邦免禍，未有不自此途出，此明哲之所以保其身也。學不由此，所謂反古之道也。自用之愚，自專之賤，裁其自取之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禮樂，聖人之事也。制禮作樂，天子之事也。今天下有其時者也。不以聖人居天子之位，禮樂不可作也。此天之道也，作之者妄也。夏禮不足徵矣，殷禮可學而不可從也；禮從時，孔子之所以從周也。孔子之不能制禮作樂，無其時，且無其位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三重，三節也，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君子用其中，必本于修身。本諸身，徵諸庶民，匹夫匹婦皆可與知之，上無太高，下無太瀆，百姓心悅誠服，知所徵信，則敬而

從之，所以適道也。天地鬼神，先聖後聖，其道一而已矣，莫不以人爲本。知天知人，不過内外之合而已。民有所徵而能信，無思不服，不可得而遠近，吾修道之教也。見譽有由矣，外是而求譽，非永終譽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天地之大，誠而不已者也。仲尼遠繼前聖，合德二儀，博厚高明，應物無迹，大小咸德，體合萬殊。小者如水之流通，異行而俱入于海；大者如物之自化，不可見而未始踰閑。天德之至，所以爲夫子哉！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所見不同，一于廣運之德爾。成配天之德，則其處身接物，皆順而不妄，動而愈出，惟有本者能之爾。天地之大，何所不容，何所不逮。苟能此道，則有不言之信，無爲之教，聲容言動，其有不格者乎？此爲天道之當然，所謂無思不服者

也。此道也，可以見天地，可以貫金石，有血氣者而能外于是乎！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天下之大經，正也；天下之大本，中也。經綸大經而立大本，非全于天者不能也。求全於天，誠之而已。誠者，天地萬物所受以生也，人之所以自成也，夫焉有所倚。然亦不可誣也。望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卓然如有立，參然如倚衡。有所倚者，其何能然！此道之本，可得而知者。聰明聖知，性中之本然者，固有之也，唯全于天者爾。天全而後誠至，而中正立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君子之道，其可知者，非其至也。至不可以意知，而可與有行也。小道的然，則的然而已矣，其將何以爲遠？知行遠之自邇，登高之自卑，則可以適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所謂不顯之德也。知德之不顯，則知的然之惡矣。子夏以謂小道可觀，而泥于致遠；非可觀，則何以爲小道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也。自反而縮，吾何慊乎哉！故君子敬其獨爾。內不自

欺，曾何人所不見之有。人所不見，而謂之難也，況已所不見乎！此君子所以大過人也。「相在爾室」，室非身之外也，況室以爲喻也。內且不愧于屋漏，敬信其日用爾。不動之敬，不言之信，何有哉！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君子之道本諸身，加乎天下，莫不以修身爲本也。修身本乎誠敬，所謂篤恭也。篤恭而天下平，修道之教也。「奏假無言」，「不顯惟德」，至于「時靡有爭」、「百辟刑之」，惟至誠之格物，如此民心悅而誠服，天下有不平乎？慶賞刑威，勸賞之道也，不用而民不倍，誠之至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聲色之感，豈所以化服人心乎！聖人不以感人，知德而已。故夫子言本末之辨。毛，輕微之至也；道，微乎微者也。知道之妙，則知非毛之所可倫擬也，尚不可得而倫擬，矧可射乎！無聲無臭，天道之始也。中庸之學，所以研求性命之正，和同天人之理，不知天道之始，其何以爲至哉！《浪語集》卷二九。

〔二〕爲：原作「惟」，據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正義》改。

全宋文卷五七九三

薛季宣 二〇

皇極解

《洪範》九疇，次五曰「建用皇極」，次皇極于中，數九疇用中於建也。堯舜之禪傳，是中也；孔顏之學明，是中也。自章句之說起，《洪範》爲災異之書，儒者間以意明之，其已駁矣。無證而民不信，故君子難言之。雖然，極之敷言，帝之彝訓也；帝訓不明于天下，走病焉，敷求厥中，顓以經學爲解。

大中所謂命，中立而百順備矣。各正性命，民之中，中以生也。率性之謂道，中非自外至也。于時保之，莫非爾極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丕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人能弘道，非道之弘人也，是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無入而不自得者，惟不害者能之。天理之滅，人欲害之也。反身而誠，至誠則無他事矣。

百爲事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後可以弗畔。執中之道無它，卷卷服膺而已矣。《洪範》曰：「凡厥庶民，亡有淫朋。人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子言之：「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軻有言：「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是故識輕重之爲貴，識輕重則知權矣。君子之時中，時中爲權，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夫大受者不可以小知也。《洪範》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語中德之盛也。性無有不善，心無有不正，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復之見天地之心不遠。復無祇悔，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一言善，而千里之外從之，是集義所生也。《洪範》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道不遠人，在推其所爲而已。「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之一以貫之，非多，學而識之也，所貴乎坐進此道。《詩》不云乎：「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故大人正己而物正，修身而天下平。《洪範》曰：「亡虐禬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富有之謂大業，充實之謂美。淵泉溥博而時出之，有本者如是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內外正，天地之大義也，一正家而國定矣。舜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身不行，道不行乎妻子。《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有好事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有諸中，斯必形諸外。是故誠之爲貴，誠之不息則著，著則通，通則放乎四方上下而準，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曰「不誠無物」。《洪範》曰：「于其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子言之，道其難行矣乎！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舜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兩端非執一也，其爲物也不貳，則其動罔不中。在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各有心，知微之顯，則本心灼見，而中一見之矣。《洪範》曰：「毋偏毋頗，遵王之義。」讀如俄。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以行與事，示之而已。聖人代天理物，修辭以盡意，知風霆雨露之無非教也，則可以言天矣。在《易·恒》之繇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常，有常之吉，不言之教也。《洪範》曰：「曰皇極之莠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人無有貴賤，道無有高下。不獲乎上，無以使下；不獲乎下，無以事上。中極之道，立九經以行三德者也。故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中，其天下之道本乎！《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能達之天下而可乎！《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於乎！其有進于是夫。《洪範》曰：「凡厥庶民，極之莠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浪

語集》卷二七。

大學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能明是德，則近人矣。能明是德，則知止矣。有止故不妄，不妄故能安，能安故能動。明德，本也；應物，末也。故學道貴知本，知本則知緩急後先之序，而無過舉之患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能安而靜，物莫之撓，動而應物者，蓋無難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有良知，有小知。良知，知德者也；小知，小小知見也。域于小知，良知無自發也。能致其知，

則知之至者見矣。物物則之，在人者不明明德，則物無以盡；不能盡物，則知之至者無自而發。格，至也。物至則良知見也。良知發見，則所知必至，意無有不誠，心無有不正，家國天下無不自正。所施者寡，所被者博矣。《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所謂格物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汝弗能使有好事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以知德修身爲本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天子、庶人之一是也。堯自「克明俊德」至于「黎民於變」，仲尼由「三十而立」至于「所欲不踰矩」，大學之道無它，在乎格物而已。不知盡己而欲盡人之道，難矣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大學之道，自知德始，意誠而下，皆其序也，不可躐而至也。慎獨，致一之道也。致一之至，不戒而嚴矣。《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嚴之至也。不欺其內，好之如色，惡于欺也。如惡惡臭，自牧如此，非出勉強而後可以爲。謙謙，慎獨之始也。不誠無物，君子其可欺乎！小人爲欺，徒以自欺而已。十目十指，其將誰欺！德之潤身，由其意之誠也。心廣體胖，至誠之道，將

與天地參矣。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淇澳》之詩「二」，美武公之德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以形容之也，爲天造而人功之似也，由其知學而自修者至也。恂慄，和敬也。威儀，度數也。修道在己，而民之不能忘者，各以其所求得也。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凡以身修而應之有道也，故必誠其意。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明德，俊德也。日新，德新也。惟天陰騭下民，民之受中以生者，明于是也。聖人所以達天德也，由其固有之也。克明則克類矣。文王純亦不已，日新之盛德也。盡斯爾也，用其極之謂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止，極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知止而後能定，能定則不它矣。此謂知本。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能知所止，無所往而不建其極也。黃鳥尚知安身之所，人而不求所止，可乎？訟之起也，中無所定也。知止，自不欺矣。犯而不校，夫何訟之有乎！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中庸之學，以率性爲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有所忿懣恐懼，則非所謂中，而本性昏矣。心者神明之舍，居中虛以治五官者也。心爲事奪，五官皆失其正，非所以安神明也。一正心而本性正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之道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譬所親愛，譬所畏敬，譬所哀矜，譬所敖惰。取譬反覆，視我心之輕重，則失其正者見矣。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善，皆有所偏也。心有所偏，則吾之是非錯謬失倫；輕重無準，失其所以成已。近而無以齊家，猶愛而不知其子，貪而不知其苗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則會歸于極

矣。是故修身以正心爲本，心正而天下平矣。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爲國以禮，能踰上下之交乎！君子之爲天下國家，皆以修身爲本。事親者可以事君，臨下者可以臨民。此皆不學而能者也。若保赤子，敬之至也。知敬恭之道，斯無失之者矣。君親之辨，則惟其時物焉。故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文王以刑寡妻」者，御家邦，善推所爲者乎！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孔子曰：「聲色之於化民也，末矣。」修道之謂教。凡有血氣，未有不緣觀感而得也，此化俗之

機也，皆自身修始也。堯舜之民，灑灑如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是豈聲色化之也！皆觀感然也，非勉強而從之也。故君子必自反也。內外之合，所謂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篤恭而天下平，用此道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君子先正其身，不願乎其外。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古之善爲天下國家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無它焉，一以貫之而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出者正，則所從者順。此之謂絜矩之道，矩絜而民取制矣。是故動而爲天下道，使民無不知愛其親，知敬其長。風俗淳厚，蓋所以率之者，順矣。修道之教，不言之令，所謂絜矩之道，皆以身修爲本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國以民爲本，民以心爲本，君子之得其民，得其心也。民之好惡，其心未嘗不公，君子以民爲心，公其好惡，則民愛之戴之，將父母若矣。爲人上者，下人之所瞻望也，唯中立而不倚，則服而從之。十手十目，其嚴乎！故君子在正其身。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予，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是故在得民也，得民在得心也。惟有德者有以得民之心，故君子敬其獨也。政有本末，修身爲本。身修德建，民可得而用矣，何財非我之有！不務建德而急于財用，民不知德，則惟財之靳，是施奪之道也。是故有德斯有民，有民斯得天。後利先義，先王所以受命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爲國之道，在知善惡；擇善之道，仁身爲本。仁身而後能擇，能擇然後知人，知人嘉善則可以保民矣。善人之道無它，賢賢而已。媚疾之心勝，則不能與人爲善，而何以保身乎！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修身而已。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進賢之法，莫崇禮貌；去惡之要，莫先克己。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吾命之出者未至爾。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誰之過歟？惟能公其心者，可與論進賢退不肖之實。以百姓之心爲心，忠信君子所以仁。菑必逮夫身者，驕泰害之者也。得失之要，在我而已。果能忠信，則身修而能公其好惡。賢不肖之進退，在此而不在彼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易》稱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國用所出，其可緩乎！雖然，爲國務民之義而已。財者利之所在，人之所必爭也。人必爭而我奪之，則利心生而禮義消矣。務民之義，則天下一家，而財不可勝用，藏之于下，猶在君也。以財發身，用之者也；不知所以用之，身爲財之役矣。故君子先正其本。爲上有節，爲下敦本，財用之出，庸有窮乎！是故務民之義，在乎修身以仁民；民化于仁，則愛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上下情通，財皆可得而用，率斯道也，其有不終于義者乎！一

家仁而一國興仁，非他道也，務民之義，不以利爲先爾。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此事勢之必然者也。謀大者尚皆不暇謀小，況君子而可爭利于民乎？聚斂之臣，不知義之所在，害加于盜，以爭利之民也。民爭利而至于亂，則不可救藥矣。言利而析秋毫，必非養其大者之人也。所見之小，惡知利義之和哉！惟知利者爲義之和，而後可與共論生財之道。《浪語集》卷二九。

〔二〕淇澳：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詩經正義》作「淇奥」。

讀天問

走讀《天問》篇，而後知天之大與《離騷》之本旨。以爲《楚辭》之學，本諸《天問》，猶《乾》《坤》之爲《易》，《周》《召》之爲《詩》，于傳則《說卦》、《序詩》，《易》、《詩》之道舉矣。夫高高在上，日月星辰之所燭，風雷雨露之所作，此天象之可得而見，兒童女子無不自己知之者。至天之所爲高高，日月星辰之所爲昭昭，風雷雨露之所爲升降沸騰，雖聖人有所不道，況又其遠者乎！仁如伯夷，未免首陽之餓，盜跖之暴，病死河東，質之常情，非其理已正，則《離騷》之作，端致意于斯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茲天之所以爲大，屈原爲是興問。柳宗元爲之《天對》，何哉？傳曰「畫蛇而安其足」，宗元爲似之。《浪語集》卷二七。

讀王莽傳

三季以降，王天下者，非有德英傑之士，智足以兼天下，而仁能守之者，皆足以創業治後，劉季、李叔德其人也。新都侯莽之英姿傑出，夫豈季、德等輩！徒以漢自武、宣以後，上用剛嚴爲理，重以元、成亡道，孝哀狠悖，而文、景之澤未厭于民，未斃于天，將舉小宗代之，是故國統三絕，慢藏誨盜。莽藉椒房之勢，託宰衡之重，竊先王之傳器，詐極道窮，而舂陵宗室，固折箠以答之矣。觀莽竊《六經》以文姦言，幾于用智以籠其民者。讀其所爲《大誥訓典》，一皆竄易古書之文。其將及誅，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是真泥古不通，姿非英物審矣，居然已足以敗，況天人之棄乎拱挹而能盜取神器，劉氏之所以不亡者與。《浪語集》卷二七。

知性辨示君舉

命，天稟也；性，人稟也；道者，天人之交際也。孔子蓋罕言命，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在古《論語》亡之，命矣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命止爾。「性相近，習相遠也」，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既難言之，殆未可以言言之也，又可以言知乎？《易·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無事

也，理窮性盡，而命已至矣。子思論天命謂性，而卒之以「無聲無臭」；率性謂道，而繼之以「不可須臾離」；于性無所復道，茲微旨也。孟氏論「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猶是說也。其曰「盡心知性」，宜非識知之；謂曰「性無有不善」，將未免乎以謂知之也。無分之論，性惡之說由是起。曰「善惡混」，果知之乎？其曰「堯、舜性之」，則天下誰非性者？曰「君子不謂」惟命，則不可奪矣。夫子于命，而言知命于道，而言知道于性，不言知性。夫命與道猶可以言知者，命有天人之分，去聲。道有時厝之宜，不可不與知之。性者命之在天，行而爲道；知命與道，則性可由窮理而盡，又可以知言乎？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性之盡也；仲尼「知命不憂，盡性何疑」，命之至也；孟氏「醇乎醇」者，其語自性善而下，未免疑乎駁也。斷以聖人之學，可以默而識之。異教論以真空，非知命窮理之謂，茲儒者所以不道，夫何責焉！《浪語集》卷二七。

河洛圖書辨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蓋有叙，觀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爲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非惟不知聖人，直不達不言而化之義，烏足與較是非理道哉！或者又以爲當伏羲之時，河嘗出龍馬負圖，自神農至于周公，洛水皆出龜書。此則似是而非，無所考徵。就龍龜之說，成無驗之文，自漢儒啓之，百世

宗之，徵引釋經，如出一口，而聖人之道隱，巫史之說行，末世闇君泊夫亂臣賊子，據之假符命，惑非彝，爲天下患者，比比而是。聖人憂深慮遠，肯爲此妖僞殘賊哉！蓋亦有其說已。傳註求其事而弗得，于是乎託渙漫以駕其迂誣，雖知惑世害人，不暇恤也。且聖人之作《易》，仲尼固已于《大傳》詳之。《大傳》無文，其可鑿以胸臆，就如其說？「垂象」爲象，降自天乎？走嘗竊痛之，爲反覆以思之者更歲，推之久，究之至，而後乃得之。《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觀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圖書之說，從可知矣。夫《易》之有卦，所以懸法也。畫卦之法原于象數，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乾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究其終始之數，則九寔尸之，故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皆九曲，豈取數于是乎？《春秋命曆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讖緯之說。雖無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棄也。信斯言也，則《河圖》、《洛書》迺山經之類，在夏爲《禹貢》，周爲職方氏所掌，今諸路《閏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里志》之比也。按《山海經》所言，皆地之物產，鳥獸蟲魚草木之屬，其古史職方之意歟？仲尼所言，幾不外是。其曰「河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之名也。走不能遠引，請以官儀爲徵。凡今古官書之所爲名稱者，必以某官司、某郡國自謂，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它國之事，漢官府上尚書，其傳于人，書于史，亦第稱某所行某事、言某事、上某事，而于其職事皆略。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司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自爾也。然則圖書爲川師上，何獨至古而惑者哉？或曰：「是則然矣，圖與書奚辨？」曰：圖、書者，詳

略之云也。河之原遠，中國不得而包之，可得而聞者，其形之曲直，原委之趨向也。洛原在九州之內，經從之地，與其所利名物，人得而詳之。史缺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寫于圖，理當然耳。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與《大訓》並列，時九鼎亦寶于周室，皆務以辨物衆而施地政，所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于周末，病禮樂之廢壞，職方之職不舉，所爲發歎鳳、圖者，非有它也。龜龍之說，果何稽乎？第觀垂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浪語集》卷二七。

晏子春秋辨

聖人之道，不掠美以爲能，不瞽世以爲明，善者從之，非者去之，要在乎據中庸之道以折中于物，而不以己見爲必得，此其所以大而無方也。柳子厚辨《晏子春秋》，以爲墨者，齊人尊著晏子之事，以增高爲己術者。其言信典且當矣，雖聖人有不易。走見而喜其辨，謂其所自見，誠有大過人者。晚得《孔叢子》，讀之至于《詰墨》，怪其于《墨子》無見，皆《晏氏春秋》語也，迺知子厚之辨有自而起。嗚乎！若子厚者，可謂掠美瞽世也與？使《孔叢》出于其前，子厚不應無見；如在其後出，則《大業書錄》具存，抉剔異書，扳從己出，謂它人弗見，取像攫金之子，不可謂知。子厚妙文辭者，尚亦爲此，剿竊之患，厥有由來矣。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然則君子誠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而後爲真知，奚必妄！《浪語集》卷二七。

辨管子

走讀《管子·書雜篇》，觀其纖巧權詐，變見百端，要多放利愚民，上欺天子，下傾同列，務強齊國，而非尊主之道。仲尼之稱管仲曰：「人也〔二〕！」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仲而爲此，其民不可得愚，將見人人異心，諸侯瓦解。齊不得霸，周不復王，中國夷矣，何九合之有哉！以人許之，則管于人情非它道已。孔子謂桓公正而不爲譎，《管子》雖有是說，將何所復施？正守而譎行之，且非不譎之謂，桓公猶不是用，而仲爲之者乎？往行前言，當以孔子爲信。今夫管氏書者出，戰國從衡者流求售其書，雜之夷吾云爾，夷考其說，皆非實事，孟子不爲管仲，端有以哉！左氏叙桓公以蔡姬興伐蔡之師，亦信書之過。《浪語集》卷二七。

〔二〕人：疑當作「仁」或「仁人」。見《論語·憲問篇》。

辨李廷珪墨

黟墨二枚，其制橢前平後，面爲香，字不正，銘曰「歙州進務官李廷珪。」幕文有隱起交龍挾之，

銘曰「寶大元年正月七日奉旨造」。初，外舅秘閣鎮郢，故相申王以墨餉，爲螺累百數，李墨不能什一，舅均之僚屬。時走用幾要從事幕府，與受一螺，舅得一螺亦以相與。後十年，走莅樊楚，梅雨既霽，視篋中舊物，探囊見墨，念舅已修文地下，縣又荊州下邑，爲惻然感動，因攷見其事云。按史，南唐元宗保大元年，歲在癸卯，當晉帝天福八年，距今紹興嗣三十二年壬午，歷年二百二十。其歲正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寔烈祖昇元七年也，烈祖殂以二月庚午，元宗以三月己卯朔踐阼，改元保大，則保大元無正月。廷珪父超，本奚氏，自易徙黠，賜姓于唐，不容在烈祖世。元宗貶號，出顯德之後，墨銘「奉旨」，皆大不同。舊稱「李墨」，蓋玉質犀文，投之水中，經年不敗，書紙數十，耗不二分，今又未必盡然。本朝創墨寶堂，哀李墨寶藏幾盡，秦氏所得尚衆，雖權門容或有此，然亦已多。事之不然，無足多辨。走常患近世墨工凡下，未嘗知有膠法，如潘衡、蒲大韶輩，墨研未半，已膠敗不可復使。惟黠人吳滋，墨法近古，典刑尚在，然嗜酒，不自知貴，聽人竊取其名。真滋所爲，已足貴重，膠不易敗，惟滋有之。誠以滋墨校今所藏，其肌理膠煤略皆相似。李墨但加膩耳，斷知墨爲滋造，而滋之名又爲小人竊而有之。扁鵲盧人而醫多盧，滋祖氏墨官而易多祖，盜名欺世，知庸有極哉！安得潘谷之徒，與之共論形模之外，易耳目之習，以求制作之正乎？走固爲秦氏欺，而秦氏亦未免見欺于世，可爲大息！端午前夕鐙下書。《浪語集》卷二七。

五 監

昔柳子厚作《三戒》，東坡蘇公著《二說》，顧事有類是者，述《五監》以足之。非敢繼二先生之作，亦各言其事也。

魚有蛇，所謂蠹也。渾沌而無有眉目，如浮漚聚沫。然有茅蝦焉，雜然而翔其首，蛇倚蝦之視，當潮之漲，遊于江之浦。潮去而蝦不知也，涸蛇于塗，人得之以食。使蛇也非蝦之目，泛然而放于東溟，雖蠹焉猶與之俱化，則其天也全。借目亡身，而蝦亦不自脫也，可悲也夫！

辰之虎有即田豕者，實獷牙之豕也。揜形于穴，礪其牙以抗。虎不勝憤，欲以力制之。豕穴土而奮焉，空地贏五畝。虎傷于齧，三日與俱斃，兩禮一無完膚。以虎之威，戾其剛以騁，非所施其摯猛，不能知難而退，與一豕同盡，自取之也，尚何怪！

蟻慕羶，聞羶畢集。介蟲有鮫鯉者，羶物也。知蟻之嗜，吐舌張介，以羶啗羣蟻。蟻集于體，則卷舌而啖之，因舐其甲無遺蟻。嗚呼！蟻知羶食，不知患生于所嗜，反爲羶敗，哀哉！

獸之愚，莫鹿如也。鹿足修而善走，田犬不能逮。遇犬之獵鹿，則般辟而跳去，欲以混其蹤，常用此見及。力窮計迫，則藏頭于莽，以爲狗不己見，犬得控其後殺之。嗟哉！使鹿知捷足之足恃，疾去而違之，雖良犬，如鹿何？極其少算，竄頭以自罔，不亦傷乎！

漢之涓產鹿，鹿羣過千計。虎難其衆，爲數以取之。鹿斂于原，則振臊環其外，闕焉而伏于下。鹿嗅得臊始恟，求臊之闕，委而去之，不暇算其曹也。虎搏于其後，鹿如數而得。夫鹿之苟免求遠禍而禍從之，卒喪其羣，雖羣何濟？言之有足傷者，故書。《浪語集》卷一四。

文 辯

禮始於太一，文亦始於太一。混沌鑿矣，文無不在。於天得文之高，於地得文之厚，於日月星辰得文之光輝發越，於風雷、雨露、霜雪得文之鼓舞、震曜、潤澤、嚴威，於山岳得文之嵒崿嶢嶸，於江、河、淮、濟、大海得文之源深流長，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卒有所歸，於鬼神得文之幽，於草木花實得文之微，於金石得之堅，於鳥獸蟲魚得文之飛動儔匹，於都邑、城池、屋廬、冠履、衣裳、車輿、旂旗、百爾器械得文之方圓、曲直、巧而且法。其在人也，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得文之順，於升降、揖遜、獻酬得文之和，於賀慶、福祥得文之喜，於干戈、兵戎得文之怒，於富貴、利達得文之顯，於貧賤、困窮、幽憂、無聊得文之抑，於莊欽、端肅得文之正。是其文也，而其實也，道也，德也，忠信也，孝弟也，仁義禮智也。耳所聽，目所視，手所執，足所履，無非文也。聖耳目手足所及，即理之所在；理之所在，乃文之所在也。理發於外，得於心，成於文，謂之自然。聖人以自然爲經。經者，聖人不能不爲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是也。去聖人日遠，

孰不爲文，而有所謂自然之重者，人之重之也，莫知其所由；己之見重於人也，亦莫知其所由。重之者不必在於當時，尤在於後世。此所以見其自然也。孟、荀、揚、韓，其自然之重歟！四氏之文，亦有議其非者矣，亦有自爲矛盾者矣，終不足以奪衆多之重。世固有爲四氏之所爲，以自附於四氏，而人卒不與者。猶宋襄公之霸，有附之者，有不附之者，而霸卒不成；不若桓、文得衆，而後世猶以爲霸也。文未嘗無弊也，欲去之非他也，唯循中則無詭譎夸誕，唯自得則無攘奪劫取，唯高明則無暗沓鄙淺，唯勁挺則無柔靡蕪穢，唯廣大則無碎鎖叢雜，唯檢束則無濫溢瀰漫，唯公平則無險怪僻執，唯變通則無局趣拘牽，唯有守則無遷就傳會，唯不惑則無妖冶侈縱。意得其正，智得其圓，氣得其直，神得其全，故能推而納諸自然。《古文集成》卷六七。